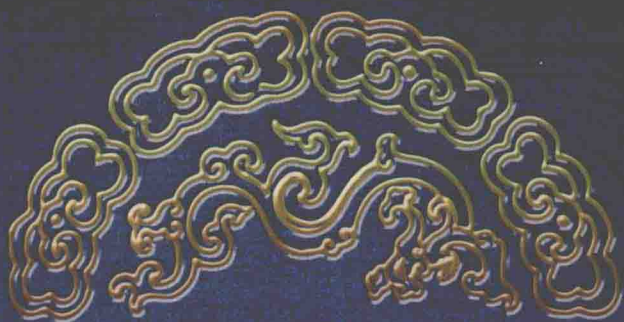




勉 5 传

潜龙初升



耳东水寿◎著

《鬼吹灯》《盗墓笔记》后**值得**追看的悬疑小说
子与2、月关、辰东、庚新、南派三叔、莲蓬、烽火戏诸侯、管平潮等网络大神联袂推荐
独家彩蛋，公开《民调局异闻录》三万字番外

《民调局异闻录》前传

民调局大外挂

六室主任吴勉的传奇人生

天涯社区2017年度十大作品之一

持续雄踞天涯社区莲蓬鬼话阅读榜、

腾讯文学阅读榜、黑岩网排行榜

喜马拉雅FM等有声书全网收听人次超过一亿次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耳东水寿◎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勉传. 潜龙初升. 5 / 耳东水寿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218-13582-3

I. ①勉… II. ①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0526号

MIANZHUAN : QIANLONGCHUSHENG 5

勉传：潜龙初升5

耳东水寿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肖风华

策 划：李 敏 李冠亚

责任编辑：李 敏 温玲玲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2号楼（邮政编码：510300）

电 话：（020）85716809（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65千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六章	061
第二章	005	第十七章	064
第三章	011	第十八章	068
第四章	015	第十九章	072
第五章	018	第二十章	076
第六章	022	第二十一章	080
第七章	025	第二十二章	084
第八章	029	第二十三章	088
第九章	033	第二十四章	092
第十章	037	第二十五章	096
第十一章	041	第二十六章	100
第十二章	045	第二十七章	104
第十三章	049	第二十八章	108
第十四章	053	第二十九章	112
第十五章	057	第三十章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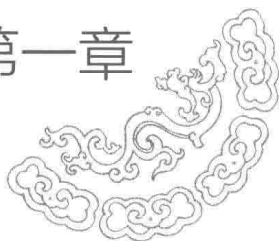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章.....	119	第四十五章.....	175
第三十二章.....	123	第四十六章.....	179
第三十三章.....	127	第四十七章.....	183
第三十四章.....	131	第四十八章.....	187
第三十五章.....	135	第四十九章.....	191
第三十六章.....	139	第五十章.....	195
第三十七章.....	143	第五十一章.....	199
第三十八章.....	147	第五十二章.....	203
第三十九章.....	151	第五十三章.....	207
第四十章.....	155	第五十四章.....	211
第四十一章.....	159	第五十五章.....	215
第四十二章.....	163	第五十六章.....	219
第四十三章.....	167	第五十七章.....	223
第四十四章.....	171	第五十八章.....	227



第五十九章.....	231	第七十三章.....	287
第六十章.....	235	第七十四章.....	291
第六十一章.....	239	第七十五章.....	295
第六十二章.....	243	第七十六章.....	299
第六十三章.....	247	第七十七章.....	303
第六十四章.....	251	第七十八章.....	307
第六十五章.....	255	第七十九章.....	311
第六十六章.....	259	第八十章.....	315
第六十七章.....	263	第八十一章.....	319
第六十八章.....	267	第八十二章.....	323
第六十九章.....	271	第八十三章.....	327
第七十章.....	275	第八十四章.....	331
第七十一章.....	279	番外篇.....	335
第七十二章.....	283		

第一章



见是吴勉和归不归这几个人之后，左慈先是一愣，随后冲几个人微微一笑，说道：“想不到在小小的下邳城遇到几位，看样子几位也不是刚到，白门楼的事情见笑了……”

“也不是那么好笑，可惜那么有名的一位武将，死得糊里糊涂。”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小娃娃你也别多想，他一个外人，是死是活和老人家我也没有关系。不过小左慈你就不一样了，老人家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怎么，大日子要到了？”

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左慈沉默了片刻，随后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归先生您也看出来了，左慈没有长生不老的福分，能苟活这几百年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本来大限将至，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只不过不知道下一世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有些惶恐而已。如果是盛世倒还罢了，随便找一富户人家投胎，苟活一世也就知足了。可现在身处乱世，今天还是富户，明日或许连性命都保不住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有了攀龙之心……”

知道在吴勉、归不归这样的人面前，编谎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当下左慈索性一五一十将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叹了口气之后，他又继续说道：“如果方士一门还在的话，我豁出老脸去拜求大方师，或许还能保左慈下一世平安。不过现在宗门都没有了，两位大方师又不知所踪，座师（广义）也不知去向，就连那些同门也各自归隐，我除了自己动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方士一门是没有了，大方师也藏起来了，不过当初成百上千的同门你一个都找不到？左慈，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你这人缘……”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换了话题，“看在往日你还叫老人家我几声好听的分上，这样，你投胎的

事情包在老人家我的身上。谁让我老人家赶上了呢？不能看着你油尽灯枯什么也不做吧？老人家我又不是广仁……”

听到归不归主动开口要助自己投胎转世，左慈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老家伙的术法算起来还在其他广字辈之上（广仁除外），有他助力，自己九成能投胎成一代帝王。

就在左慈要跪下去对老家伙磕头谢恩的时候，突然听到归不归话锋一转：“不过小娃娃也不好意思让老人家我白白出力吧？这样，反正你也要转世投胎了，当初跟着徐福学的那些幻术也没用了。干脆，我老人家吃点亏，你将从徐福那里学到的幻术教给老人家我，就当是给你自己投胎的一点辛苦酬劳……”

归不归说到这里时，站在一边的吴勉突然插了一句：“老家伙你终于说到正题了。”

归不归回头冲吴勉笑了一声之后，说道：“一世帝王换用不着的术法，老人家我这还是吃了大亏的。再说他一个小辈的术法我老人家还不放在眼里，这就是给这个小娃娃一个台阶，省得他下辈子当了皇帝，再看见老人家我不好意思。”

听到归不归要学他的幻术，左慈的脸色便发苦。他犹豫了半天之后，对老家伙说道：“归先生，您也知道这幻术是徐福大方师亲授的，没有他老人家的法旨，我不敢私自将幻术外授。如果徐福大方师恼怒……”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皇帝了，徐福敢动你？他还想更改国运吗？”归不归嘿嘿一笑，接过左慈的话继续说道，“投了胎之后幻术什么的也就没有了，皇帝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自己想想，哪个轻哪个重？”

这时，小任参在后面帮腔道：“老不死的这句话说对了，下辈子你抱着娘娘喝酒的时候，还能想起什么幻术不幻术吗？再说了，你都当皇帝了，还要幻术做什么？给娘娘们变戏法玩吗？”

归不归和小任参左一句皇帝、右一句娘娘的，说得左慈最后一咬牙，对老家伙说道：“好！那就依归先生。只要归先生能助左慈下一世攀龙，幻术这样的身外物就送与归先生又有何妨？”

左慈的话刚说完，军帐外便响起小校的声音：“左慈先生，丞相在中军帐摆下酒宴，请先生与诸位大人赴宴……”

本来在兴头上，突然听到小校的话，左慈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他不是那位

曹丞相的幕僚，本想一口回绝的，不过这时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就当是用他丞相的酒，提前替你庆祝了。好兆头，小左慈你只管去赴宴就好，不用理会我们。老人家我们几个人会自己找乐子的。”

听了归不归的话，左慈也觉得有理，当下客气了几句之后，便换了一身衣服，跟着门外的小校去赴宴了。

等到左慈走远之后，难得一直没有插嘴的百无求突然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小老头是你的晚辈，你还惦记他那点术法？小心传出去之后，广仁、火山他们俩以后占你的便宜，让你过去叫他们一声师爷、师大爷的，你叫不叫？老子在他们面前还有辈分吗？”

百无求能忍到现在再开口已经十分难得了，放在当初，归不归刚提出来，他就要骂街了。

“傻小子，你以为广仁、火山他们就不想学吗？要不然当初广仁干吗脸都不要了，从广义那里把这个小娃娃挖走？”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

“当初左慈被徐福亲自从众多方士中选出来，跟着他学习幻术。说起幻术，就连广仁也在他这个弟子之下。别看小左慈的术法一般，他的幻术水平，可是方士门中除了徐福之外的第一人。只不过他的术法有限，虽然能领悟到幻术，却不能真正地施展出来。”

看着百无求还是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归不归眼珠一转，说道：“傻小子你还是不信是吧，走，老人家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左慈知道下一世要做皇帝了，一定会在外人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幻术……”

这几个人也是闲得没事做，当下各自施展了隐身之法，前往曹丞相的中军帐去看热闹。

他们赶到的时候，酒宴已经开始，曹丞相对众人敬酒之后，正在对身边的刘备三兄弟劝酒。席下众人除了过来向曹丞相敬酒，便是去巴结那位请来天神下凡的左慈。能请天神下凡的人，那是一般人吗？

酒过三巡之后，曹丞相看到自己的武将、幕僚都在巴结左慈，他呵呵一笑，举着酒杯走到左慈的身边，敬了众人一杯酒之后，说道：“今天的酒宴置办得匆忙，虽然菜肴还算可口，可惜来不及捕捉鲜鱼下酒。左慈先生，今天白门楼上见过了你的神技，不知能不能再请先生变化些吴国松江的鲈鱼来佐酒？”

左慈听出这位曹丞相还是不信吕布是被天神杀死的，现下亲自出题为难他。当下他微微一笑，说道：“几条鲈鱼而已，有什么难的？既然丞相发话，左慈不敢不从。”

当下，左慈让人取来鱼竿和铜盆，将一坛清酒倒在盆中，随后也不下饵，直接将空鱼钩扔在酒盆当中。片刻之后，左慈一声：“有了……”随后就见他一抬手，将鱼钩从酒盆当中提了起来。

在鱼钩离盆的一瞬间，就见一条活蹦乱跳的鲈鱼咬着鱼钩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还不算完，随着左慈拉起鱼线，这条鲈鱼被拉起来之后，众人才看到鲈鱼的尾巴被另外一条鲈鱼紧紧咬住。随后，第二条、第三条鲈鱼相继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最后等到所有的鲈鱼都被“钓”出来之后，众人一数，一共三十六尾鲈鱼，正好三十六桌一人一尾……

看着鲈鱼活蹦乱跳的样子，归不归对身边的百无求说道：“傻小子，这还是幻术吗？”

二愣子哼了一声，回了一句：“吃了才知道……”

第二章



左慈将三十六尾大鱼钓出来之后，在一旁侍候的军士急忙找来大盆将大鱼装了起来，准备送到厨下烹制，没想到却被左慈拦住。左慈让军士们取来三十六个大碗，将活鱼装在碗里之后，端到了桌上。

看着这些活鱼噼里啪啦在碗里乱跳，谁都不明白左慈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丞相皱了皱眉头，开口说道：“左慈先生这是何意？就算要生食活鱼，也要到厨下去鳞切片吧？”

“丞相大人误会了，左慈变化出来的就是烹熟的鲜鱼。”左慈说完微微一笑。就在他说话的同时，桌上的活鱼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这些活鱼在碗里不停地扑腾，它们身上的鱼鳞也好像雪片一样从它们身上剥离。

剥离下来的鱼鳞没有一片留在大碗当中。也不知道左慈是不是故意的，剥离的鱼鳞覆盖住了其余的菜肴。不管这尾大鱼最后能不能吃，反正其他的菜肴是别想吃了。

等到这些大鱼身上的鱼鳞都剥离干净之后，它们躺在大碗当中，开始做出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竟然一口一口将自己的内脏从嘴里吐出来，肝、胆、鱼肠之类的内脏又吐了半桌。

吐干净之后的鲈鱼一动不动地躺在大碗当中，就在众人目瞪口呆等着下面还有什么奇异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军大帐里竟然飘起一股异样的香气。与此同时，大碗里面的鱼肉开始变色，片刻之后，原本青色的鱼肉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变得雪白。

看到了鲈鱼身上的变化之后，左慈这才微微一笑，将曹丞相桌上的大碗端了起来，送到他面前，说道：“丞相大人请品尝这刚刚离水的活鱼……”

亲眼看到这大鲈鱼是如何自己脱鳞、吐肠，又自己把自己煮熟，曹丞相哪里还敢下筷？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丞相身后走来一员武将，他对曹丞相施礼说道：“丞相大人，末将早闻松江鲈鱼鲜美，只是无缘品尝，现在看到如此美味在前，不免饥火横生，还请大人将鲈鱼赐予末将，以解肚中饥火。”

曹丞相听声音便知身后站的是爱将夏侯渊，看来夏侯将军是担心左慈心怀不轨，出来替自己试毒。如果这鱼真下了毒，岂不是凭白损失一员爱将？就在曹丞相犹豫的时候，夏侯渊直接说道：“谢丞相赐鱼……”

一句话说完，夏侯渊已经将丞相面前的鱼碗端了起来。他也不用筷子，直接用手抓了一把鱼肉塞到嘴里。第一口嚼也不嚼直接吞下了肚，不过第二口鱼肉进嘴的时候，夏侯渊脸上的表情有了变化。他细细品尝之后，才将鱼肉吞了下去，随后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到底是松江的活鲈鱼，鲜美之极……”

这时，中军大帐里的众人见夏侯渊没事之后，有胆子大的如刘备身边的黑大个等人，也跟着吃了一块鱼肉，吃下之后没有人不称赞这鲈鱼的鲜美。最后那位曹丞相心里也有点后悔：其实我应该尝一筷子的，就剩鱼刺了……

这时，趁没人注意，小任参将夏侯渊桌子上的鱼碗端到了桌子下面，他吃了一口，便冲百无求连连点头：“大侄子，这鱼好味道。我们人参活了这么久，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鲜鱼。”

当下，百无求也抓了一块鱼肉塞进嘴里。将鱼肉咽下之后，他有些发愣地回头冲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这家伙还真的变出活鱼来了？”

不只百无求，就连吴勉也开始惊讶起来——左慈这已经超脱了幻术的境界，当初自己能看穿徐福的幻术，但是刚才左慈是如何变出活鱼的，自己竟然没有看出来——左慈的幻术真的是跟徐福学的吗？

归不归看出了吴勉的疑惑，当下嘿嘿一笑，说道：“徐福教授左慈的幻术与斗法无关，当初你与他相斗的时候，这个小家伙不能在你手下讨什么便宜。徐福教授这样的幻术，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

这还能算幻术吗？吴勉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来当初徐福用幻术试自己和李斯的时候，只是用了雕虫小技，如果当年就用这样的幻术，恐怕自己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左慈本来只是这次晚宴的陪客，想不到因为一条鲈鱼，最后竟然变成了主

角。只是那位曹丞相生性多疑，虽然亲眼看到天神、鲈鱼都是凭空出现，但他心里还是不信，只当这个老方士在戏弄自己，只不过身边人看不出破绽而已。

当下，鲜鱼吃完没多久，曹丞相便带着刘备三兄弟离席，去其他军帐里商讨军事去了。剩下的人见丞相走了，便毫无顾忌，一窝蜂地跑到左慈的面前，有要拜师学艺的，有求祛灾避祸灵符的。更有甚者向左慈求长生不老丹药，让这位老方士哭笑不得，心道：若有那种丹药，我何苦还要忙着转世投胎？

最后左慈还是借着五行遁法才逃脱众人的请求。当他出现在自己的军帐里时，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已早一步回来了。于是他又继续之前没有说完的话题，请归不归助他投胎成为一世帝王。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这个不急，老人家我看出来了，外面的丞相和小胖子的子嗣都有一代帝王的命格，不过丞相的子嗣恐怕早就有了。左慈小娃娃你想投胎，只能着落在那个胖子刘备儿子的身上。看这刘备的面相，这几年八成就要有子嗣。你守着他，到时老人家我推你一把，下辈子再见面，我们几个还要对你磕头称万岁。”

说到这里，老家伙笑了几声，随后说到了正题：“不过小娃娃你这就要投胎帝王家了，老人家我要的东西呢？你不会打算投胎之后再给我们吧？”

听了归不归的许诺，左慈的心才算有了底。当下他对老家伙躬身施礼，说道：“我这就将幻术的秘法默写出来，不过归先生你是知道的，徐福大方师当年教授我的幻术于争斗无益，您到时候也不能说我教的幻术有假。”

“老人家我明白。”归不归笑嘻嘻地点了点头，随后说道，“真斗的话，谁也不敢指望你的幻术。快去默写吧，我老人家看那刘备小胖子可马上就要走了，明早之前能写完吧？”

“我现在就去默写。”说完之后，左慈几步走到自己军帐的条案之前，取过纸笔砚墨在上面写了起来。没过多久，左慈便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张交到了归不归的手上。

不过还没等老家伙细看，纸张已经被吴勉一把抢了过去。白发男人也不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当下只是将纸张叠好之后塞进了怀里，随后对有些发愣的左慈说道：“再写一份给那个老家伙……”

左慈不是笨人，见状马上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当下他冲老家伙一点头，

说道：“归先生稍等……”

左慈回去继续默写秘法时，突然一只黑漆漆的猫从军帐外钻了进来。黑猫见到百无求之后，直接扑到他怀里，眯缝着眼睛喊了一声：“孽……”

见到黑猫之后，所有人都想不明白，它本来应该待在寿春城鹏化殷家中的。之前百无求还吵着要回寿春将它接走，没曾想在这下邳城外的军营当中意外见到了它。

就在几个人都有些困惑的时候，他们耳边隐隐响起有人呼喊的声音：“小黑猫……你哪去了？快点回来……你跑丢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小黑猫……快点出来……”

这个声音略带苍老，不过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还是马上便听出了是谁。当下，让百无求和小任叁陪着左慈，吴勉和归不归利用五行遁法瞬移到声音发出的位置。就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军营外面一个劲地呼喊黑猫，这引起了军营士兵的注意。眼看就要有军士将这老人当作细作抓起来的时候，吴勉和归不归出现在老人的身边，随后三个人一起消失在了军士的眼前。把守营门的军士们还以为见了鬼，马上找人请左慈先生给画两张驱鬼的灵符。

老人正是和归不归有着师徒名分的鹏化殷。冷不丁见到吴勉、归不归二人，鹏化殷吓了一跳，缓过来之后向二人见了礼，诉说自己带着黑猫出来找他们几个人的经过。

乱世当中，寿春城的鹏老爷也受到了波及。因为鹏老爷久居寿春，加上家里实在太有钱，就传出鹏化殷是黄巾军残党余孽的传闻。当下，寿春城中的几千愚民在有心人的蛊惑之下，冲进鹏府抢夺鹏老爷的家产。

虽然鹏化殷的术法确实不怎么样，不过对付这些愚民还是绰绰有余。他几下子引来天雷天火，将这些愚民吓退。虽然暂时得到安宁，不过他也没有了继续留在寿春城的心思。当下，他使用术法在家中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十余丈的深坑，将吴勉、归不归留下来的东西都藏在了深坑里。之后，他带着老婆、管家和一大帮仆人连夜收拾好细软离开了寿春城，在寿春城一百里外的一个小县城安了家。怕吴勉、归不归回去之后找不到自己，鹏化殷索性出来寻找他们的下落。

因为山高路远，鹏化殷担心遇到什么紧急事，当下便将百无求留在他那里的小黑猫也一并带了出来。真有突发情况的话，这个小家伙喊一嗓子，周围不

管是谁也都趴地上了。

说是来找吴勉和归不归的，鹏化殷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转了一圈之后便去了方士一门的旧址碰碰运气，再找不到的话就回家休息，隔几个月再出来找一圈。没想到他还没到方士宗门，刚刚走到附近，这只黑猫便突然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一直追到军营门口，才彻底失去了黑猫的踪影，想不到最后还是靠了这只猫，才找到了吴勉、归不归二人。

本来归不归还想拉鹏化殷去军营里说话，不过鹏化殷出来一阵子了，担心家里的女人出事，便急着回家。毕竟现在兵荒马乱的，他又有那么多的老婆，回去之后如果有了孩子，生出来又不像自己，那说出来可就不好听了。

归不归也没有挽留，当下问清楚了鹏化殷的新家地址之后，便让他先回家。临走时，归不归又和他说好这边的事情忙完之后，便会去看望他。当下，他算是了却了一份心思。

只是谁也不知道，鹏化殷和他们这次分别之后，再见面已是阴阳两隔了……

回到军营的时候，左慈已经将第二张秘法默写出来。当下，吴勉将之前的秘法找了出来，比较之下，一个不同的字都找不出来。

默写好两张秘法之后，左慈又开始向归不归打听自己下一世投胎转世的事宜。老家伙嘿嘿一笑，说道：“左慈小娃娃你的运气好，老人家我们本来还要出趟远门，不过现在哪里也不用去了，专心办好你轮回转世的事情。看样子我要守在这里一段时日，等到胖子的儿子出世的那天，你投了胎，我们几个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怎么样，我们几个人为了你，要耗在小胖子……”

“归先生，我还有一点想法……”没等归不归说完，左慈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左慈看过曹操和刘备的命格，曹操虽然命中无帝王之名，却有帝王之实，而且其子有一统天下之德。或许我可以在这里……”

听了左慈的话，归不归呵呵一笑，说道：“那么说来你早就想好了，不过别说是老人家我没有提醒过你。老人家给他看过面相，你说的曹丞相一统天下之子已经出世，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现在是乱世，到处都是帝王，能保你做一世的平安君王就差不多了。”

“归先生误会了，我是想这样……”看到归不归的言语当中带着不以为然

的语调，当下左慈脸上也见了汗。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我留在曹操的身边，如果他再有子嗣的话，我便投胎在这里。如果刘备夫人的孩子出世，您用传音之法找我，我马上过去……”

这个时候，百无求听出了他的意思，当下皱着眉头说道：“等一下，老家伙，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变戏法的守在这儿，老子还要去给他看着盆。这就是吃着锅里的，还惦记盆里的吧？呸！变戏法的，你自己还占着两条路？你不投胎，也不让别人投胎是吗？”

归不归听了之后嘿嘿一笑，冲左慈说道：“小娃娃，听到老人家我这傻儿子的话了吗？你这……”

没等老家伙说话，一直没怎么言语的吴勉突然开口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你守着锅，我们给你看住灶。”

听了这句话，归不归都愣了一下，随后明白了吴勉的意思，嘿嘿一笑之后，说道：“看不出你还这么好奇，也好，反正最近一段时间也没地方可去，去刘备哥仁那里打发时间也好。”

这时，百无求还是不明白，走过来拉住自己“亲生父亲”的衣角，说道：“老家伙，你叔叔这是什么意思？好好的没事自己找罪受吗？”

听了百无求的话，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干吗问你爸爸我？傻小子，你自己去问你小爷叔啊。”

百无求当场瞪起眼睛，冲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再说一遍！老子是愣，不是傻……”

归不归、百无求父子俩斗嘴的时候，小任参蹦蹦跳跳地到了左慈的身边，拉着这个老方士的手说道：“我们人参问你，既然松江活鱼都能变出来，那么再变出几坛就鱼的酒也不是难事吧？当初你也是进过皇宫，喝过御酒的。来，帮我们人参变个十坛八坛美酒，就照御酒的味道变出来……”

“哪有那么容易？”看在吴勉、归不归的面子上，左慈没有一口回绝，笑了一下之后，哄着这个小家伙继续说道，“幻术的东西都是假的，当不得真。刚才你们应该都看到了，活鱼是假的，去鳞吐肠是假的。就连这些鱼自己把自己做熟，都是假的。当不得真……”

这时，归不归不再理会自己的便宜儿子，嘿嘿一笑之后，接过左慈的话说道：“假的比真的还像，谁还会记住真的？”

第三章



第二天一早，曹操、刘备的联军拔营起寨，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新都许昌进发。这时，吴勉、归不归几个也已经现身，守在左慈的身边，说是左慈在方士一门时的故知旧友，听到左慈在这里，便前来相见。

昨天白门楼天神怒斩吕布，加上晚宴时左慈露出那惊人的“神技”，军营上下都当他是活神仙一般的人物，对吴勉、归不归几个凭空出现的人也是尽力巴结。

半月之后，联军到了新都许昌，驻扎在城外的军营，曹操则直接带着刘备进皇宫见此时的皇帝刘协。左慈被曹操的幕僚、将军围住求仙丹、灵药，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则走出营帐透气。

本来小任叁还嚷嚷着要去宫里看热闹的，不过看到这个所谓的皇宫比起长安、洛阳的皇宫差得太多，当下也没了看娘娘的心思，跟着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在许昌大街上闲逛起来。

比起长安、洛阳这样几百年的国都，许昌实在有些狭小不堪。此时朝廷刚下了禁酒令，民间一律不得私自酿酒、饮酒，小任叁将许昌城转了大半，愣是没找到一家酒肆，当下他脸色便难看起来，也没有了闲逛的心思，只想早点回到馆驿，让左慈去置办酒席。反正现在巴结这个老方士的人多了，这点小事还是不成问题的。

就在他们几个向馆驿走去的时候，从路边一座大宅子里走出来一个六七十岁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子身穿一件白白净净的麻布长袍，腰间挎着一个大号葫芦，满是褶子的脸上有一个通红的酒糟鼻。也不知道老头子是喝多了还是没睡好，眼睛里满是红血丝，刚从宅子里出来便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地打着。

看到这个糟老头子之后，归不归的眼前就是一亮，当下他背着手慢悠悠地向糟老头子那边走去。老头子迷迷糊糊地取过腰间的葫芦，往嘴里灌了一大口之后，他的状态才好了一点，正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看见几丈之外的老家伙归不归。

冷不丁看到归不归，老头子吓了一跳。当下他揉了揉满是血丝的红眼睛，确定不是眼花之后，转身便向宅子里走去。只是他走得匆忙，忘了大门已经关上，于是脸撞在门板上，本来就通红的酒糟鼻变得又红又肿，疼得他流着眼泪蹲在地上哀号。

“司马徽，看见老人家我你躲什么？”看到老头子哀号，归不归拍手哈哈大笑，随后快步走到这个叫作司马徽的老头子身前，蹲在他身边，继续说道，“上次听百里熙说你还起了个水镜先生的匪号？怎么你也想学鬼谷子那老家伙一样，开始开班收徒？”

“归不归！不是说你被徐福废了术法，扔山涧里喂狼了吗？”司马徽揉着自己的红鼻头站了起来，冲归不归啐了一口后，继续说道，“呸！这大白天的就看见你，败了我的酒兴。归不归，以前的事情我不和你计较了。离我远一点，小心我一个不小心再把你的老骨头拆了——哎哟……你的术法找回来了？哎哟……归大方士，我错了，您老人家饶了我这一回……”

水镜先生司马徽正指着归不归的鼻子骂时，老家伙用两根指头掐住了他的手指。随后水镜先生便觉得一股电流顺着归不归掐的地方，瞬间在他身上通了个遍。

看着水镜先生嘴歪眼斜的样子，归不归嘿嘿一笑收了术法，却没有将手指松开。老家伙回头冲吴勉和两只妖物笑了一下，说道：“老人家我给你们介绍个人，小任叁你过来叫声大哥，这是咱爸爸席应真收过的弟子，叫作司马徽。老头子，看见这个小娃娃了吗？你那些挂名的师兄师弟什么没和你说过这个小家伙吗？”

“任叁？应真先生收的干儿子，我那个任叁兄弟？”这时，水镜先生也顾不得自己被归不归制住的狼狈相了，陪着笑脸对小任叁继续说道，“兄弟，咱们应真先生跟没跟你说过我？我就是他教了三天的弟子司马徽啊。”

见水镜先生看着小任叁的眼睛放光，归不归这才嘿嘿一笑，松开了制住司

马徽的手，说道：“别在这大门口废话了，老头子，快点开门请我们进去。你们家任叁兄弟逛了这许昌城一天了，还不给他找坛好酒润润？”

“任叁兄弟也好这一口？”水镜先生眼睛一亮，牵着小家伙的手，回身朝门里面喊道，“里面的人都死光了吗？没听到门口有人说话吗？快点开门，要是耽误了我任叁兄弟喝酒吃肉，水镜先生我都把你们当作纸鸢放到天上去……”

刚才这位水镜先生被归不归制住的时候，大门已经被人打开，不过宅子的主人一见这情形，又让人将大门关上。水镜先生虽然性格随意，不过这个样子被仆人看到总归不好。现在听到水镜先生与门外的几个人认识，宅子的主人便急忙将大门打开，把所有人都让进了府中。

经由水镜先生介绍，吴勉、归不归几个才知道宅子的主人是他的一名记名弟子。而这位水镜先生则是禹州人，来许昌办事，暂住在这里。

进来之后，司马徽好像主人一样带着众人进了厅堂，一边吩咐自己的弟子置办酒宴，一边笑嘻嘻地对小任叁嘘寒问暖，好像碰上了自己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

没过多久，酒宴便准备好了。看着已经算是十分丰盛的酒宴，归不归对水镜先生说道：“老人家我就知道，就算这世上都断了酒，你这里也能找到一两千坛的私货。不过百里熙那个老家伙说你还在禹州，什么时候到了这许昌新都？”

“任叁兄弟你尝尝这酒，这是我这弟子孝敬我的，是高祖皇帝祭天时封存的佳酿，来尝尝这熊掌，一咬粘住牙……”水镜先生好像没有听到归不归的话一样，不停地为小任叁斟酒布菜，当初对席应真也不过如此。

直到归不归说了第二遍，水镜先生才反应过来。他给小任叁夹了一筷子刚刚端上来的鲜鱼之后，才对老家伙说道：“你问这个啊，我这些年一直在禹州不假，闲来无事也收了几个弟子，教授他们一点天文地理、奇门遁甲之类的学问。当中有两个弟子最为出众，不是水镜先生我夸口，我这两位弟子随便一个都有扶乱世于危局，扭转天下大势的本事。这样的弟子，我担心他们被埋没在凡尘之间，便特地来这许昌城，想要向当今皇帝举荐……”

说到这里，水镜先生叹了口气，看了身后的挂名弟子一眼之后，又继续说道：“来了才知道汉室天下气数已尽，皇帝身边满是虎狼鹰犬之流。与其让他

们俩为虎狼效力，还不如让明珠藏于沙砾当中。”

归不归听了之后嘿嘿一笑，说道：“你的弟子？司马徽，不是老人家我说你，当初你在席应真爸爸身前学了三天的术法，便把他老人家气跑了。你这个当师尊的都这样了，那两个弟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那你可小看水镜先生我了。”这时，司马徽的脸上再看不到一丝玩世不恭的表情，他正色对归不归说道，“我那两位弟子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

第四章



说起来还是几百前的战国时期，那位大术士席应真路过豫州的时候，见到一个叫作司马徽的年轻人正在舌战当时的几位大儒。见这年轻人骂人不吐脏字，便将那几位大儒杀得落花流水。当下，席应真便施展了手段，使这年轻人拜在他的门下。不过让席应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竟然看走了眼。司马徽的天赋低微，根本就不是修炼术法的材料。

不过不管怎么说，毕竟认了这个弟子。这时的席应真也是犯了犟脾气，自认为天底下没有他教不了的弟子。当天他便搬进了司马徽的家中，一连教授了三天之后，他知道自己错了……

司马徽的天赋实在太差，席应真想尽了办法，发现他除了对一些养颜长寿的术法还多少能学进去一点之外，其他的术法基本上摸不着门。他虽然极为聪明，不过毕竟不是修炼术法的材料。尝试了三天之后，席应真终于放弃了，留下一些修炼术法的秘籍之后，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临走之前，席应真还特地叮嘱司马徽，说他们的师徒之缘已尽，以后出去不要说是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他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不过司马徽怎么可能放着这么大的便宜不占？席应真走了的第二天，他便逢人就说自己是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

虽然司马徽没有修炼术法的天赋，不过他也是一个极聪慧的人。除了术法确实不通之外，其余的东西一学就会。仗着席应真留下的有关延寿的秘籍，他多活了几百年。这些年他又开始研究天文地理、奇门遁甲之术，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名士，已经和鬼谷子之流比肩。

司马徽毕竟也活了几百年，就算再不适合修炼术法，这么多年过去了，也

多少会一点粗浅的术法。这样一来，他便被越传越神，成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人物。

多年前，归不归挨了席应真的欺负。老家伙惹不起这位大术士，便去找他弟子的麻烦，最后在豫州找到了席应真这个最不成器的弟子——司马徽，将其一顿好揍。也是老家伙的运气不好，正揍得过瘾时，席应真恰巧路过豫州，想着过来看看这个弟子死了没有，却没想到赶上归不归在痛揍这个弟子。

司马徽再怎么样也是他席应真的弟子，当下这位大术士突然出手，教训了归不归一顿。从此之后，归不归虽然与司马徽结下了仇，却也被席应真打服了，再不敢轻易找司马徽的麻烦。

而这位水镜先生也听说了归不归被徐福废了术法，还以为再见面就是他报仇的时候，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的术法又找回来了，不过看样子他忌惮席应真，八成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欺负自己了。

当下，水镜先生当着众人的面夸起自己这两位弟子来，直夸得天上难寻、世上少有。最后这两个人怎么好，众人是记不得了，只记住号卧龙的那人叫作诸葛亮，另外一个凤雏叫作庞统。

最后，水镜先生还向归不归打听那位大术士席应真的下落，听到他们也不清楚之后，他心里有些失落。

酒宴结束之后，归不归便带着吴勉和两只妖物离开了。临走时，归不归问了水镜先生还有什么打算。水镜先生司马徽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我不比你们这些长生不老的人，我这是托了应真先生的福气，才活了这么久，算来差不多也快到大限了。我就盼着在大限到来之前，能再见一面我师尊应真先生。想着在他老人家面前说一句，这些年司马徽给应真先生添恶心了，请他老人家千万不要怪罪。”

“你这哪里是给席应真爸爸说一句，明明就是想要气死他，好跟着他一起同归于尽嘛。”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对脸色有些难看的水镜先生说道，“老人家我给你留意一下，只要能碰到席应真爸爸，你的话我老人家一定带到。”

客气了几句之后，这宅子的主人派出马车，将吴勉、归不归这些人送回到馆驿当中。回来之后才知道刚刚丞相府的管家已经来过，说曹丞相已经派人将左慈还有另外几名幕僚、武将一起请到丞相府中。左慈先生临走时，还特意叮

嘱馆驿的仆人，一旦见到吴勉、归不归回来，就请他们到丞相府中相见。

随后，马车载着吴勉、归不归等到了丞相府中。这时，天色暗了许多，头顶上阴云密布，似乎一场大雨就要来了。

经过门卫通禀，半晌之后，一个管家将他们带到丞相府中的一间馆舍里。他们进到馆舍的时候，看到左慈已经待在这里了。这位老方士微微一笑，说道：“丞相大人和刘备大人已经从皇宫回来，这个时候他们二位正在后院的梅林畅谈国事。稍后丞相出来之后，或许还有什么事情要召唤我等进去答话。”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对左慈说道：“小娃娃，什么时候你这么听话了。方士一门还在的时候，也没见你对广仁、广义这么好过。对了，别说老人家我有什么事瞒着你。刚才我们几个在许昌城转悠时，竟然见到了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司马徽……”

“司马徽？”左慈皱了皱眉头之后，说道，“就是席应真大术士那个最不成器的弟子吗？他没有为难归先生与诸位先生吧？这人许久不曾露面了，几年前听说他在禹州开馆收徒，他那种术法不知如何教人？”

看来这司马徽正在教授俩宝贝弟子总是没有错了，当下，就在归不归还想要问几句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雷电之声，随后倾盆大雨下了起来。

这时，馆舍外面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快去熬煮姜水，请大夫前往丞相大人的寝室。被子到了，快……快将丞相大人包裹起来……”

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响，左慈打开馆舍大门，看到屋门外杂乱的人群当中，曹丞相趴在一个壮汉的身上。此时曹操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他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嘴巴竟然微微抖动起来。

刚才曹操拉着刘备在梅林当中，一边喝酒一边畅谈天下事。正说到要紧的时候，天空中突然打下一道雷电。雷电的着落点就在曹操、刘备的不远处，当下将他们两个人吓得说不出话来。随后，大雨瞬间将两个人的衣服浇透。周围的侍卫反应过来后，冲了过来，将他们带回各自的房间。

看了曹操一眼之后，左慈突然“嗯”一声，随后手里凭空多了一个小炭炉。见曹操慢悠悠地拿过炭炉之后，左慈这才笑咪咪地说道：“丞相大人，你在雷电打下来的一瞬间，都看到什么了？”

第五章



就在不久之前，从皇宫回来的曹操将刚刚被封了左将军的刘备请到了梅林当中。两个人煮上一樽清酒，边喝边聊。借着酒劲，曹操厚着脸皮问刘备天下英雄都有谁。

曹操本来是想借刘备的嘴巴夸自己两句，谁能想到这位刚刚册封为左将军的刘备也是三杯酒下肚壮了胆气，偏偏不理这茬。刘备从袁术、袁绍兄弟说到了刘表、孙策一千人等，几乎将天下有点名气的诸侯都说了一遍，就是不提面前这位丞相曹孟德。

最后，还是曹操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拉住刘备的手，说道：“在我看来，天下当得起英雄二字的只有二人——就是玄德公与曹操……”

这句话刚说完，头顶上突然响起一个炸雷。随后一道水缸粗细的闪电打在二人身边不远处的一棵梅树上，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等到周围侍候的人反应过来后，曹操、刘备二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而周围仆人没有看到的是，就在刚才那道闪电劈下来的一瞬间，刘备、曹操二人都亲眼看到有十几个相貌凶恶、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鬼也随着这闪电从天上跳了下来。这些恶鬼手拿棍棒、锁链，对着二人便是一顿好打。不知道为什么，二人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意识，连话都说不出来。看着这二人好像是被天雷惊到，又被大雨淋到伤了身体，实则是被这些恶鬼殴打所致。

仆人们将曹操、刘备二人带回室内后，那些恶鬼还在不停地用棍棒、锁链殴打二人。直到左慈突然打开房门，那些恶鬼们才消失不见。接过左慈递过来的炭炉，曹操的身体才恢复过来，能活动自如。当下，这位曹丞相急忙屏退左右，又派人将刘备送回房间休息。身边没人后，他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对这位

老方士说了一遍。

听了曹操的话之后，左慈冷笑了一声，说道：“丞相大人，这是有人在对大人施展幻术咒杀之法。那人的术法被我打了回去，这时他已经身受重伤，应该躲在府中某处疗伤。请大人下令在府中搜查……”

听到左慈已经制住那人，曹操冷笑了一声之后，朝外面喊道：“何人如此大胆……夏侯渊何在？”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身穿战甲的将军。正是不久之前替曹操以身试毒的大将夏侯渊，这位武将负责曹操平时的安全。他几步走到曹操面前，单膝跪地，说道：“末将在此！请曹丞相吩咐！”

曹操点了点头之后，说道：“将府中几处出口封住，不许任何人进出。你带着人搜查府内，遇到受伤、可疑的人立即拿下，我要亲自审问。如稍遇抵抗，立斩不赦……”

说到这里，曹丞相看了眼左慈和已经跟进来的吴勉、归不归等人。知道这些人都是和左慈一起的方士，曹操顿时感到心安不少，犹豫了片刻之后，对左慈等人说道：“此人既然敢使用邪法谋害我，必定术法非同小可，还是先生跟着夏侯渊一起搜府为好。”

左慈摇了摇头，说道：“不必，丞相大人放心，那人现在被术法反噬，自身都难保，绝无还手之力。”

见到左慈回绝，曹操也没有再勉强，怎么说这个时候有个高人陪在身边，也是好的。

当下，夏侯渊带着五百府兵将丞相府封了起来，随后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查了起来，没有多久便在地窖中发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这人的脑袋已被利器割了下来，整个酒窖都是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地上还摆放着十几个打扮成恶鬼的布偶，还有一些平常人看不到的符文。

夏侯渊不敢随意查看死尸，当下派人将曹操和左慈请了下来。跟着一起下来的还有吴勉、归不归几个。看到死尸身边的布偶，曹操马上认出它们正是刚才恐吓、殴打自己的那些恶鬼。不过没等他向左慈解释，身边那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嘿嘿一笑，抢先说道：“左慈小娃娃，还是漏算了一步吧？没想到他们来了两个人，一个受伤之后，另外一个马上将其灭口，再逃走了。”

曹操看到左慈对这个老家伙毕恭毕敬的样子，当下也不敢怠慢，对归不归说道：“老先生既然能看出端倪，想必也能找到那个杀人灭口之人了。还请先生指点迷津，看看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咒杀当朝的丞相。”

归不归嘿嘿一笑，冲曹操说道：“丞相大人客气了，此事大人您已经有了论断，也不用老人家我显摆……”

老家伙说话的时候，曹操已经向夏侯渊示意搜查尸体。夏侯渊刚刚把死尸的长袍解开，便发现此人身穿东吴之地特有的锦衣，接着又搜出此人写给东吴有名修士于吉的信件。

这样的信件夏侯渊不敢私自拆开，当下恭恭敬敬地递到曹操的手中。曹操打开书信，就见上面写着写信之人已经到了新都许昌，不日便要去做他和于吉商量好的大事。看样子灭口的人也没想到死尸的怀里还会有这样的书信。

“原来是东吴孙策做的好事。”曹操冷笑了一声之后，将书信还给了夏侯渊，继续说道，“好一个小霸王，本来想着平定了袁氏兄弟之后，再横扫江东，现在看来要早一点去会会这孙策孙伯符了……”

说完之后，曹丞相去到中堂，下了大军集结的命令，又召集幕僚，要他们写一封讨逆的檄文，矛头直指东吴的孙策。本来这与制定好的计划有极大的变化，不过因着曹操刚刚被人咒杀未遂，一时之间，也没有幕僚敢去阻拦他。

同一时间，归不归、左慈等人已经回到他们的房间。看着丞相府中的人来来往往，小任参皱着眉头，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这事我们人参看着可真蹊跷啊。你自己看，谁出来杀人还带着没送出去的书信？一旦失手被擒，都不用拷打直接连上家都找到了。那个曹操怎么说也是丞相，我们人参都能想到的，他就想不到吗？”

“想不到的那是你。”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谁说他集结大军就一定是去打东吴的？看吧，最后还指不定谁倒霉呢。”

“老家伙，那你说说，这次是什么人来咒杀那个丞相？”这时，百无求忍不住开口继续说道，“不是东吴的那个什么策？那又会是谁？”

“这个就要去问曹丞相了，看样子他的对头不少，是谁迫不及待要他的性命，也瞒不过他。”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稍后看他的大军真正去打谁，谁就是今天此事的主谋之人。”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吴勉。他刚想要问这个白发男人几句时，吴勉却看了他一眼，说道：“这样也好，起码不会无聊了。逃了一个修士，等着他回来……”

第六章



接下来的一天里，众谋士、幕僚和武将听从曹操的号令，将已经开拔到河北去对抗袁绍的大军陆续调回，朝东引，赶往东吴孙策的驻地。这样做等于将之前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同时还要防着袁绍的军队在后面偷袭。一切都要重新计划。当天晚上曹操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已经有幕僚写好了要面呈皇帝的奏折。虽然现在曹操权倾朝野，不过这样的大事还是要朝堂上过一遍的。

此时距离早朝还有两三个时辰，在众幕僚的劝说之下，曹操勉强答应先小睡两个时辰，昨天受到的惊吓差不多也缓过来了，也该稍微休息一下了。

曹操懒得再去寝室，就让管家在这中堂当中铺好了床榻。众人纷纷退了出去，只有夏侯渊在门口为曹操看守门户。曹操疲惫之极，躺在床榻上没多久便进入了梦乡。就在此时，中堂的房梁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衣黑裤的壮年男子。

这个黑衣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卷细长的丝线，接着很是熟练地将丝线的一头结了一个圆圈，随后慢慢地将圆圈这一头的丝线向曹操睡着的位置放了下去。这条丝线在黑衣男子的手上，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宛如一条灵蛇盘旋着到了曹操的头顶，随后无声无息地将圆圈套在了曹操的脖子上。也不知道曹操是不是累极了，脖子上套了个丝线圈，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这个时候，黑衣男子屏住呼吸，将手中的丝线猛地顺势一提。一片血光当中，曹操的头颅被割了下来。到这个时候，睡梦当中的曹操还是一个字都没来得及喊出来。黑衣男子见自己轻易取了曹操的项上人头，很是兴奋。当下他深吸了口气才恢复平静，随后将系了圆圈的丝线紧紧地箍在人头上，一点一点地

将人头提了上来，放在一个装满了石灰的锦盒当中。

一切收拾好之后，黑衣男子从房梁上站了起来，轻轻将头顶上的屋瓦一片一片地取了下来，形成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出的窟窿。随后，黑衣男子翻身从这窟窿里钻了出去，消失在第一抹晨曦当中。

从丞相府出来之后，黑衣男子压制住心头的狂喜，在一片屋顶上快速穿行，没多久便从城墙上翻了出来。他出了许昌城后，天色已经大亮。在狂喜当中，黑衣男子觉得身子轻飘飘的。他自己都想不到能杀了曹操，并且像上次将祸事引到江东孙策头上那么简单。他这样回河北见自家主公，还不知道会领受什么样的封赏。

黑衣男子一口气跑到了许昌城二十里外的一座荒废许久的方士道场里。这里多年无人居住，早已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了。他进入道场之后，先是绕着走了一圈，确定了自己要等的人没有出现，这才抱着装了曹操人头的锦盒上了房梁，闭着眼休息……

黑衣男子这几天也是疲劳之极，不过就是休息时，他心里也保持着警惕，周围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马上惊醒。也不知休息了多久，他突然听到有人进入道场的声音，于是马上睁开了眼睛，看到走进道场的是一个身穿麻衣的男人。

看清了来人的面孔之后，黑衣男子哈哈一笑，从房梁上跳了下来，将手里的锦盒晃了一下之后，说道：“黄丙幸不辱命，已经将国贼曹操的人头砍下。主公见到这位故人的头颅，必定欢喜。”

说话的时候，黑衣男子黄丙已经打开了锦盒。看到石灰当中那颗龇牙咧嘴的人头就是曹操无疑之后，麻衣人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黑衣人和他的同伴本来都是嫁祸东吴的弃子，想不到这个弃子竟能将曹操的人头取了回来。

再次确定了石灰里的就是曹操的人头之后，麻衣人这才相信。他有些羡慕地看了黑衣人一眼，先不说他回去之后主公给的赏赐，就说曹操死在他手里，这名声就够后半辈用的了，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就落到这个弃子的手上了？

当下麻衣人用传音秘法，将已经得到曹操头颅的消息，告知了在附近的同伴们。没过多久，这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身穿麻衣的男人。这些人看到曹操的头颅之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确定了人头是曹操的之后，带头的麻衣人说道：“既然曹操已死，许昌势必大乱，我们也没有再留在这里的必要。回河北……”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道场外突然响起了一阵破风之声。就在这些人感觉到不对的时候，数不清的箭矢从四面八方射了进来。包括黑衣男子在内，当场有一半人被箭矢射死，活下来的都是有些道行的修士。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活下来的这些人也不敢贸然出手。当下几个人找了躲避的位置，同时开始运用五行遁法准备逃离这里。不过这时，他们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已经被人下了禁制。

当下，带头的麻衣人反应过来，再次打开装了曹操头颅的锦盒——里面哪里是什么曹操的人头，明明是一个二三十岁满脸伤痕的陌生人头——中计了……

“中计了！我们还有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四个人朝四个方向分别突围，能逃出一个算一个……”话音未落，这人已经起身向箭矢相对比较稀疏的位置冲了出去。见这人没有中箭，第二个麻衣人就跟他身后往外冲。

不过就在第二个麻衣人冲过去的同时，本来稀稀疏疏的箭矢瞬间变得浓密起来。“嗖……”的声音响起，千百支箭矢同时飞了过来，瞬间将两个人射成了刺猬。剩下的两个人见状，脸色都变了。这两个人做了手势，示意他们俩同时起身向两个位置跑去。运气好的话，或许有一个人能逃过这一劫。

当下，其中一个人按说好的那样，从地上跳了起来向外跑，不过还没跑几步，他已经被弓箭射中。随后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于是便有更多的箭矢射在他的身上。他倒地的一瞬间，看到了本来应该和自己同时向相反方向跑的同伴，还哆哆嗦嗦地倒在地上。

看到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之后，最后一个麻衣人大声喊道：“降了！我降了……不要杀我，你们想知道的，我都说……”

听到有人投降之后，一队身穿轻甲的士兵手握刀枪冲了进来，将这麻衣人捆了起来。两个时辰后，唯一活下来的麻衣人被送到了许昌城丞相府中。

曹操亲自审问此人的时候，馆舍里左慈对笑嘻嘻的归不归说道：“多谢归先生的妙计，如果不是先生相助，还不能将袁绍留在许昌城中的细作连根拔起……”

没等左慈说完，坐在角落里的吴勉突然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

第七章



就在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丞相府的管家求见，说是丞相在审问时，问出了一点有趣的东西，想请左慈先生和几位大修士过去辨别这人说的是真是假。

归不归多了一个心眼，向管家打听那位曹丞相到底审问出什么了，一开始管家支支吾吾不打算说实话，后来被归不归三两句话便套了出来。原来那人在重刑之下，已经将他们那些人的事情和盘托出。别的还好，这人还说了一段有关长生不老的秘闻。曹丞相就是分辨不出这长生不老秘闻的真假，这才让管家请左慈这些人过去的。

听到管家说到长生不老的时候，吴勉突然来了兴趣。徐福传下来的丹方只是长生不老的一种方法，世上还流传着其他一些长生不老的法门，听闻其中也有过成功的例子。能让这些麻衣人这么拼命的，或许这里面真有其他长生不老的法子也不一定。

当下，管家带着左慈、吴勉等人到了中堂。片刻之后，曹操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也回到了这里。此时，麻衣修士也换了一身干净一点的衣服，被人押着跟在曹操身后。

客气了几句之后，曹操主动说起了正题。他让人将麻衣修士带到左慈等人的面前，说道：“将你刚才画押的话，再和几位方士先生说一遍，不可有一句欺瞒的话。”

本来曹操碍于自己当朝丞相的面儿，不应该亲自审讯此人的。不过这次咒杀的事情太大，加上他生性多疑，谁都信不过，这才亲自审讯的，没想到竟让自己听到了一段有关长生不老的秘闻。

麻衣修士唯唯诺诺地走到吴勉等人的身前，走近之后才看清这人脸上还有

大块大块的淤青。原来麻衣修士的术法并不算高明，都不及左慈，被抓回来之后，又被左慈封印了术法，故而用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麻衣修士说出了自己的来历。他叫作孙立，是当初一个修道小门派的修士。前些年闹黄巾的时候，天下修道门派皆被朝廷封的封、关的关，孙立也被赶了出来。本来他有术法在身，只要略施小技便吃穿不愁，怎么也饿不着。即便他从宗门当中出来，小日子也滋润得很。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雄踞河北的大将军袁绍传出消息，要广招天下修士。袁绍给的条件着实不错，过了几年好日子的孙立又想要奔个前程，这才千里迢迢去了河北，在当地修士旧识的引荐之下，见到了那位大将军袁绍。

在袁绍面前，孙立施展了自己的术法。虽然不是什么顶级术法，不过当时天下修道之士几乎断根，能见到这样的术法，已经很不容易了。果然袁绍大加赞赏，当下将这位孙立修士请到了自己仿照当年淮王刘禧的招贤馆而建立起来的聚贤阁。

在这聚贤阁中，除了孙立之外，还有十几个和他术法相仿的修士。这些人的术法差不多，谁也不服谁，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每天除了修炼术法，就是吃吃喝喝。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就在前几日，袁绍突然派人将聚贤阁的众修士请到他的府上赴宴。酒过三巡，袁绍说到了正题，他请在座的修士前往许昌，搅乱曹操要攻打河北的部署，将祸水引到东吴孙策的身上。

听到袁绍将他们当死士来用，这些心高气傲的修士当下没有一个人接话茬。袁绍一连说了几遍都没有人回应。随后他使出了杀手锏，让人取来一张写满了字的兽皮，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这是当年剿灭黄巾时，在匪首张角处得到的有关长生不老的仙经秘法。经原方士名宿广孝先生印证，此秘法可以使人长生不老。今日袁某许下诺言，只要能襄助袁某，事成之后，在座的每一位大修士都会得到一份此仙经的抄写本。”

几句话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修士。当初张角修炼长生之法的事情流传得很广，不过后来他却死得蹊跷，这之后也就没人再说这件事情了。想不到今日重提张角的仙经秘法，而且还有那位活神仙一般的方士名宿广孝。

众修士都没有怀疑，当下看在这长生不老仙经的分上，便答应了袁绍前来许昌。本来也没想把曹操怎么样的，只是舍出几个弃子，将祸水引到东吴孙策的头上就好。等到曹操、孙策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向袁绍领取长生不老的仙经秘法了。没想到最后他们还是着了左慈的道。孙立说完之后，便被人带下去关押起来。

这时，曹操才向左慈、吴勉等人说道：“难道天下真有长生不老的人吗？我一直以为那是糊弄愚民的把戏，既然是左慈先生师门长辈印证过了，想必是真的吧……”

“丞相大人，方士一门崩塌已久。况且那位广孝先生早已出离宗门，并非左慈的师门长辈。”左慈一句话撇清了自己和广孝的关系，随后马上又将话题引了回来，“自古以来有关长生不老的传说层出不穷，虽然大半都是骗人的，不过其中还是有长生不老之人。好比之前的大方师徐福，左慈的师尊广仁、广义，以及方士一门最后一任大方师火山，都是长生不老之人。”

说话的时候，左慈有意无意地看了吴勉、归不归一眼，见二人都没有出头的意思，便没有将话题往他们身上引。不过这个动作瞒不过曹丞相的眼睛，就凭这个眼神，这位丞相大人已经隐约猜出左慈这几位同道当中，可能就有长生不老之人。

曹操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也被归不归看在眼里，老家伙淡淡一笑，将话题接了过来：“丞相大人，既然是那位广孝先生印证过的，那么八成便是真的了。世间奇人甚多，真的想出一个长生不老之法也没有什么稀奇。”

归不归现在摆出他老神仙的派头，任谁看了都不觉得他会说假话。他和吴勉不一样，对这个所谓的仙经秘法不感兴趣，只是听到失踪多年传说去了天竺的广孝又有了消息时，这才感觉到这件事非同寻常。

“这么说来，这长生不老的仙经秘法是真的了。”曹操沉吟了片刻之后，突然哈哈一笑，说道，“曹某从来没有动过长生不老的妄念，真的假的又如何？不过袁绍这次欺我太甚，曹某想请几位大方士带我去向袁绍回礼，让他不要再动这样的心思，不知道几位大方士可否替我去一趟河北？”

放在一个时辰之前，这几个人都没有去河北的兴趣。不过现在听到广孝的消息，吴勉、归不归已经打算去河北了结和广孝的旧账了。而左慈听说有新的

长生不老之法，当下也活络了心思。毕竟能长生不老的话，谁还惦记下一世活得怎么样？

第八章



一天，河北邺城的一座客栈当中，住进了五个相貌古怪的外地人。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一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白发男人，还有一个浑身都是毛的黑大个子，加上一个蹦蹦跳跳没完没了的小家伙。五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一点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客栈老板都不敢轻易将后面的跨院厢房租给这几个人。这五位正是利用术法、妖术赶到邺城的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加上一个听闻有长生不老秘法便要一起赶过来的左慈。

这几个人住进来之后不久，便有邺城官衙的衙役们过来例行查看登记名册。听说有几个生面孔，又是从许昌来的，当下差役们便起了疑心，要店主将这几个外地人叫出来。

等这些人出来的时候，这些差役等得有些不耐烦，没轻没重地说了几句。他们本就是此地的地头蛇，言语间多少带着一点粗俗。不过几句话还没说完，就见客栈后院冲出一个黑大个。

冲出来的人正是百无求，本来是归不归带着他出来的，不过刚刚走出后院便听到这几个差役骂骂咧咧的话，当下他脾气就冒了上来，黑旋风一样冲到几个差役的面前，拳打脚踢，瞬间便将这几个人放倒在地。

“什么时候你们这群无赖也敢欺负老子了？广仁、火山老子惹不起，你们这几个王八蛋老子还不敢揍吗？呸！”将差役揍趴下之后，二愣子还叉着腰骂个不停。

“傻小子，你这是干什么？”后面走过来的归不归看到趴在地上的差役之后，嘿嘿一笑，和脸色发白的客栈老板一起将几个差役扶了起来。当着这些人的面，归不归从怀里掏出一块马蹄金，按差役的人头数，将马蹄金掰成对应的

几份，分别交到了这几个差役的手上：“小孩子不懂事，冒犯了几位老爷，这点小意思拿回去买双鞋穿。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几个差役各拿着一个一两半左右的金镲子，又见这个老家伙能将马蹄金掰成小块，当下也都没了找黑大个报复的心思，各自臊眉耷眼地将金子揣在了怀里。当头的差役陪着笑脸对归不归说道：“这位老人家，不是我们哥几个没事找事。实在是我们大将军袁公亲自下的命令，您也知道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知道你们都不容易，想问什么就问，除了问老人家我的金子都藏在哪儿，别的我老人家都知无不言。”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我们共五个人，老人家我们父子来说，就不用麻烦他们几个出来了吧？”

几个差役不敢得罪这个老家伙，点头应承。随后，带头的差役开始询问归不归这几个人分别是哪里人，来邳城做什么，要住多久，见什么人，什么时候离开之类的话。

归不归笑嘻嘻地点了点头之后，说道：“老人家我们几个人都是方士，方士一门崩塌之后，便一直在世上游走。这些年逛得也累了，这才打算找个地方来歇脚。听说河北霸主袁公开了聚贤阁，这才过来投奔袁绍主公。”

听到这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头子竟然是来投奔袁绍的，当下这衙役头目脸上更是一片谄媚之色，陪着笑脸对归不归说道：“老人家是来投奔袁公的，那去报喜的差事还是落在小的们身上。袁公知道您几位前来投奔，一定会给我们这些下人一笔大大的赏钱。李店主，你好生照看这几位老爷，千万不可以怠慢。说不定一会大将军会亲自过来请几位方士老爷……”

啰啰唆唆说完之后，几个差役从客栈离开，一路小跑着向大将军府报信去了。没过多久，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礼乐之声，随后店主在几位官员的陪同之下，小心翼翼地来到后院的厢房门口，将吴勉、归不归这些人请了出来。

让归不归意想不到的，袁绍并没有亲自过来，只是派了他的儿子袁尚和麾下的几位幕僚来迎接他们。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那几个差役带走了写着他们几个姓名的名册去找的袁绍，老家伙还以为袁绍并不知道他们几个到了邳城。

不过袁尚对吴勉、归不归几个还算恭敬，如果不是看在他和那仙经秘法的分上，这个时候吴勉几个人已经掀桌子走人了。随后，他们几个上了前往大将

军府的马车。

根据袁尚所说，袁绍正在府中处理军事，稍后会亲自在府门前迎接他们几个，不过到了大将军府门前时，并没有见到四门大开的情景，除了门口站立的两排护卫之外，再看不到一个人。

这时袁尚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他出门之前和父亲袁绍商量好的，一会他将吴勉、归不归这些奇人带回来时，袁绍要带着文武大臣们一起出来迎接。刚刚差役带回来的名册上，吴勉、归不归都是早已确定的长生不老的大修士，还是方士一门中连广仁大方师都不敢轻易得罪的人物，这样的大人物怎么可以这样得罪？

下了车之后，白发男人看着门口的几十个护卫，冷冷一笑之后，对袁尚说道：“你亲口说的袁绍会在这里迎接，那么引荐一下吧，他们当中哪一个是你爸爸？”

“先生误会了，家父应该被军国大事牵绊住了。几位请稍等，我这就进去查看。”说完，袁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让护卫打开了偏门，匆匆忙忙进了大将军府中。

过了半晌，也不见袁绍出来迎接。百无求有些不耐烦了，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要不咱们直接端门进去好了。这个姓袁的真以为自己是皇帝吗？架子这么大……”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大将军府的中门大开，随后一阵礼乐声响了起来。一个身穿华服的人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不过看到这个人之后，不仅吴勉，剩下几个人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来人还是袁绍之子袁尚，只是换了一身华服，身边又多了几十名随从。

袁尚走近之后，吴勉嘲弄地笑了一声，对他说道：“这位就是袁公本初了吧？你们父子俩还真是像，看着就好像双胞胎一样。等一下，难不成你们真是双胞胎兄弟，弟弟拜了兄长做干爹？到底是一门三公的望族，这路数不是我们乡野草民能看透的。”

吴勉的话刚刚说完，百无求便一阵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小爷叔，他们这一大家子还真够乱的。弟弟管哥哥叫干爹，那么和嫂子怎么论？”

这个时候，袁尚的脸已经黑了下来。就在他脸上挂不住的时候，大门之内又响起了一阵礼乐之声，随后一个和曹操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从门内走了出来，对吴勉等人说道：“袁绍处理紧急公务，慢待了各位大修士，还请大修士原谅……”

袁绍身后还跟着一个二三十岁身穿袈裟的年轻和尚。

第九章



让吴勉、归不归几个稍感意外的是，跟着袁绍一起出来的和尚并不是广孝。和尚的法名叫作普净，是邺城三十里外安阳寺的监寺和尚。袁绍得了长生不老的法门之后，便建立了聚贤阁。一开始他并不想动用这些修士去对付曹操、孙策等人，只是将这些修士召集到一起，共同研究这仙经秘法。

第一个来到聚贤阁的人便是这位普净和尚。普净在做和尚之前是修士出身，很是有些成就的。虽然还远不能和吴勉、归不归等人相比，不过比起那些死在许昌城外的麻衣修士，还是要强上不少。

普净后来还做过黄巾军张角的下属偏将，算是天公将军张角的近人。他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是可以接触到张角私物的，当初在张角的大营当中，他还机缘巧合读过这仙经秘法。就在他以为得了天下至宝，准备修习长生不老之法时，黄巾军兵败，他与张角等人失散。张角最后撤离时，几乎什么都没带，只是带走了这仙经秘法。

等到再传出张角的消息时，便是这位黄巾军的天公将军已经作古，那仙经秘法也不知所踪了。当初普净并没有将仙经秘法抄写一份私藏，或者将仙经背下来，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凭着普净领悟的那一点仙经，还远不到可以长生的地步。后来黄巾军彻底败落，普净为了躲避朝廷对黄巾余孽的追杀，这才剃了头进了安阳寺。经过这么多年，普净已经做到了寺中监寺的职位。等再过几年住持和尚圆寂了，他便是安阳寺住持的不二人选。

袁绍的夫人刘氏笃信佛教，安阳寺又是邺城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刘氏便时不时来庙里上香还愿。后来袁绍建立聚贤阁时，刘氏还向普净和尚推荐过。

本来普净的凡心已了，不过后来他从刘氏那里听到袁绍得了一块写满了字的兽皮，刘氏不知道兽皮上写的是什麼，不过天天听袁绍嘴里念着仙经秘法，这让他知道那是什麼了。

当下，普净和尚到了邳城，以投奔聚贤阁的名义见了袁绍。他没有隐瞒，将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随后将之前自己领悟的仙经秘法也一并说了出来。袁绍听了之后，便当普净和尚是上天派来教授他仙经的天人，将他留在将军府中，让他专心研习仙经。

之前为了研习仙经，袁绍也是到处寻找有名的修士、方士，于是也就听过如今还活着的几位方士名宿。听到归不归这样传说中的方士名宿到了，袁绍真要亲自去客栈迎接的。事也凑巧，这边普净正在整理仙经上记录的最后两句话，如果最后两句话也弄明白了，那就大功告成了，只等众人试过之后没事的话，袁绍便要修炼秘法了。

就在片刻前，普净终于明白了仙经上最后两句话的意思。当下袁绍如释重负一般，本来这时应该将普净藏起来的，不过袁绍生性多疑，担心普净一旦有什么意外，再找不到这么一位解读仙经秘法的人。

当下，袁绍这才带着普净和尚一起到大门外恭迎吴勉、归不归这些人。在袁尚的引荐之下，袁绍和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客气了几句，随后便将他们请到府中叙话。

到了中堂之后，归不归笑了一声，随后对袁绍说道：“大将军，听闻邳城办了聚贤阁，我们几个人是慕名前来投奔的。想来这聚贤阁里人才济济，也不会少了我们几个人的一碗饭。”

“聚贤阁聚的是贤，您老人家可是天神一般的人物，怎么能在那里委屈？”袁绍正色说道，“几位大修士既然来了邳城，那便是天神降临。几位先在袁绍府中委屈几日，我让人去置办庙宇生祠……”

听到袁绍把自己这几个人当作天神来供奉，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那倒不用那么麻烦，有片瓦栖身躲避风雨，有五谷可以果腹，也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顿了一下，古怪地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还有件小事，老人家我听闻那位广孝和尚也在大将军府上做客，不知道方不方便将他请出来？我老人家几个人和广孝和尚还有点同门之谊，这么多年不见，还真有

点想他了。”

袁绍摇了摇头之后，说道：“归老先生您来得不巧，年前广孝禅师的确在我这里做客，不过大师待了没几天便告辞了。您要找他的话，还是去他住持的白马寺去找找看。”

这时，袁绍身后的一位幕僚突然起身，走到自己主公身后，低声说了几句。袁绍听了之后眉头微微一皱，回头看了这人一眼之后，陪着笑脸继续对归不归说道：“归老先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到邳城的？又是在哪位的嘴里听到广孝禅师的消息的？”

广孝不在这里是在归不归的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袁绍身边马上有人听出了话里的破绽。不过还没等老家伙说话，他身边的百无求突然说道：“老子这些人都是从许昌过来的，那个广孝的事情，是曹操那个什么丞相亲口说的。还有要问的吗？要问什么一起说，问完了管饭不管？”

袁绍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时，就见自己的亲兵从门外走了进来，走到自己身边之后，将一封手札放在了他的面前。看着亲兵有些慌张的样子，袁绍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手札上写的什么。

看完之后，袁绍的目光在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的脸上转了一圈。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起身对吴勉、归不归等人说道：“真是不巧，有些紧急军务要袁绍处置。如果几位大修士不嫌弃的话，今晚就住在这里。袁尚，你去安排酒宴，千万不可以慢待几位天神一样的大修士。”

说完之后，袁绍再次告罪，随后带着身边这些人离开中堂，走到了府中另外一边的房间当中。重新坐好之后，他才从袖筒里将刚才的手札取了出来，递给刚才看出归不归破绽的幕僚，随后对其他人说道：“这是刚刚细作传过来的消息，我们派去挑拨曹操和东吴孙策关系的修士已经全军覆没。除了孙立被曹阿瞞生擒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死了。刚刚归不归的人说他们从许昌过来，还特意提到了曹阿瞞。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曹阿瞞也在惦记袁某的仙经秘法吗？”

这时，一名穿着轻甲的将军起身对袁绍说道：“大将军，外面的人不可留，末将愿将他们生擒。就算他们真是什么方士，懂一点邪术，我领一千人马必定可以将他们生擒。”

听了将军的话之后，袁绍冷笑了一声，说道：“一千人？颜良，就算一万

人都未必能将他们留下。一千人都死光了，他们身上也未必能见血。”

这时，刚刚看出归不归破绽的幕僚，走到袁绍身边，说道：“大将军，依我之见，既然他们想要那仙经秘法，给他们又有何妨？大将军舍去一件拓本，又有什么紧要的？”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他走到袁绍身边，说道：“大将军，还是我去一趟吧。不见一个熟人，他们是不会死心的。”

第十章



袁绍离开后，袁尚将吴勉、归不归等人带到了宴厅中。这里的酒宴已经摆好，只不过少了袁绍等人，只有袁尚和几个幕僚相陪，连一半的座位都没坐满，有些冷清。

不过这样丝毫没有影响百无求和小任叁的食欲，两个妖物将自己桌上合口味的食物吃光了之后，又拿过邻桌的鲜鱼、烤肉等大嚼起来。而左慈挨着归不归的餐桌，两个人时不时地交头接耳几句，陪席的袁尚等人完全听不到两个人在说什么。只有吴勉一个人慢悠悠地看着面前的酒菜，挑清淡的偶尔吃上一口。袁尚本来拿着酒杯还想要敬酒，不过看这几个人都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最后还是有些尴尬地将酒杯放下。

就在这个不尴不尬的时候，宴厅的大门打开，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白发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从这个人出现的那刻起，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便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眼睛都盯着他。走进来的竟然是在苗疆分别后便再没有消息的问天楼楼主姬牢。左慈还特意向楼主身后看了看，却并没有看到另外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出现。

“苗疆一别，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几位。”姬牢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本来还以为你们会和广仁、火山二位大方师在一起，找一处世外仙境一般的所在，过神仙一样的日子。”

“有那样的好地方楼主你可千万别忘了老人家我们几个。”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继续说道，“看到楼主你，老人家我便想到以前术法被封印的日子。不过没有了术法也好，清心寡欲的日子过久了，也不用再胡思乱想了。对了，前些日子我老人家见到你们以前那个叫作元昌的弟子了。那个小家伙现在做了

和尚，还哭着喊着说要找你们谢师恩，楼主你没见到他吗？”

听到元昌这两个字，楼主眼角的肌肉微微颤抖了两下。不过转瞬他便又恢复了正常，微微笑了一下，对归不归说道：“元昌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如果有见面的那一天，我自然会对他解释以往的误会。”

“原来姬先生与几位先生是旧识，那我也不用介绍了。”这个时候，袁尚终于能说上话了，他满脸堆笑，继续说道，“家父极为赞赏姬牢先生之才……”

“还是介绍一下吧……”没等袁尚说完，吴勉已经放下了手里的筷子，对他继续说道，“我们几个闲散的修士和姬牢先生不是太熟，这许久不见，还以为他已经转世投胎了。”

吴勉这极具特色的语调一出口，袁尚又尴尬起来，这样带着冰碴儿的话他实在接不下来。这时，姬牢微微笑了一下，替自己的少主公说道：“姬牢在袁绍将军手下做个幕僚，术法没了也是要吃饭的。现在这样的局势，能找到这样的安身之所，已经十分不易。”

“原来楼主你在大将军身边做了幕僚，那还真是可喜可贺。”听到了姬牢的话之后，归不归和吴勉对了一下眼神，随后老家伙笑嘻嘻地继续说道，“听说前几天广孝来过这里，你们一定见过了，是吧？我们也是许久不见了，也不知道广孝现在怎么样了。不过他也是不讲义气，走的时候竟然没把楼主你一起带走，这个老人家我都看不下去了。”

“广孝大师是来过，他听说我在这里做幕僚，便专程过来看望我。”楼主淡淡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我也借了广孝先生的名声，狐假虎威，请袁绍将军提了我的俸金。广孝大师顺便替袁绍将军鉴别了黄巾军张角所著的仙经，据禅师所说，那是另外一种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法门。不过几位是用不上了。”

“广孝鉴别的？楼主你就没有看上两眼吗？”听到仙经两个字，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继续说道，“论起眼力，广孝在楼主的眼里也只是一个小娃娃吧？”

“躲都躲不掉，我哪里还敢沾染那种东西？”姬牢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如果在当初，我应该会很感兴趣，毕竟那是另外一把可以打开长生不老大门的钥匙。不过现在那种能引来虎豹的东西，我是碰都不敢碰的。”

说到这里，姬牢缓了口气，随后怪异地笑了一下，继续说道：“那么几位

呢？几位也是被那仙经引来的吗？”

“刚刚说完那东西能引来虎豹，现在又说我们是被它引来的。楼主，几年不见，你也开始绕着弯骂街了。”归不归哈哈一笑，脸上没有一丝一毫不悦的表情，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你刚才也说了，那个什么仙经是另外一把可以打开长生不老大门的钥匙。我们都在门里面了，为什么还要走到门外，重新再开一遍门？就算仙经对别人是天大的宝贝，对我老人家来说也没什么。”

归不归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左慈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异样的表情。吴勉看到了他脸色的变化，翻了翻白眼却没说什么。

“对你没什么，对别人呢？对那位曹丞相也没什么吗？”姬牢淡笑着继续说道，“曹丞相现在挟天子令天下诸侯，他也不想长生不老吗？我也见过几位帝王，做臣子时心里想着做帝王，等真正做了帝王又想长生不老了。徐福大方师能远遁出海，不就是托了始皇帝想要长生不老的福吗？”

“楼主，老人家我和你不一样。”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我们几个又不用去看什么帝王、诸侯的脸色，干吗去讨他们的欢心？只是在外面走得无聊了，这才想找个地方安心心地做个食客。不用劳心劳力，每天吃吃喝喝的岂不更好？哪一天和主家互相看不顺眼了，换一家做食客就好。”

“说得我都有些羡慕了。”姬牢微微笑了笑之后，看了一眼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的左慈，顿了一下，说道，“既然已经说到了那部仙经，那我再多句嘴。根据广孝先生所说，仙经里所谓长生不老的法门，不过是突破生死的界限，炼成仙经的人便永远都在生死之间徘徊。与其这样，我倒觉得还是转世投胎的好……”

姬牢的声音不大，不过还是被周围这些人听得清清楚楚。左慈听到之后有些失望，这样的长生不老之法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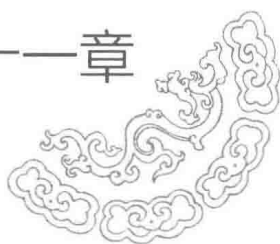
同样听到这句话的还有袁绍之子袁尚，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最近都拉着普净和尚在研究那仙经里记录的长生不老之法。如果真变成了那种生不生、死不死的人，就算长生不老又有什么意思？

“楼主，你这几句话不是说给老人家我听的吧？”归不归笑嘻嘻地看了一眼姬牢之后，正要再说些什么时，眉头突然皱了起来。与此同时，坐在一边的吴勉脸上也出现了一丝冷笑。

“失火了！内堂着火了！都去救火……”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喊叫的声音。袁尚听到内堂失火，当下脸色也难看起来。他急忙起身，匆匆忙忙向内堂跑去。

没过多久，便有数不清的军士将这里层层包围起来。随后满脸怒气的袁绍在众武将的簇拥之下走了进来，对还是没事人一样的吴勉、归不归说道：“我待尔等如上宾，尔等却在做鸡鸣狗盗之事！将仙经还来……”

第十一章



看到袁绍带人冲进来之后，姬牢微微地皱了皱眉，随后悄无声息地退到袁绍身后的众人当中。片刻之后，姬牢便消失在了人群当中。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吴勉、归不归这些人的身上，没人在乎一个小小的幕僚。

吴勉冷笑了一声，刚刚想要说几句时，二愣子百无求突然跳了起来，冲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鸡鸣狗盗是骂街的话吗？那个什么绍，你才鸡鸣狗盗！你爹鸡鸣，娘狗盗！骂街敢骂到老子身上，你投胎的时候，老天爷给你配的猪舌头是吧？跟老子比骂街的人还没转世投胎……”

袁绍自幼便生长在豪门官宦之家，哪里听过这样骂街的话？当下他也顾不得对方都是大修士了，抽出宝剑，剑尖对着二愣子大声吼道：“将此狂徒碎尸万段……”

一句话没说完，袁绍身后的军士已经潮水一样向百无求冲了过去。这些人都是当年剿灭黄巾军的主力，有对付修士的经验。想当初张宝、张梁兄弟就是死在这些军士的手里。袁绍得势之后，便想尽办法将这些军士弄到自己的身边。

不过百无求毕竟不是张家兄弟那样的修士，他一不掐诀二不念咒，直接冲那些军士们扑了过去。这些军士本来都以为这个大个子也是修士，想不到他直接和他们肉搏起来。

百无求仗着妖物特殊的体质，寻常刀剑很难在他身上造成伤害。别看他身材高大魁梧，动作却异常迅猛，好像虎入羊群一样冲到了军士当中，眨眼间军士便倒了一大片。

这时，小任参看出了便宜，在后面朝这些军士施展了归不归教他的术法，一转眼便有数不清的火球铺天盖地地对着这些军士打了过去。虽然动手的只有

两个妖物，不过这些军士却感觉有千军万马扑了过来。当下，百无求和军士们打成了一团，随后打到了院子里。小任参怕自己的大侄子吃亏，也一面放火球，一面跟着冲了出去。

不过这里毕竟是在袁绍的府中，虽然一开始军士们失去了先机，不过他们毕竟都是从千军万马当中厮杀过来的，片刻之后，这些军士迅速分成了两队，一队将百无求围在中间，其余的在外围攻击。趁二愣子注意力都在身前，有军士用绊锁将他绊倒。还没等他起来，又有宝剑的剑尖对准了他的眼睛和咽喉。就算他再禁打，也防不住这些要害。

百无求被制住的同时，小任参面前的军士手中多了一面黑漆漆的护盾。这护盾也不知是用什么制成的，火球打在上面造不成一点伤害。小家伙不比百无求，看到不对之后，便一个猛子扎到地下，逃回到吴勉、归不归的身边。

虽然只是制住了百无求一个，不过毕竟有了人质，袁绍的心里也有了底。这位大将军冷笑了一声，对宴厅当中的吴勉、归不归说道：“你们不要妄想还能逃出去，当初黄巾匪首张宝、张梁都是死在他们的手里，现在府外还有一万这样的兵丁。只要把你们偷走的仙经交还过来，袁某还是敬几位大修士为上宾。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袁绍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身后押解百无求的军士们一声惊呼。等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就见自己的儿子袁尚满脸惊恐地站在原本是百无求所在的位置。袁尚这个时候一动都不敢动，生怕一个不小心把自己送到剑刃上……

而刚刚还被层层包围的百无求凭空出现在了吴勉、归不归的身边。别说袁尚，就连这个二愣子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本来他还在对面军士堆里被几十柄刀剑架着脖子，怎么一眨眼就回来了？看着也不像是归不归做的手脚，二愣子的目光转了一圈之后，看到左慈的脸上有淡淡的笑意，看来刚才八成是他出的手。

“大将军，刚刚你说什么来着？”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如果执迷不悟怎么样？那可是你亲生的儿子，用你儿子的命来威胁别人，老人家我也活了一把年纪了，还第一次见到。儿子你不想要了就说，不用演场戏给他娘看……”

这个时候，袁绍已经知道今天是占不到什么便宜了。现在他想的已经不是

什么仙经了，而是怎么从这几个人手上全身而退。长生不老什么的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命。

没想到的是，归不归顿了一下之后，话锋一转：“大将军，先不说你那仙经对老人家我们几个人没用，就说我老人家真的要借来一看，你会不会借？可能为了讨好老人家我，你还要给一个拓本。能光明正大地要，谁会低三下四地偷？再说了，我老人家成名以后，已经许久没有不问自取了，都是硬抢的……”

这个时候，袁尚脖子上的刀已经小心翼翼地移开。他已经被吓瘫，在军士的搀扶之下，颤颤巍巍地走到自己父亲的身边，说道：“方才儿子陪同几位大修士饮宴，当中没有人离开宴厅，这个姬牢先生可以作证。如果几位大方士真有心图谋仙经的话，直接取来就好，不用亲自到府中留下口实……”

“如此说来，倒是袁绍做事莽撞了。”好歹自己儿子也算给了一个台阶，袁绍当下顺着台阶走了下来，对吴勉、归不归行了半礼之后，继续说道，“想来是袁某做事不密，被哪位修士探听到了仙经，这才放火趁乱偷走仙经的。袁某做事不密，怨不得别人……”

“大将军，你说是有人先放火，后偷走的仙经，是吗？”这个时候，归不归好像想到了什么，古怪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是不是你看到内堂失火，便赶忙去查看仙经有无损伤。第一眼仙经还在，第二眼它便不翼而飞了？”

“正是！”听到归不归说的和自己亲历的一模一样，仿佛这个老家伙事发时就在自己身边一样，袁绍当下好像看到了希望，缓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大修士难道知道是谁不问自取了我的仙经秘法吗？”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不知道，老人家我就是随口一问。等到我老人家的宅子失火——呸呸呸……凭什么老人家我的宅子失火？”

看到这个老家伙明显知道什么，但就是不说，袁绍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好在仙经虽然不翼而飞，不过那位普净和尚还在。这个和尚这些日子精研仙经，几乎已经可以将它倒背如流。让他重新默写出仙经的内容，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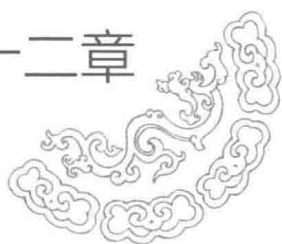
这时，吴勉、归不归几个客人已经不想继续待下去，袁绍这个主人心里也有别的事情，不想继续招待。当下，归不归对着袁绍客气了几句之后，便带着

吴勉几个人离开了这座大将军府。

坐上马车后，吴勉盯着笑嘻嘻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真不是你偷的吗？”

“老人家我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人捷足先登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这和我老人家亲自下手也没有什么区别，左右不过是肉烂在了锅里而已。”

第十二章



回客栈的路上，吴勉几个人的马车后面一直有人在远远地跟着。不用猜也知道这是袁绍派来的，想来也是，归不归最后无缘无故说的那几句话，任谁听了心里都会怀疑，如果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袁绍也不会甘心。

不过马车上的人谁也没把那几个细作当回事。不过到了客栈门口，归不归突然吩咐马车夫驾驶马车沿着邺城大街行驶。老家伙说他腹中饥饿，要找个食铺、酒肆这样的地方垫垫肚皮。

老家伙说是饥饿，脸上却看不到一丝一毫想吃饭的样子。一连经过了四五家酒肆、食铺，归不归不是嫌里面肮脏不堪，便推说里面闲杂人等太多，影响了他老人家吃饭的雅兴。

这时，就连百无求都看出他这“亲生父亲”不是奔着吃饭来的。老家伙本来就是不沾饮食的，平时陪着他们吃饭时，他都只是用筷子沾点菜汁意思意思，像今天这样满大街找吃喝，还真是少见。

就在二愣子实在忍不住，想要开口询问的时候，归不归突然开口叫住了马车夫：“就在这里！这邺城小地方毕竟不比长安、洛阳，老人家我凑合凑合，在哪不是吃口饱饭……”

归不归选中的是一个只有三四张坐垫，连个餐桌都没有的小酒铺。比起前面路过的酒肆、食铺，这家小酒铺真的要用肮脏不堪来形容了。地上的坐垫黑乎乎、油腻腻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上面还有几个清晰的脚印，真不知谁能坐在这上面吃喝。酒铺的地上满是食物残渣，甚至角落里还有两只小老鼠在穿梭打闹。这里一看就是诸如做苦力这样的人过酒瘾的地方，未必会有什么好的吃食，不过却一定吃得实惠。

马车停下时，酒铺里已经有一个客人，他背对着大门口，正低头一碗一碗地喝着酒。这人的桌上还有一个装着肉糜的大碗，不过他好像没动过，似乎叫这个菜就是为了看的。

看到店门口停下了一驾气派非凡的马车，酒铺老板都不信是来光顾他这小店的。当下他只是愣愣地看着从马车上下来几个人，都忘了去招呼、迎接客人。

“店家，你是要老人家我自己筛酒、自己切肉吗？”看着店家看直了眼，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来主顾了，去，上好的美酒来一坛子，拿手的再来六个菜。傻小子、小任叁你们想吃什么自己说，别说我老人家刻薄了你们。”

“拉倒吧，老不死的，刚才才是个馆子都比这里强。不是我们人参矫情，就算死，我们人参也死在外面。”说话的时候，小任叁抱住了车辕，说什么都不进去。而吴勉和左慈两个人多少都有些洁癖，这样肮脏的地方，也是不会进去的。

百无求本来也不是个爱干净的妖物，在哪里都能凑合。于是，最后只有归不归父子俩走进了小酒铺。这时酒铺老板才反应过来，陪着笑脸说道：“二位老爷，你们是不是走错了？我们这里是卖力气人来的地方，您二位一看就是贵人。您二位再往前走几步，就是我们邳城最大的酒肆……”

“老人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钱都不赚的，刚才我老人家说的都听到了吧？一坛子好酒加上六个菜。”说话的时候，归不归从怀里摸出一块马蹄金扔给了酒铺老板。

看到这么一大块金子，酒铺老板的眼睛都直了。吞了口唾液之后，老板暗自掐了自己一把，感觉到疼才明白这不是做梦。不过就是这样，他也不敢将金子收下：“老爷，我这店小实在拿不出六个好菜，只有些煮好的肉糜和麦饼，要不您试试用麦饼沾着肉糜吃？不是我吹，邳城倒夜香的刘老六说了，天天麦饼沾肉糜，那是皇帝老子能吃到的东西……”

“老家伙你自己待着吧！老子不伺候了。脏点乱点老子也忍了，怎么还出来个倒夜香的刘老六了？你看看对面那汉子碗里的肉糜，和夜香一个颜色。老子就说他怎么只看不吃……”话还没说完，百无求已经捂着嘴巴跑出了小酒铺。

这时，归不归自己也没了吃东西的心思。老家伙忍着恶心，对酒铺老板说道：“六个菜不要了，肉糜和麦饼也不要。钱照给，你找一坛好酒，就放在对面那人的旁边，老人家我就在那里喝酒。”

“好嘞！”听说连肉糜和麦饼都省了，当下老板乐得笑开了花，当下对里面的人说道，“孩儿他娘，挑一坛没兑水的送过来……”

片刻之后，里面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捧着一个大酒坛走了出来。老板又找了个干净碗，替归不归倒上一大碗酒水，随后跟着自己的女人回到内屋。两个人开始盘算这么一大块金子，能换多少铜子。

看了一眼酒坛旁边的坐垫，归不归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蹲在地上。他端起酒碗本来想喝上一口，不过看到老板留在碗边的两个手指头印，又苦笑了一声，发出一个喝酒的声音，又将满满一碗酒放在了地上。

“喝不下去就别喝……”归不归身边的男人喝干了自己碗中的酒水之后，又将老家伙的酒碗端了起来一饮而尽，打了个酒嗝，说道，“还是有钱好，你的酒才叫作酒，你尝尝我的，淡得还不如喝水。”

说话的时候，他从自己的酒坛里倒了一碗，向归不归那边递了过去。老家伙苦笑了一声之后，还是接过酒碗，浅浅地啜了一口，却怎么都咽不下去，最后还是趁男人倒酒的时候，一口将嘴里的酒水吐了出来。

看得出来老家伙非但认识此人，之前还有些交情。而且老家伙似乎还有些忌惮，想想老家伙都敢在徐福背后编排，这个人是什么来历，竟然让老家伙都不敢得罪。

男人用碗喝酒不过瘾，直接将酒坛抓了起来，朝嘴里倒。外面马车上的小任叁看他如此喝酒，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如果不是这酒铺实在太过肮脏，小家伙可能都会冲进去，和这人一同饮酒。

将整整一坛酒都灌下去之后，这人终于回头看了归不归一眼。这个时候，坐在马车上的几个人才看到了此人的相貌。这人看着也就四十来岁，虽已是不惑之年，不过从眉眼间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个英俊到了极致的人。步入中年还能这样，年轻一点的话那还得了？

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要面朝里坐着喝酒了，只是这么一回头，有路过的妇人见到便走不动路了，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动不动痴痴地盯着小酒铺里异常俊美的中年男人。

男人叹了口气之后，又将身子转回原来的朝向，嘴里对笑咪咪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上次在刘玄军营一别，我们差不多也有二百多年没见了是吧？”

“一百八十七年，不到二百年，不过也差不了多少。”归不归看着男人的背影，顿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道，“你这老毛病还是没改，明明家里什么好酒好菜都有，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喝这样的劣酒。这么多年不见了，圣母她老人家还好吗？”

听到归不归提到圣母，男人沉默起来，半晌之后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她的大限就快到了……”

第十三章



听到圣母大限快到了的时候，老家伙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归不归虽然猜到八成会是这样的结局，不过亲耳听到，心里还是有些酸楚。老家伙倒了一碗劣酒，本来想应应景一口干了的，不过看着碗里浑浊不堪的酒水，还是又将酒碗放下了。

“她比你看得开，活了千年什么都看开了。”说话的时候，中年男人又灌了一大口酒。等嘴里的酒气喷出来之后，他冲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为什么你是这个表情，她只是大限将至，又不是真正去轮回……”

说到这里，他眼角眉梢有了一丝狡黠的笑意，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天底下不是没有长生不老的法门，我会眼睁睁看着她去轮回，什么都不做吗？”

“老人家我就知道大将军府里的仙经是被你拿走的。”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当年你就是这个路子，找不到东西就去放火，等着主人家去查看宝贝的时候再突然下手。这么多年了，只要哪里失火，老人家我第一个就会想到你雷祖。”

“既然万试万灵，我干吗要换？”被归不归称作雷祖的中年男人哈哈一笑，随后说道，“也是那位袁大将军太招摇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自己得了长生不老的仙经秘法，还被你那位广孝师弟印证过。我有弟子在聚贤阁中，当天晚上便向我禀告了。这就是天不绝我，借袁绍之手来救我心爱之人。”

吴勉、左慈和俩妖物在马车上听得清楚，几个人都没有想到小酒铺里的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当年被归不归陷害，送进华山圣母闺房当中的雷祖，也就是后来的华山圣父。当初广仁还装扮成他来诈归不归，想不到雷祖本来的样子竟

然会如此俊美，难怪那位华山圣母见到他之后便起了淫心。不是说他是被下了药才落入华山圣母的魔掌的吗？这看着也不像啊。

百无求刚刚想要喊一嗓子打听明白的时候，却被身边的小任叁一把捂住嘴巴：“大侄子，让他们俩说，别耽误他们俩说细节。一会华山圣母就要出来了……”小家伙说到这里的时候，两只小眼睛放出异样的光彩。

吴勉扫了一眼小家伙，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这真不是跟着那个老家伙学坏的……”

这时，归不归继续对雷祖说道：“不是老哥哥我说你，那个什么仙经，你知道底细吗？老人家我可听说修炼了仙经之后，就会变成半人半鬼的怪物。你们家圣母你自己还不知道？那么争强好胜的人，会干吗？”

“由不得她了。”五个字说完，雷祖已经将整整一坛酒喝完。随后，空了的酒坛在他手中突然爆开，碎裂的瓷片飞溅得到处都是。酒铺老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探头出来查看，却见那个俊美的中年男人从怀里摸出一把铜钱扔给了他。

酒铺老板忙着捡钱的时候，雷祖已经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盯着还蹲在地上的归不归说道：“我给她两条路，要么和我一起修炼这仙经，只要能在一起管他什么半人半鬼！还有一条路，她去转世的时候带上我，下辈子还要和我做夫妻……”

这时，马车上的百无求实在忍不住，对酒铺里的雷祖说道：“傻子！别一起去投胎啊，一旦你们俩投的胎是兄妹、姐弟怎么办？那个谁，你听老子一句劝，你们各投各的胎。做不成夫妻也比做兄妹什么的强吧……”

百无求的话还没说完，雷祖脸上已经变了颜色。他猛一转身，朝百无求的方向一挥手，一道细细弱弱的雷电对着二愣子劈了过去。“轰”的一声，百无求当场被打得飞出了马车，飞出去十几丈之后又摔倒在地。倒地之后的二愣子便失去了知觉，一动不动。

就这样雷祖还不解气，朝百无求打出第二道雷电。第二道雷电是奔着要二愣子的命去的，眼看就要打在他身上的时候，这妖物身前突然多了一个白头发的男人。这道雷电结结实实打在白发男人的身上。耀眼的雷光闪过之后，白发男人还好端端地站在原地，他盯着怒气未消的雷祖，慢悠悠地说道：“刚才你

打到我了……”

“还要我给你赔不是吗？”雷祖狞笑了一声之后，伸出右手食指指了一下头顶的天空。就见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怪风，片刻之后，整个邺城的上空阴云密布，厚重的乌云里还时不时传出“轰隆隆”的雷声。

看到雷云已经形成，雷祖朝头顶虚抓了一把。就见数不清的雷电瞬间打了下来，停留在雷祖的手上，形成了一个好像长枪一样的雷电器……

当初吴勉对雷电的术法也是颇为擅长，不过和刚才雷祖的手法相比，还是差了不少。不过现在白发男人已经不是当初只能仗着雷火术法的修士，他冷笑了一声之后，从空气中虚抓了一把，将那柄非刀非剑的贪狼握在了手中。

眼看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归不归突然笑嘻嘻地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老家伙先对吴勉说道：“看看，你说你和一个醉鬼较什么劲？他喝多了，你也喝多了？给老人家我一个面子，别和醉鬼一般见识。”

说完这几句话，归不归马上又转过身来，板着脸孔对雷祖说道：“说他就不是在说你吗？把你的千仞散了。知道你刚才打的那个黑大个是谁吗？那是你老哥哥我的亲生儿子。跟你说，你还别欺负他是个妖物。这么多年要不是这个傻小子，老人家我都不知道转世几次了。现在你打了我老人家的儿子，我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你自己说你该怎么办？”

“你的儿子……”雷祖看了看归不归，又将目光转到趴在地上的百无求，不管怎么看他们这一人一妖都没有一点像的地方，当下他皱着眉头继续说道，“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露脸的儿子？算了……这件事我不对……”

说到这里，雷祖头顶上的乌云中突然有雷电朝他劈了下来。随着雷电劈下来，乌云也慢慢地散开。直到最后一道雷电劈下来，雷祖还是好端端地站在原地。等到乌云彻底散开之后，他突然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之后，雷祖对归不归说道：“这样可以了吧？刚才我怎么用雷劈的你儿子，现在便如何劈的我自己……”说完一张嘴又是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怎么说得好像老人家我欺负了你似的。”归不归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雷祖，回头对吴勉几个人说道，“他这又喝又吐的，老人家我这个弟弟是回不去了，你们过来搭把手，先把他送回他婆娘那里再说。”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伸手从雷祖的怀里将一张写满了字的兽皮掏了出来，随后直接塞进了自己怀里。

雷祖本来就喝多了，现在又接连吐了两口鲜血，意识已经有些涣散。这么要紧的东西被归不归摸出来，他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被老家伙扶住之后，他还说着醉话：“你帮我劝劝她，不要丢下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去转世投胎……”

第十四章



归不归将雷祖安置到马车上时，左慈也用方士一门秘传的丹药将百无求救醒。醒过来之后的二愣子就要去找雷祖拼命，不过听自己“亲生父亲”所说，这个老白脸算是自己的叔叔。归不归又拉上小任叁一起作证，证明这个雷祖知道误伤了自己人之后，已经给了自己一下子算是自罚了。看着那一地的鲜血，百无求直吐舌头：“别把屎盆子扣老子身上啊，这哪是什么自罚，分明就是他想不开的要自杀……”

这时，雷祖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也无法使用五行遁法回到华山，只能暂时被安置在吴勉他们这驾马车上，等到他清醒之后再想办法回华山。

这驾马车里本来人已不少，现在又多了一个雷祖，块头最大的百无求只能坐到了马车夫的旁边。由于人多，马车夫只能慢悠悠地赶着马车向城外驶。

马车里，小任叁凑到归不归的身边，指着老家伙的怀里说道：“老不死的，不是我们人参说你，你这是坑朋友坑上瘾了吗？上次给他下药，便宜了那华山圣母大姐，现在又从他那里偷东西……”

“小家伙你懂什么？既然那位楼主亲口提到过，我老人家不看一眼，晚上怎么睡得踏实？”没等小任叁说完，归不归已经从怀里掏出那张兽皮。老家伙看也没看直接将这仙经秘法扔给了左慈，说道：“小娃娃，你替老人家我看一眼，这什么仙经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长生不老？”

左慈没想到归不归竟然什么条件都没提，直接将这仙经秘法给了自己。当下他深吸了口气，随后仔仔细细将上面记录的所谓长生不死的秘法看了一遍。

左慈在术法上高过普净和尚太多，只是看了一遍，便看出这上面写的和姬牢说的差不多。这部所谓的仙经秘法确实是一种长生不老的法门，修炼之后便

会变成不生不死，游走在阴阳两界的怪物。左慈是方士出身，又被徐福亲自带着学过术法，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放在眼里，不过怎么说也算是失去了一次长生不老的机会。

左慈苦笑了一声之后，将兽皮还给了归不归，说道：“如果这也算是长生不老的法门，那我还是老实地转世投胎吧。好歹左慈也是做过几天方士的，真变成了这样不生不死的样子，还有什么面目去见昔日的同门、师长？”

从左慈的话里，归不归已经明白没必要花心思去看这个什么仙经了。当下，老家伙将兽皮叠好，又塞进了雷祖的怀里。老家伙正打算说几句时，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突然出现在马车前面。

赶车的马车夫来不及停住马车，最后还是百无求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了缰绳，才没有撞上老妇人。当下，脸色煞白的马车夫正想要骂人的时候，老妇人已经走到了车厢一头，对迷迷糊糊的雷祖说道：“就知道姑爷您出来喝酒了，出来喝酒不要紧，和我们家那位说一声啊。您是不知道把她急成什么样子了……”

本来醉酒的雷祖加上负伤，几乎已经失去意识，不过听到老妇人这几句话，他竟然睁开了眼睛。看清了说话的人是谁后，雷祖的表情有些异样，缓了一口气，他对老妇人说道：“姨娘教训得是，我的确不该私自出来饮酒。小姐没有闹吧？姨娘你可要替我说情……”

雷祖说软话的时候，归不归的半个身子已经滑到了车厢里面。老家伙好像在刻意躲避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妇人。可惜他再怎么躲车厢只有这么大，不可能逃得过老妇人的眼睛。老妇人对归不归说道：“哟……这不是那位大方士归不归老人家吗？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没死？这一大把年纪趁着还能动，赶紧挖个坑把自己埋里面……”

看这老妇人冲自己来了，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华姨娘，这么多年不见，你倒是一点都不显老，看着还跟小水葱一样水嫩水嫩的。老人家我说句不要脸的话，要不是我老家长得太老，都想和圣母攀个亲戚，把你老人家娶回家，咱们老两口过日子。”

听到归不归的话，老妇人当场就瞪起了眼睛：“呸！归不归你是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

“老太婆你差不多了！”听归不归说要迎娶这个老妇人，百无求便气不打一处来，又听到这个老妇人还不干，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指着老妇人的鼻子骂道，“老太婆你没听明白我们家老家伙说的话，是吧？老子替他再说一遍！他说你这么多年不见，还是以前那老树皮一样的德行，没有办法再老了！老太婆你吃过葱吗？吃多了嘴里有味，对，就你嘴里这股隔夜的大葱味！还想知道老家伙为什么要娶你吗？站稳了！老子怕你没听完已经气死了……”

老妇人的年纪虽然比华山圣母小一些，不过她却是圣母货真价实的长辈。从小跟着自己的外甥女一起长大，从来都是她去骂别人，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当下老妇人已经气得浑身直哆嗦，伸手就要催动术法要了这个二愣子妖物的命。

就在老妇人动手的前一刻，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脖子一凉，随后才看到一柄非刀非剑的法器已经抵住了自己的脖子。与此同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再动一下，你就要去找阎王一夫一妻地过日子了。”

拿着法器抵在她脖子上的人正是吴勉。老妇人虽然猖狂却也不敢再有丝毫妄动，当下只能斜眼看着有些发愣的雷祖，说道：“姑爷，你就这么干看着？”

这时，吴勉冲雷祖慢悠悠地说道：“好，刚才的话我改一下，你们俩谁敢再动一下，她就要去找阎王一夫一妻地过日子了。”

雷祖本已做出动手的架势，听到吴勉的话又将术法散掉，苦笑着对老妇人说道：“姨娘，我们还是暂时隐忍一下，你莫要再对此人不敬。他可不是我的朋友，刚才我们还差点动手。”

听了雷祖的话，老妇人也有点慌神。这时，归不归嘿嘿一笑，指着摇摇晃晃的雷祖说道：“大家都是自己人，姨娘你来了正好，把你家姑爷带走吧，省得老人家我还不放心他。你带了圣母的遁符吧？正好带上老人家我这雷祖兄弟回到圣母那里。”

这句话好像是在故意提醒老妇人一样。老妇人一只手抓住了车辕，另外一只手上凭空出现了一张古怪的符咒。随着她的手指一晃，符咒瞬间烧成了灰烬。看着老妇人的这个动作，归不归嘿嘿一笑，一脚将坐在前面的车夫踹了下去，同时伸手将看直了眼的百无求拉上了车。

就在符咒烧完的一瞬间，车上几个人的眼前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他们已经连人带车到了一个近似宫殿的所在。

“姨娘，我是让你带雷郎回来，好好的怎么带回这么多人。”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四个小丫鬟的簇拥下，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小姑娘看到归不归也在马车上之后，微微皱了皱眉头，对正从车厢里走下来的雷祖说道：“雷郎，和你说了多少次了，那种不三不四的人还是少交往为好。”

这句话说完，除了归不归和当事人，还有脸上完全看不出内心活动的吴勉之外，剩下的人、妖惊诧得嘴巴都合不上了。百无求抓了把头皮，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华山圣母？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千岁的老妖婆？”

第十五章



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和归不归之前说的，那个看中了雷祖的男色，便想尽办法用春药迷之的老妖婆，完全想不到会是同一个人。

眼前这个正值二八年华的俏佳人，将所有形容美人的词语都放在她身上也丝毫不过分。更难得的是，在她脸上还有一股俏皮的味，就连对雷祖说话时微嗔的神情里，都带着三分痴情、两分可爱。别说小任叁和左慈了，就连一直对女人无感的百无求都看痴了眼。看来当初归不归所说，痴女下药倒贴俊男的故事还应该另外有一个版本。

“我听九华的话，早已和这不三不四的人断了交往。这么多年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你是知道的。”听到小姑娘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怪，雷祖急忙将自己和归不归撇清了关系。他对这女人说话的场景，倒像是祖父面对自己的孙女在解释什么。

“就知道雷郎你的心都在我的身上。”女人说话的时候，脸上多了两抹飞霞，看得小任叁口水都流了出来。不过等她回过头来看归不归的时候，眼里满是厌恶：“归不归，当初我对你说的话都忘了是吗？让你距离我这华山宝殿百里之外，怎么，你的痴癫之症又犯了吗？上次你自己说的，左腿踏进华山宝殿就斩了你的左腿，右腿进来就斩右腿。你是自己动手，还是本圣母代劳？”

女人正是当年将雷祖留在这里的华山圣母。就算看到圣母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发火，百无求也看得痴痴呆呆的。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脱口而出说道：“圣母，这么血淋淋的事情，不能让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动手，老子替你……”

“百无求！看看你爸爸我……”百无求的回答让归不归很是崩溃，老家伙

两只手按住自己便宜儿子的脑袋，涨红着脸对他说道，“老人家我才是你爹，为了别人的老婆，你就要把你亲爹的双脚斩下来吗？老子怎么会生出你这个白眼狼来？看着你爸爸我！那是人家碗里的干粮……”

就在归不归苦口婆心想挽回自己和百无求的父子之情时，坐在马车上一动不动的吴勉突然用他那特有的嘲讽语调笑了一下，开口说道：“好媚术，连妖物都不放过，你还真是不择食。”

吴勉说话的时候，就见满脸痴迷的小任叁鼻子里突然流出了血。就这样，这个小家伙却好像没有知觉一样，任由鼻血哗哗直流，只是满脸傻笑地盯着圣母。看样子现在只要圣母一声令下，百无求和小任叁这俩妖物就能跳起来，将老家伙的两条腿打断，为圣母出气。

不过此时圣母也是满心疑惑，自己的媚术为什么没有对这个白头发的男人起作用？难不成他的术法会在自己之上，这才压制住了媚术？不过天下术法在自己之上的也只有徐福、席应真等那么几个人，并没有这个白发男人。自己这几百年没有出华山，难道天下又出现了好像当年徐福那样的术法奇才了？

这时，百无求也没有一心想要把自己亲爹的腿砍下来了。刚刚老家伙的手按住他脑袋的时候，他感觉有两股凉气分别从老家伙的手上传到自己的太阳穴上，瞬间让他清醒了不少。二愣子虽然不再受女人的魅惑，不过还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女人实在太好看了。

看到百无求眼中的燥气消失之后，归不归这才松了手，转头冲华山圣母嘿嘿一笑，说道：“弟妹，干吗每次看到老人家我就喊打喊杀的？老人家我知道上次说你强了雷祖兄弟，传出去是不大好听。不过当时也是你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拜托我老人家想办法让你们俩双宿双飞的。现在你们在一起过日子，就把老人家我这个大媒人一脚踹出去，这也不像话是吧？再说了，这还是你们俩的姨娘用你们华山独门的遁符带我老人家过来的。你自己看看，大车都一起带过来了，总不能说是老人家我走进来的吧？”

“九华，你可要给姨娘我做主，刚才那个白头发的男人要杀我……”直到这个时候，这件事的主要人物才唯唯诺诺地走到华山圣母身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将刚才在邳城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时，归不归好像突然占理了一样，嘿嘿一笑之后，冲华山圣母说道：

“听到了吧？这是你们家姨娘请我们来……”

老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华山圣母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泛着银光的长鞭。随着她手腕一抖，长鞭好像一条毒蛇一样冲吴勉抽了过去。而这长鞭法器打出去之后迎风就长，瞬间变化成一条银色的小白龙，咆哮着向吴勉扑了过去。

华山圣母动手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等到众人反应过来后，银龙已经冲到了白发男人的面前。好在这时吴勉手中的贪狼还没有收回，在这柄法器面前，这种术法变出来的龙应该不堪一击。

没想到的是，吴勉这时反倒将贪狼插进了地板，随后他竟然在银龙咬到自己的一瞬间，先一步伸手掐住了它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它的身子。当着华山圣母、雷祖的面，白发男人两只手同时一拉，竟然将这条银龙拽成了两截。龙血、内脏顿时撒了一地。

这个时候，众人才明白，这哪里是什么长鞭变化的银龙，原本就是一条银龙变成长鞭的形状，使用的时候才重新变回原来的样子去攻击对手。

而华山圣母这会也无比震惊，虽然刚刚被她放出去的只是一条驯龙，和真龙没法相比，不过毕竟也是条龙，片刻之间就被这个白发男人徒手撕成了两截。她虽然也可以做到，不过在没有丝毫准备之下手撕驯龙，还未必能做到。

将手里的两截龙尸扔在了地上之后，吴勉冲华山圣母说道：“这是你先动的手。”一句话说完，他将插在地上的贪狼拔了出来，对着女人便要一刀劈下去。

吴勉举起贪狼时，雷祖已经挡在了华山圣母身前。归不归有些尴尬地说道：“先别忙动手，听老人家我一句劝，这里面有点误会，怎么说这也是我老人家的弟妹。当初她还给我老人家也来了那么一下子，不过她没有害你的心，最多也就是和我老人家那次一样，就是吓唬吓唬你。看看，挺好的一条驯龙说没就没了……”

虽然归不归平时胡说八道惯了，不过今天实在不像是撒谎。而这个时候，华山圣母凭空穿上了一身黑色战甲。这身铠甲隐隐发出一声声野兽的嘶吼声。同一时间，雷祖身上也出现了由雷电形成的战甲。两个人的手中也分别出现了长剑和雷电形成的长枪法器……

这时，归不归回身冲这对男女说道：“雷祖，我的兄弟，你们这就准备好要同归于尽了是吗？刚才我老人家那傻儿子的话你都忘了是吗？一起投胎的话

可不一定就是两口子……”

这句话点中了雷祖的死穴，他叹了口气之后，先一步撤掉了身上的战甲，随后对吴勉施礼说道：“这次是我们夫妻莽撞，得罪了先生，还请先生见谅……”

第十六章



论起实力，华山圣母加上一个雷祖还是在吴勉之上。只不过现在雷祖刚刚将仙经弄到手，实在不敢和这个白发男人拼命。再说归不归那个老家伙虽和自己是结拜兄弟，不过真动手的话八成还是会帮着那个白头发的，更别说马车上还有他们的一个方士。

权衡利弊之后，雷祖只能站出来服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华山圣母受到伤害。

而吴勉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如果这夫妻俩强硬到底，他是完全不介意把这里拆了。现在听到雷祖说了软话，他的眉头反而皱了起来。犹豫了一下之后，他还是收起了贪狼，对归不归几个说道：“你们还有谁要陪着老家伙叙旧吗？我要离开了，有谁要一起走？”

让吴勉想不到的是，左慈和两只妖物的目光还在华山圣母身上。除了百无求借口说要陪着他的“亲生父亲”之外，左慈和小任参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华山圣母。

吴勉无奈地翻了翻白眼之后，转身就要施展五行遁法离开这里。不过这时，小任参打了个哆嗦，突然清醒过来。他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几步窜到吴勉的身边，抱着马上就要消失的吴勉的大腿，说道：“你就忍心把我们几个扔在这里吗？你看看，老不死的根本就压不住他们。这公母俩不敢得罪你，你一走可就把手撒到我们身上了。你就忍心我们人参被那个玩雷劈人的炖了吃吗？”

小任参说话的时候，站在一边的归不归嘴巴也在上下抖动。如果能读懂唇语的话，会看到老家伙要说的和小任参说出来的话一模一样。这样的小把戏糊弄不了吴勉，他撤了五行遁法，扫了一眼讪笑的归不归之后，将小家伙抱了起

来，对他说道：“跟我一起走，还怕谁把你炖了？”

听到吴勉要带他走，小任叁的脸上便露出一丝古怪的神色。小家伙竟然主动从吴勉的怀里挣脱下去，站在地上扭捏地笑了一下之后，说道：“我们人参还要陪着漂亮姐姐，这姐姐比皇帝家的好看……”说话的时候，小家伙一只手死死地拽住了吴勉的裤脚，目光却再次痴迷地盯在华山圣母的脸上。

最后吴勉叹了口气，拉着小任叁回到马车上，闭上眼睛假寐起来，索性来个眼不见心不烦。能留下吴勉的，除了小任叁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雷祖看到暂时不会有什么冲突，当下从怀里将写着仙经秘法的兽皮取了出来，当众人的面交到了华山圣母的手上，柔声说道：“有了这个，我便什么都不担心了。里面的秘法虽然会有一点瑕疵，不过总好过你走了，把我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人世上。”

华山圣母看都没看手里的兽皮，直接将其递给了站在身边的姨娘，随后回头对归不归等人说道：“既然误会已经解开，那么我便不送诸位了。姨娘，既然是你接来的客人，还是你来送他们走吧。”说话的时候，她已经对着归不归这些人施礼作别。

“老不死的，你们回去吧，我们人参在这里待几天。”听到华山圣母下了逐客令，小任叁脸上的表情变得纠结起来。他只是犹豫了片刻，便决定要留在这里。说完之后，小家伙已经从车上跳了下来，张开他两只藕段一样粉嫩的小胳膊，向华山圣母跑了过去，跑到近前还用他奶声奶气的声音喊了一句：“姐姐……”

不过和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就在小任叁跑过去的同时，那位华山圣母的脸上却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她向后连退了几步。三四个小丫鬟跑过来挡住了发愣的小任叁。

这样的事情，小任叁也是第一次遇到。小家伙呆愣了一下，随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接着保持张开双臂的动作，转身一路哭着走回到归不归的身边。被老人家抱起来之后，他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哭得更加起劲了。

“九华不喜孩童，并非是慢待几位的意思。”这个时候，雷祖苦笑着出来解释道，“这事说来话长，就不耽误几位回去了。等日后有缘再见的时候，我再向几位解释。姨娘，请你施法请他们几位离开这里。”

雷祖说话的时候，老妇人的手里已经又出现了一张符咒。就在她向这些人走过来之时，归不归突然笑了一下，说道：“你们夫妻俩还是老样子，一点都不念以前的情分。不过老人家我还是有点小事情不明白，不问明白回去睡不着觉。”

说到这里，归不归顿了一下之后，继续笑嘻嘻地说道：“当初老人家我过来贺寿的时候，可是带着徐福老家伙的贺礼的。我老人家没有猜错的话，贺礼应该就是长生不老之药。弟妹你和我这雷祖兄弟虽然都不大适合服用老人家我服用的药丸，不过徐福老家伙既然给了，那一定就不是给你们磨牙的。这样的仙经你们都敢去试，徐福老家伙给的丹药你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听到归不归提起那颗药丸，雷祖和华山圣母两个人的眉头便同时皱了起来。他们俩对了一下眼神之后，雷祖开口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是真不知道吗？那颗药丸根本就是假的。我和九华亲眼看到的，那只是很平常的还魂丹。只要是你们方士，随便拉出一个都会炼制。当初我还以为是被你掉了包，被你私吞了。”

“假的？还魂丹……”归不归听到之后，脸上的表情便变得怪异起来。当初就是他亲自将那长生不老丹药送过来的，他还私自打开看过，确实就是长生不老丹药。因为华山圣母的身体不耐药性，徐福还改了其中几味天材地宝。这样的药丸归不归也只见过一次，回到宗门之后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如果不是这对夫妻俩骗自己，那就是丹药在这几百年里，被人掉了包。

归不归此时虽然还是一脸的谈笑风生，不过雷祖还是从他的话里听出古怪来。当下，雷祖深吸了口气，将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老家伙，送来之前你是查看过的，里面就是你们方士一门的长生不老药……对不对……”

这时，华山圣母也变得紧张起来，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情，她迟疑了一下之后，说道：“归……兄长，你既是雷郎的兄长，那便是我九华的兄长。你的意思是——徐福大方士为九华特制了……长生不老丹药？”

华山圣母说话时，雷祖已经走到一张长条案边，用纸笔不停地写着一个又一个人名。这都是这么多年以来，来到这里的人，落笔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广孝两个字……

第十七章



从上次归不归来给华山圣母祝寿，把雷祖舍在这里，到发现寿礼只是普通的还魂丹，中间隔了一百年。好在华山圣母并不好客，加上被归不归毁了名声，那次之后便再没有摆过寿宴。除非是什么要紧的人，否则一般都是婉拒的。

这一百年间，能进到这里的人也不过只有二十几人而已。雷祖将名单递给归不归，请他辨别一下。老家伙看了之后，将其中一大半的人名画掉。这些人差不多都已经死了，而且也没有本事办这件大事。名单上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也只有七八个，这七八个人说来都不是外人。除了两三个人名吴勉没有听说过之外，其余的也都打过交道……

广字辈的四个人全部到齐，还有一位不久之前刚刚见过的大术士席应真曾经的弟子百里熙。

广仁四个人都是奉了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前来向华山圣母转交信笺，或者过来交换天材地宝。不过徐福给华山圣母的书信里，没有提到一丝半点长生不老药的消息，要不然的话，圣母和雷祖早就发现端倪了。

而百里熙是特地被请过来，替圣母炼制法器的。他和那广字辈的四个方士曾经都进出过华山圣母存放珍宝的库房，虽然当时都有圣母或雷祖陪同，不过这些都是术法通玄的大修士，只要眨眼的工夫便可以将里面所有的珍宝都换个位置。

虽然圣母的术法要强过名单上的人，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谁知道她哪一刻没注意，东西就被谁掉了包。圣母和雷祖夫妻俩一想到这长生不老药便宜了别人，内心就吐血不止。

现在名单上的人都已经长生不老了，再要一颗药丸也是为弟子们准备的。

不过为了弟子长生不老就得罪这位号称女徐福的华山圣母，这胆子未免也有点太大了。

最后锁定了这五个人之后，雷祖马上便吩咐下人准备，他要去找这几个人理论。不管用什么办法，他也要把那颗长生不老药找回来。这个时候，最应该着急的圣母却在一边劝着自己的夫君：“已经过了几百年了，不知道有那药时不也过来了吗？你别急……”

这时，归不归突然将名单递给了雷祖，嘿嘿一笑之后，开口说道：“先等一下，老人家我再说个可能。这个名单记录的是从寿宴结束，到你们发现丹药只是一般的还魂丹之间来过的人名。不过如果是祝寿当天有人把这丹药调包了呢？我老人家说的不是没有可能吧？当天弟妹你的注意力都在我这兄弟身上，那个时候别说是偷药丸了，就连偷人你都发现不了……”

被归不归这么一提醒，雷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也觉得老家伙说得有道理。不过寿宴当天各大修道门派几乎都派了人来，足足有几百号人，将这暗藏在华山当中的宫殿都住满了。现在别说怀疑谁了，就连当天都有谁来过都记不得了。

好在那次是圣母最后一次寿宴，当天收到的礼单还没有丢弃。那位姨娘带人从库房里拿出几十卷竹简，上面记录着寿宴当天都有谁来过，送的什么寿礼。

当下，那位姨娘拿起一卷竹简，将恭送寿礼的人名一一念了出来，旁边一个小丫鬟则用笔将人名写在纸上。等到姨娘念完贺寿之人的名字之后，小丫鬟已经写满整整三张纸。她数完人名，说一共有二百二十七个人在当天给圣母贺过寿。

听到有二百多个人之后，雷祖便叹了口气，直接坐在了地板上。如果偷换丹药的人就在这里面，那还怎么查？这里面九成人已经去轮回了……

就在圣母继续安慰雷祖的时候，归不归慢悠悠地走到了姨娘面前，将她刚刚整理好的名单要了过来，随后笑眯眯地盯着这二百多的人名。看完了名单之后，老家伙又看了看记录在竹简上面的礼单和在库房当中的摆放位置。

一切都弄清楚之后，老家伙突然回头看了已经失去信心的雷祖一眼，说道：“老人家我打听一个人，还记得张松吗？就是那个自称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后来被席应真爸爸抓住，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在床上躺了半年的张松。”

“张松？”雷祖依稀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只不过隔得太久，实在记不起来了。经归不归这么一提醒，他才想起这张松自称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经常在外面骗吃骗喝。但归不归提起这个人做什么呢？

就在雷祖疑惑的时候，老家伙将竹筒递给了他，说道：“这个张松是在老人家我脚后过来的，所送的寿礼不偏不倚就放在我送的丹药旁。张松可是连席应真爸爸都敢糊弄的人，看着老人家我送了一丸丹药，就以为是什么宝贝。他还是有可能趁没人注意时，将里面的丹药换了……”

“你们二位说的是张松吗？这个人我知道一点。”没等归不归说完，坐在马车上的左慈突然站了起来，随后向归不归和雷祖的方向说道，“如果真是那位术士张松的话，那么不用找了，他二百多年前便已经转世了。死时大家还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大术士的弟子，最后看在席应真的面子上，还是将他风光大葬了。”

说到这里，左慈突然想到了什么，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还有件蹊跷的事情，张松转世之前，逢人就说他要变成广仁大方士那样长生不死的人。不过这话说出去没多久，他转世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大家只当他死前在胡说八道。”

“老家伙，你怀疑这丹药落在张松手里了？”这个时候，雷祖也明白了过来，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早死多年了，想找也没办法去找了。”

“没有办法去找？未必……”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对雷祖说道，“如果你是这个张松，死前……弟妹，老人家我就是那么一说！不是指着你们家雷祖说的。我！老人家我总行了吧？你们猜猜我老人家死前会把宝贝藏在哪儿？坟墓里陪葬嘛……”归不归刚刚失口用雷祖打比方，圣母的眼睛便瞪了起来，吓得他赶紧改口用自己来打比方。

这个时候，站在马车上的吴勉突然睁开了眼睛，转头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为什么你宁可怀疑一个张松，也不去想这丹药是被广仁他们或百里熙拿走的？”

“他们几个人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就算是广孝，碍于身份也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张松的底细你不知道，他偷鸡摸狗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既然你说那丹药在张松的坟墓里，那倒简单了，去看一眼便什么都明白

了。”不管怎样，起码有了一个方向，当下雷祖便去向自己的老婆告假。本来偷坟掘墓是一件挺忌讳的事情，现在有机会能让圣母长生不老，雷祖什么也顾不得了。

第十八章



吴勉都没听说过张松，可见这个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张松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第二个归不归。张松年少时曾到过方士一门，想要拜在徐福门下修炼方术。不过那位大方士见了张松一面之后，便摇头婉拒。当时广仁也见过这个人，还对他的天赋赞不绝口。事后广仁询问自己师尊，徐福是这么回答的：“方士一门有了一个归不归还不够吗？这样的人一个足够了，再来一个不怕把天捅破吗？”

满怀希望来到方士一门，最后却失望而归。要是别人或许直接回家种地去了，不过张松却好像没事人一样，在各国转了一圈，最后拜在了齐国一个小小的修道门派——顺海阁门下。

这个小门派加上门派之长也只有十一个人。听名字，便知道这个门派是靠海吃饭的——靠着初一、十五为出海打鱼的渔民们施法祈福过活的。不过顺海阁的修士术法也实在太差，经常是刚刚祈福施法之后，就有打鱼的船只遇到大风浪最后船毁人亡的。于是便时不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初一、十五顺海阁的修士施完法，初二、十六便有渔船遇到风浪的，初三、十七便有死难渔夫的家属抄家伙过来暴揍这些修士的。

直到张松进入顺海阁，这样的情形才有了改变。他是最早提出“心不诚便万法皆无”这个说法的修士，如果有哪艘渔船出海遇难，他能找出一百条和他顺海阁无关的理由：心不诚了吧？祭神的时候想女人了吧？开船前三天和女人睡觉了吧？晚上睡觉做春梦了吧……

除了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之外，张松还有别的说辞。顺海阁的修士代表着海神，揍这里的修士和揍海神是一个罪过。上次那个扇了我们门派之长一个嘴巴的

赵老五是不是遇到海难喂了鱼？就是因为他那一巴掌等同扇在海神的脸上。

将周围十几个渔村都震住之后，张松说服自己的师尊，派出修士跟随渔船一起出海，亲自在海上为这些渔船祈福。当然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白做，每艘船安全返回之后，卖出去的银钱都要分给顺海阁三成。

说来也怪，只要带着顺海阁的修士出海，几乎都没有遇到什么大风浪，而且下网都能网到大鱼群。这样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海岸线的渔民几乎都知道了。

当下，为了请顺海阁的修士坐自己的渔船，这些渔民相互竞价，更有甚者开出了八成的天价——辛辛苦苦出海打鱼，回来却要将卖鱼的八成银钱送到顺海阁。

没过两年，小小的顺海阁在张松的把持之下，香火超过之前百倍不止。张松又说服门派之长将宗门的名称改成了山海阁——意思是陆地上有钱不去赚吗？看到张松的才能强过自己十倍不止，山海阁的门派之长想让位给张松，只不过张松死活不要。后来山海阁换了几个门派之长，张松一直都是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

山海阁有钱之后，张松便开始拉拢当时包括方士一门在内的大门派。他在当中左右逢源，又花了大价钱买了不少术法典籍，最后竟然靠他一己之力将山海阁推到了只比方士一门差一点的位置。

当时除了大术士席应真之外，就连方士一门也多少给山海阁一点面子。只不过就在山海阁如日中天的时候，张松突然和山海阁的门派之长闹翻了，愤然退出宗门，回到老家务农，没过多久便以大术士席应真的弟子自居。

没有了张松的山海阁没坚持几年便土崩瓦解，现在的修道之士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山海阁。

现在根据归不归的猜想，那颗丹药极有可能就埋在张松的坟墓里，看来要得到那颗丹药，少不得就要去惊扰埋在土里的张松了。

归不归要去，百无求和小任叁总是免不了的。而听说有长生不老的机会，左慈说什么也要跟上去。不过没想到的是那位华山圣母不会跟着过去。后来还是雷祖说出了原委：华山圣母体内已是油尽灯枯，现在就仗着她这道场——华山一脉的灵气支撑，否则随时都可能命终轮回。

而吴勉没的去，也没说不去，只是坐在马车上用他那特有的目光看着这几个人。归不归带着小任叁和百无求一起陪着笑脸求他一起去的时候，想不到白发男人竟然少有的好说话。他慢悠悠地说道：“我也想看看你们是怎么丢人的……”

华山圣母这一派有自己不传的秘法，他们几个人坐上了马车之后，雷祖取过一张特制的遁符，施法催动遁符之后，几个人眼前一花，竟然到了另外一处所在。

马车停在一座山庄前，没等归不归下车，雷祖先行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向几个被凭空出现的马车吓坏了的村民打听所到之地，打听出来这就是张松家乡的故地。这时，几个人才发现这里竟然就在邳城十里之外。

雷祖向村民推说自己是山海阁的门徒，前来祭拜前辈故人张松。不过这里的村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见这些都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当下战战兢兢地将这些人带进了山庄，找到了山庄之主——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

听说这些人都是从天而降的神仙，老庄主也不敢怠慢，当下陪着小心听到这些人要找一个叫作张松的人。怕老庄主将他和其他同名之人混淆，雷祖还故意加上了张松的事迹：“就是那个差点做了山海阁宗主的张松。”

老庄主想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说道：“几位尊神，您所说的张松真是我们山庄出去的人吗？老头子我从小长在这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一个大人物。要不这样，几位尊神稍等，老头子我让他们将族谱带过来，请尊神查看。”

半晌之后，大捆大捆的竹简被人抬了进来。虽然当中还有一些纸质的族谱，不过那些都是近年的，也不用去看了。好在张松发迹的时间，归不归和雷祖还隐约记得，按着那个年份找到了对应时间的族谱。

不过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张松的名字。最后还是归不归翻出一卷竹简，发现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人用刻刀抹去，于是归不归拿着这卷竹简对老庄主说道：“小家伙，这个名字被抹去是什么意思？”

看到归不归拿的竹简，老庄主叹了口气，说道：“尊神，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说的张松我不知道。不过他是我们这里的罪人，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就是他害了我们整个庄子，他不知道招惹了什么鬼怪，被人害死了不说，还连累我

们的祖坟一夜之间被人挖开，害得祖先的尸骨见了三光。后来先辈庄主便将他从族谱中除了名。”

雷祖深吸了口气，随后说道：“你们的祖坟被挖开，那么他的坟墓也被挖了吗？”

老庄主叹了口气，说道：“这个我记得，这个人压根就没进祖坟。他是暴病而亡的，怕他死后闹瘟疫，直接扔在乱葬岗喂了野狗。”

第十九章



如果被扔在乱葬岗的人真是张松的话，那么再想找到那颗长生不老的药丸，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当下，雷祖的脸色沉了下来，他还想从这族谱中查找有没有其他也叫张松的人。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老庄主不敢怠慢这几位“尊神”，让人收拾好几间干净的屋子，请他们去那里休息。在雷祖的要求下，这些竹简也一并带了过去。

整整一个晚上，雷祖都在查找张松这个人。看到后半夜时，归不归和左慈两个人已经放弃了，只剩下那位雷祖一个人反反复复地在族谱当中查看。直到天亮小任叁和百无求从睡梦中醒过来，雷祖还在不停地翻找竹简。

看到雷祖眼睛快要冒火的样子，便知道没有任何收获，看来张松八成就是扔在乱葬岗的倒霉鬼了。就在小任叁看着雷祖可怜，打算说两句话安慰安慰他时，突然听到门外老庄主和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这位老爷，算着日子您也该到了。不过今年早了几天啊，老头子我算着日子，差不多还有七天您才会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准备，这可怎么好？”

“是我来早了，与你们无关。今天不用你们准备，我带了酒菜的。这次回来，下次便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来了……”这人的声音听着太过耳熟，竟然像是刚刚在邳城见过的问天楼楼主的声音。这个声音响起的同时，本来还装睡的归不归突然睁开了眼睛。

“老人家我就听着这声音耳熟，原来还真是楼主您老人家到了。”归不归打开了窗户，嘿嘿一笑之后，倚在窗台上看着有些愕然的姬牢说道，“不知道的还以为楼主你是亲自来迎接老人家我的，怎么，在袁绍的座下待够了？打算

自立为王，在这乱世当中分一杯羹了？”

“归先生你说笑了，我早已没有那个心思了。”说话间，姬牢已经压下了心头的惊愕，继续说道，“七天之后是我弟子的祭日，这么多年只要有时间，我都要来拜祭一下这名弟子的。近日袁绍的大军开始集结，恐怕不日袁将军就要带着大军开拔，我这才提前了几日来拜祭一下这位弟子……”

“这位方士老爷这几十年里时不时过来，老头子我可以作证。”这时，老庄主陪着笑脸对趴在窗台上的几个人继续说道，“方士老爷是带着仙法的，老头子我小的时候，这位方士老爷就是现在这个模样。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他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每年他都是在这庄子里定点酒菜，然后拿到庄后的山上去祭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看见了这一年一见的楼主，老庄主显得有些兴奋，唠唠叨叨个不停。

“有几十年了……”归不归眯缝着眼睛看了一眼站在窗外的楼主，笑了笑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猜猜，楼主你的弟子是不是姓张名松？也就是当年山海阁那位有名的张松。”

“我那弟子正是山海阁的张松，也是姬牢最为倚重的人。”姬牢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这世上除了另外一个我之外，只有几位知道张松的底细了。到现在死的死了，我和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也不用瞒了。当初张松就是被我送到方士一门的，本来想着凭他的资质，徐福一定会收他为徒的，说不定以后大方师的位子还能落到他身上。可惜徐福的眼睛太毒，竟然没收留张松。后来我都放弃了，他自己竟然去了顺海阁，闯出了这样一个天地。张松后来的成就，连我都没有想到……”

这时，本来已经看不到希望的雷祖听到这个，瞬间化作一道雷光出现在屋外楼主的面前。他们两个人之前并没有什么交集，现在这样的情形，雷祖也顾不上客气了，直接伸手抓住了姬牢的胳膊，说道：“既然是来拜祭张松的，那么他一定已经葬在坟墓当中了，是不是？”

“他又不是孤魂野鬼，自然要葬在坟墓当中。”楼主看到一个俊美的中年男人突然冲到面前，惊诧过后，才认出这人是谁。虽然他们俩没有见过面，不过能有如此俊美的相貌，楼主大概也能猜到是谁：“阁下是华山圣父——雷祖？”

放在往常，听到华山圣父四个字已经够雷祖和人拼命的了。不过现在的雷祖

完全没有心思管这个归不归给他起的外号了，只知道张松有了葬身之所，长生不老就有了希望，当下他颤抖着声音说道：“是……是张松吗？不是衣冠冢？”

“是我那弟子的肉身墓，是他在山海阁中的同门旧人建造的。张松感觉到大限将至前，先是给我修书一封，随后自己进了墓道。”楼主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可惜当时的我野心勃勃，无暇其他，看到书信之后也没来送他最后一程。现在后悔……却已经太晚了。”

说到这里，楼主眼圈一红，吸了口气才没有流出眼泪。这样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竟然为了一个弟子而差点流泪，可见那个叫张松的在他心里是什么分量。

这时，楼主看了一眼雷祖，有些不解地说道：“看样子雷先生也是奔着张松来的，不知道你们当中又有什么渊源？”

“你那弟子和老人家我这兄弟几百年前是朋友，刚刚听说张松已经不在，这就哭着喊着非要来看看……”没等雷祖说话，归不归已经抢先说道，“这不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墓地吗？你看给他急得。如果你再不出现，他还不知道要急成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雷祖也反应过来，压制着激动的心情对楼主说道：“是，张松于我有再造之恩。雷祖无以为报，只能过来拜祭一下，以表思念故友的心情。”

这时，归不归、吴勉众人已经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老家伙嘿嘿一笑，对楼主说道：“既然赶上了那就一起吧，楼主，请你带路吧。”

此时姬牢也没有多想，便捧着酒食向山庄后的山林当中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道：“归先生，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张松这孩子的身体受不住长生不老药的药力，我都想给他一颗药丸，变成你我这样的体质。有他帮我，今日或许是另外一番景象。”

听了楼主的话，归不归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嘿嘿一笑之后，说道：“楼主，你的弟子好像极少有进问天楼成为主事之人的。别的弟子没有这个福分，张松不会是特例吧？”

“就知道归先生你要问这个，不过这次你猜错了。”楼主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傲然，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我和另外一个姬牢的弟子都不进问天楼，不过张松是个例外。张松是那时问天楼二楼的主事之人，本来我打算让

他坐镇一楼的。不过这孩子不愿出头，最后勉强做了二楼的主事人。我这几个弟子当中，张松是唯一一个进过问天楼的人。”

众人一边说话一边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回头看不到山庄的地方，楼主突然停下了脚步，指着一片荒地說道：“看到了吗？张松那个娃娃就埋在这下面。”

楼主的话刚刚说完，一只小黑猫从百无求的衣服前襟里伸出了头，满脸惊恐地盯着姬牢手指的位置，低吼了一声：“孽……”

第二十章



叫了一声之后，小黑猫马上从百无求的身上跳了下来，用它黑珍珠一样的牙齿咬着百无求的裤脚，拉着他向后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孽……”

“你这是怎么了？”百无求皱着眉头将小黑猫再次抱了起来，看了一眼那片据说是张松葬身之处的荒地之后，转头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这看着可不对劲。我们家黑猫什么时候这样过？它是被下面的东西吓着了。你们实话实说，这下面埋着什么？”

归不归冲正盯着小黑猫的楼主嘿嘿一笑，说道：“楼主，听到了吗？老人家我这傻儿子问你话呢。”

“原来孽是这个样子的……”姬牢没有直接回答归不归父子的话，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百无求抱在怀里的黑猫。苦笑了一声之后，他才反应过来，说道：“下面埋着我的弟子张松，不过这孩子和归先生你有几分相像。他也是能想到百步之外的人，这是怕有人动他的阴宅，故而在下面做了一点手脚，不妨事的，只要我们去惊扰他……”

“什么叫和老人家我有几分相像？”没等楼主说完，归不归已经嘿嘿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随后老家伙看了一眼有些兴奋的雷祖一眼，继续说道：“刚才我老人家可能有些话没有说明白，楼主，你这位弟子生前从老人家我这兄弟家里偷了件东西，算着应该就在这下面。活着时做的坏事，不能死了就算完吧？”

“你们想要掘张松的墓？”这个时候，姬牢才明白他们几个人要做什么。当下这位昔日的问天楼楼主脸色一沉，对归不归这些人继续说道：“张松已经死了几百年了，还要去惊扰他吗？张松生前既是我的弟子，那么他拿了雷祖什么珍宝，由我来偿还就好，不用再为难一个死人。”

“长生不老药——徐福亲自为华山圣母炼制的长生不老药，你能拿出来，我便不去惊扰这个死人。”这个时候，雷祖慢慢地转过头来，盯着楼主继续说道，“那是徐福大方师根据华山圣母的体质，特制的丹药。只要你能拿出一模一样的，让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拿来……”说话的时候，雷祖已经朝有些尴尬的姬牢伸出了手。

看着楼主沉默不语，雷祖冷笑了一声，随后晴空当中突然响起一阵雷声。随后一道旱天雷劈在了这片荒地上，将地面劈出一个碗口大的窟窿。楼主见状急忙过去阻止，不过还没等他走过去，天空中连续不断地有雷电打在他和雷祖中间的地面上。楼主几次想硬冲过去，都被雷电打得退回来，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如果不是他有长生不老的体质，一下便被劈得去轮回了。

这个时候，天空中的雷电不停地打在荒地上，片刻之后，将地面打出一个足有丈宽的窟窿。众人紧紧盯着这个还在逐渐扩大的窟窿，只有那只黑猫在瑟瑟发抖。如果不是百无求还在这里，它恐怕早就逃了。

看到窟窿里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雷祖撤销了空中的雷电。他将右手张开放在嘴边，随后对着手心慢慢吹了口气。雷祖的嘴里竟然吹出了耀眼的电弧，电弧在他手心凝固，变成了一个小耗子的样子。接着，雷祖将小耗子放到了地上，说道：“去吧……”随着这两字的出口，这只电弧凝结出来的小耗子竟然顺着被雷电打出来的窟窿爬了下去。

小耗子下去之后，窟窿里便时不时响起一阵电弧发出的“刺啦……”声，听这声音时长时短，似乎小耗子在和谁说话一样。雷祖站在窟窿边缘，一动不动地盯着黑漆漆的窟窿。半晌之后，那阵电弧的声音慢慢消失，也不知是电弧耗光了，还是那只小耗子在下面遇到了什么。

这时，归不归冲雷祖说道：“怎么样？下面……”老家伙的话还没说完，就见雷祖突然变成一道电光，飞进了窟窿里。归不归见状急忙跑到洞口，朝下面大声喊道：“说句话再下去啊！雷祖！下面怎么样？要老人家我帮你吗？”

这时的雷祖似乎什么都没听到，半晌没有回话。归不归最后恨声说道：“这都多少年了？还是这个脾气。当年看见人家华山圣母长得漂亮，就不管宗门还有师尊、同门了。现在看见丹药就在下面，就不管你哥哥这些人了。和雷电一个脾气，急……”

这时，楼主见事已至此，只能站在洞口，朝下面大声喊道：“雷祖！你要的东西拿走就是，千万不要惊扰死人……”

归不归的话雷祖都没有搭理，更别说这个他第一次见的姬牢了。不管楼主怎么喊叫，窟窿里都没有一点回应。无奈之下，楼主只能坐在附近，唉声叹气地盯着窟窿，指望那位华山圣父拿到东西之后早点出来，不要去惊扰他那个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弟子。

这时，吴勉靠在一块巨石上，好像看戏一样盯着这几个人。看到归不归和楼主都在苦等雷祖，白发男人慢悠悠地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什么时候改了脾气？这样的便宜都不占，怎么大彻大悟了？”

“那是你们不知道雷祖的脾气，他那小心眼，你去帮他吧，他还以为你是去占他便宜的。”归不归难得苦笑了一声之后，又继续说道，“看吧，如果老人家我现在下去，一旦没有找到那颗长生不老的丹药，雷祖他一准以为是被我老人家藏起来了。到时候老人家我就算在他面前脱光了都说不清楚，最后那华山圣母真去轮回了，这笔账一准记在我老人家的身……”

归不归的这句话还没说完，众人的脚下突然开始猛烈地震动起来。随后伴随着一阵轰鸣之声，一道雷电从窟窿里打了出来，直冲云霄，最后在天空中炸开。剧烈的爆炸声再次震得众人脚下的地面颤抖个不停。

“坏了……老人家我就知道这小子八成要着道……该……”归不归说了一句之后，回头看了众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吴勉身上，赔着笑脸继续说道，“闲着也是闲着，要不你跟老人家我下去看看？雷祖和他媳妇不懂事，你看在我老人家的面子……”

“当时没动手，已经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了。”吴勉翻了翻白眼之后，继续似笑非笑地说道，“现在你的面子用光了，攒两年再说吧……”

白发男人的死穴是人参娃娃小任叁，不过对这个小家伙来说，雷祖等同于他的情敌，要不是这个半大老头，漂亮姐姐怎么会那么讨厌我们人参？加上吴勉已经提前对他使了眼色，故而不论归不归怎么用传音之法，小家伙都好像没听到一样。他蹦蹦跳跳地到了百无求的身边，嘻嘻哈哈地逗着二愣子怀里还在瑟瑟发抖的黑猫。

“老家伙，老子陪你下去，大不了同归于尽嘛。”这时，唯一和归不归一

条心的百无求主动走了过来，对老家伙继续说道，“咱们先说好了，一会死在下面，你可不能甩开老子，自己偷偷摸摸投胎去……”

“还是老人家我自己下去吧，你跟着……我老人家怕死在你的手上。”说完之后，归不归已经纵身跳了下去。

看着老家伙跳下去之后，楼主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这时，吴勉慢悠悠地走到楼主身边，探头朝窟窿里看了一眼，对楼主说道：“还是不打算说吗？你这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十一章



雷祖和归不归先后下去，姬牢还是有些措手不及。他呆愣地看着窟窿里面，沉默了半晌之后，才叹了口气对吴勉说道：“归不归我不敢说，不过雷祖八成是落入张松的机关当中了。或许……我那弟子还活着……”

说到最后，姬牢的语调已经不由自主地低了下来，仿佛他自己都不相信刚刚说出来的话。抬头看了一眼吴勉之后，楼主苦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张松那孩子，就是我也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天底下我看不透的人就那么几个。你算一个，归不归也在当中，其中还有张松。”

说到这里，姬牢顿了一下，没听到窟窿里传出归不归的声音，这才继续说道：“当初我打算让张松以他在山海阁的人脉，串联各个修仙门派一起对抗方士一门的。他嘴上答应得好，却马上退出山海阁。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姬牢大怒，准备找他算账，这时他突然搬出席应真，对外宣称已经做了那位大术士的弟子。虽然后来席应真动手打了他一巴掌，可从头至尾都没有否认过张松不是他的弟子。

“归不归可算是古往今来少有心智通天的人，不过比起张松来，心智未必会更高。加上有了席应真做靠山，我也不打算再招惹这个弟子了。没曾想他突然来了一封书信，告诉我他就要轮回了。当时我还以为这又是他的什么计策，没曾想他当初留在我那里的本命符纸突然自燃，当时我相信张松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不过这孩子的心智近妖，到底是死了还是遁世了，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如果张松还活着的话，雷祖和归不归二人多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怎么样！老人家我就说这骗子张松生死未知吧。楼主，别那么看老人家

我……”这个时候，归不归突然又从窟窿里面飞了出来。老家伙施展腾空之法，悬在半空中，冲目瞪口呆的姬牢说道：“我老人家在这里的话，你八成也不会说出这话。怎么说师徒之间相互算计，也不好听……”

说到这里，归不归笑嘻嘻地看着已经反应过来的姬牢。这位楼主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说的也是，你在场的话，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番话了。张松没有在下面的话，你们自己下去就好。既然他现在生死未知，那就是说，我也要跟着一起下去了，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就是楼主，一句话就把我要说的先说出来了。”归不归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张松死了的话，我们要对付的不过就是机关阵法。他如果活着，那就不一样了，当初老人家我就觉得他深藏不露，现在看来还是太小看他了……”

“等一下！老家伙你们刚才在做戏是吧？小爷叔知道，任老三也知道……合着你们就瞒着老子一个是吧？”这时百无求也反应过来了，他瞪着眼睛看了看吴勉和小任叁，随后冲自己的“亲生父亲”继续吼道，“亏老子还整天想着和你同归于尽，你就是这么对待老子的吗？老家伙！老子不干了！你另外去找个儿子送终……”

百无求一句话还没说完，从窟窿里又射出一道雷电。幸亏归不归反应快，瞬间闪身躲过。要是再慢一拍的话，老家伙直接就被雷电打中变成熟的了。

这道雷电打出来的同时，众人的脚下又是一阵猛烈的震动。这抖动的幅度要比之前猛烈得多。就在众人等着地震过去的时候，百无求脚下突然一空，他所在的地面塌陷，二愣子猝不及防，朝塌陷的地穴栽了下去。

这个时候，归不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二愣子的头顶。他一把拉住了百无求的胳膊，眼看就要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地穴下面突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归不归的注意力都在百无求身上，没有丝毫防备，当下这父子俩瞬间便被吸到了地穴里。随后这股吸力瞬间消失，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看到归不归和百无求同时陷落地下，吴勉第一时间便到了地穴口。这时小任叁也准备一个猛子扎下去看看什么情况，却被白发男人拦住：“你跟着我一起下去。”

吴勉只说了这一句，小任叁便窜到白发男人的身边，跳到了他身上。随后，

吴勉抱着小任叁，没有丝毫犹豫，瞬间从归不归父子俩陷落的地方跳了下去。

这时，地面上只剩下左慈和楼主姬牢。楼主看了一眼左慈之后，探头朝地穴里面看了一眼。见地穴带着坡度，当下这个已经失去了术法的楼主坐在地穴口，小心翼翼地滑了下去。于是，地面上只剩下左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他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轻易犯险，只待在原地等下面传来消息。

这个时候，吴勉和小任叁已经到了地下。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之后，白发男人才将人参娃娃放了下来。只见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溶洞，到处都湿湿滑滑的，周围都是巨大的钟乳石笋。吴勉和小任叁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归不归和百无求的下落。

这时，这一人一妖的头顶传来一阵响动。随后就见那位楼主翻着跟头从头顶的坡道上滚了下来，“嘭”的一声摔在地上。缓了半天，姬牢才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

看到楼主也跟着下来，吴勉翻了翻白眼之后，开口说道：“你确定张松没死就会放过你吗？现在爬回去还来得及。”

“爬回去……”楼主看了一眼湿滑的坡道，苦笑着说道，“除非我还有术法，你也看到我的确摔不死，不过也绝不可能再爬上去。现在还是跟着你们安全一点。”

“那可不一定，也许死得更快……”吴勉不再理会楼主，一只手抓住小任叁，开始向纵深处走去。走了几步之后，这个白发男人头也不回地说道：“想一起走就跟着，或许一会我会把你当作盾牌用。反正你也死不了……”

本来姬牢已经紧跟上去了，听了白发男人的话后，他又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从吴勉刚才的话里，他可听不出有开玩笑的意思。

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前面隐隐约约有一阵流水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吴勉的眉头瞬间便皱了起来。他拉着小任叁停下了脚步，随后手心一吐，那柄非刀非剑的贪狼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白发男人将小任叁拉到身后，说道：“在这里等我……”随后他便一个人慢悠悠地向发出流水声音的位置走了过去。

吴勉离开之后，小任叁的心里没底，对身后的姬牢奶声奶气地说道：“楼主，要是一会你徒弟出来要吃人，你可要先顶一下。你们是师徒，他大概不好

意思吃你。等我们人参跑出去之后，去找广仁他们来救你。”

姬牢微微一笑，向小家伙的位置走了过去，边走边说道：“当初他是不吃人的，现在应该也不大吃……”

话还没说完，前面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人影，片刻后，人影越来越清晰，正是手握贪狼的吴勉。白发男人走近之后，说道：“前面没有什么，我们换个位置继续找……”

“不对，你可不是吴勉……”说话的时候，楼主已经回身向后跑去，嘴里同时对小任叁喊道，“快藏到地下……”

第二十二章



“不是吴勉？”小任叁愣了一下，并没有立即听姬牢的话。这位楼主和他们斗了几百年，现在怎么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就甩开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吴勉？不过小家伙还是留了个心眼。他保持和白发男人一样的速度向后退着，边退边说道：“找到老不死的他们哥俩了吗？不是我们人参说他，老不死的也没有个当哥哥的样。”

白发男人看了一眼越跑越远的姬牢之后，对小任叁说道：“里面只有一条内河，没找到他们哥俩……”

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见小任叁身子一沉，已经钻进了地下。小家伙沉入地下一瞬间，大骂了一句：“呸！他俩是你祖宗！”说完小任叁的身子已经消失在地下。

看到小任叁借着土遁之法逃走，白发男人愣了一下。随后他便反应过来是哪里出了问题：“老不死的两个人不是哥俩……大意了，楼主，你要去哪里？”

说话的时候，白发男人已经转身向姬牢的位置走了过去。不过就在他口称楼主的时候，姬牢心里一震：这人连归不归和百无求的关系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份？回想刚才下来之后，不管是吴勉还是小任叁都没有喊过楼主两个字，那么这个假吴勉又是怎么知道的？

当下，姬牢停下了脚步，转身看着慢悠悠向他走来的白发男人。刚才这个男人说话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吴勉的口音。姬牢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声音，不过隔得太久远了，实在想不起究竟在哪里听过。

看着姬牢狐疑的样子，白发男人怪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你真的把我忘了吗？当时是谁说的，让我成为问天楼九楼的主事之人？还没有把我想起

来吗？”

“你是……李平？”从这人的话里，姬牢才反应过来他是谁。不过这时姬牢脸上的惊讶之色更盛。他开始再次慢慢向后退去，边退边说道：“秦灭六国的时候你便已经失踪了，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你去问你的宝贝弟子张松！问问他都做了什么！”白发男人突然大吼起来。随着他的吼叫，他的相貌变成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模样，本来雪白的头发也变得乌黑。可能是常年不见阳光的缘故，他身上的皮肤异常惨白，就算是姬牢这样的人，看到了也浑身起鸡皮疙瘩。

姬牢满脸惊恐，李平又是一阵大笑，随后继续说道：“刚才看你下来的时候，就好像失去了术法。原来是真的……既然如此，你也留下来，给我做伴吧……”

“是张松设计把你留下来的，是吗？”这个时候，姬牢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不过那个时候你们俩的关系并不和睦，你是怎么被他算计的？一点提防之心都没有吗？”

“对啊，你一点提防之心都没有吗？”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刻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白头发的吴勉瞬间出现在李平的身后。背后突然出现一个人，李平的心里也是万分惊恐。他不敢回头，只是对身后的白发男人说道：“你不是已经陷进阵法当中了？怎么出来的？”

盯着这个人的后脑勺，吴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我就当你提防过了。”最后一个字出唇的时候，吴勉举起手里的贪狼朝李平的背后劈了下去。李平已经做出向前狂奔的动作，可惜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同时，已经被这一刀劈成了两半。

看着李平瞬间就变成了两半，姬牢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忍。叹了口气之后，姬牢对吴勉说道：“这个人是我问天楼当年九楼的主事之人，已经失踪几百年了，本来以为他已经死了，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他。张松……他到底都做了什么？”

吴勉只是扫了楼主一眼，根本没想搭理他，只是将贪狼收好，随后在地面跺了跺脚，说了一句：“出来吧。”

吴勉的话音刚落，便见五六丈远的位置突然出现了小任参的脑袋。小家伙的大半个身子还在地下，两只手撑在地面，对吴勉说道：“我们人参就知道困不住你，对了，在前面看见归不归他们老哥俩了吗？他俩不会……”

“老哥俩……”吴勉用他特有的眼神白了小任叁一眼，随后说道，“你说的是他们俩下辈子的事，老哥俩？你是替百无求说的？”

听了这话，小任叁敢确定这个是吴勉本人无疑，这才从地下钻了出来。一般人真学不来吴勉这刻薄的语气。小家伙蹦蹦跳跳地到了吴勉身边之后，说道：“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你遇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遇到。”吴勉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刚刚去过的位置，顿了一下之后，拉着小任叁向另外一个地方走了过去。虽然说什么都没有遇到，不过根据刚才李平的话，吴勉应该是被什么阵法困住了。只不过这个白头发的脸皮薄，不承认而已。

换了个方向之后，小任叁一边走一边喊道：“老不死的……大侄子……你们俩有事没事？没事的话就说一句……我们人参知道你俩九成没死……老不死的……我们人参的大侄子……你俩有事没事……”

任凭小任叁怎么喊，始终没有任何呼应。这里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走了半晌竟然都没有走到尽头。小任叁开始怀疑山庄下面都是空的，从这里能直通邳城。

这个时候，看到吴勉没有怎么为难自己，姬牢也凑了过来，对他说道：“按我对张松的了解，这里应该有个通道是往下走的。当初问天楼跟着李平一起失踪的人还有三个，就是四、六、七层楼的主事之人，当时我还以为是被徐福清剿了，现在看来左右逃不过都被张松囚禁在这里。”

“几百年前的事情，楼主你现在才看破……”说话的时候，吴勉终于回头看了姬牢一眼，随后用他那特有的嘲弄口气说道，“你猜猜看……我会信吗？几百年……百无求都反应过来了。”

“还是那句话，太小看张松那孩子了。”姬牢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张松每一步都算计得滴水不漏。如果不是今天你们执意要下来，我可能每年还会来祭拜他，却不知道张松可能就在脚下……”

“不用再说了，姬牢，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这时，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我宁可相信藏在里面故弄玄虚的是另外一个你。张松的心智不论如何惊人，也是你教出来的……”

“说得好！”没等吴勉说完，空气当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好像是从一个刚刚吃完猪油的胖子嘴里发出来的。随后，一阵笑声过后，这个声音继续

说道：“不是我说，我这位师尊老人家，你说你这么多年来给我上坟，真的是想我了吗？你来做什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看在以前管你叫过几年师尊的分上，你从哪来的就回哪去。要不然一会我捺不住火，再伤到你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声音的出现也出乎吴勉的意料，他朝空中说道：“你就是张松吗？刚才被你拘下来的人呢？被你吃了？”

第二十三章



“一个老一个柴，还有一个麻酥酥的扎嘴，看着就倒胃口，实在没什么好吃的。”这人哈哈大笑之后，又继续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在下面待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你们干吗破了我家？敢情以后刮风下雨淹的不是你们家。”

楼主竖起耳朵细听这个声音，直到这时他才敢肯定发出声音的是自己的弟子张松无疑。不过这声音是使用传音之法送过来的，无法得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当下，姬牢深吸了口气，朝空中说道：“张松，你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联络我？”

“你们一直往前走，找到我之后自然也就知道我是死是活了。”这人打了个哈哈之后，继续说道，“至于为什么不联络你，我的师尊，你还有脸问这个吗？当初如日中天的山海阁为什么舍了，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了你们哥俩和方士一门那点破事，就要赔上别人的前途、性命？凭什么？什么国运不国运，关你们什么事？谁当上皇帝，娘娘能给你睡几天？皇帝老子的皇位又不给我，我干吗要替你们操国运的心？”

张松的语气中对这位师尊也不如何尊敬。这一连串的话说完，姬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过这位楼主也没有辩驳的意思，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当初的荒唐事不提也罢，现在我也无心再理会这个，天下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张松，我心里已经放下了，你隐身在此，还是放不下心中的往事吗？”

“你管我放下还是不放不？姬牢，你教我的东西，我已经十倍百倍地还给你了。摸着你的良心对镜子说，没有张松，你的问天楼能撑到十楼吗？”张松的声音有些不耐烦，顿了一下后，他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看在以前我管你

叫过师尊的分上，你们回到上面，找几个泥瓦匠把你们捅破的窟窿补上，初一、十五给弄点整猪整羊意思意思，我自然就把那几个人送回去了。你以为成天看着归不归那个老家伙，我不烦他吗？”

看到张松没有把归不归爷俩和雷祖还回来的打算，吴勉也不再废话，带着小任叁一起继续向前走去。这一人一妖走了没几步，张松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喂！白头发的你什么意思？没听到我刚才的话吗？你们上去把窟窿补上，我自然就把那几个人送回去了。喂，说你呢，白头发的……”

“你说的，一直往前走就能见面……”吴勉走出十几丈之后，这才开口说道，“想起一会就能见到你，我就替贪狼开心……”

听到白发男人这带着冰碴儿的话，张松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后哈哈一笑，说道：“那就来吧，既然和广仁一样都是白头发长生不死的体质，那我就在前面等着你，看见你就等于看见广仁、广义他们几个了。”一句话说完，张松又是一阵大笑，片刻之后笑声戛然而止。除了姬牢跟在吴勉身后的脚步声之外，再听不到一点声音。

走了半晌之后，他们三个终于走到了尽头。在钟乳石的墙壁上，是一个八九尺大小的洞口。经过长年累月的水浸，这个洞口的表面也是滑溜溜的。看这洞口垂直的角度，应该是通往地下的，这也验证了刚刚姬牢的猜想，这下面还有几层。

之前小任叁土遁的时候，并没有钻得很深。现在小家伙自告奋勇，想要钻到地下查看，却被吴勉拦住。能将雷祖和归不归这样的人都拘来，这张松的实力非同小可，吴勉可不想这个小家伙再一去不还。

当下吴勉抱着小任叁顺着溶洞跳了下去。姬牢喊了几句，没有回复，无奈之下只能壮着胆子顺着溶洞滑了下去。好在下面是松软的沙坑，要不然直接摔下来，就算他是长生不老的体质，也要断几根骨头。

姬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他喊了几声吴勉和小任叁，却只听到自己的回音，再没有别的声音。他心下疑惑，自己和吴勉、小任叁相隔不久下来的，怎么可能连两个人的踪影都看不到了？

要命的是这里没有一点光亮，姬牢已经失去了术法，完全看不到周围是什么情况。现在他只能在黑暗当中摸索着前行，一边走一边呼喊吴勉和小任叁。

不过看来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已经铁了心要扔下他，不管他如何叫喊都得不到一点回应。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弟子，当下一声一声地呼喊着张松，叫哑了嗓子，一样没有一点回应。

也不知道姬牢在黑暗当中走了多久，就见远处突然隐隐约约出现了两个小小的亮点。姬牢揉了揉眼睛，确定不是幻觉之后，便快步向亮光的位置跑去。不管怎样，在这极度黑暗当中见到了光亮是一定要抓住的。

随着姬牢离那两个亮光越来越近，他开始发现一些不详的苗头。两个亮光消失了几次，虽然马上又重新出现，不过连续几次之后，姬牢已经停下了脚步。他盯着远处好像两个灯笼一样的亮光，仔细看了半晌之后，开始慢慢向身后退去。

这时，怪异的一幕出现了。远处的两个灯笼大小的光亮没有丝毫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看到两个光亮变大之后，姬牢不再犹豫，转身开始狂奔起来。这时他已经明白过来，那两个光亮哪里是什么出口，分明就是不知道什么妖兽的眼睛。

现在妖兽也发现了姬牢，本来还想等着这个人自己送上门的。不过看到他掉头往回跑的时候，妖兽也向他扑了过来。没有了术法的楼主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妖兽的对手，加上惊恐之下有些慌不择路，跑了没多久，便撞在一个石柱之类的东西上。

这一下撞得也是狠了点，姬牢竟然瞬间失去了意识。等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就见两个巨大的瞳仁已经到了身前，同时一股野兽的腥臊恶臭也跟着扑面而来。当下，姬牢自己都以为难逃一死，只不过这样被妖兽吞噬，实在有些难堪了。

当下，楼主被一张大嘴猛地吞了下去。随后他的身体被挤压到一个狭小、湿滑的空间当中，身体表面粘上一层湿湿滑滑的黏液。这黏液的腐蚀性极强，楼主已经感觉到自己脸上、手上的皮肤正被灼烧，他甚至已经摸到手背上露出来的骨头……

就在姬牢以为这次必死无疑的时候，一股凉气袭来。随后，将他包裹的狭小空间突然打开，他瞬间摔到了地面上。就在这时，一个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听说西方佛舍身饲虎，怎么，你也想成佛去喂蟒？还真是大彻大悟。”

说话的时候，一道火光亮了起来，借着火光，姬牢看见那个白发的男人站在自己面前，手里拎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

第二十四章



看到吴勉的时候，姬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姬牢粘满黏液的身体，白发男人皱了皱眉头，随后从自己的长袍上撕下两尺多长的布条，让小任叁将布条的一头系在楼主的左手手腕上，另外一头由小任叁拉着。人参娃娃拖着楼主，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这块小布条被吴勉做过手脚，姬牢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被他身上的黏液腐蚀干净，而这布条碰到黏液却什么变化都没有。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姬牢才看到刚才自己所在的位置，躺着一条已经被砍了脑袋的白色巨蟒。巨蟒的肚子已经被人用利器开出一个大口子，看这大小应该就是他被吴勉掏出来的位置。这条巨蟒看着眼熟，不过这时他身体极弱，死活想不起白色巨蟒是什么来历了。

随后姬牢迷迷糊糊地被拖着走了好长一段，慢慢听到了一阵流水的声音。又走了一段之后，借着小任叁打出的火球，楼主竟然看到了一条宽两三丈的地下河流。

吴勉和小任叁在地下河边停住，小任叁一脚将姬牢踹到河里，随后也跳进了河里，伸出他肉垫一样的小手将姬牢身上的黏液揉搓了下来。这黏液腐蚀性极强，不过对这个人参娃娃却没有一点伤害。直到彻底将姬牢洗干净之后，小家伙才又拉着布条将他拖到岸上。

“收拾干净了，看看，我们人参给自己洗澡都没这么上心过。”小家伙指着赤条条的楼主，邀功一样继续说道，“他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德，这辈子能让我们人参给他搓灰儿……”

“上辈子他救了玉皇大帝……”吴勉替小任叁总结了一句，随后他转过头来，将手里的两个人头丢在了姬牢的面前，说道，“这是我在上面那层带给你

的礼物，这礼物是不是看着眼熟？”

“这是问天楼六楼主事人周熊、七楼主事人郑王。”虽然已经有几百年不见，不过姬牢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初只当这两个人已经死了，想不到却被张松弄到了这里。

“刚才的巨蟒是大妖赤眉，如果你再晚一步下手的话，就算我是长生不老的身体，恐怕也被溶化了。”姬牢叹了口气之后，继续对吴勉说道，“周熊、郑王和刚才死在你手里的李平交好，当时他们几乎同时失踪，我还以为这三个人是叛出了问天楼，隔了这么多年也应该死了。想不到没死不说，还在这里给张松看守坟墓……”

说到这里，姬牢顿了一下，突然想到什么，当下脱口对吴勉说道：“刚才你说是在上一层……我们是从一个洞口下来的，却分成了两个落脚点，是这样的吧？”

“难得你这么快就明白过来了。”吴勉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们俩从洞口直接到了上面那一层，没有等到你下来，却等到他们俩冲出来了。既然他们俩那么想见你，我就带着他们俩下来。”

仗着长生不老的复原能力，这时姬牢已经能咬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他长出了口气之后，对吴勉说道：“小心张松吧，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透这个弟子了。他这样的本事还避什么世？如果他突然发难的话，问天楼几百年前便姓了张，而且广仁也好，火山也罢，早晚也会着了他的道。既然有这样的本事，为什么还要弄个活死人墓藏进去？张松……这还是我的弟子吗？”

“你想喊他师尊，也不是不行。”吴勉嘲讽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有什么要问的，一会你当面去问他……”这句话说完，白发男人已经带着人参娃娃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姬牢见状，只能忍着伤口的剧痛跟在后面。

走了几步之后，姬牢对前面的吴勉说道：“我还有件事想不明白，刚才如果我死在赤眉的肚子里，对你们也好，对广仁、火山也好，都是最好的结局了吧？死在蛇妖的肚子里，也不用脏了你的手……”

“要死你也不应该死在这里。”顿了一下之后，吴勉继续用他那特有的语气说道，“外面想你死的人一大堆，你死在这里，出去了谁还我清白？就算烦也会被那些人烦死。谁管你死在哪里，别牵连到我。”

“这句话说得好……”吴勉话音刚落，空气当中再次响起张松的声音，“不是我说，我这位老师尊死在这里，别说白头发你了，就算我，以后怎么安心待在这里？别人一打听，问天楼楼主死在他弟子我这里，以后麻烦事一大堆。不用两年，就会有人说我为了贪图什么问天楼的宝藏，把自己的师尊诓来弄死了。想到时候一拨一拨的人下来找‘宝藏’，我就头疼……”

听了张松的话之后，吴勉怪异地笑了一下，说道：“头疼……那么说来你还没死了？”

“那可不好说，你又没死过，怎么知道死后头不会疼呢？”张松哈哈一笑之后，对自己的师尊继续说道，“老师尊，咱们先把这话说明白。刚才你和白头发下来的洞穴出自百里熙的法器，那可不是我操控的。还有，只要不靠近赤眉百丈，这条大蛇便不会有什么异动。刚才可是你自己走过去的，算是你先招惹的赤眉，不算是我故意坑害你。你有命出去的话，可别瞎说在下面我把你怎么样了。”

“原来你还指望我可以有命出去。”姬牢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出来和我见上一面？”

“我说过了，你们一直往下走，早晚会见到我的。”张松哈哈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我提前说一句，一会见面的时候，你们可不要太吃惊。老师尊，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别让我等太久……”

“你说一直往下走，是吗？”吴勉嘲讽地笑了一声之后，将小任叁抱了起来。随后他施展腾空之法让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在半空中对已经明白过来，正不断后退的姬牢说道：“看来现在没有几个人想你去轮回的。”

最后一个字出唇的同时，吴勉的身子猛地向下一坠。“嘭”的一声巨响之后，白发男人已经将地面砸出一个数丈有余的窟窿，他本人已经带着小任叁消失在窟窿当中。

姬牢凑过来，借着小任叁刚刚留下的火球光亮向下看去，隐隐约约感觉到下面似乎没有什么危险。当下，姬牢只能咬牙跳了下去。落到地面后，他打了几个滚之后，才勉强站了起来。

楼主姬牢所在的位置似乎是条甬路，两边的墙壁上隐隐约约发出一点淡淡的荧光。借着这点光亮，姬牢看到吴勉和小任叁正在慢悠悠地向甬路的尽头走去。

当下，姬牢便不再犹豫，一瘸一拐地朝他俩的背影走去。不知吴勉是不是有意在等他，带着小任叁走得并不快。没多久楼主便追上了他俩。这二人一妖走了没多久，楼主突然想到了什么，朝空中喊道：“冯十一，你就在这里吧？出来……”

第二十五章



冯十一便是当初问天楼四楼的主事之人，和之前的三个人不同，这冯十一和张松交好，在问天楼里经常能见到这两个人在一起。甚至冯十一还加入过山海阁，替张松解决过不少麻烦。

后来二人因为张松出走山海阁而交恶，虽然还不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不过姬牢知道二人私底下已经争斗过多次了。但冯十一的失踪，楼主并没有往张松身上想。当时徐福已经注意到了问天楼，楼里的主事之人大半都死在徐福的手上，楼主还以为冯十一和那些主事之人一样，已经命丧在徐福手里了。现在看来，冯十一也和周熊、郑王等人一样，被张松用了什么手段，困在这里，替他看守这个地下坟墓。

姬牢不停地呼喊冯十一，终于等到了回应。空气当中传来了有人叹息的声音，随后这人苦笑着说道：“楼主，好久不见了……想不到这几百年不见，您竟然连术法都被封印了。回想往事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

话音未落，远处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正迎着吴勉、姬牢的方向走过来。人影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楼主都变成这样了，如果我还在外面又会怎样？或许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还是因祸得福了。”

随着这人越走越近，他的相貌也越来越清晰。这位当初的问天楼四楼主事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除了嘴巴下面的短髯还算醒目之外，从上到下都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属于那种扔到人堆里之后，马上就找不到的那一种人。

确定这人就是失踪了几百年的冯十一之后，楼主的脸上也满是感慨，他轻叹了口气，对越走越近的故人说道：“几百年前我和另外那位楼主还给你们做了衣冠冢，谁能想到你们一直都在这里遁世……”

“遁世……”没等姬牢说完，冯十一已经苦笑了一声，随后说道，“还是叫囚禁更准确一点，如果不是出不去，谁又能甘心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待这么久？你那位宝贝弟子当真了不起，能让我和其他的主事之人待在这里护陵。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们二位楼主都做不到吧？”

“护陵？”听了冯十一的话之后，吴勉的眉头便皱了起来，没等姬牢说话，白发男人已经抢先说道，“张松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在装神弄鬼？”

冯十一虽然不知道面前这个白发男人的来历，不过能带着已经没了术法的楼主走到这里，便绝对不是一般的修士。虽然吴勉的语调带刺，冯十一还是回答道：“虽然我在这里待了几百年，不过就连我也说不清楚，张松到底是死是活……”随后，冯十一说出自己是如何被张松囚禁在这里的。

当初他和张松交恶之后，两个人便没有什么交集。加上当时徐福正带着一大群方士、修士围剿问天楼，冯十一便躲避在山林中，想着避开了这阵风头之后，再出来寻找楼主等人。

没想到的是，没躲多久，冯十一便在山林中遇到了几十个方士、修士组成的队伍前来搜山。虽然这些人修为偏低，加在一起也不是冯十一的对手，不过听到他们说徐福加上广字辈的几个人随后就到，冯十一连动手除掉他们的勇气都没有了。

冯十一打算催动五行遁法逃离时，张松突然出现找到了他。虽然两个人早已交恶，不过这个时候他能过来帮忙，冯十一心里还是有些感激的。

根据张松所说，徐福就等着冯十一使用五行遁法逃走。那位大方师已经摆下一套阵法，可以摸清对方五行遁法的路线，然后跟踪这个路线，直至找到问天楼其他人的位置。保险起见，他们俩还是放弃遁法，步行逃离这里为好。

张松是有名的鬼主意多，他说的也在理，徐福那样的人能从遁法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也不是不可能。当下，冯十一听从了张松的主意，两个人连夜从山林当中逃了出来。他跟着张松到了这里落脚，一开始他还对张松有了些许改观。不过没多久他便发现不对劲了，自己竟然无法从这里走出去。而且活动范围越收越窄，开始还可以在地下几层的范围内活动自如，后来只能在这最底下的一层行走了。

冯十一无数次想要逃离这个区域，不过只要他出了这一层，身体便好像被

刚碎一样痛苦，而这个时候张松也不出现了。任凭冯十一如何叫骂，那个人就好像缩头乌龟一样，再也没有露过面。要不是练过辟谷，冯十一早就饿死在这里了。

又过了几年，冯十一发现头顶上的区域出现了几个熟悉的人的气息。一时间，他好像又看到了出去的希望。他用尽了办法联络这几个人，虽然知道了他们楼中主事人的身份，不过他们也都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还相互猜忌其中有人是张松假扮的，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听了冯十一的诉说之后，楼主也皱起了眉头。凭他几次将广仁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心智，都看不明白张松究竟想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吴勉开口说道：“你不能从这里出去，那么说张松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

“张松的藏身之所……这个我八成知道。”冯十一说完之后，转身指向甬路的尽头，说道，“一直往前走，从这里出去之后，就是张松存放他墓冢的地方了。我刚进来时，还是可以到处走的。张松带我到过那里几次，一切都是按着死后的坟墓置办的。如果有藏身的地方，那里最好。”

“墓冢……坟墓，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张松是死是活……真好……”吴勉用他特有的语气表达了一下现在的心情之后，不再理会冯十一和姬牢，带着小任叁继续向甬路的尽头走去。

冯十一这才向姬牢打听走在前面那白发男人的底细，楼主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这是可以与广仁大方师一较高下的人，没有赶上这人出世，或许是你们几个人的幸运。”

这条甬路的距离奇长，差不多走了一个时辰，才看到远处有两扇巨大的石门挡住了去路。这时，冯十一便开口说自己无法从石门离开。石门外面对他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张松，你在里面吗？”说话时，贪狼已经凭空出现在吴勉的手中，顿了一下之后，白发男人将手里的法器举了起来，眼看就要劈过去的时候，对面的两扇石门突然慢慢打开。

“这都说了几次了，我就在里面，进来就能看到了。”石门打开的同时，张松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这时，听到张松声音的冯十一脸色涨得通红，又开

始叫骂起来。

一直等到冯十一骂完，张松这才笑了一下，说道：“老冯，不是我说你，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进来陪我几百年吗？你不想谋夺楼主的位子，我干吗费这个心思。你以为你天天守在这里，我不烦你吗？这么多年了，你还真扛活……”

第二十六章



张松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冯十一的眼睛已经直了。他转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发出声音的位置，当下对着空气大声吼道：“张松！放我出去！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为什么我出不去了！张松你出来说清楚！”

“老冯，你以为你当初串联罗丘和孔四达几个人，想要把我那两位师尊从楼主的位子上拽下来，他们俩真的不知道吗？”空气当中，张松哈哈大笑了一阵之后，继续说道，“你想要借着徐福的手除掉我那两位师尊，他们又何尝不想用徐福来除掉你？如果不是待在这里陪我，你不是被徐福除掉，就是被我那两位师尊除掉，哪会像现在这样，养得白白嫩嫩的。”

“就算死在他们手里，也比在这里被憋死强。”冯十一大吼了一声之后，身体突然窜到了姬牢的身边，一只手扣住了楼主的咽喉，随后继续说道，“你不出来，他就死！左右不过是死在这里，那就找个人垫背！”

失去了术法的姬牢连躲避的动作都没有做出来，瞬间便被制住了。姬牢向吴勉使眼色，指望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将他救出来。不过吴勉好像没看到一样，一脸戏谑地看着事态发展。

这时，空气当中又传来了张松的一声叹息，还有说话声：“老冯，你说你这是何苦呢？用我这位师尊的性命来要挟我，我看见了不救又不合适。不是我说，下次不用这样，你直接动手就好，省得让我为难。”

听了张松的话，冯十一会错了意，当下继续说道：“想救他就放了我……”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身边的整面墙突然坍塌。他全部心思都放在张松身上，突然之下，条件反射地松开了手，随后瞬间退到了一边。

虽然冯十一闪身躲开，不过这面墙还是“轰隆”一声，将已经反应过来但

来不及逃走的姬牢压在了下面。冯十一再想把这个人质挖出来时，身边又有了新的变化。只见他身边的墙壁突然好像有了生命一样，像波浪一样对着他抽了过来。他接连躲过几次之后，使用术法想要轰碎这面“活了”的墙壁。不过他施展了五六种不同的术法，都好像泥牛入海一样，没起到任何作用。

就在冯十一继续变换术法时，墙壁突然像波浪一样甩到了他身上。本来谁都以为冯十一马上会使用术法脱身，没曾想这墙壁变得像烂泥一样，瞬间冯十一便陷在了里面。

就在冯十一不断挣扎，想要挣脱出来的时候，周围的墙壁不停地“叠加”进来，片刻之后便形成一个巨大的砖石堡垒。这时，还能看到里面的冯十一在不断地挣扎。不过没过多久，便再也看不到里面还有挣扎的动作。

“好手段，你是不是要说这也是百里熙送你的法器？”看到里面的冯十一不再挣扎之后，吴勉慢悠悠地向还被压在墙壁碎石底下的姬牢走了过去，继续说道，“还是说这里整个地下都是百里熙炼制的法器？”

“有机会走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空气当中继续传来张松那有些不着调的声音。还没等吴勉走到姬牢的身边，压在楼主身上的墙壁碎石也开始好像有了生命一样涌动起来，慢慢地从姬牢的身上离开，露出已经被砸晕了的楼主。

“我的老师尊，您老人家可是长生不老的体质，要是这样就被砸死，那可就太难看了。”张松的声音响过后，姬牢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随后他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苦笑着看了吴勉和小任叁一眼，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不过看到自己这副样子，还是闭上了嘴巴。

这个时候，吴勉也没有理会姬牢。他带着小任叁继续向石门走去，边走边说道：“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冯十一他们，你留这几个人在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留在这里陪我解闷呗。”张松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你以为留着他们四个人容易吗？虽然不用担心他们饿死，不过他们毕竟是肉身凡胎，早晚会死的。这些年我每过几十年就要给他们一些延命的丹药，就这样也续上了三五百年的命，但结果你也看到了，他们还不领情。不是我说，没有我，他们几个出去还不知道已经转世几次了……”

听到这里，吴勉带着小任叁已经走到了石门口。这时，张松顿了一下，随

后又继续说道：“不是我说，一会你们不管看见了什么，都别动。怎么说我也走了几百年，就不要惊扰了……”

这时，吴勉已经穿过石门，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石棺。与平常的棺槨不一样的是，这座石棺的棺盖放在一边。石棺周围满是金玉之类的珠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当中。正是归不归、百无求和雷祖三个，他们三个好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珠宝堆里。身体最重的百无求几乎都陷进了珠宝当中。

“这些金子、宝石什么的都是为盗墓贼准备的。”这时，空气中又响起了张松的声音。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这里虽然有阵法护着，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知道再过几千几万年，会不会有人破了阵法？毕竟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也不合适，别最后再把气都撒到我的身上。”

张松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已经扑到了归不归和百无求的身边。看到小家伙示意他们俩没什么大碍之后，吴勉这才走到石棺前，探头看了看里面的情况。

本以为石棺里还会有内棺，出乎吴勉意料的是，里面除了一个浑身上下赤条条的死尸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死尸是一个看着只有三十多岁的胖子，脸上笑咪咪的，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看他微笑的表情，似乎是正在做什么美梦一样。

石棺里虽然没有什么陪葬品，不过这胖子的尸首上却用几种文字写着“此人尸身用剧毒驱腐，妄动者中毒无救”的字样。

看着吴勉盯着尸首看，那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见笑了啊，这也是没有办法，谁知道有没有人对这几百几千年前的尸首感兴趣？写上几笔防着有胆子大的敢来搬动我的身体。虽然回不去了，不过毕竟也靠这副皮囊活了几百年。”

吴勉看着尸体，嘴里回答道：“没什么可笑的，原来你真的已经死了……”

“我没有你们那种长生不老的福气，早晚都是一死，也没什么可惜的。”张松收敛了几分嬉笑，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我临死之前，还替我那两位师尊带走了楼里的几个叛徒。怎么说以前也是在一起混饭的，又舍不得杀了，只好养在这里。本来以为有他们陪我解闷也就算好了，谁能想到你们来了，把冯十一那几条命葬送了。”

吴勉静静地看着石棺里的尸首，等到张松说完之后，他才开口说道：“那么你为什么不去轮回转世？”

第二十七章



一说到轮回转世，张松先是沉默了片刻，虽然很快便恢复了刚才的嬉皮笑脸，不过再说话时多少带着一点哀伤的味道：“轮回？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快忘了还有这码事。但我的魂魄好像被禁锢住了，只能在这里晃悠，不能去投胎。”

这两句话说完，张松便再次沉默起来。吴勉等了半晌也没有等到后面的话，当下，白发男人从地上捡起一根金钗，伸进石棺里面扎了扎那胖尸首的嘴。

“你这是做什么！”空气当中传来张松带着些许怒气的声音。看来他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肉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虽然回不去了，不过毕竟和魂魄共存了几百年，有感情了。

“原来扎嘴巴，你还是知道疼的。”吴勉翻了翻白眼之后，将手里的金钗丢掉，随后继续说道，“说话就要说完，说一半留一半的，有那个老家伙一个人就够了，你要学他吗？”

“哈哈哈哈哈，归不归那个老家伙还真是那样，喜欢说一半留一半。”说到归不归，张松便是一阵大笑。他和老家伙之前也打过几次交道，那个老家伙还真是和吴勉说的一样，总是神神叨叨的，说话从来不说全。

“别管那个老家伙了，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吴勉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情。这时，姬牢也走进了这间墓室。听到了要紧的地方之后，这位曾经的问天楼楼主守在门口，没敢轻举妄动。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当初得了一种据说可以长生不老的功法，我一抽风就去修炼了，炼成之后才知道自己陷进去了。”说到这里，张松顿了一下，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人死之后是要下地府去轮回的，我炼成这功法

之后，魂魄便无法进入地府当中。你是不知道啊，现在为止，一共换了七个阴司鬼差来拘我下去。每一次都卡在阴阳交界之处，连大阴司都惊动了，找遍了法子都不能将我带下去。”

只要是死了，任你生前术法通天，变成魂魄之后也只能任阴司鬼差揉搓。除非生前已经做过手脚，联络好同门好友在阴司鬼差赶来之前，就送去投胎了。理论上不借助外力的话，就连大术士席应真那样的人物，死后都要听候阴司鬼差的差遣。当然，理论是理论，席应真那样的人物，估计就是死了也没有他一个嘴巴解决不了的事情。

“魂魄被禁锢住，阴司鬼差带着都不能去投胎？那你就算是孤魂野鬼了，时间久了也会烟消云散的，是吧？”听到这里，吴勉皱了皱眉头，这样的事情他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世上孤魂野鬼众多，不过它们在阳世间消耗久了就会烟消云散。

“算是孤魂野鬼，不过想要烟消云散都不可能。那功法炼的就是魂魄，我就是魂魄炼得太强大，才没有办法下去投胎轮回。”张松打了个哈哈之后，继续说道，“其实我也算是想开了，这和你们长生不老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大不了就是白天不出门，晚上出门，也算是不老不死了。”

“原来你还是去了云霄山。”这个时候，姬牢已经明白了前因后果。他叹了口气之后，走到吴勉的身边，对空气当中张松的声音说道：“那个时候我便和你说过，不要去碰云霄山上的东西。长生不老的事情我自然会给想办法，你太心急了。”

“我的老师尊，您老人家的记性真是越来越不好了。”张松有些放肆地笑了几声之后，继续说道，“还记得当初你是如何跟我说的吗？只要我进方士宗门，挑拨徐福、广仁的关系，你便给我想长生不老的办法。等我被徐福赶出来，开始操控山海阁的时候，你的话是：只要我用山海阁的资源，来串联天下的修道门派，让他们当中几位门派之长加入问天楼，你就给我想长生不老的办法。最后一次是我出离了山海阁，你让我去投奔大术士席应真，挑拨他和方士一门之间的关系，成功之后，你再帮我想长生不老的办法。不是我说，老师尊，几百年过去了，我等不到你的办法，那就只有我自己来做了。不过我的运气实在不太好。”

现在吴勉知道归不归猜得没错，那颗徐福为华山圣母特制的长生不老药应该就被张松掉了包。只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体质消受不起那颗丹药，想要还回去却没有机会了。

这时，姬牢已经低下了头。而张松的声音也再次响了起来：“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带着归不归和雷祖走吧——对了，雷祖要的东西就在他的身子底下。当年我猜到徐福大方师会给华山圣母一颗长生不老药祝寿，趁着他们不注意便换了丹药。不过我拿回来细看之后，才发现那是给特殊体质的女人服用的，一直想还回去但都没有机会，既然你们来了就省了我的麻烦。他们夫妻可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他老婆华山圣母。”

张松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已经按他说的，从雷祖身下的珠宝堆里摸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锦盒。小家伙打开锦盒之后，露出一个小小的蜡丸。他对吴勉点点头，示意东西已经到手。

这时，白发男人用他特有的方式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再说说他们这几个人是怎么着了你的道吧，别说是百里熙的法器了。如果百里熙有这么大的本事，现在也不用藏起来不敢露面了。”

“原来你们见过百里熙师兄。”张松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刚才还真是我那百里熙师兄留下的法器做的。本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就是一股巧劲儿……”

“席应真！出来吧，我没有心思再听他胡说八道了……”没等张松说完，吴勉已经很不耐烦地喊出那位陆地术法第一人的名号。这一声喊出来之后良久都没有回应，这个时候，小任叁跳了起来，也跟着吴勉一起喊道：“老头儿，你在这里？你在这里都不理我们人参吗？”

“张松！术士爷爷就说我直接出来就好。都是听你的，看看，得罪我这儿子了吧……”说话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席应真从石门外面走了进来。老术士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之后，冲眼圈已经红了的小任叁解释道：“儿子，我不是不想见你。不过有个人能不见，术士爷爷还是不见的好。姬牢！把脸转过去，术士爷爷就当没看见你……”

席应真出现，便坐实了张松投靠了这棵大树的传闻。难怪这里的阵法都是百里熙的手笔，否则那位炼器第一人怎么会这么大方，给他炼制这上下三层的

法器。

姬牢苦笑了一声之后，按席应真说的那样，转身面对着墙壁，嘴里还不住地客气：“大术士，这许久都没有你的消息，原来大术士你是到这里来了。”

“闭嘴！别瞎客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想见术士爷爷我似的。”骂了姬牢一句之后，席应真笑嘻嘻地走到小任叁的面前，将小家伙抱了起来之后，用脚尖踹了踹归不归，说道，“还在装死吗？要不老人家我一步到位，直接送你去轮回……”

第二十八章



“归不归这个老家伙装死……”这个时候，轮到张松意想不到了。再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发颤：“你从什么时候有知觉的？还是说从头到尾你都在装死……”

张松两句话说完，归不归还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完全没有一点已经醒过来的迹象。不只是他，就连雷祖和百无求两个也还是静悄悄地躺在珍宝堆里。

这时，小任叁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小家伙从席应真的身上滑了下来，几步跑到归不归几个人的身边，拉着还在昏迷当中的几个人说道：“老不死的，你们就别装死了。给我们老头一点面子，起来和他打声招呼。快点起来，你们也知道他心眼小，小心再给你们小鞋穿……”

无论小家伙怎么呼喊，这二人一妖都没有睁眼醒过来的意思。这时，就连席应真的眉头都皱了起来。就在这位大术士要施展手段之时，突然从二愣子百无求的上衣当中钻出一个漆黑漆黑的猫脑袋，随后一只从头黑到脚，就连眼珠、牙齿都是漆黑一片的黑猫孽钻了出来。

黑猫和小任叁一样，也想将百无求从珠宝堆里拉出来。不过不管它怎么舔二愣子，都不见他醒过来。最后，孽变得有些急躁，围着百无求转圈，身上好像黑缎子一样的毛也都炸开。

转了两圈之后，孽突然向后退了几步，随后对着晕倒的百无求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嗓子：“孽……”这一声喊出来之后，就见归不归、百无求和雷祖三个同时睁开了眼睛。归不归和雷祖还好一点，两个人很快便恢复了意识，见到席应真站在旁边，都是一脸的愕然。

百无求便难看了一点，他跳起来之后又马上摔倒在地，接着便好像被雷电

劈中了一样抽搐起来，缓了半天才恢复过来，看着身边的这些人，很是不解地说道：“什么情况？刚才谁暗算老子的？这不是那个谁吗？老子还在做梦吗？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在百无求大吵大嚷的时候，站在门口的姬牢已经倒在了地上。刚才听到那一声“孽……”的时候，这位楼主已经跪在了地上，咬牙支撑了半晌之后，还是一头栽倒在地。随后他一边嘴里吐着泡沫，一边身体跟着抽搐起来。

“还能是什么情况，术士爷爷来搭救我们了。看看这傻小子，一看到您老人家都不会说话了。”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归不归，冲席应真客气了几句之后，便凑到了姬牢的身边。他在楼主的额头上抹了一下，一丝凉意沁入楼主脑中，这才让楼主恢复了正常。

这时，归不归转了一圈，看到了石棺当中张松的尸体。老家伙皱了皱眉头之后，回头陪着小心对席应真说道：“原来这个小骗子真的死了，术士爷爷，这小子当初就号称是您老人家的弟子，怎么这小骗子还真有这个福气？”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席应真皱着眉头看向这个老家伙。他到现在还是没想通，为什么归不归三个会昏迷到这种程度？自己下手的时候没有控制住轻重吗？不可能……为什么那只孽叫了一嗓子，就能让他们三个醒过来？今天这事，自己可是没有什么面子了……

就在席应真起疑的时候，张松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归不归，有你这尊大神在前面杵着，还有谁敢做骗子？不怕被你这个老骗子骗了吗？”

“你这是死了还是没死？那要试试才能知道了……”听到这个隔了几百年的声音，归不归的眉头便皱了起来。老家伙做了一个和刚才吴勉一模一样的动作——将之前白发男人扔到地上的金钗捡了起来，一下一下地在石棺里的尸体上扎着。

“归不归你要想做什么！”看到这个老家伙在虐待自己的肉身，空气中便再次传出张松怒不可遏的声音。就在他打算找席应真给自己做主的时候，就见雷祖阴着脸走到了石棺旁。

“当初归不归送给华山圣母的寿礼，是被你调包的吧？还回来……”说话的时候，雷祖的身体已经被耀眼的电弧彻底覆盖住。看来如果张松说没拿、不知道什么的，雷祖身上的电弧就会瞬间劈在石棺当中的死尸上。

“那个谁……你要的东西，在我们人参这里。”看到雷祖现在的样子，小任叁有些心虚，当下急忙将身上的锦盒拿了出来，扔给雷祖。这位圣父接过锦盒之后，急忙打开让身边的归不归看了一眼。

看到老家伙点头之后，雷祖再不敢有丝毫耽误，紧紧握着锦盒向石门外跑去。经过席应真身边的时候，雷祖只是稍微停了一下，对这位老术士点头示意，算是见过礼了。

而席应真好像没有看到有人从身边经过一样，沉默了良久，才对着空气说道：“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这句话明显是对张松说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和石棺里胖尸首一模一样的人影凭空出现在老术士的身边。人影陪着笑脸在席应真的耳边嘀咕了几句，不知道这一人一鬼谁下了禁制，他们说了什么，其他人谁也没有听到。

这时，姬牢已经慢慢爬了起来。老术士看了这位楼主一眼之后，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对人影说道：“你和他谈，看在你的分上，术士爷爷我不和他计较。再有下一次，让他自己小心……”

人影陪着笑脸说道：“他也是怕当中有什么变故，毕竟惊吓了这么多年，胆子小了，再不是当初的那个模样了。再说，那个人也不知道您老人家到了，否则吓死他……”

“张松，你舍得露面了吗？”这个时候，归不归凑了过来。老家伙先是陪着笑脸对老术士行了半礼，随后这才继续对张松的魂魄说道：“看在术士爷爷的分上，你是怎么骗我们的，不和你计较了。不过这件事你要说清楚吧？你到底是山海阁的修士、问天楼的主事人、术士爷爷的高足，还是别的什么没有说出口的，现在一起说说吧，秘密是活人守的，你已经这样了，就说上两句吧……”

这时，张松的魂魄开始有些不自然起来。看了一眼已经皱起眉头的席应真，这魂魄急急忙忙地说道：“还有什么……归不归你不要胡说八道啊，咱们不熟，你可不要用道听途说来迷惑我们大术士。”

“不熟是吗？你忘了老人家我的出身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转头对席应真说道，“术士爷爷，这可不是我胡说……”

“我自己说！”当下，张松的魂魄有些急躁起来，抢先对席应真说道，

“那什么，当初我小不懂事，受了楼主老师尊的蛊惑，去了方士一门拜山门，想要在里面给他做个细作。谁曾想徐福他看出了我的意图，当下便说服了我做了方士，替他打探楼主老师尊的消息……”

听到这当中还有这么一出，席应真的眼睛便瞪了起来，盯着有些惶恐的魂魄，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是方士……”

这四个字刚出口，站在一边看热闹的吴勉嘲讽地笑了一声，对臊眉耷眼的魂魄说道：“修士、术士、方士你还真占全了。老家伙，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可没那个本事。”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其实老人家我就是想问问张松，他从问天楼拿出来的那点家底藏哪去了……”

第二十九章



大术士席应真这辈子除了栽在徐福的手上之外，再没有输给谁。这么多年他的夙愿便是再和徐福交手，一争高下，多年之前，他曾在海上遇到过徐福。不过那次他似乎是输了，只是实在想不起来是怎么输的……

现在知道自己这名弟子是方士的底子，席应真气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如果不是归不归，恐怕再过千百年，他都不会发现张松的这个身份。魂魄被禁锢住了吧？该！

这时，张松还在陪着笑脸不停地诉说自己的苦衷。他是怎么被那位楼主师尊打发到方士一门的，又是怎么被徐福发现了破绽，让他做了反间。不管是姬牢还是徐福，都不是张松这个小小修士得罪得起的。不过直到最后，他既没有做过对不起方士一门的事情，也没有出卖过楼主。张松这几百年中，一直都左右逢源，心智也磨炼得越来越圆滑。

最后一句话让大术士消了不少气：“老人家您回想一下，我张松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您的事情？当初问天楼要拉拢我那位百里熙师兄，您是知道的，不是张松给您通风报信，那位炼器第一人这个时候最少已经投胎三世了……”

“张松，你还有脸提这个……”说话的时候，席应真冷笑了一声，随后说道，“术士爷爷我明白过来了，难怪赶过去的时候，你们问天楼的人一个没留都跑光了。你一边给我报信去救百里熙，一边又给问天楼通风说我要到了，让他们赶紧散了，是吧？当初术士爷爷我已经动了杀心的，打算给百里熙杀出一个五百年的平安，可惜了，张松，这算不算是你坏了我的事……”

席应真说话的时候，张松的魂魄已经跪在了他的面前，本来就惨白的一张面皮，现在白得几乎透明了。

“本来术士爷爷应该将你打入轮回的，不过你的运气好，被禁锢住了魂魄。怎么说你我也是师徒一场，让你魂飞魄散又下不了手。”说到这里，席应真的脸色沉了下来。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张松，从此刻开始，你我之间的师徒缘分尽了。你再不可说曾经做过术士爷爷的弟子，你这辈子做过方士、修士，可没有在我门下做过术士。你也不可以再接触百里熙等人，让他们给你出工出力了。听明白了吗？”

这时张松的魂魄已经哭丧着脸，可不管怎么哀求，老术士都没有松口。这样还不算，席应真又走到小任叁的面前，将小家伙抱起来之后，看着被他吓到的人参娃娃说道：“儿子，刚才我的话你都听到了。这话也是对你说的，如果你要替这人求情，不只我和他的师徒之情，就连你我的父子之缘也烟消云散了。听明白了吗？”

小任叁什么时候见过席应真这么正经地说话？往常的老术士都是嬉笑怒骂之间一巴掌就解决问题的，现在冷不丁拉下脸来，吓得小任叁都不敢给这个魂魄求情了。

本来老家伙已经用传音之法，让小任叁替张松说两句好话，不过现在席应真在气头上，小家伙哪里还敢乱说，当下只能顺着席应真说了几句：“老头儿你别生这个白眼狼的气了，咱们走，眼不见心不烦。其实你也想开点，徒弟能干吗？关键的时候还得看儿子，徒弟能管你养老送终？那要靠我们这当儿子的……”

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将自己的小胸脯拍得直响，惹得席应真哈哈大笑。张松的魂魄听了，颓废地倒在了地上。

“张松先生，你我各不相欠，术士席应真这就告辞了。”说话的时候，老术士又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随后他回头看了吴勉、归不归一眼，抱着小任叁对他们两个人说道：“术士爷爷我再亲近亲近这个小家伙，你们几个上去的时候自然会见到他。老家伙，不该你说的不要说，省得术士爷爷我还要跟你们撇清关系。”

说完，老术士没再看还趴在地上的张松，抱着小任叁转身向石门外走去。张松的魂魄本来还想追出去，再祈求老术士的原谅。不过刚才席应真说的话太过决绝，这个魂魄犹豫再三还是没敢追上去。

等到席应真抱着小任叁彻底消失后，张松的魂魄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大叫了一声：“老家伙，我和你拼了！”之后，张开手冲归不归扑了过去。这时的张松完全是一副厉鬼的样子，披头散发，双眼通红，如果在半夜的乱坟岗遇到，能直接把人吓死。

“是你自己招的……别攀扯老人家我……”老家伙对付这样的厉鬼，随便动动小手指头便可以搞定。不过事情是他惹出来的，心里多少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个魂魄，当下他没有动手，只是围着这石棺转了起来。

“差不多得了！那个什么松！是我们家老家伙逼你做的方士吗？还是他用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你去问天楼当细作的？”这个时候，百无求冲了过来，拦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和魂魄当中。

百无求身上散发的妖气，让张松也不敢轻易招惹。放在以前是人的时候，张松一只手便能了结这妖物。现在反过来，那妖物差不多一只手就能了结他。

看到张松的魂魄站住，百无求这才继续说道：“这就对了嘛，老子就不明白了，不就是师尊不要你了吗？你又不止那一个师尊。走了一个这不还剩一个吗？要是觉得不过瘾，你再拜一个。看看我们几个谁合适？赶紧跪下来磕头，别耽误了。这还有一大堆的事……”

百无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勉已经用他特有的声调笑了一下，随后慢悠悠地走过来，拽着百无求和姬牢，将他们俩带出了这间墓室。刚才张松说他已经投靠了徐福，这个让楼主有些接受不了，于是一言不发地跟在吴勉的身后。

二愣子本以为他们俩离开，里面便会打成一团。没想到的是，过了半晌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动手的声音。为这，二愣子还忍不住朝石门里喊了一嗓子：“老家伙，你没事吧？还活着吗？要是不行了你可早说，老子在门口抹脖子还来得及……”

“别人养儿子防老，老人家我养儿子防着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归不归笑眯眯地从石门里走了出来。张松的魂魄并没有跟出来，也不知道是和这个老家伙达成了某种交易，还是已经被了结了。

直到他们三个走出几十丈远之后，石门里才传出张松的声音：“归不归，刚才的话可是你亲口说的，你可不能出去了就不认账。”

“老人家我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会办到，又不是什么难事。”归不归嘿嘿

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席应真那个爸爸还在气头上，等到他的气消了，让我们那个人参娃娃给你说两句好话。你也看到了，我们家人参被席应真那个爸爸当亲儿子养的。如果这也不行，那么我老人家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你重新投胎做人。”

“说到做到啊。”张松说到这里时，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叁已经走出很远。魂魄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几个马上就要消失的背影。这时，地面上那位老庄主突然凭空出现在张松的身边。

老庄主看了一眼几个人的背影，随后对张松的魂魄说道：“他没有怀疑到我吧？”

张松看了老庄主一眼之后，回答道：“我要是你，现在就跑，有多远就跑多远。”

第三十章



老庄主犹豫了一下之后，看着张松的魂魄说道：“我和他接触过，如果有什么小动作的话，他已经动手了。”

说到这里，老庄主顿了一下，看着众人消失的位置，继续说道：“我和他当初是一个人，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应该还没有发现我的破绽。”

“你也说是当初，不是我说，你们当初是一个人，现在还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张松的魂魄看着身边的老庄主，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

“他没有搞定身体里的封印，还不能把你怎么样，只是确定你在什么地方，等到你留在他身体里的封印解除……后面的事情你自己想吧。”

看着老庄主微微变了脸色，张松的魂魄向装着自己肉身的石棺走去，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别说你了，就连我也要找个地方搬家。归不归那条多嘴的老驴，害得席应真跟我翻了脸。没有了这个大靠山，他解开封印之后，第一个倒霉的是你，我也跑不了……这什么东西！谁把这只猫扔我身上了……”

说到一半，就见那只黑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跳进了石棺中，正在用它的猫脸一下一下地蹭着自己肉身的脸。石棺里面尸体还是笑咪咪的模样，似乎很是享受。黑猫一边蹭着死人脸，嘴里一边“孽……孽……”个不停，这样的情形在百无求身上都没有出现过。

“快把这只孽从我身上拿走……它是不是要啃我的耳朵？你快点把它拉开……”张松很紧张自己的肉身，虽然上面涂满了防腐的剧毒，不过对这只黑猫完全不起作用。当下老庄主正要将它抱出来的时候，它却一下子从石棺里面窜了出来。有些留恋地回头看了石棺一眼之后，黑猫一条黑线一样冲了出去。

吴勉、归不归等人回到地面的时候，看到小任叁和左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说着什么。打听才知道那位老术士将小家伙带上来之后，只是亲热了一会便使用遁法离开了。好在有左慈陪着说话，小任叁这才不觉得烦闷。

出来的一路上，姬牢便好像被霜打了一样，一直沉默不语。这位楼主虽然已经不再留恋过去的权力，不过还是对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张松，会拜在徐福门下做方士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他也没有心思继续跟着吴勉他们几个人，当下和他们客气了几句之后，便离开了这里，回到邳城袁绍的帐下，继续做他的幕僚。

本来归不归打算去华山看看他那结拜兄弟媳妇是不是已经服药，变成了长生不老之身，不过却被百无求拦住了：“老家伙，不是我们当儿子的说你，人家两口子的事情，你瞎掺和什么？那个什么圣母的又不是你老婆我妈，她就算长生不老了，跟你有一个大子的关系吗？还有你，任老三你别说话，先听老子说一句。那个娘们儿是怎么讨厌你的，你自己都忘了是吧？热脸贴个冷屁股，说的就是你。瞪你的那个眼神，就好像你把她家孩子扔井里似的……”

百无求一盆凉水浇下来，就算好色如小任叁，想起那位华山圣母对自己的态度，也没什么话好说。这时，左慈凑过来说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还是回到曹操、刘备那边去吧。谁知道他俩的夫人什么时候坐胎？如果时间耽误在这里，好机会让给了别人就麻烦了。算着左慈的大限也马上就要到了，既然什么仙经、长生不老药都不是为他准备的，那还是赶紧回去投胎的好。

怎么说左慈和归不归多少也有些同门之情，老家伙看在以往这个师侄叫过他几句好听的份上，算是答应了他先回许昌再说。而吴勉和两只妖物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当给左慈这个面子。

就在他们几个人上马车的时候，那只孽才从洞穴当中窜了出来。小黑猫直接跳到了二愣子的身上，再次钻进百无求的衣服里，之后便和以往一样没有了动静。

当下，百无求驾车向许昌进发。现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恐怕也只有他们敢这样大摇大摆地驾车在官道上行进了。不过因为战乱，官道上到处都是路障，就算他们这些人无心纠缠，赶到许昌城下也多少花费了一点时间。

距离许昌城越来越近，发现有大批的军马正在往许昌集结。不止一次有官军想要征用他们的马车，更有甚者还想拉吴勉和百无求的壮丁。自然都是被二愣子一顿连打带骂，加上小任叁在一旁施展术法，雷电、火球打个不停，将那

些不长眼的官军打退。

两只妖物动手的时候，归不归还特意抓了带兵的将官。这一打听才知道那位刘备已经和曹操闹翻，带着本部人马去投靠了河北的袁绍。曹操听闻大怒，点起兵马就去追赶。现在许昌城堡空虚，这才调了他们这些外郡的人马去往国都护驾。

听到曹操和刘备这时都不在许昌，左慈有些意外，当下又鼓动吴勉、归不归他们去追赶。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百无求调转车头，根据被归不归擒获的将官口供，向曹操大军行进的方向追去。

当天晚上，奔驰的马车前方突然凭空出现了几个人影。也就是百无求手疾眼快，停住了马车。这时，才发现站在他们马车前面的竟然是几个身穿白衣、头插素花的女人——为首的一个正是在邳城带他们去见华山圣母的那位姨娘。

大半夜的见到这样一身白的女人拦车，一般人可能被吓个半死。不过这车上的都不是一般人，当下，百无求从车上站了起来，对这些女人们说道：“你们大半夜的突然冒出来，吓不死别人，却可能被马踢死。不是老子说你们，这大半夜毛毛躁躁的，奔丧吗……”

“正是奔丧。”说话的是那位姨娘，她带着其他女子朝马车上的几个人拜拜，带着哭腔说道，“老婢是前来向归不归大修士报丧的。六日前，我华山一派圣母宾天了……老婢等人奉新主雷祖之命，前来向新主结义兄长归不归老先生报丧，请您务必前去华山吊唁……”

说到最后，这位姨娘已经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听了她的话，就连归不归这只老狐狸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下，归不归和吴勉对了一下眼神。白发男人先开口说道：“怎么，是你们圣父回去晚了？他回去的时候圣母已经宾天了，还是你们新主带回去的长生不老药没有效力？”

“圣父回来得并不晚，只不过天意之下，圣母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姨娘止住了悲声之后，继续对归不归说道，“现在新主雷祖还在悲伤当中，还请归先生前去规劝。要不然的话，新主恐怕会步圣母后尘而去。”

说到这里，这位姨娘已经起身，几步走到了车辕边。也不管吴勉几个人干不干，她直接一只手按在车辕上，另外一只手上出现了一张符咒，同时催动术法。

第三十一章



只是一瞬间，几个人便再次被这位姨娘带到了华山的宫殿里。和几天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宫殿里一片白，到处都是白布挽联和素棚。

宫殿当中停放着一口巨大的水晶棺椁，在远处便可以看到里面躺着那个看着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华山圣母。棺材前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贡品，那位华山圣父痴痴地坐在地上，眼睛盯着棺材里的妻子，一边流泪一边往嘴里灌着酒水。

现在的雷祖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他的眼睛又红又肿，流出的眼泪是粉红色，原来泪水当中竟然带着鲜血。雷祖这几天都没有洗过脸，头发好像鸟窝一样，满脸的络腮胡子，哪里还能看出他那俊俏中年男子的模样。

这时，那位姨娘重重地叹了口气，一边将满地的酒坛收了起来，一边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对邈里邈远的雷祖说道：“雷主，归不归几位已经到了，是不是请他们过来向我们家姑娘行礼？”

“归不归……来了……”又给自己灌了一大口烈酒之后，雷祖流着泪，颤颤巍巍地回过头来，看到了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之后，说道，“你们终于来了……多谢你们来送九华最后一程。有心……”

这话还没有说完，雷祖已经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挣扎了几次都没有爬起来，最后还是那位姨娘和周围几个丫鬟过来搀扶，才站了起来。

看到了水晶棺椁里的华山圣母，和已经颓废了的雷祖之后，归不归和吴勉二人对了一下眼神，随后老家伙对雷祖说道：“我们已经尽了人事，天意要带走华山圣母，不是你可以阻止得了的。可惜了，如果丹药早拿回来一步，或许她还能……”

“不要再说丹药了……不要说了……”好不容易站起来的雷祖拼命地摆了

摆手，随后继续说道，“她也是腻了……要先走一步。你为什么不等我，这么多年腻了……你和我说一下啊……”说完回头呆呆地看着水晶棺里面的死尸，两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看着雷祖疯疯癫癫的样子，百无求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他对身边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哥们儿这是喝蒙了吧？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老子这妖物说话都比他强。”

“傻小子，你说反了。你这叔叔是明白得太迟了……”归不归叹了口气之后，走到了雷祖的面前。他从姨娘手中接过安魂的符纸，在贡品桌子上的烛火上引燃了符纸，随后规规矩矩地朝石棺里面的华山圣母行了礼。

礼毕，归不归转身对还在流泪的雷祖说道：“兄弟，老哥哥我劝你一句。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了，弟妹也是活了千年的人。天底下还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福气？说不定你和她转世之后，还有再见面的缘分。”

“没有那个缘分了……”说话的时候，雷祖擦了一把眼泪，再说话时语气已经冷静了下来，“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我一直都以为她也是开心的。原来我错了，她已经厌烦了我。不管我带没带回长生不老的丹药，九华都会离我而去。她或许想下一世就能摆脱我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说话的时候，雷祖从怀里掏出一张绢帛递给了归不归。不过没等到他说话，就见老家伙有些不合时宜地笑了一下，然后直接将绢帛用烛火引燃。同时，老家伙手上已经加了手段，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那张绢帛已经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点飞灰。

看到绢帛已经彻底被烧干净之后，归不归这才对雷祖说道：“兄弟你还真是喝多了，这是弟妹给你的东西，老人家我这个当大伯哥的怎么能看你们俩的私信？我老人家是那样的人吗？”

“那上面没有什么可背人的，只是九华最后留给我的几句话。”见自己老婆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东西被归不归用火烧了，雷祖并没有一点恼怒。他脸上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加上之前已经喝了许多酒，再说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顾忌。

缓过这口气之后，雷祖用脚勾上来一个酒坛，打开泥封之后喝了一大口，随后对归不归继续说道：“既然你不打算看，那我也要和你说两句。那书简上

前半段说的是和我见面那件事，九华自己也承认那段时间过得很是美妙。不过她慢慢开始厌了，只不过怕我难过，并没有告诉我。她只打算陪我过完余生，然后下一世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可笑的是我……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为我对她有多好，她便对我有多好。原来都是我一厢情愿……”

听到雷祖自己说出绢帛上写的话，归不归便开始尴尬起来，真不知道雷祖酒醒之后会后悔成什么样子。说实话，归不归当初已经猜到了几分华山圣母的心思。只是他的立场太尴尬，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只能将这件事咽了下去。

“不说了……兄弟你喝多了几杯，又思念弟媳成狂……那个谁，姨娘你过来把你们家姑爷带进去休息吧。”归不归对面露尴尬神情的姨娘招了招手，随后继续说道，“带他进去休息，别给他酒喝了。小心他再喝多了带着你们一起下去找圣母……”

趁姨娘带着几个丫鬟将雷祖扶到寝室休息，小任叁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在地上找了个还没有开封的酒坛。随后小家伙拍碎了封泥，探着小脑袋进酒坛中闻了闻酒气。片刻之后，小家伙被酒气熏得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这是酒还是尿？味道这么腥臊恶臭，美女姐姐就是这个口味吗？”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咳嗽的小任叁，皱着眉头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这酒也是人喝的吗？我们人参都下不去嘴。还有，听刚才你兄弟说的，怎么和你当初说的，华山圣母看中了小白脸雷祖，这才下药睡了你兄弟不一样，到底哪一块才是你编的？还是说这一大段都是你编的？”

归不归本来不想再提这件事，不过这时吴勉、左慈和百无求都凑了过来。看在白发男人少有这么打听别人家闲事的分上，老家伙便将当初华山圣母和雷祖相遇的第二个版本说了出来。

当初的确是归不归带着雷祖来给华山圣母拜寿的，不过雷祖一见到这个只有十五六岁小姑娘面容的圣母之后，便将她放在心里再也拿不出来了。而华山圣母见到雷祖这个英俊到了极点的小伙子之后，心里也多了几分变化。

当下，归不归看穿了两个人的心思之后，便将他们俩往一块凑。不过就在事情基本上成了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才发现事实和他们想的并不一样。当时华山圣母的声望要超过雷祖十倍不止，传出去或说圣母老牛吃嫩草，或说雷祖傍了一个老前辈，天天待在老前辈家里吃软饭。

最后，雷祖知道归不归的主意多，便请这老家伙替他们想主意，结果便有了华山圣母在雷祖的酒里下药，抢占雷祖的谣言传了出来。

第三十二章



“老家伙，你这一招太猛了，谁能接得住？这事放在老子身上都受不了，更别说你那个结拜的兄弟了。”听了归不归的诉说之后，就连百无求这样的妖物都有些受不了。这样的屎盆子扣过去，难怪雷祖和华山圣母最后都和他翻了脸。

“傻小子你知道什么？雷祖家当时也是名门大户，就这么跟了一个比他大了几百岁的女人，要是你儿子你干吗？”归不归瞅了自己这便宜儿子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再说了，那时华山圣母算是邪门歪道的头面人物。雷祖家还和方士一门沾着亲戚，天天以名门旁支自居。就算把雷祖扔井里淹死，也比便宜了华山圣母要强。老人家我这主意损是损了一点，不过你现在看看，他们俩不是好好过了几百年吗？”

虽然归不归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百无求还是摇了摇头，嘴里嘀嘀咕咕道：

“那样的屎盆子老子可受不来，还是我们妖物好，没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

这个时候，左慈已经走到了水晶棺旁，不过他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女尸艳丽的面容上，只是在棺椁里的陪葬品上不停地看来看去。

看了半晌之后，左慈这才回身向吴勉、归不归的身边走了过来。到了跟前之后，他说道：“可惜如此的美人就要阴阳两隔了，想必此时雷祖先生心里也是凄苦得很……”

“如果他发现陪葬的丹药被调包，那就轮到你凄苦了。”没等左慈说完，站在一边看热闹的吴勉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话。顿了一下之后，白发男人冲有些尴尬的左慈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那颗药丸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吃了也是马上去投胎。就算真投胎做了皇帝，你以为那个叫雷祖的人就

不敢放雷劈你了吗？还是你真的想做古往今来第一个被雷劈死的皇帝？”

“是我做错了……”左慈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之后，从怀里掏出那个装着长生不老药的锦盒。随后他当着吴勉的面，使用术法将锦盒还回到水晶棺当中。

这时，姨娘带着几个丫鬟走了过来。她吩咐丫鬟们将兑了水的酒送到寝室，随后才走到归不归的身边，带着愁容说道：“归老先生，以前有得罪几位尊客的地方，还请看在亡故的圣母的面上，不要和我等下人一般见识。还有件事要麻烦先生，您也看见雷主现在思念亡妻如狂。老婢担心他会做出一些事情来，到时候没有您这样的大修士帮忙，我等下人也阻止不了。还请您看在和雷主是旧识的分上，能在这里住上几日，哪怕劝劝他也是好的。”

“这个怕是不行。”没等归不归答应，左慈已经抢先说道，“我们还有要事，不能在你这里耽误太长时间。您还是再联络雷祖其他的朋友，看在旧友的分上，他们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雷祖的旧友？好像只有老人家我一个了……”归不归笑嘻嘻地看了左慈一眼，随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这结拜兄弟一直都守着老婆，哪里还有心思去交朋友？他年少的时候，还有仨俩酒肉朋友。但是过了这么多年，那几个朋友恐怕早就轮回不知道多少次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脸上的笑容变得古怪起来。当下他冲感觉有些不妥的左慈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小娃娃，耽误不了你的大事。这样，你先赶到刘备、曹操的身边，顺便也仔细挑选一下到底下一世给谁当儿子去。如果你的大限到了，或者他们那边的夫人要坐胎，老人家我再过去送你也不迟。放心，老人家我的本事都在这张嘴上，三两天就能让这兄弟想再续上一房老婆……”

虽然心里不愿意，不过左慈看出归不归的心思已经不在自己身上。这事找吴勉又不合适，谁知道他的脾气上来，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当下左慈犹豫再三，最终只能认命，随后还和归不归商量好，如果到了他轮回的时候，请他老人家一定要过去帮忙。

左慈离开之后，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便住在了这座宫殿里。归不归时不时就去找他那结拜兄弟，说说几百年前的事情，劝他打开心结，不要再胡思乱想。

归不归去劝雷祖的时候，吴勉留在房间里琢磨那《冥人志》上的术法。百无求和小任叁两只妖物闲着没事，结伴在这宫殿里转来转去。知道这都是雷主

的客人，也没有谁为难他们俩。

小任叁在酒窖里发现了几十坛的陈年好酒，和雷祖现在喝的“脏水”比较，完全就是琼浆玉液。小家伙当天便喝得酩酊大醉，被百无求背回去睡了大半天才醒过来。当下小家伙问了归不归，才知道雷祖有喝劣酒的怪癖。只不过华山圣母生前管得严，他只有外出办事的时候，才会找一个邳城那样的小酒铺，喝劣酒喝到酩酊大醉之后才回来。小任叁发现的美酒，还都是华山圣母早年的存酒。

发现了这么多美酒，小家伙更加不舍得走了。之后他天天拉着百无求一起大吃大喝，不喝到酩酊大醉就不算完。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也是归不归的嘴皮子厉害，三说两说之下竟然说动了雷祖将还放在大殿的华山圣母下葬。之后，看不到华山圣母，雷祖的状态才算恢复了一点，虽然想起和圣母的往事，还会吧嗒吧嗒地掉眼泪，不过总算不会像姨娘说的那样，要陪着华山圣母一起走了。

劝好了雷祖之后，这里存的好酒也被小任叁喝光了。没有了美酒，小家伙便有些待不住，开始天天鼓动着吴勉和归不归离开这里。加上不知道左慈现在如何了，老家伙和吴勉商量了一下，便决定和雷祖作别，去帮左慈投胎到帝王之家。再过几十年能有个皇帝朋友，也会省很多事情。

当下，几个人和雷祖告辞，离开了华山，开始找寻左慈的下落。使用了传音秘法之后，归不归找到了左慈，他现在正在南阳紧跟着刘备。说是刘备的一位夫人就要生产，左慈已经看过了胎象，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有帝王之相。左慈认准了这个孩子，正想要联络归不归的，没想到老家伙先找到了他。

左慈给了归不归一个地址，要他们到南阳去找刘备，他正在那儿。

当下，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开始向南阳进发。不管怎么说，只要左慈早些投胎，也了结了他们几个人的一桩事。归不归施展了术法，虽然没有使用五行遁法，不过也还是在一天之内便赶到了南阳。

在这里见到了刘备的军营，不过刘备几兄弟并不在军营当中。归不归从营中幕僚的口中，得知了他们主公一大早便去了卧龙岗请一位高士。为了那位高士，刘备兄弟几人已经跑了两次都无功而返。那位叫作张飞的猛将走的时候已经留下了话，如果这次还是见不到那个叫作诸葛亮的高士，他便一把火把高士

的房子点了。

于是几个人便奔着卧龙岗去了，到了这里不久，便在一座草庐的后门，看到了刘备身边那个叫作张飞的黑大个，手里抓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人。这时张飞正在对着年轻人扇嘴巴，嘴里还骂骂咧咧：“某家就知道你这次还要从后门溜！看不起我们兄弟吗？还卧龙！呸……”

第三十三章



被张飞抓住的年轻人左右两边脸都是通红的手掌印，嘴角、鼻孔还一个劲地淌血。他一边挨嘴巴一边带着哭腔喊叫着：“老爷打错人了，我是县里的书吏……真的不是卧龙先生。我带着县尉大人的名刺……”

说话的时候，年轻人已经从怀里将竹刻的名刺掏了出来。只不过刚才被这个黑大个放倒的时候，名刺已经被压成了数块，不过还是可以从上面看到某某县尉的大名。看到了这个之后，张飞这才收起他沙包一样的拳头。虽然知道自己八成是打错了人，不过嘴上还是不饶人：“今天这事是你自找的！好好的有大门不走偏偏走后门。还鬼鬼祟祟的！你说说看，刚才不打你对得起你家县尉大人吗？”

看着这个黑铁塔一般的人物，年轻人哪里还敢还嘴？他唯唯诺诺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都不敢正眼去看黑大个，哆哆嗦嗦地说道：“老爷说的是，小人不是鬼鬼祟祟地从后门走，也挨不上这顿打了。小的这就去正门送上名刺，然后回去复命……”

“等一下……站着别动！”张飞打雷一样的声音吓了年轻人一哆嗦，当下他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这时，黑大个从怀里掏出一块小小的金镮子，塞在了年轻人的手里，随后继续说道：“某家来问你，你这好端端的怎么脸上、身上受了这么重的伤？”

“小人刚才不小心撞在门柱上了。”年轻人是个机灵的主，马上便明白这个黑大个是什么意思。

“懂事……”张飞哈哈一笑，指着大门口的位置，说道，“从这边走，记住，在正门见到一个白脸和红脸的汉子，就照刚才这样来说。若说得前言不搭

后语，小心某家活撕了你，用你的心肝下酒……”

这最后一句话吓得年轻人又是一哆嗦，随后他又将刚才所说撞门柱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黑大个这才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去正门了。不过这个年轻人可能是被张飞打怕了，当下他也没有前往正门，直接从后门快步离开了。

年轻人离开之后，张飞便发现了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的马车。当下黑大个皱着眉头对他们这几个人说道：“喂！你们几个也是来找诸葛孔明的吗？你们来晚了，他今天不在家。你们也别在这里瞎转悠，某家这就要点火烧了他这狗棚子，别一会连累到了你们。快走……快走……”

“卧龙先生不在家？将军说笑了，刚才和将军玩闹的不正是卧龙先生吗？”这时，归不归也皱起了眉头，顿了一下之后，一脸不解地对张飞继续说道，“怎么？老人家我说错什么话了吗？刚才将军明明给了卧龙先生一块金子的……原来您不知道他是谁就给钱……”

“哇呀……”黑大个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愚弄了，当下连声大叫了一阵之后，翻身上马，连人带马一条黑线般朝年轻人逃走的位置追了下去。

“老不死的你就缺德吧，那个年轻的被这黑大个追上，不得活活被打死吗？”坐在归不归身边的小任叁有些愤愤地看了老家伙一眼。顿了一下之后，小家伙突然想到了什么，当下从马车上站了起来，一边张望着张飞追下去的方向，一边继续奶声奶气地说道：“卧龙！这不是那个什么水镜先生说的卧龙吗？晚了……好好的一个孩子这就要没了……”

“哪那么容易就没了，刘、关、张哥仨就是来请他出山的。再说了，小家伙，刚才你看明白了吗？”归不归冲小任叁嘿嘿一笑之后，扭脸看了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吴勉，随后继续说道，“这次水镜那老小子说的在理，凤雏老人家我没有见到，不过得了卧龙，或许真的可以安天下……”

就在这个时候，就见刚才追下去的张飞又骑着马跑了回来。看他满脸怒容的样子，便知道此行没有什么收获。就在这个黑大个打算纵马过来向归不归打听卧龙之时，就见那个红脸的关羽绕过草庐走了过来，对张飞喊道：“三弟，大哥正在和卧龙先生商谈大事，大哥让你也来见过卧龙先生。”

“诸葛小儿回来了？”黑大个愣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刚才那个挨了打逃走的年轻人到底是不是卧龙先生诸葛孔明了。不过兄长唤他进去，张飞又不敢

不从，当下从马上跳了下来，跟着关羽向大门的位置走了过去。

“老家伙，这次你猜错了吧？刚才那个逃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卧龙，人家就是一个县城小吏。”看着张飞跟着关羽离开之后，百无求哈哈一笑，冲身边的归不归说道，“不是我们当儿子的说你，怎么？你的心眼跟着华山圣母一起埋地里了吧？就知道老家伙你对兄弟媳妇有那个意思，这是她死得早，真死在你兄弟后面，你是不是还想给老子添个后娘？”

“傻小子，这话你对着雷祖可千万别说。”归不归有些无奈地看了自己这便宜儿子一眼，随后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一边向草庐后门走去，一边对马车上的几个人说道，“是不是卧龙，进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想看热闹的，记住要隐住身形……”说到最后，老家伙已经闪身进了后门。

这时，百无求转头对吴勉说道：“小爷叔，你侄子又胡说八道了。老子就不信刚才挨耳光的那个会是卧龙……”

“你不信的事情多了。”吴勉慢悠悠地打断了二愣子的话之后，也起身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白发男人也向后门走了过去，最后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刚才那个人真的挨打了吗？”

“巴掌印那么清楚，那满嘴的血还不算挨打吗？再打就打死了。”百无求说话的时候，看到吴勉也跟着归不归从后门走了进去，当下他对小任叁说道，“任老三，老子看错了？”

“大侄子，在你小爷叔面前别犟嘴。这都多少年了，他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小任叁说话的时候，也从马车上跳到了地面。不过小家伙直接扎进了地下，露着小脑袋冲二愣子做了个鬼脸，随后继续说道：“下次他说雪是黑的，你就当黑的看。要不然的话，他真的会把白雪染黑了给你看，看完了还要用雷劈你，问你为什么不信他。看看你亲爹，这样的事还少了？”说话的时候，小家伙已经借着土遁也进了后门之内。

剩下百无求孤零零地站在马车上。犹豫了一下之后，二愣子也用妖法隐住了身形，快步进了草庐当中。他还是不相信刚才被张飞打跑的年轻人就是卧龙。

二愣子进入草庐后，便看到刘、关、张三个人坐在一个年轻人的对面。不知道他们刚才说了什么，只见刘备脸上已经微微泛红，从地上起身对面前的年轻人一揖到底，说道：“听闻卧龙先生天下三分之言，备茅塞顿开。如果

先生早生十年，天下哪里还会糜烂到如此地步？卧龙先生在上，请再受备一拜……”

刘备对着年轻人行礼的时候，他身边的关羽、张飞二人也跟着对年轻人行礼。只是张飞紧皱着眉头，这个黑大个还是不相信面前这个刚刚被自己揍了的年轻人会是传说中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

这时，百无求也看得清楚，端然稳坐的年轻人正是被张飞打跑的小吏，只是他脸上再看不到一点被打的伤痕。年轻人手握羽扇，轻轻虚抬了一下，说道：“将军如此大礼，亮怎敢实受？快快起来……”

张飞看得眼睛冒出了火，当下暴吼了一声之后，冲卧龙扑了过去：“小儿，你倒会说风凉话，还记得某家的拳头吗？”

第三十四章



眼看这一拳就要打在诸葛亮身上的时候，张飞脚下拌蒜，随后他那黑铁塔一样的身体结结实实摔在了卧龙的面前。等到张三爷起身的时候，脚下一软再次摔倒在地。

这时，身后的关二爷走了过来，将他这三弟搀扶了起来。再次起身后的张飞左右脸都被蹭得绯红一片，饶是三爷脸黑看不大出来，也能看到有血丝渗了出来。

“三弟，兄长说过这次前来请诸葛孔明先生出山，你我兄弟都要斋戒沐浴的，你怎么又偷偷喝酒了……”将张三爷扶起来之后，关二爷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之前他还没闻到，现在在张飞的身边，竟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酒气。刘备嘱咐过几次了，这三弟竟然还敢偷偷饮酒。

“我没喝……”这时张飞的心里也很是诧异，他自己也闻到了嘴里的酒气。张三爷是准备了一皮囊的美酒藏在身上，那是等着回程的时候喝的。从前天开始，他便被刘备拉着斋戒沐浴，大哥二哥看得那么严，他哪有喝酒的机会？不过自己这满嘴的酒气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刚才在后门准备放火的时候，偷着喝酒自己忘了？

虽然张飞心里一片迷惘，不过这草庐当中其他几个人却看得清楚。刚才就在张三爷要扑过来的一瞬间，那位稳坐的卧龙先生身上突然有二鬼冲了出来。其中一鬼两次绊倒了张飞，另外一鬼施展运物之法，将藏在张飞身上的酒囊取了出来，瞬间将里面的酒水凭空转移了大半到张三爷的血液当中。只是法术之下，一般的凡人看不到二鬼的动作。

“不对，某家真没喝……二哥你冤枉我了。”说话的时候，张飞晃晃悠悠地

从怀里取出酒囊，舌头有些发麻地对自己的大哥、二哥继续说道，“看看这一皮囊酒都在这儿了……咦？怎么少了半袋子……难道是某家喝完自己忘了？”

“卧龙先生见笑了，我这三弟本就是粗鲁、莽撞之人。”这个时候，刘备也凑了过来，闻到张飞嘴里越来越浓的酒气之后，皱着眉头说道，“备代三弟向诸葛先生赔罪，先生看在备的面子上，不要和他一个莽撞人计较……”

“御鬼术，术法一般，不过使得还算漂亮。”就在刘备哀求诸葛亮不要和张飞一般见识的时候，草庐当中隐住身形的归不归嘿嘿一笑，用传音之法对身边的吴勉和两只妖物继续说道，“这只是粗浅的术法，但凡是纵神弄鬼一脉的都修炼过这个。不过肯定不是他师尊司马徽教授的，那个老家伙自己都没有这个本事……”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诸葛亮已经起身将要第三次施礼的刘备搀扶了起来。当下他微笑着说道：“将军哪里话，张将军性格直爽，乃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的人物，本应就是不拘小节的。亮哪敢有一点怪罪之心？”

说话的时候，这位卧龙先生连续几次好像不经意地看了身边的角落一眼。看他的样子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不过却什么都没有看到。诸葛亮的落眼之处正是吴勉、归不归几人所在的地方。归不归有些意外，笑了一下后继续使用传音之法说道：“这个小娃娃是感觉到什么了，不错，这样的天赋他师尊司马徽都没有。看来那位水镜先生上次说的没错，这个弟子他是捡到宝贝了……”

“老家伙，那也不对啊。既然有这个本事，刚才他何苦还要在门口被张大哥那一顿好打？”这个时候，百无求想起刚才在后门看到的一幕，继续说道，“有这个本事，刚才就是那两只鬼架着张老三，这个卧龙去扇他小嘴巴了。”

“你这眼睛也是留着骂街用的吗？睁开看看……”这个时候，吴勉看得有些无聊，当下也不管归不归这几个人了，转身便向门外走去。

有了吴勉的提示之后，百无求这才看明白，那诸葛亮刚才在后门受的伤，现在完全出现在张飞的身上。这样的本事百无求都没有，看来刚才自己是有些小看他了。

吴勉离开之后，归不归也跟着离开了这里。老家伙本来便是进来看这卧龙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看到他的御鬼术之后再没有什么意思，当下也跟着从这里离开。吴勉和归不归走了，剩下的两只妖物更没有留下来看热闹的理由，当

下他们俩也相继离开了草庐。

从草庐出来之后，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并没有着急驾车离开这里，继续隐住了身形，绕到了草庐大门口，这里有刘备带来的几个随从。当中一个人正是那位一个多月之前便到了刘备身边的左慈。

这个时候的左慈一身幕僚的打扮，跟着车夫、护卫一起守在门口，等着自家的主公、将军出来。左慈和几个护卫说得正开心的时候，冷不丁感觉到一股妖气从大门的方向传来。

左慈虽然看不到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人，不过还是感觉到了百无求身上的气息。归不归用传音之法将他带到了草庐的角落里。当下，吴勉、归不归二人带着两只妖物显出身形。看到他们之后，左慈重重地喘了口粗气，随后苦笑着对归不归说道：“你们来得也算是及时了，再晚来几天，便是我油尽灯枯的大日子。这几天阴司鬼差天天都来烦我，让我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说到这里，左慈左右看了一眼，感觉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才继续说道：“刘备的甘夫人也是这几天就要生产，已经有其他的魂魄来打甘夫人的主意。虽然都被我赶走了，不过你们不在我心里始终没底。耽误了这次投胎，下次投生帝王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小娃娃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既然老人家我们到了，小娃娃你的心便放回肚子里。别说还没有和你抢，就算是魂魄已经进了甘夫人的肚子占了地，老人家我也会想办法把那个魂魄拖出来。”

有了归不归的话，左慈的心里这才有了底。当下老家伙又向左慈打听最近天下又出了什么事情，左慈能说出来的也不过是各地军阀钩心斗角的事情。吴勉听腻了，当下对左慈说道：“说点别的吧，这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你师尊广仁他们的消息吗？”

说到广仁，左慈叹了口气。这兵荒马乱的，加上方士一门早就不在了，想要找广仁他们谈何容易？如果能找到那两位大方士的话，左慈转世投胎会容易得多。

左慈的话说到这里时，草庐当中跑出一个童子。童子出来向守在门口的这些人转告，说刘备见到卧龙先生一见如故，今晚就在草庐当中留宿，门口等候的这些人自行扎好帐篷守候。当下，这些人开始在草庐门口准备好过夜的事宜。

就在天色擦黑的时候，本来还和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左慈突然变了脸色。顺着他呆滞的目光看过去，就见远处有几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走了过来。

“左慈，再过两个时辰，你的好日子就要到了。”

第三十五章



这几个人影似乎只有左慈和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可以看到，其余的人还在忙扎帐篷过夜的事情，完全看不到身边多了这几个人影。而左慈听了人影的话之后，脸色便开始难看起来。

左慈深吸了口气之后，低头走到角落里，随后对跟上来的人影说道：“你们算错了，我还有半个月的阳寿。你们可以再算一次，我的好日子什么时候到我清楚。”

其中一个人影咯咯一笑，说道：“你的阳寿已经改了，大阴司勾掉了你半个月的寿数。好了，别跟我们这些跑腿的废话了，两个时辰之后下去和大阴司理论吧。左慈，我知道你是方士，如果想动歪脑筋的话，想想两个时辰之后……”

“阳寿是天定，大阴司也不能删改。”左慈盯着面前的人影，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什么时候阴司开始这么欺负方士了？以为方士一门没有了，方士就可以任你们宰割吗？我也有昔日长生不老的同门长辈，他们知道你们阴司擅改方士的阳寿，就是你们大阴司也消受不起。”

“左慈，有话两个时辰之后下去和大阴司讲，你与我们这些跑腿的说不着。”这时，另外一个人影开口说道，“我等弟兄几人只是负责拿人的，别的与我们无关。”

这时，其他人影已经从身上拿出绳索、棍棒一类的法器，并将左慈围在当中。怎么说这个将死之人也是个方士，一旦他在死前做困兽之斗，还真是有些麻烦。话说回来，如果不在这人死前就耗干了术法，死后变成厉鬼也是更大的麻烦……

“是阴司鬼差大人吗？老人家我做了几百年的孤魂野鬼，这次把我老人家也一起带走吧……”这时，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其中一个阴司的大腿，哼哼唧唧地说道，“反正你们也是要带魂魄下去，多带一个也累不着。”

“大胆，你一个幽魂，怎么敢对阴司无礼！松手……不对，你不是幽魂，你是活人……”阴司抄起手中的煞魂棒打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抱住自己的幽魂身体温热，不过手上的煞魂棒已经收不住，还是打在了老家伙的身上。

“这可是阴司小娃娃你先动的手……”挨了一下煞魂棒之后，倒在地上的归不归哈哈一笑，随后慢悠悠地爬了起来，一边掸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对那个目瞪口呆的阴司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和你家四大阴司有过口头誓约，你们阴司不来找我老人家的麻烦，老人家我也不主动找你们的麻烦。现在可是你们先动的手……”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他脑门上挨打的位置已经有鲜血流淌了下来。本来就算二十个这样的阴司捆在一起，也不能对这个老家伙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老家伙摸了一把自己脑门上流下来的鲜血，不动声色地看了左慈一眼之后，继续对阴司们说道：“把老人家我伤成这个样子，就算把你们烟消云散了，那四大阴司也说不出什么了吧？”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老家伙刚才老迈的样子一扫而空，眼睛冒出一丝精光，看得周围这几个阴司不寒而栗。

“归不归！你是归不归……”这时，刚才给了归不归一棒子的阴司终于认出了这个老家伙是谁。当下他本来就惨白的一张脸上顿时变得死灰。其他几个阴司听到后，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左慈，站到了一起，紧张兮兮地看着面前这个笑眯眯的老家伙。

这时，百无求瞪着眼睛也站到了归不归的身后。看着自己“亲生父亲”这满脸鲜血的样子，二愣子当下头发都竖了起来，瞪着面前的几个阴司吼道：“谁动手！自己出来！知道什么叫作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吗？我们家老家伙几百岁了，老子是他亲生的，平时也就是哄着骂两句。你们敢动手？欺负老子是妖，不敢动你们这些野鬼吗？”

说话的时候，百无求的皮肤开始慢慢变黑，浑身上下散发出一丝丝连阴司

都惧怕的妖气。几个阴司见到之后，开始不约而同向后退去。这时刚才给了归不归一棒子的阴司，一咬牙站了出来，对老家伙说道：“刚才那一下煞魂棒是怎么回事，大家心知肚明。我们这些小角色惹不起您老人家，既然您出来了，那么小的们也不带左慈的魂魄走了。这就回去向大阴司复命，以后大阴司怎么和您老人家说，是您二位的事情。你们神仙打架，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小鬼了……”

归不归听了嘿嘿一笑，冲这几个有些慌张的阴司摆了摆手，随后说道：“小娃娃这话说得还算是人话，老人家我给你们大阴司面子，回去和你们家大阴司说一下，洛阳城一别，老人家我还有点想他。等到我老人家真到伸腿的那一天，一定下去找他喝酒赔罪……”

听到归不归松口，这几个阴司都长出了口气。当下他们对着老家伙行礼之后，一刻都不敢停留，同时施法离开了。

“老家伙，你就这么放他们走了？你这一下子白挨了？”看着几个阴司离去，百无求也恢复成他原本的样子，回头瞪着眼睛冲还在不停流血的归不归继续说道，“不是挨了一棒子吗？怎么血还止不住了？老家伙，看不出来你身上的血挺足啊，这个流法人都没死……”

“听见了吗？左慈你是不是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是找个机会让老人家我流干了血，娃娃你可以开心一下？”归不归对头上哗哗直流的鲜血也有些不耐烦了，当下回头看着惊魂未定的左慈，继续说道，“你还在显摆这点幻术吗？”

最后一句话才算提醒了左慈，他急急忙忙地解除了术法，归不归瞬间又变回了他老神仙一般的模样。

“归师叔，您刚才听到了，大阴司平白抹了我半个月的阳寿，其中必有缘由。”这句话刚刚说完，左慈马上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不对！那半个月的阳寿并没有还我。还有一个多时辰我就要死了……转世还没有办妥……我该怎么办？”

“娃娃你的运气好，有老人家我在，再过两天一定让刘备管你叫儿子。”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用理会那些阴司，左右不过是有人也看中了刘备儿子的肉身。当年老人家我和四大阴司有过誓约，他们不敢做得太过……”

“原来老家伙你是那么伟大的人物。”没等归不归说完，一直在一旁看热闹的吴勉突然打断了他的话。顿了一下之后，白发男人继续慢悠悠地说道：“不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转了性子？你突然做了好人，我还真是有些不大习惯。”

“谁过年不办点善事？”归不归嘿嘿一笑，转头向草庐的方向看了一眼。老家伙转头的同时，藏在门廊里的一只鬼急忙闪身躲过了老家伙的目光。

随后这只鬼的嘴不停地上下抖动，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时，站在庭院当中的诸葛亮微微一笑，自言自语道：“原来这都是有大神通的人物，连阴司都不放在眼里，哪位大人物到了我这草庐……”

与此同时，归不归嘿嘿一笑，朝草庐里那只鬼躲藏的位置轻轻地说了两个字：“淘气……”

第三十六章



阴司消失之后，左慈便开始冒虚汗。没过多久，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粗气来，这还不算，他的身体还开始没有规律地抽搐起来。百无求将他安置在一个没有人的帐篷当中，他躺在里面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归不归说道：

“师叔……这次我八成是……不行了，您一定要帮我……投胎。甘……甘夫人还有三天……就要产子，您一定……帮我……”

“现在知道叫师叔了？”归不归坐在左慈的身边，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就冲你这句师叔，老人家我便帮你一把。你说得没错，刘备的确有几年的帝王之相，也是独子之命。不过你做了他儿子，还能做几年皇帝，那就要看你的命了。小左慈，你这肉身已经托不住魂魄了。趁着还能说话，老人家我再问你件事，你那幻术心法还给过谁？”

如果说之前左慈还有欺瞒归不归的心思，现在他可不敢再有丝毫欺瞒之心。重重地喘了几口气之后，左慈对归不归说道：“火山……大方师要过，不过……心法九转……我只给了……六转。您可是……九转……丝毫不……不少……”

“乖……”归不归笑嘻嘻地冲已经快不行了的左慈做了个鬼脸，随后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天上的月亮，继续说道，“时间差不多了，左慈……你死了吗？”

归不归最后一个字出唇的同时，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从左慈的身体里飘了出来，他的五官相貌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工夫，人影已经变成了和左慈一模一样的相貌。

看着还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的自己，左慈的人影呆愣了半晌之后，喃喃自语道：“我……应该是死了……”

第二天一早，刘备的随从通过草庐里侍奉诸葛亮的童子，告知了自家主公一个不幸的消息：那位刚刚前来投奔的左先生昨夜不幸猝死。虽然这多少有些不吉利，不过下人们不敢欺瞒主公。

左慈的遗骸被送回到军营当中，战乱当中不能回归故里，又怕引来瘟疫，最后只能找了一处山林安葬。只是没有找到左慈的籍贯，没有办法向亲友报丧了。

虽然有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丝毫没有影响刘备弟兄三人与卧龙先生的畅谈。尤其是刘备本人更是对诸葛孔明未出茅庐，便知天下大事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最终在这位有着汉室宗亲血脉的皇叔恳求之下，诸葛亮答应出山辅佐刘备恢复汉室江山。

当天，诸葛亮便跟随刘备进入新野城。只隔了一天，便有第二件喜事传了出来，刘备的妾侍甘夫人为其生下一子，取名刘禅，乳名阿斗。

就在刘禅出生当晚的子时时分，产房里面的夫人正在痛苦地叫嚷着，不停地有女眷来来回回地进出。

这时，一队阴司鬼差带着前来投胎的魂魄到了甘夫人的产房前。这次送来投胎的魂魄是某位卸下了阴职的大阴司，阎君看在他任劳任怨侍奉自己将近千年的分上，特地给了这位卸职大阴司一世帝王的运程。产房内外的女眷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还在不停地为马上就要降生的婴儿做准备。

眼看这一队阴司已经将昔日的官长送到了产房前，正准备说几句客气话就把他送进去的时候，产房门前突然冒出了丝丝黑气。黑气快速凝结成了人形，是两个黑色恶鬼的模样。

其中个头大点的恶鬼，低沉着声音对面前的十几个阴司鬼差说道：“站住吧，此路不通……”

这些阴司平时做的就是捉拿孤魂野鬼的活，想不到今晚会有魂魄敢在他们的面前撒野。当下，这些阴司便想在自己的老上司面前表现一下。虽然这次不是来拘鬼的，没有带着勾魂锁、煞魂棒之类的法器，不过对付这样的恶鬼，这些阴司空手就足够了。

“鬼物！在阴司面前，你也敢撒野吗？”一声怒吼之后，两个阴司护住了来投胎的老上司，剩下八九个阴司同时对着守在大门前的两只恶鬼扑了过去。这也是在老上司面前显示一下威风。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阴司冲到距离两只恶鬼还有三四丈远的时候，同时好像被石化了一般，保持着继续往前冲的姿势，固定在了原地。这时，远处来投胎的大阴司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情。当下他沉着脸说道：“竟然敢结阵暗算阴司，你们两个真的想要烟消云散吗？”

“已经让你们站住了，现在被定住，怨不得我们。”还是那只个头大的恶鬼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大阴司说道，“天下广大，总有阴司管不到的地方。再说你们也是鬼物出身，凭什么好的人家要你们先挑？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别等到天光大亮之后，大家一起烟消云散！”

这位大阴司是来投胎的，法器都留在了地府当中。加上出来之前刚被阎君去了术法，现在就算想要翻脸也没有资本了。不过想到马上就要到手的一世帝王飞了，他又不甘心。当下，大阴司冷冷一笑，说道：“以为摆下阵法就奈何不了你们吗？你说得对，天下广大，总有阴司管理不及之地。不过阴司也不止我们几个……”

大阴司说话的时候，身边的阴司已经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小的竹筒。随着催动术法，竹筒当中射出一束耀眼的红光，直冲云霄。这是阴司之间呼叫的手段，一旦遇到难缠的恶鬼便使用这法器，周围几百里内的阴司都会赶过来帮忙。

不过大阴司这次等了半晌，也没有等到一个阴司来帮忙。这时，另外一只恶鬼对大阴司说道：“没用的，算到你们到来，自然也想到了应对的法子。还有几个时辰天就要亮了，到时候你们投胎帝王家不成，还可能烟消云散，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时，大阴司也没有了办法，心里后悔为什么不带着法器过来投胎。当下，他心中一动，似乎明白这当中是谁在搅局了，对着空气大喊道：“归不归！我知道这都是你做的！纵容左慈我已经放你一马了，现在竟然得寸进尺！你真的以为有了长生不老的身体，我地府阴司便奈何不得你了吗？”

大阴司喊了半晌也没有等到归不归回应，最后看着再过不久天光便要大亮，无可奈何之下，指着被定住的手下，咬牙说道：“好！今天这件事我记下了，你把阴司放下，这一世的帝王我不要了！”

大阴司的话刚说完，就见那些被定住的阴司一个一个倒在了地上。这些阴司爬起来之后，还想要继续扑过去，却被那位大阴司拦住：“没用！我们回去

向阎君复命，归不归！希望你果真长生不老，永远都不要下到地府当中！”

说完之后，大阴司不顾身边的阴司，转身便离去，其余的阴司恶狠狠地看了两只恶鬼一眼后，便跟着大阴司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直到一众阴司都彻底消失之后，儒士打扮的诸葛亮才从角落里面走了出来。产房门前的阵法对他没有丝毫作用，他走到了两只恶鬼前，对个头大的恶鬼说道：“怎么说你我也有几年的主仆情谊，下一世你便是我的主公，由仆变主，我的生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恶鬼有些放肆地大笑了一声，随后对诸葛亮说道：“言重了，卧龙先生，下一世还要你帮我一统天下……”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产房当中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之声。两只恶鬼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回头看向产房的时候，就听见里面有稳婆在喊道：“生了！夫人生下一位公子……”

刚才和诸葛亮说话的恶鬼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喃喃自语道：“那我怎么办……”

第三十七章



甘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明明还有一个时辰才会出世，为什么会提前出生？明明没有魂魄生下来就应该是死胎，可听着里面婴儿嘹亮的哭声中气十足的，哪里有一点夭折的意思？

这时，已经有小丫鬟开门跑出去报喜了。诸葛亮皱了皱眉头之后，就要闪身离开，却被那个错失了投胎机会的恶鬼一把抓住：“这样就算完了？我呢？我怎么办？你说天下三分的，另外两家都有了后继。哪里还有我的位置？”

“你可以给他当儿子……”没等诸葛亮回答，一个刻薄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只见远处走过来一个白头发的男人，白发男人故意将自己身上的气息释放了出来。两只恶鬼被这气息压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白发男人走到距离产房还有十几丈远，便停下了脚步，皱着眉头看向门口的一人二鬼，说道：“里面有女人生孩子，你们两个孤魂野鬼堵在门口想要做什么？”

“他们是来贺喜的。”没等诸葛亮回话，从产房里走出来那个老得不像样子的归不归。老家伙嘿嘿一笑之后，看了一眼诸葛亮和二鬼空着的手，随后又是一笑，继续说道：“小气……想不到司马徽那个老家伙还会有这样的弟子，娃娃你这一身的术法可不是那个老东西教授的吧。”

听到归不归叫破了自己的身份，这位卧龙先生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他微微一笑之后，对归不归施礼说道：“孔明见过归不归老先生，家师水镜先生不久之前还说过在洛阳城中见过老先生。想不到这才几日，孔明也有幸见到老先生了。”

诸葛亮说话的时候，远处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随之刘备弟兄三人

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快快去将孔明先生请到内堂，先生是精通异术之人，稍后还要请他为孺子看相。”

这时，张飞接话说道：“大哥，兄弟我劝你一句。我瞅着那个诸葛孔明带着一股阴险之气，凡事你防着他点。天底下和你交心的就是我和二哥了，早知道这厮这么阴险，老子我就应该早早烧了他的王八窝。”

从草庐回来之后，张飞越想越不对劲。他在后门扇嘴巴的明明就是诸葛亮啊，怎么一转眼他就回到草庐不说，自己还莫名其妙地摔倒，越想越可疑。不过刘备、关羽二人只以为这三弟还在记恨在草庐出丑，当下只是劝说他要大度一些。

看到刘、关、张三人走过来，诸葛亮有了台阶，当下他再次对着归不归施礼，说道：“老先生您也听到了，主公唤我，孔明要去应酬一下，这就先行告辞了……”

看到归不归没有阻拦的意思之后，诸葛亮回身又对着白发男人行了半礼，随后便离开了。只是那两只恶鬼还在白发男人吴勉的压制之下，连离开的动作都做不出来。

最后还是吴勉懒得和两只恶鬼一般见识，收敛了身上的气息，这才放了两只恶鬼一马。看着他们俩慌不择路地逃走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卧龙小娃娃比老人家我想象中有趣……”

吴勉翻了翻白眼，对归不归说道：“他压根就没有想过送恶鬼投胎，你我都成了他棋盘上面的棋子。老家伙，你的对手出世了……”

“时不时有个对手也挺好，起码以后这日子不会无聊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回头看了一眼产房里面忙活的人影，嘴里自言自语道，“一世帝王，真的有那么好吗？”

刘备中年得子，自然是爱如掌上明珠一般，亲自给起了阿斗的乳名，又请了诸葛亮起了刘禅的大名。为庆祝得子，刘备犒赏麾下将士，人人都得了一份酒肉、钱粮。

刘备军中庆祝的时候，十几里之外的官道上，吴勉、归不归一行人坐在马车上，百无求驾着马车，正漫无目的地向着官道的尽头走去。二愣子一边驾车，一边回头对吴勉和归不归二人说道：“那个什么诸葛亮，有你们说的那么

邪乎吗？老子就不信了，会点纵神弄鬼的本事有什么了不起的？最后刘备家儿子不还是便宜左慈了吗？他再厉害还能厉害过席应真那老东西一嘴巴？”

“傻小子，诸葛亮的本事在这里，你也就是这里空了一点。”说话的时候，归不归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随后继续笑嘻嘻地说道，“这小娃娃表面上为了两只恶鬼连阴司都得罪了，你也动动脑子想想，那俩鬼以后还不是要继续为他卖命吗？而且有老人家我和你小爷叔挡着，谁能看出来破绽？可惜张松是鬼魂出不来，要不然把他们俩弄一起也是有趣。”

说到这里，老家伙又想起别的什么事。他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卧龙的心智已经这样了，那么凤雏呢？老人家我也想见见他了……”

眼看就要天亮了，官道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看到了人影之后，归不归急忙让自己的便宜儿子停车。老家伙看出了人影的身份，不过他并没有下车，只是笑嘻嘻地盯着人影，等着对方的举动。

车上的人和人影僵持了一阵，最后还是吴勉有些无聊，对挡住去路的人影说道：“天这就要亮了，你是来自杀的吗？”

人影冷笑了一声之后，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吴勉是吗？我不是冲你来的，我和归不归的恩怨，你不要插手……”

“我可不得记得养过你这样的儿子，还需要听你的话。”吴勉翻了翻白眼，用他那招牌的语气继续说道，“老家伙就在这里，来，过来了结你们俩的恩怨吧，再不过来天就真的要亮了。”

吴勉将人影的话噎回去的时候，归不归捂着嘴巴偷着笑了几声，随后才装模作样地起身打起圆场：“这怎么说话的？老人家我这几年一直本本分分的，什么时候招惹到了大阴司？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老人家好像已经不在大阴司你的统管之下了，什么恩恩怨怨的拉倒得了……”

“归不归，你可不只得罪了我这一个大阴司，这次你连阎君都得罪了……”看到正主出面，人影也不再和吴勉置气，他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刚才你阻挠的那位投胎转世的大阴司，乃阎君亲自下的冥旨。现在阎君震怒，你长生不老不假，你还有在生死之间循环的子嗣、亲友吧？阎君已经再下冥旨，他们下到地府之后，会替你遭受酷刑之苦。只要你的子嗣、亲友不

绝，总是要他们来替你还债的。”

“这就有点过分了……”归不归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模样，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和老人家我有关系的大都是以前的方士，他们遭罪自然有他们以前的大方师徐福替他们出头。对了，老人家我有没有说过。当年我老人家娶的是徐福的远方表姑，论辈分他还得叫我一声表姑父。算起来老人家我的子嗣，都要管徐福那个老家伙叫点什么。阎君要动手责罚他们，我老人家也拦不住，最多也就是出海告诉徐福，他的亲戚也被欺负了。”

归不归说完之后，人影便沉默了起来。这时，远处东方的天空里已经有了一抹鱼肚白。人影最后说了一句：“你的话我会转告阎君，赌一下，徐福会不会为了你的子嗣，去和阎君翻脸……”

第三十八章



一句话说完，人影化作一团烟雾，从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的马车前消失了。这时，白发男人看了面前的归不归一眼，说道：“看不出来徐福还得管你叫一声姑父，他以前那样对你，算不算是大义灭亲？”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乡下地方家家都连着亲戚，算起来他小的时候还定过一门亲，要不是没过门女的就死了，老人家我现在还要管徐福叫一声奶公。”

说到这里，老家伙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阎君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这个家伙就不一样了，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这就要翻脸刀兵相见了。”

百无求和小任叁当下开始追问归不归人影是谁，不过老家伙这次嘴巴紧得很，只是嘿嘿笑了几声，便岔开了话题。

这时，天色已经放亮。百无求驾驶着马车准备就近找个城镇休息。这次送左慈投胎之后，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也没事可做。按归不归所想，那位失踪已久的广孝既然再次露面，就应该找到他，了结一下以往的恩怨。广孝如果还是光头和尚的样子，那倒是好找了。现在兵荒马乱的，和尚、修士大多已还俗，找一个秃子还是容易许多的。

顺着官路一直走了两个多时辰，眼看就要到午时，这驾马车终于来到了一座县城。归不归包了这里最大一间客栈的跨院。几个人正要休息的时候，便听到大街上一阵人仰马翻的呼叫声，随后又听到有人闯进了这间客栈，对着客栈老板一阵喝骂。

还没等百无求和小任叁两只妖物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情，一队凶神恶煞的官兵便踹开了房门，闯了进来。为首一个手握腰刀的头目，对房间里的二人二

妖说道：“你们几个听着！曹丞相军令，但凡十四岁以上、六十以下的男丁全部应召入伍。你们四个都在内！跟我当兵吃粮去……”

听到这个征兵官将他们四个人都算在兵员里面，百无求当下劈头盖脸地骂道：“你眼瞎吗？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狗官，你看看这个小的够十四吗？看见那个老家伙了吗？少说他也过了十个六十！你就是不会算数才当的兵吧？不会算数，眼睛还瞎，还当什么兵？你这辈子完了，还不赶紧去投胎？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省得给别人添麻烦！”

如果是一般人这么破口大骂，闯进来的这几个当兵的已经动手了。不过现在看到这个黑铁塔一样的大个子，征兵官几个人还是有些心虚的。为首的征兵官当下难得对百无求讲起了道理：“好，老爷就跟你算算。这个小的不到六十吧？老的是不是也过了十四？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丁说的不就是他们俩吗？不过也别说老爷不讲人情。曹丞相后面还有恩旨，只要你们一人拿出五十贯钱，别说他们俩了，就是你们这两个壮汉也可以免除劳役之苦。怎么样？看你们都不像是穷人，拿出二百贯钱，这边就没人……”

没等这征兵官说完，火冒三丈的百无求已经扑了上去，举起他那小坛子一样的拳头，一拳打在了征兵官的身上。“嘭”的一声，征兵官直接被打出了客栈。等到落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如果这时有人用利刃剖开这征兵官的肚子，就会看到里面的内脏已经成了糍糊。

说实话，百无求动手还真不是因为这征兵官欺人太甚，实在是二愣子被他说得无法反驳，这妖物骂街以来还从来没有被人说到哑口无言，这才一时恼羞成怒了结此人的性命。这征兵的官员也是个倒霉的，因为嘴贱丢了性命。

一拳打死了征兵官之后，客栈里面的官兵都冲着百无求去了。对这些凡人士兵，二愣子都没有使用妖法，只是仗着自己妖物铜筋铁骨的身体，和形如鬼魅的反应。他将冲进客栈的官兵都打出去了不算，最后竟然还出现了一幅奇景——他一个妖一直追赶着成百上千的士兵在县城大街上狂奔。

但凡被二愣子接触到的官兵最轻也是腿断胳膊折的下场。领兵的将军甚至动用弓箭手，对着百无求一通乱射。也是二愣子的身法实在太快，直接抓起身边的士兵做挡箭牌，随后他身影一晃，便到了那些弓箭手当中。百无求恼恨这些暗箭伤人的，对着他们下了死手。眨眼的工夫，弓箭手已经没有活着的了。

最后，百无求竟然凭着一己之力，将冲进县城的几千曹军都赶了出去，本来已经被官军填满了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到还有活人。

将众官军都赶出了县城之后，百无求先在大街上转了两个时辰，将藏在暗处的军士找出来一顿好打，直到再也找不到一个官军之后，这才骂着大街回到了客栈。

本来还想劝慰客栈老板几句的，不过看着他已经吓得直打哆嗦，二愣子也没了好好说话的心思。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他对正在低声和吴勉说着什么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那些当兵的都被老子赶出城了！都什么东西，没仗打的时候就会欺负老百姓，有仗打了跑得比兔子都快！什么东西！还敢问老子要钱，瞎了他的狗眼，老子下馆子都没给过钱！”

“没钱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情。”归不归回头笑嘻嘻地看了自己这便宜儿子一眼，随后继续说道，“本来还想带着傻小子你抓和尚玩的，现在看起来要先放过广孝了。咱们回去……看着左慈，别刚刚投胎就送了性命。”

“什么？好好的怎么又说到左慈了？”百无求没听懂归不归话里的意思，当下皱着眉头说道，“咱们刚离开半天就回去，老家伙你实话实说，是不是刘备那里有你相好的？听说诸葛亮也是有老婆的，当天在草庐的时候，你可是有一阵子自己走了的，说，你趁着老子不注意都干什么了？”

“大侄子，听叔叔我说一句。”这时，小任叁走了过来，爬到了百无求的肩上，继续说道，“咱们出来的地方叫新野，是刘备的地盘。刚刚进来抓壮丁的是曹操的军队，你猜猜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来找刘备干仗？”百无求终于明白了过来，二愣子歪着脑袋想了半晌之后，还是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继续说道，“老家伙，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送了左慈去投胎不算，还要回去救他？你打算保他到什么时候，娶媳妇生儿子你也管吗？”

“这次可不都是为了左慈。”归不归也不气恼，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想见识一下，得了卧龙怎么安天下……”

不久之后，他们几个人使用各自的术法，再次回到了新野城中。不过短短几个时辰，新野城的大街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几个凌晨离开的时候，这里还在张灯结彩。现在回来就好像到了另外一座城一样，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就在百无求诧异的时候，就见远处尘烟滚滚，有大批曹军顺着官道杀了过来。带头的官军冲进新野城之后，大军突然散开，竟然绕过了吴勉、归不归等人。百无求看得清楚，这一两千人马鼻青脸肿的，正是几个时辰之前被自己打跑的官军。

还没等百无求骂街，归不归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拉着自己的傻儿子退到了没人的角落里。

等到大半官军冲进新野城后，城门附近的房屋突然着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开，片刻之间，整个新野城便成一片火海……

第三十九章



城中着起大火的时候，东西城门突然关闭。任凭城中的军士怎么冲撞，城门都没有打开。说来也怪，城里面大火冲天，可距离大火只有几丈的城门却连一点炙热的温度都感觉不到。

冲进新野城的军士都是骑兵，其中大半被同伴的军马踩踏而死，剩下的是死在浓烟和火烤之下。带兵冲进城的将军正是曹操的祖弟——汉末名将曹仁。

曹仁骑在马上，看出从城门冲出去已经不可能，当下他仔细观察城中地形，看到西南方的火势最弱，而且那里的城墙看着也最单薄，似乎随便踹一脚就能将城墙踹塌。曹仁看明白之后，随即调转马头，指挥手下的军士向西南方的城墙转移。

看着几千曹军手忙脚乱的样子，使用了隐身之法站在角落里的归不归嘿嘿一笑，自言自语道：“以寡敌众之时用火攻，这样的兵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就算完了吗？老人家我可有点失望……”

归不归这句话还没说完，曹仁的军队已经到了西南方的城墙下。就在他指挥军队要撞开城墙时，这面摇摇欲坠的城墙突然倒塌，百十来曹军躲闪不及被压在城墙之下。随后，一员手握银枪的白袍将军，带着几百兵士从城墙倒塌的缺口冲了进来。

冲进来的将军枪法惊奇，身先士卒冲进了曹军当中，随着他银枪舞动，不断有曹军毙命在他的枪尖之下。白袍将军杀敌的同时，跟在他两侧的军士不停地将已经引燃的灯油罐子朝曹军人多的位置扔了过去。罐子打碎之后，里面的灯油顿时变成大片的火海，将周围的曹军都包裹在了里面。

片刻的工夫，便有几个火罐扔了进来。众曹军不敢再靠前，开始向后溃

逃。曹仁的本事不及白袍将军，眼看他就要命丧此人之手的时候，他身后突然吹过一阵怪风。一个人影借着风势到了他的身边。人影猛地伸手抓住了他，这时风向突然改变，大风带着火势向白袍将军吹了过去。

白袍将军带领手下兵士暂退躲避大火的时候，曹仁胯下的战马突然一声暴叫，随后闪电一般载着曹仁和人影一起从城墙倒塌的缺口逃了出去。可怜跟着曹仁进城的几千军士，几乎都惨死在了城中的火海里。

看到白袍小将从最薄弱的城墙外杀进来的时候，归不归还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说道：“这才有点意思，诸葛亮小娃娃还有几分狠心，这是要赶尽杀绝啊，烧死这么多人，也不怕折阳寿吗？”

几乎就在这句话刚刚说完的同时，战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几乎就是必死无疑的曹仁竟然被一个人影救走。老家伙的眉头皱了起来，看了一眼还在看热闹的吴勉之后，还是对他说道：“这是方术……”

“方士一门都没有了，谁还管你们方术？左右不过是我个吃饭的东家而已……”吴勉也看出救走曹仁的人影使用的是方术，不过这种方术并不十分高明，只是普通的御风之术。小任叁施展起来还要比这人熟练。

“火攻这场戏看完了，去看下一场戏吧。”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向白袍将军的位置走了过去。那员将军看到曹仁被人救走，知道追赶无益，也不再理会会被大火困住出不来的曹军。当下此人纵马带着手下的军士也出了新野城，向另外一条路跑了下去。

不管这员将军如何纵马飞驰，吴勉始终和他保持着十几丈的距离，紧紧跟着。白发男人身后跟着笑嘻嘻的归不归和百无求。新野城大火的时候，小任叁早已钻进了地下。这个人参娃娃最忌讳的便是大火炙烤。

白袍将军纵马跑出二十里之后，突然拐进山路继续前行。又跑出十几里之后，穿过此间山路，便看到远处有一条大江，有数不清的百姓正沿着江边向渡口行进。

渡口这里已经停靠着大小船只百余艘，装满一船便向江对岸行驶过去。随着这些船只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已经有大批的百姓渡江到了对岸。

在百姓渡江的渡口，已经扎下了几十座军帐。关羽、张飞二人各自带着数千人马压住了阵脚，看他们的架势，应该是等着曹操大军到来之时，冲出去厮

杀一阵，为百姓们争取时间的。

白袍将军策马赶到江边，在军帐中见到了主公刘备和那位卧龙先生诸葛亮。当下他诉说了在新野城内火烧曹军大将曹仁的经过，说到最后曹仁被一个古怪人影救走的时候，诸葛亮微微皱起了眉头。不过这位孔明先生涵养极好，一直等到白袍将军说完，才开口说道：“辛苦子龙将军，这是曹仁命不该绝。不过那救走曹仁的人影，将军是否看清他的相貌？此人除了救走曹仁之外，还做过其他什么事情没有？比如说施法杀伤我军将士？”

这位叫子龙的将军摇了摇头，说道：“那人影凭空出现，他的相貌模糊辨识不出。救走曹仁也是刹那间的的事情，现在回想并没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杀伤我军将士，只是一味助曹仁逃走。”

诸葛孔明轻轻摇了羽扇两下之后，微微一笑，对白袍将军说道：“赵将军请到后帐休息，稍后等糜夫人带小主到来，我等再一起渡江……”

本来白袍将军已经要走出军帐，听到诸葛亮这几句话之后，又转过身来，皱着眉头对坐在大帐中央一言不发的刘备说道：“主公，怎么夫人和小主还没有赶到？子龙已经冲杀回来，小主因何还没有回来？”

刘禅刚刚出生，便有探马回来禀告，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已经到了距离新野不到百里的位置，正分成几路向新野扑来。其中曹仁为先锋，带着数千骑兵杀了过来。当下在诸葛亮的主持之下，自主公刘备以下，所有军民人等舍弃新野城，渡江暂避到江东。

因为担心人马在撤离之时被曹军暗算，刘备一位谋士献计。让主公刘备与少主刘禅分开向江东撤离，到时一旦刘备有什么意外，起码主公还有骨肉留下来，众人辅佐这位少主刘禅匡扶汉室。刘备不知为什么竟然听从了此计，让自己的夫人糜夫人带着独子刘禅从另外一条路过来。不过算着他们那几个人应该早就到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赶过来？

听到这里，赵子龙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他在新野城中火烧曹仁大军都没有这样，当下，他向刘备讨令去迎接夫人和少主。

刘备刚刚派出一路军马前去迎接，本不想让自己这员大将前去，无奈经不住赵子龙的苦苦哀求，只能答应他。

看着赵子龙点齐人马再次向新野出发，隐住身形的吴勉对身边的归不归说

道：“你和左慈是不是都算错了，只有一天也算是一世帝王？”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那刘禅这条小命也不至于被几家抢了，看刘禅的命吧，看他能不能消受这一世的帝王命。”

第四十章



由于牵扯到左慈投胎转世的刘禅，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还是跟在白袍将军的身后，从另外一条路向新野城奔袭过去。

跑出二十多里地的时候，远远地见到有一队数千人的曹军正向江边赶了过来。放在一般兵将身上，这时就应该找个位置躲藏起来，随后出其不意从侧翼猛攻过去。不过这位赵子龙将军却正好相反，他一马当先，直接纵马冲进了敌人的队伍当中，一柄银枪如同闪电一般直接刺死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曹军主将。

这一队曹军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主将便死在了他们的眼前。当下军心大乱，这时，跟随白袍将军的数百骑兵也冲杀了过来。在赵子龙将军的带领下，以一敌十将十余倍于自己的曹军杀得溃败。

主公的夫人和少主还没有见到，却先遇到了这一队曹军。当下赵子龙心中一沉，从这数千曹军当中杀出一条路，随后单人独骑继续向新野城冲去。等到其余人马将曹军杀退，再想寻找自家主将的时候，却发现这位赵将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数百骑兵只能继续向新野城奔袭过去。

再说此时的赵子龙，他战神附体一般。几路曹军大将发现他的行踪之后，开始围追堵截，最后非但没有把他如何，曹军这里反而接二连三地损失了几员大将。

一路跟在赵子龙身后的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看着也啧啧称奇，这白袍将军一点术法都没有，能在曹军当中杀得几进几出，听着就好像在说神话一样。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相信此人有这样大的本事？

“老家伙，老子难得看这个小白脸顺眼。”赵子龙冲进曹军当中厮杀的时候，百无求对身边的归不归继续说道，“别说他是一个凡人了，就连我们妖都

做不来这个。老子怎么都不信凡人也能这样刚猛，老家伙你帮着看一眼，这个小白脸是不是我们妖幻化的？”

“傻小子，你想多了，这个小家伙和你们妖物一点关系都牵扯不上。凡人当中也有能和你们妖物一较长短的。”归不归说完嘿嘿一笑。这时，赵子龙一枪扎在一员曹军大将的心口，随后又将他挑了起来，重重地摔在曹军堆里。这个举动吓破了曹军的胆，主将一死更加没人再敢阻拦这白袍将军了。

在曹军中冲杀了几个来回之后，赵子龙终于在一处密林当中，发现了主公刘备的马车夫。此人身上挨了一刀，此时鲜血流了一地，看着和死人没有什么分别。如果不是赵子龙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马车夫张嘴叫了一声，恐怕这位白袍将军也会把他当成死人。

当下，赵子龙急忙打听夫人和少主的下落。车夫重伤之下，指着西方说道：“我们兄弟百余人护送主母、少主，在此地遇到曹军大队，主母、少主被曹军掳走。将军快回去禀告……”

车夫的话还没有说完，赵子龙已经策马向他手指的位置冲了过去。这车夫的本意是请赵将军回去找刘备调来大队人马，趁曹军还没有将主母、少主送到曹操的大营当中，或许还有抢回来的可能。想不到这位赵将军竟然单人匹马地冲了过去，最后车夫在惊慌当中，引发身上伤患气绝身亡。

赵子龙顺着车夫所指的位置追了下去，没多久便看到了一队上千人的曹军。白袍将军看到曹军当中并没有女眷和婴孩，当下也无心恋战，打算继续追赶下去。说来也怪，赵子龙无心与这一队曹军作战，而这曹军的领兵将军看到这位身穿刘备军中铠甲的将军，竟然也没有阻拦之意。甚至在主将的示意之下，隐隐有让路给白袍将军过去的意思。

这时赵子龙一心都在寻找主母、少主上面，也没有多想。既然曹军让路那再好不过，当下就在他策马从这队曹军旁边经过的时候，曹军当中突然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

听到襁褓当中的刘禅这一声啼哭，归不归嘿嘿一笑，看了一眼也在微笑的吴勉一眼之后，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是这刘禅的命大，还是左慈娃娃的心计，到底是没喝过孟婆汤的……”

婴儿啼哭的同时，一个兵卒打掉了自己头上的头盔，露出里面的千万青

丝，娇声对赵子龙喊道：“子龙将军求我！我乃糜氏，幼主在我这里……”虽然赵子龙并没有见过这位糜夫人，不过事已至此，也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当下调转马头便向糜夫人的位置冲了过去。

这时，这队曹军的主将也反应过来，当下指挥手下的兵马向赵子龙扑了过去。一员白袍将军连杀己方数员大将的消息早已传了过来，就是为了防着此人，他才将抓获的糜夫人换上了自己手下兵卒的衣服，更主动让出了去路，想不到最后却毁在刚才婴孩的一声啼哭之上。

好不容易见到糜夫人和少主，赵子龙更加不可能放弃。当下他挥舞着银枪，但凡有曹军敢阻拦在他的马前，心口、喉咙等要害处便是一个血窟窿。

当下，看到自己的兵士在这员将军的枪下已经有了溃败之势，带兵的将军不敢大意，策马到了糜夫人身边，一把将她怀里的婴孩抢到手中，看到糜夫人死活不放手，气急之下拔出长剑一剑刺死了糜夫人。随后他也顾不上这些兵丁的死活，调转马头向曹操大帐的位置冲去。

赵子龙见到之后，单手握枪，好像挥舞长棍一样挥舞银枪，瞬间将阻挡在自己马前的一大片曹军全部打倒，随后催动战马，向曹军主将逃走的方向追了下去。见到自己的主将弃军逃走之后，这些曹军也都胆怯了，当下一哄而散，纷纷逃走。

没有了阻拦的赵子龙更是心无旁骛地追下去，不过他胯下的战马已经奔袭了几个时辰，体力早就衰减了不少。不论赵子龙怎么抽打，速度始终跟不上，和前面的曹军将领的距离越拉越远。

就在赵子龙急得浑身冒火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吴勉脸上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表情。随后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好像是无意识地咳嗽了一声，就在吴勉咳嗽的同时，前面将军的战马突然马失前蹄，将军连人带马栽倒在地。

看到前面将军从马上摔了下来，后面追赶的赵子龙心里猛揪了一下。好在听婴孩的啼哭声还在，并没有什么异常，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这时，归不归笑嘻嘻地看了吴勉一眼，说道：“老人家我就知道你拉偏手，什么时候你也关心左慈了？”

吴勉翻了翻白眼之后，说道：“左慈的死活关我什么事？这人跑了，后面的戏你来演吗？”

吴勉、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赵子龙已经纵马到了刚刚爬起来的将军身边。还没等将军把自己的兵刃从马上取下来，赵子龙手中的长枪已经打在了他的头上。一声闷响之后，这将军只剩下一个腔子还站在原地。赵子龙从马上跳了下来，在这腔子倒地之前，一把将他怀里还在啼哭的婴孩接到了自己的手中。

就在赵子龙长出了口气的时候，一团雾气出现在他的背后，慢慢凝结成了人形……

第四十一章



白袍将军似乎没有感觉到背后已经多了一个人影，此时的注意力都放在怀里的婴孩身上，生怕刚才那员将军倒地的时候，将这位少主压坏了。这个时候，烟雾凝结出来的人影已经站在了赵子龙的身后。他手上同样出现了一柄烟雾凝结而成的匕首，对着赵子龙的后心猛扎了下去。

几乎就在人影动手的同时，原本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的赵子龙突然一声冷笑，一只手紧握银枪猛地朝自己的身后甩了过去。这柄长枪就好像是白袍将军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人影只觉得眼前闪过了一道银光，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柄银枪已经抽在他的身上。

本来这一下不管抽在谁的身上，对方不死也要骨断筋折地倒在地上哀号。不过这一枪抽出去之后，却感觉到没有着力点，赵子龙惊诧之下回头看去，就见自己身后只有一团烟雾，刚才感觉到的杀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到这团烟雾之后，赵子龙瞬间便认出就是他从新野城中救走的曹仁，当心心明白这是有修士要谋害自己。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抱着自己的少主跳到了马上，用力催动战马，向江边刘备的军帐跑去。

赵子龙骑马离开的同时，刚才被他一枪抽散的雾气再次凝结成了人形。人影冷冷地看着远去的白袍将军，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已经这样了，我还会让你走吗？”话音落时，人影再次散开变成一团烟雾。一阵狂风吹过来，将这团烟雾吹向赵子龙的方向。

烟雾借着风势瞬间便到了赵子龙身后不到一丈的位置，这时，烟雾在空中再次凝结成人形。和之前不同，这次的人影保持在雾化的边缘，方便自己御风行事。人影手握匕首，对着白袍将军的后心扎了下去。眼看着这一下赵子龙必

死无疑的时候，对面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瞬间将人影刮散。随后人影被这阵狂风卷到了半空中，又被狠狠地摔到了地面上。

人影被摔到地面上的一瞬间，便惨叫了一声，随后他的术法被破掉，变成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倒在地上。这时，骑在马上赵子龙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不过少主在他怀里，他不敢耽搁，只是匆匆忙忙地回头看了一眼便继续策马远去。

这时，人影颤颤巍巍地想要爬起来，不过刚才那一下摔断了他身上一半的骨头，试了几次之后，他还是倒在地上痛苦地喊叫着，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将附近的曹军吸引过来。救得及时，他或许还有救。

施法破了此人术法的正是老家伙归不归。老家伙看着倒在地上呻吟的男子，嘿嘿一笑之后说道：“老人家我还以为能再看到武帝那会的虎贲军，可惜只是一个小小修士，走吧，听他叫得我老人家都疼得慌。”

“老家伙，你真不打算审审这人的来历吗？你怎么学好了？以前不就喜欢盘根问底吗？”百无求本来还以为归不归会审问这人的底细，他为了配合归不归，连骂街的话都编好了，谁能想到归不归没有一点要过去问话的意思。

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有什么好问的，曹操也好，刘备也好，和老人家我有什么关系？左右不过是曹操花钱雇来的修士，这样的人多了，我老人家哪里问得过来？”

“小爷叔，老家伙学你说话。”百无求看了一眼身边的吴勉之后，继续说道，“小爷叔，老家伙不去问，你也不想知道吗？你那点小心思老子知道，嘴里和老家伙一样说关自己什么事，心里还是想知道的吧？要不老子多嘴替你们问两句？”

没想到吴勉完全不想知道，当下，他已经开始向赵子龙消失的位置走了过去。归不归笑了一声之后，背着手跟在白发男人的身后。两个人离得近时，吴勉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和那两个人有关系吗？”

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回答道：“没有，他们俩就算不是大方师了，也不好意思让徒子徒孙做这个。不过方士也是没落了，这才多少年，就有靠方术挣钱养家糊口的。看吧，或许再过多少年，就能看到有人靠方术打把势卖艺了。现在老人家我知道徐福那个老家伙为什么会出海了，他怕亲眼看见会活活气死。”

吴勉和归不归都是方士出身，当下也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他们俩带着两只妖物，使用了术法，继续顺着赵子龙来时的原路跟了下去。眨眼之间，便看到了那个骑在马上飞奔的白袍将军。与此同时，远处已经沙尘滚滚，有大队的曹军从后面杀了过来。

策马跑了一阵之后，赵子龙胯下战马的速度越来越慢。后面追赶的曹军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怀抱幼主的赵子龙到了一座石桥之上。正准备找个地方将婴孩藏好，自己回身再去冲杀一阵的时候，石桥迎面跑来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人正是和刘备结拜的三爷张飞。

张飞也是等不到嫂子和侄子赶来，而且连前去迎接的赵子龙也不见踪影，最后他实在等不及了，也没有和大哥通禀，只是和二哥关羽说了几句，也没有多带人马，只带着本部燕云十八骑出来接应赵子龙。

没想到刚刚到了长坂坡上的石桥，便看到了疲惫至极的赵子龙单人匹马回来。他还没问话，已经听到这白袍将军怀里婴孩的啼哭之声。当下赵子龙对张飞喊道：“我怀里的是幼主，张将军助我拦住后面的曹军……”

“子龙只管走你的，后面的贼兵老张我替你挡了！这里一座独桥，老子守在这里，看他曹操几万大军怎么过来！”说话的时候，张飞已经将赵子龙让了过去，随后带着这燕云十八骑稳稳地守在石桥上，瞪着豹眼看着后面追上来的曹军。

这次是曹操亲自带着大军追赶过来，之前听说一白袍将军救走了刘备的子嗣，当下他派出了投靠自己的奇人异士。不过没多久，快马又传来异士重伤的消息。想起当初在许昌自己府中梅林遇到的异事，这位曹丞相也不敢托大，率领全军追了下去。

追到这里的时候，曹操亲眼看到那白袍将军被张飞接应走了，而刘备这三弟只带着十几个人守在这里，估摸自己身后几万大军不用开战，只要冲过去，便可以将这十几个人踩踏而死。

不过曹操还是在石桥前喝令停军，随后他手下成名的大将纵马从队伍当中走了出来。当下，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张辽等名将一字排开，站在石桥之前。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张飞的黑脸之上，就等着自家丞相一声令下，众人一同冲过去，了结了桥上这十几个人。

没有曹操的将令，这些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桥上的张飞却好像得了理一样，对着面前这几万大军大声吼道：“老子就是燕人张飞张翼德，你们当中谁活够了，脖子痒了，便出来和燕人一战！燕人这就送你们回老家投胎去！说！你们谁活够了！”

众将没有曹操的将令，都不敢轻易出战，当下都看着坐在马上的曹丞相，等着他点将出战。

第四十二章



曹操坐在马上，看着石桥上站着的张飞，就在他准备点将时，急脾气的张飞突然再次大声喝道：“看不起燕人张翼德吗？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想要干什么！”

这句话张飞是攒足了气力喊的，一句话说完之后，曹操的大军当中竟然起了回声：“想要干什么！”

张飞这一嗓子倒还罢了，但回声就在曹操身边响起。相比较张飞那一嗓子，这回声竟然惊天动地，震得曹军脚下的地面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上千军马被吓破了胆，在军阵当中横冲直撞，马上的士兵被甩下来不说，被马踏而死的曹军也不计其数。

这回声是在曹操身边不远处响起的，直接震死了在丞相身边护驾的大将夏侯杰。这员大将被震得七窍流血而死，临死之前一口紫色的鲜血喷了出来，溅了曹丞相满脸满身。

在夏侯杰坠马而亡之时，丞相的护卫也反应过来，当下急忙用自己的衣角去擦拭曹操脸上、身上的鲜血。这个时候才发现曹丞相的两眼紧闭，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地颤抖着，无论别人如何呼喊都没有睁眼。

曹操的反应吓到了护卫，当下护卫也是顾不得了，不停地大声喊道：“丞相晕倒了，快来人！丞相晕倒了……”听到此人的话之后，曹军一片大乱。与此同时，张飞身后远远的有尘土飞扬，好像是有埋伏的军马已经开始前冲。

这时，曹仁、夏侯惇这样的大将都以为这一切都是张飞定下的计策。当下他们都无心恋战，策马回到了曹操的身边，指挥大军后退。这当中众人不断地想办法唤醒丞相，却始终不见曹操醒过来。

其实不止是曹操这边，就连站在石桥上的张飞都愣住了。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叫了一嗓子，曹军便有这么大的变化。不过不管怎么说曹军总算退下去了，估算着百姓也差不多都到了江东，张飞也顾不上去弄清出了什么事情，指挥手下燕云十八骑将石桥拆掉后，这才带着这十八人往回撤。

等到刚刚人满为患的长坂坡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之后，吴勉和归不归几个才现身出来。老家伙对还在嘿嘿傻笑的百无求说道：“傻小子，好好的你跟着张飞添什么乱？你说刚才被你震死的那人冤不冤？你那一嗓子就是在他耳边喊的，那一下子别说他了，就是一般的方士也受不了。”

百无求哈哈笑了一声，随后说道：“老家伙你也听到刚才张飞喊的那几句话了，那气势……老子也是忍不住才跟了那一嗓子。你听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想要干什么！张老三和老子差不多的个头，怎么老子就说不出的话……”

这时，小任叁在一旁添油加醋：“大侄子，如果刚才是你在桥上的话，对着曹操的百万兵马，你会喊出什么来？”

百无求歪着脖子想了半天之后，回答道：“你们这些王八蛋当儿子的，一起约好了来打你爸爸，你们的娘知道吗？老子今天不把你们的屎打出来，就对不起和你们的娘忙乎一晚上……也差不多就是这几句了。老子的话听着糙了点，不过看的是气势！气势你懂吗？和张老三说的是一个意思……任老三，你笑什么？”

百无求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小任叁已经倒在了地上，打着滚地哈哈大笑起来。弄得二愣子一阵脸红，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小家伙至于笑成这样？

刚才几个人都是隐住了身形藏在曹军当中，本来他们都存着看热闹的心，没曾想二愣子百无求被张飞几句叫板的话说得热血沸腾，跟着张飞来了那么一句。没曾想这一句话直接震死了曹操身边的一员大将，还震晕了曹操。百无求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嗓子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好了，傻小子，你那一嗓子不喊也喊了。吓死的就算是他的命不好吧。”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回头看着远处刘备军帐的位置，继续说道，“过去看看左慈那个小娃娃怎么样了吧——现在应该叫刘禅了。不过他这一世的面相可不太好，看着是有一世的帝王命，可里面还带着半世的阶下囚……”

这句话说完，吴勉、归不归已经带着两只妖物到了刘备的军帐当中。这时，张飞还没有回来，刘备正抱着还在不停啼哭的幼子。赵子龙站在他的身边，诉说自己是如何发现了糜夫人和少主，然后糜夫人又是如何死在了曹军将领之手，自己无能没法将糜夫人救回，只带着少主刘禅回来。

刘备听得热泪盈眶，刚才自己的老婆、孩子一直没有消息，他都没有这样过。赵子龙诉说完毕之后，这位刘皇叔竟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呜咽着对有些惶恐的赵子龙说道：“为了这个小畜生，险些折损了我一员大将！如果伤了子龙将军，我便要这个小畜生何用……”话音落下的时候，刘备将手里抱着的婴孩摔到了地上。

婴孩刘禅吃痛，开始哇哇大哭起来。白袍将军赵子龙吓得急忙将刘禅抱了起来，哽咽着说道：“主公如此对子龙，子龙就算是肝脑涂地，也报答不了……”

两个人当下抱头痛哭，诸葛亮在一旁劝了几句，正赶上张飞带着手下燕云十八骑回来。张三爷看见了自己的兄长之后，将刚才自己断后遇到的异事说了一遍。说到曹操被回声震晕，他手下一员大将被震死之时，诸葛亮脸上的表情变得怪异起来。他似笑非笑地将目光对着身边周围的空气转了一圈，似乎已经明白刚才在长坂坡的石桥上出了什么事情。

看到诸葛亮脸上表情的变化，张飞会错了意，当下他看了这位卧龙先生一眼，继续说道：“卧龙先生你也知道怕了吗？别怕！翼德已经命人将那石桥拆了，就算曹操苏醒过来，再带人打过来，想要越过石桥过来，也要花些工夫。”

“翼德将军，就是因为你拆了石桥，我等才要抓紧时间过江。”诸葛亮轻轻地摇了摇羽扇之后，继续说道，“曹操刚才以为你在石桥边设伏，现在石桥又被你拆掉，他势必会猜到你之前只是诈他。曹操统帅数十万大军前来，没有这座小小的石桥便过不来了吗？”

看着刘备并没有话来反驳，诸葛亮微微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快快过江为好。曹操忌讳江东的势力，或许还有你我一线生机。”

诸葛亮刚说完，正巧有几艘渡江的大船行驶过来。此时百姓们已经被带到了对岸，开始将护卫刘备的军士送上大船，缓缓驶向对岸。临走之时，诸葛亮突然朝身边的空气拜了一拜。张飞等人觉得古怪，不过事态紧急，也没有人开

口询问。

渡江的大船将最后一个士兵装上了船，开始驶向对岸的时候，曹操的大军再次杀了过来。这时的曹丞相已经醒了过来，当时晕倒的情形他记得不很清楚，不过心里明白，刘备这个隐患不除，早晚是自己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第四十三章



既然左慈投胎的小刘禅没有意外，吴勉和归不归几个也没有了再继续跟着刘备众人渡江的意思。当下，他们四个显出了身形，顺江一路向下走去。此时，新野城和周围的县郡都已经在曹操大军的掌控之下，也不用想找个地方休息了。

好在几个人也没有什么牵挂，只是沿着江边慢悠悠地走下去，如果见到曹军的骑兵便可以夺了他们的马匹。不过这一路不知怎么搞的，一队一队的步兵时不时地就从他们四个身边走过，偏偏连一个骑兵都看不到。

其他几个倒还罢了，二愣子的脾气上来，一边走一边骂着街。百无求直接现身朝路过的曹军一顿破口大骂，遇到敢还嘴的便是一顿好打。这一路打骂过来，百无求的气才算发作出来。

这样一直走了五里，就在老家伙都开始和吴勉商量，是不是运用五行遁法先行离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相貌奇丑的老头子，扛着一条布帆。布帆被风一吹，上面的几个大字显露了出来——归来归去归不归。

这老头子五尺左右的身材，蜡黄的脸上还配了数不清的黑麻子和褶子，嘴边有几根稀疏的狗油胡，花白的头发看着最少也有六十岁。不过看他精气神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有那么大的年纪。

看到这几个字之后，百无求回头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可看着这几个字眼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你看一眼上面写的什么？”

“上面写着你爸爸我的名讳……”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眼珠便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他走到老头子的面前，嬉皮笑脸地说道：“这位老哥，我们乡下人认的字不多。你这上面写的什么？什么归，什么不归的？”

“管谁叫兄台呢？你跟我爹比，谁的年纪大还不一定。”老头子看归不归的穿戴就不像是不识字的人，以为是哪里是老不修来取笑自己的，就不耐烦地说道，“这上面写着我姐夫的名讳，老家伙别来找不自在啊。我那姐夫可是当兵做官的，一会他就过来，小心恼了再要了你的老命！”

听了老头子的话，小任叁捂着嘴巴躲在一旁乐得腰都直不起来。吴勉冲归不归戏谑地笑了一下，意思是老家伙你也有被人占便宜的时候。只有百无求瞪起了眼睛：“老家伙！老子就知道你赖在这里不走，心里在惦记谁！说吧，这个老东西的姐姐怎么回事？你们俩几个孩子？几男几女？老子看见他们是叫大哥大姐呢？还是叫兄弟姐妹……”

“呸！老人家我就算有子嗣也流落不到这里。傻小子，我老人家这么多年和你形影不离的，哪里还有时间找女人生孩子……”说到生孩子的时候，老家伙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难得地收敛了笑容，还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完之后，归不归露出他活神仙一样的表情，一本正经地对已经听明白的老头子说道：“这位老哥不要乱说，老人家我正是你帆上所写的归不归，给你布帆的人是不是自称卧龙先生——诸葛孔明？说吧，他是让你带话，还是带了什么东西？”

老头子也没想到这本来嬉皮笑脸的老东西，瞬间成了一副不苟言笑的庄严法相。当下他也不敢再胡说，恭恭敬敬地对归不归说道：“刚才小老儿胡说八道，老先生莫怪。这布帆的确是一位自称诸葛孔明的小哥给的，他让小老儿扛着帆在这里等着，如果遇到过来询问的人，只要这人能猜到布帆是诸葛孔明给的，便让小老儿带他到前面的一处所在，里面有东西是留给归不归老先生的。既然您猜出了诸葛小哥，那便请跟随小老儿走几步。”

说完之后，老头子将这二人二妖引到了不远处的一片密林当中。密林的最深处藏着两匹骏马和一驾看着很是气派的马车，老头子指着马车和骏马对吴勉、归不归几人说道：“这就是那位小哥藏在这里的东西，他还留了一句话——多谢归不归老先生几位相助……”

老头子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跳上了马车，上来之后又发现车厢里带着暗格，暗格里竟然存放了一坛美酒，和腊鸡、腊肉这样下酒的菜肴。二愣子看到之后，急忙招呼小任叁一起上来吃喝。

看着两只妖物满嘴油光的样子，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对老头子说道：“这位老哥，这车、马也值不少的银钱，你就没想过把它们私卖了？那诸葛小哥也给过你一笔钱吧？加着买车、马的钱，不用省也够你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了？你真没有心动？”

“看老人家你说的，这样的事小老儿我怎么干得出来？”老头子有些异样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再说了，那位小哥也说归不归老先生不会亏待了小老儿我。他说归不归老先生是最不在乎钱财的，您给的赏钱只会多过这车、马……”

“这诸葛小哥倒是做的一手好人情……”归不归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块马蹄金，看到百无求正在将那两匹高头大马套到马车上，他又拿出一块马蹄金，将两块金锭放在眼睛已经冒光的老头子手上，说道，“这总够了吧？老哥，辛苦你这么久，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以后见到了那位诸葛小哥，老人家我不知道谢的是谁。”

“看您老人家说的，您高兴叫小老儿什么都好……”小老头想要从归不归的手上拿过金锭，才发觉这两块马蹄金好像长在了归不归手上一样，试了几次都不能从他手上拿下来。小老头也是聪明之极的人物，当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苦笑了一声之后，对老家伙继续说道：“老人家您要是懒得起名字，直接叫小老儿小庞就好。爹妈给小老儿起的名字叫作庞统，不过您老人家只要高兴，叫什么都成……”

“庞统，好名字……”归不归嘿嘿一笑。这时，小老头庞统才感觉到能将金子从老家伙的手上拿起，当下急急忙忙地收好。

看到庞统见钱眼开的样子，老家伙笑了一下，随后说道：“那诸葛小哥还有什么话，请庞统先生你代传吗？”

“您可别这么客气？还先生……小老儿都不知道先生这俩字怎么写。”虽然将两块马蹄金放在了怀里，不过庞统的一只手还是留在怀里，紧紧地抓住这两块金子，他一边谄笑一边继续说道，“那小哥还说这马车是他当晚辈的一片孝心，他日再见之时，需要归不归老先生您帮忙的时候，还请您……”

“一辆马车两块马蹄金，算是老人家我自己买的。”没等庞统说完，归不归已经插嘴说道，“让我老人家又出钱又出力的，就是当年的大方师都不敢这

样对老人家我。等到龙凤相见的时候，你对卧龙说，上次算计老人家我那件事还没有清算，老账未清新账免提……”

听到归不归说到龙凤相见的时候，庞统的脸色便有些异样。等到老家伙说完之后，他的态度已经恭敬了许多，对归不归施礼说道：“见到卧龙，庞统一一定转告。”

第四十四章



吴勉、归不归驾车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临走的时候，老家伙曾经问过庞统的年纪，不过等到这个看着有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说出三天前刚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连白发男人吴勉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管是谁，都不会将面前这个老头子和三十岁的壮汉联系到一起。当下，吴勉重新给庞统相了面，不过这时白发男人的脸上竟然少有地出现了一丝怜悯的表情。

唯一不吃惊的就是老家伙归不归了。嘿嘿一笑之后，老家伙对这个三十岁的老头子说道：“真是能吃能喝的好岁数，这五六年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千万别学儒士那吃不得、喝不得的养生之法。别到了最后，自己吃亏。”

庞统听出归不归话里有话，不过这时老家伙已经看出他的身份，他不便再问，只能目送着吴勉、归不归的马车离开。

马车从密林当中行驶出去之后，吴勉看了坐在对面的归不归一眼，难得首先开口说道：“卧龙空忙一场，凤雏却是个短命鬼。你那朋友是怎么算出他们二人得一人可安天下的？”

“老人家我就知道瞒不住你。”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回答道，“司马徽那个老家伙说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两个人论本事的确有治国安邦之才。不过可惜他们俩的命运不济……算了，不说他们俩了，这个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吴勉、归不归正在谈论庞统的时候，这个刚刚三十岁的老头子也在谈论他们几个。这时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眼看就要天黑。庞统身前出现了一只鬼影，鬼影的嘴巴一张一合，说出来的却是那位卧龙先生的口音：“见到归、吴二人了吗？如何？你瞒过那位归不归了吗？”

庞统苦笑了一声之后，对鬼影说道：“被你说中了，此事我有些托大了。本

来以为凭这副相貌不会有人认出我便是凤雏，谁能想到归不归还是猜到了。孔明你要想好，归、吴二人如果不定下来，你那三分天下的说法便只是空想。”

鬼影苦笑了一声，说道：“我又何尝不知道？好在这二人都是方士出身，被不得干预国运束缚已久，不会干扰这三分天下之策。现在于你我有利的是，他们的同门已经转世成为你我的少主，看在这昔日同门的分上，主公有难，他们二人也不会忍心不救。”

庞统正是昔日水镜先生司马徽口中的凤雏，他从同门诸葛亮的口中听到有关归不归的传闻之后，心中不信会有人的心智在他和卧龙之上。当下这才演了场戏，想不到转瞬之间便被归不归拆穿。

听了诸葛亮借鬼影的嘴说出来的话，庞统慢悠悠地笑了一下，随后说道：“既然他们二人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也不用在这二人的身上耽误了，我这就去会会那位曹丞相……”

“多加小心。”鬼影回复了一句之后，便在庞统的面前消失。直到鬼影完全消失之后，庞统这才苦笑了一声，自言自语道：“什么叫作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再过五六年我就要完了吗？归不归看出了什么？”

此事牵扯到自己的生死，庞统也不敢多想。当下他从密林当中出来，慢悠悠地向曹操大营的方向走了过去。走了没多久便看到一队曹军向自己走了过来，庞统远远地朝曹军喊道：“去跟你们的官长说，就说襄阳庞统庞士元前来拜见丞相大人……”

马车行驶了一阵之后，吴勉、归不归才想到要去哪里。那位天下炼器第一人收了他一块逆鳞，说是妖龙，不过也算是真龙逆鳞。虽然还没到商定好的日期，不过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过去看一眼。兴许百里熙炼制法器的功力大涨，这个时候已经炼制好了他们的法器。拿到了法器之后，就去找归不归那个记名弟子鹏化殷。这个人的术法不怎么样，挣钱养家却是一把好手。反正他也养了那么多老婆，也不在乎多他们这几个蹭饭的。

新野前往辽东有千里之遥，不过几个人现在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便还是老规矩，百无求驾车，慢悠悠地行驶。就这样一路行驶到了辽东边境的一座小县城当中。

就在百无求驾着马车，在县城大街上转来转去，想要找一间顺眼的客栈之

时，一个满头白发、衣衫破烂的老乞丐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拦在了他们的马车前，对马车上稳坐的吴勉和归不归二人说道：“是归不归老先生吗？师尊！老天爷开眼，我终于找到您老人家了！您要替您徒弟鹏化殷报仇啊……”

本来看到一个老乞丐扑过来，车上的几个人还以为是讨饭的。归不归还想抓一把铜子扔出去，不过听到老乞丐说自己的蹭饭弟子鹏化殷被人害了，脸上笑嘻嘻的模样便瞬间消失了。不过老家伙辨认了拦车的老乞丐一番，没有认出她是谁。鹏化殷的老婆中没有这个人。

看到归不归似乎不相信自己，当下，老乞丐继续说道：“老人家，你我素未谋面。我是鹏化殷三十多年前娶的小妾，成亲当天还是化殷从祠堂请出您的画像，我们俩拜的画像成亲……化殷在世的时候，说过您老人家和他大哥鹏金是旧识，他长生不老之恩便是您老人家看在鹏金的面子上给的……”

听到老乞丐说到这段秘闻，老家伙便不再怀疑这女人是自己弟子的家眷。不过归不归还是不信鹏化殷已经死了，他可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一般人想要他的命着实要费些力气。

不过归不归这个老家伙也真是沉得住气，这样的话不方便在大街上说，当下，让百无求就近找了一家客栈。包下了整家客栈之后，老家伙拿出钱来，拜托客栈老板去买了两个丫鬟。看着女人和客栈老板娘的身形差不多，又买了老板娘的一套衣服。

买来的丫鬟侍候女人洗澡、更衣，又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归不归这才将女人叫到跟前，让她说出自己那弟子鹏化殷到底因为什么丢了性命。

事情的经过女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差不多两个月之前，鹏化殷家里来了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并不是相熟的那种，鹏老爷并没有让后宅的女眷出来。

那天晚上两个人吃酒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竟然起了争执。女人在后宅都能听到那个朋友在前厅大吼了一句：“你敢骗我！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句话说完，便再没有听到什么。

半晌之后，前厅突然传来了管家的喊叫声。随后吓坏了的管家跑到了后堂，对几个主母说鹏老爷已经死了，人头还被割了下来。当下鹏化殷后堂的三位女眷跑到前厅，看到鹏化殷的尸体倒在地上，脑袋和身体分了家，掉落在距离身体两丈之外的地方，鲜血流了一地。

吓呆了的女人们完全不知所措了，随后还是在管家的提醒之下，才吩咐报官。官府来人忙乎了大半天，却没有一点消息。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本地最大的一个无赖。

无赖用一张伪造的文书，将鹏化殷留下来的家底全部霸占。这还不算，还要侮辱鹏老爷留下来的三位女眷。想不到鹏老爷娶回来的小妾都是贞洁烈女，三位女眷一个当场投了井，另外一个掏出剪子要和无赖拼命，可惜最后却死在了无赖的手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连夜逃了出来，本来想要逃到辽东自己娘家的，没想到过来时才发现娘家的男丁已经全部被抓了徭役，女眷也不知去哪了。花光了手里的钱，女人也没有办法，只能在城里要饭，等着自己的亲戚回来。没想到亲戚没回来，却看到了自己的大救星……

第四十五章



听了女人的话之后，归不归沉默了片刻，再开口的时候并没有问那天晚上到底是谁割了自己弟子的头颅。他看着还在不断抽泣的女人，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阴沉着脸对女人说道：“现在化殷家里怎么样了？还是被无赖霸占着？当地的官吏没有管吗？”

女人擦了把鼻涕之后，回答道：“那无赖和当地县令是亲戚，听说他占了鹏家大宅之后，把老爷在县里的酒肆和客栈都改到县令儿子的名下了。老爷生前有一个盐司的名分，现在那家盐行也被县令收走，给了他儿子。”

“他二舅妈的！老子不是人，想不到他们是人，还不如老子！”这时，实在忍不了的百无求，瞪着眼睛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受不了这个，走，咱们回去给化殷兄弟出气去。老子不打得那些王八蛋去投胎，老子就跟你的姓！”

“那几个王八蛋被谁打死，傻小子你都要跟着老人家我的姓……”有些无奈地看了看自己火冒三丈的便宜儿子之后，归不归又看了身边的白发男人一眼，继续对女人说道，“你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们便跟你回去。化殷不在了，他的老婆可不能被人欺负……从来都是老人家我去欺负别人，冷不了手下的孩子被别人欺负了，我老人家还真有些不大习惯……”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任叁本来还想过去和老家伙开开玩笑，不过看到老家伙一脸森然的样子，他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认识这个老家伙几百年了，他从来都是嬉皮笑脸的，现在脸上已经隐隐泛出杀气的样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当下小任叁非常识趣地对百无求说道：“弄死他们！弄不死他们，我们人参就是萝卜养大的！”

当初为了躲避寿春的愚民，鹏化殷举家迁到了百里之外的禾县。鹏老爷是享福享了一辈子的人，来到新的地方也没想亏待自己，在禾县置办了大片的产业，又买了城外上千顷的良田。

本来这样露白的事情是富人的大忌，尤其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引来匪人的打劫？不过鹏老爷仗着自己有术法傍身，就算真惹到哪位修士，背后有吴勉、归不归这样的大神护着，还会怕小小的修士？

鹏老爷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确也引来了本县的无赖牛三金的垂涎。牛三金几次去鹏府讹诈钱财，开始鹏化殷并不在意，初来乍到的也不想惹什么事端，当下给了这泼皮无赖仨瓜俩枣打发了他。

没想到这牛三金竟然得寸进尺，胃口越来越大，惹得鹏老爷有些不满。当下，鹏化殷在牛三金的面前露了一手术法，生生将一块银锭在手中熔成了银水，这才吓住了这泼皮无赖，再没敢上门来占便宜。

两个月之前，牛三金突然听到鹏化殷不知惹了谁，竟然一夜之间丢了脑袋。本来他还以为鹏老爷的同门会来替他操办丧事，顺便给他报仇。不过到了头七也不见有人过来。后来牛三金遇到一个从寿春过来的朋友，喝酒的时候说到了鹏老爷惨死的事情。

想不到一听鹏老爷的名字，他这朋友马上说出了鹏老爷的相貌。说他原本是在寿春城住的，就是被城中的百姓赶了出来，才沦落到禾县的。鹏化殷这个老不死的有术法不假，可从来没见过有同门来拜访他。算着就是个野路子的修士，压根就没有什么同门朋友。

听了这个消息，牛三金再次对鹏化殷的家业起了贼心。送走了朋友之后，这无赖回家算计了一番，随后买通了里正，写了一个鹏老爷因为赌钱将名下的产业都输给了牛三金的假文书，上面还有里正作保。

牛三金欺负鹏家寡妇也是欺负到底了，带着手下几十人打了进去。之后又买通了县令老爷，说好他只要鹏家的大宅和城外一半的土地，城里的铺子加上另外一半土地都归县令老爷的公子，最后硬生生地抢占了鹏化殷的产业。

本来牛三金还想连鹏家的寡妇一起接手的，想着你们老爷死了，你们孤儿寡母的跟谁睡觉不是睡觉？鹏化殷那个老家伙能睡，我牛三爷就睡不得吗？想不到三个娘们儿死了俩，岁数最大的那个跑了。跑了就跑了，那么大的岁数

了，牛三爷也没有兴趣。

接管鹏家产业这两个月来，牛三金过的就是神仙一般的日子。这么大的宅子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谁能想到他还有住进来的那一天。

这几天牛三金弄了个壮阳的方子，几乎将县里娼馆的姑娘们都接到了家里，折腾了好几天。这样的折腾法就是铁打的身子都要熬化了，牛三金想来想去还是命重要一点，这才恋恋不舍地将那几十个姑娘都送回娼馆，想着调养好了身体，再去大战几个回合。

早上起来牛三金一直头晕眼花，看人都是重影。吃罢了炖三鞭之后，牛三金打算回去再睡个回笼觉。中午县令带他家公子过来吃饭，顺便也要算算分割鹏家的这笔账。县令好像觉得自己有点吃亏，打算再从牛三金这里要二百顷良田。

回到床上，牛三金打算看看画本找找前几天的感觉。就在他看得正兴奋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外面的天色黑了下来。这无赖还在纳闷，天亮才一会儿，怎么突然间就到晚上了？刚才我睡着了？一闭眼天都黑了？坏了，县令老爷八成要生气了，这可就不是多要二百顷良田的事了。

就在牛三金要去喊管家的时候，一股狂风突然将寝室大门吹开，一阵飞沙走石吹得他睁不开眼睛。片刻之后，大风停下，牛三金这才从被窝里钻了出来，隐隐约约看到门前站着一个有些古怪的人影。

这几天牛三金折腾得有些过了，反应不那么快，迷迷糊糊地看了半天之后，才看清站在门口的那人竟然没有脑袋，只有一个腔子直挺挺地站立。看这腔子身上的衣服，正是鹏化殷生前一直穿着的白色长袍，不过上半身已经被脖子冒出来的鲜血染红……

这时，牛三金再被酒色掏空的身体也反应过来了。牛三金一个激灵，从床上跳了下来，想要跑出去。想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敢动，最后他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对着鹏化殷的身体磕头，一边念念叨叨着：“鹏老爷我知道你死得冤……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和我三金可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老人家放了我……我这就去报官给您老人家报仇去……”

鹏化殷的身体发出一道金属切割的声音：“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为什么我死了，你却住着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为什么我的头没有了，你还有头能吃能喝？说！我的头哪里去了……”

“你的头……我上哪知道？”牛三金说话的时候，下体没控制住，寝室当中瞬间一片腥臊恶臭。这时的无赖连爬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一个劲地对着面前没有头的身体磕头。

“我的头不就在你的脖子上吗？你不还我，我自己拿……”鹏化殷身体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牛三金面前，他两只手紧紧地掐住牛三金的脖子，用力一拔，硬生生地将这泼皮无赖的脑袋从他的脖子上拔了下来。

就在牛三金的腔子喷血倒在地上的时候，门外传来了管家的声音：“三爷，起来吧，县太爷和太爷公子到了……妈呀！”

第四十六章



当天深夜，县衙的官吏到牛府来找县令父子。他们父子二人上午过府饮宴，过了戌时都还没有回去。县令夫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打发县衙的书吏前来询问。

书吏带着几个衙役到了牛宅的大门口，叫门叫了多时，也不见有人应门。书吏觉得有些不对劲，吩咐差役翻墙进去查看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其中一个衙役翻墙进去之后，过了好半晌才从里面开门，将书吏等人放了进去。开门的时候，书吏还向他询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衙役似乎是被什么吓到了，脸色惨白，浑身直打哆嗦，能开门已经算是极限了，根本无法回答书吏的话。

进来之后，也不用这衙役说话了，书吏等人都看到了这牛宅里的惨状。进了大门之后，众人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借着前面衙役手中的火光，这些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牛宅当中的下人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这些人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肚破肠出，总之是一幅死光了的景象。看他们血流的程度，应该死了有一阵子了。

这些人说是牛宅的下人，实则都是跟着牛三金一起混的无赖泼皮。牛三金发达之后，便把这些用习惯的人都招到了府中，这样再出去打架惹事的时候也不用召集了。没想到这些人最后一个不剩，都跟着牛三金一起魂归那个世界了。

这时，不用进去也知道县太爷和他公子出了什么事情。书吏和这几个衙役都不敢继续往前走，书吏打发刚刚翻墙进来的衙役回去将县衙里的衙役、仵作们都带过来。县太爷十有八九是没有了……

书吏和衙役们也不敢继续走了，当下就守在大门口，等着大队人马过来壮

胆。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整个县衙的衙役大队才赶了过来。这些人壮着胆子，一路向大宅里面走了过去。

转了一大圈之后，最后在中堂发现了自家县太爷父亲和那位牛三金牛老爷的下落。三个人都早死多时，看样子三个人正在一起吃酒，只不过他们吃喝的东西实在无法让人直视。

那位新晋的牛三金老爷的头已经不在腔子上了，如果不是看他穿的衣服，还有手上因为打架留下的伤痕，想要知道这个腔子的主人是谁，还真的要费些工夫。不过几个人很快便找到了牛三金的头颅，就在他面前一个已经熄火的瓦盆当中，有一个已经煮烂了的人头……

看到人头之后，所有的衙役都跑出去狂吐不止。最后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仵作再次回到中堂，他不敢去看没了脑袋的牛三金，拿着灯笼去看已经死了的县太爷和他的公子，好在这父子俩的脑袋还在肩膀上。就在仵作走近借着灯笼的光亮看过去的时候，他突然大叫了一声，随后转身就向屋外跑去。

什么事情能吓住县衙里面胆子最大的仵作？当下，所有的衙役壮着胆举着灯笼走了进去。只是看了一眼，众人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就见县太爷和他的公子笑咪咪地坐在餐桌之前，两个人的面前都是满满一碟血淋淋的内脏。顺着血淋淋的肠子源头看去，这父子俩竟然在吃对方的下水……

听说丈夫和儿子死在了泼皮牛三金的府中，县太爷的夫人已经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众衙役没有拦住，让她看到了县太爷和公子惨死的样子。县令夫人受不住惊吓，一口气没上来，也跟着自己的丈夫、儿子一起下了阴曹地府。

牛三金和县令父子俩的惨死都是百无求的手笔，本来按归不归的意思，弄死他们这些人就算完了。不过没想到百无求动了肝火，想起自己这一大家子在人家家里蹭了几顿饭，鹏化殷还一口一个无求兄地叫着。天底下除了归不归、吴勉和小任叁之外，也就数这个老头子顺眼了。这么好的人被害死了，百无求不玩出几个花样来，心里这口恶气便出不来。

出了这口恶气之后，归不归带着鹏化殷的女人到了百里之外的另外一座县城当中。老家伙出钱在这里给女人置办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宅子，又在城外给她买了二十亩良田，临走时又给了她一大锭的马蹄金，交了几句：“你的仇报了，现在老人家我去给化殷那孩子报仇去。听我老人家一句，找个老实本分的

男人嫁了，改个名字好好过日子，从今往后不管谁问你今天的事情，都要说不知道。”

看到牛三金和县令一家子都遭了报应之后，女人千恩万谢，又是一顿大哭，等她哭完之后，才发现吴勉、归不归几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女人那里出来之后，百无求的嘴巴便一直都没有闲着。这二愣子一直都在埋怨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打听清楚是谁害的鹏化殷，现在这大海捞针一样，不信他还能有什么法子。

老家伙终于被自己的便宜儿子说得烦了，看着百无求说道：“傻小子，你还指望她一个妇道人家能说出什么吗？如果知道是谁干的，那人会留这个活口到现在吗？跟着老人家我走，到了地方自然也就知道是谁下的黑手了。”

安置女人的县城距离寿春城不远，几个人坐着马车回到了这里。很多年没有回来，寿春城多少有了些变化。当初见过吴勉、归不归的那些人基本上都已经轮回了，也不用担心再遇到什么熟人。

百无求驾车直奔鹏化殷当年的那座大宅子。当年鹏老爷被这里的百姓赶走之后，这片大宅先是荒芜了几个月，后来有人看出便宜想要抢占，最后引发了一场械斗，还闹出了人命。后来这里被九江太守收为官有，将这座大宅子改成了接待官员的馆驿。

百无求将马车停在馆驿门口，老家伙和吴勉耳语了几句之后，施展了隐身之法进到馆驿当中。百无求也施展妖法隐身跟了进去。老家伙对里面的杂役说了一句什么，杂役好像喝醉了一样，抬手指着里面的位置，迷迷糊糊地说道：“驿丞老爷就在这里……”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对已经被迷了心智的杂役说道：“老人家我再打听一下，两三个月之前，有没有人来找以前住在这里的鹏化殷鹏老爷？”

杂役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他的样子有些纠结。这时，归不归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这次的语速要慢得多。归不归这次刚刚说完，那杂役便迷迷糊糊地说道：“有一个人，他去找了驿丞。你问驿丞老爷吧，他知道。”一句话说完之后，随着归不归的手势，这杂役竟然靠着墙壁睡了起来，片刻后小呼噜便跟着响了起来。

“老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跟在后面的百无求看不明白，当下对自己的

“亲生父亲”继续说道，“问两句就行了，你弄晕他做什么？”

“这读心法伤魂魄，他这是在滋养魂魄。”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有人锁住了他这一部分的记忆，老人家我不想点法子，还问不出这话。”

“你说割了鹏化殷脑袋的那个人，故意不让别人知道？”百无求还是想不明白，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是什么毛病？”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化殷那孩子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第四十七章



顺着杂役手指的位置走过去，归不归和百无求索性显露了身形，走了不久便看到了正在账本上抄抄写写的驿丞。看到有外人进来，这位四十多岁的驿丞微微皱了皱眉头，如果不是看到一老一少衣着光鲜，他已经呵斥他们滚出去了。

“这里是官家的馆驿，两位想要住进来的话，需要太守大人下发的索引。”这二人实在不像是当官的，当下驿丞将手里的毛笔放下，对这一人一妖继续说道，“没有索引的话，你们继续往城里走，那里的客栈也算是干净。”

“驿丞大人，鹏化殷给了你多少钱？能让你在这里给他看着房子。”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几个月之前，是不是还有人来找过鹏化殷？是你说漏了他的行踪吧？想必鹏化殷脑袋掉了这事你也知道，没人给钱了，你还要继续在这里替他守着吗？”

驿丞没有想到这个老头子会突然说到这个，当下他脸色涨红，指着归不归说道：“胡说八道！我这驿丞虽小，也是朝廷亲封的官员！你们胆敢诽谤朝廷命……”

“你的魂魄没有受到损伤，向你打听鹏化殷下落那人给了你多少银钱？”老家伙说话的时候，从怀里摸出一块马蹄金来，放在驿丞的面前，说道，“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人真下了本？”

看到归不归拿出马蹄金的时候，驿丞的眼神便直了。舔了舔嘴唇之后，他还是嘴硬地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如果想要住进来的话，我这就让人去打扫房间。我这里有一间九江太守大人住过的房间，你们……”

听着驿丞装作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归不归嘿嘿一笑，对身边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这位驿丞大人听不懂老人家我的话，你跟他说吧。好好说，

别弄出人命。”

“你早就该让老子来说了！老子最喜欢和你们人讲道理了。”百无求一声狞笑之后，一步便窜到了驿丞的身边。二愣子一只手掐住驿丞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正反给了他四个嘴巴，随后才开口说道：“老子的爹问你话！那个打听鹏化殷下落的给了你多少钱？”

四个嘴巴之后，驿丞的脸已经肿胀起来，鲜血从嘴角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满嘴的牙一下子打掉了一大半。这个时候驿丞不是不说，实在是被打得眼冒金星，说不出话来。

“哎呀！老子我就喜欢嘴硬的，比你嘴硬的打死也不止仨俩了。有本事你就嘴硬到底！老子打不死你，就跟你姓！”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再次举起了巴掌，看着就要朝驿丞的嘴巴打去。

“窝锁！别塔了，窝偷锁（我说，别打了，我都说）……”看着这个黑大哥蒲扇一样的巴掌就要打下来，这时驿丞保命要紧，当下对百无求继续大喊道，“系个火桑！火桑……”

“啊！还敢骂街！你才是丧！老子打到你全家丧！”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对着驿丞就要再打过去。就在他动手的时候，被身后的归不归一把拦住。老家伙嘿嘿一笑，说道：“傻小子，驿丞大人不是说你长得丧气，他的牙掉了说话漏风。”

说到这里，归不归转头冲驿丞笑了一下，说道：“是个和尚，对吧？傻小子你把他放下来，让驿丞大人慢慢说。”

这时的驿丞不敢再有欺瞒，将有人打听鹏化殷的下落说了出来。也就是在鹏老爷遇害的前一天，一个和尚来到这里，向驿丞打听那位离开多年的鹏化殷的下落。和归不归料想的一样，鹏化殷在寿春城经营了这么多年，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里。这位驿丞大人当初是官衙的小吏，也是花了鹏老爷的钱才混上驿丞的。

鹏化殷偷偷找到他，让当初的小吏去争这驿丞的位子。所需要的银钱鹏老爷花了不说，每个月还给他准备了另外一份饷银。在鹏化殷手里拿到的钱比他当驿丞的饷银多出三倍不止，这样的好事傻子才不做。

就这样，驿丞在这里替鹏化殷守着。直到几个月之前，一个和尚找上门

来，向他打听鹏化殷的事情。本来驿丞还是守口如瓶的，不过看到和尚从怀里摸出巴掌大小的一块金饼之后，他开始不淡定了。他的表情被和尚看在眼里，和尚当下又摸出一块金饼放在他面前。

这时，驿丞心里慌了，思量半天之后认为只是透露地址，不会对鹏老爷有什么影响，当下这才收了两块金饼，将鹏化殷藏身在禾县的地址告诉了这个和尚。

没过几天，驿丞从官衙的旧同事那里听说禾县出了人命案，死者正是从这里逃走的鹏化殷。这时，驿丞才明白自己害死了鹏老爷，心里难过了几天之后，怕那个和尚回来灭口，便有了逃走的打算。

临走之前，驿丞打算将鹏化殷藏在地下的珍宝挖出来再走。传说鹏老爷临走之前将他生平积攒的珍宝就埋在这馆驿的下面。鹏化殷富可敌国，能将这些宝贝找出来，驿丞就算是挥霍着过，也能过几辈子了。

不过挖了这么多天，还是没找到那珍宝。宝贝没找到，归不归、百无求却到了。

听到驿丞说是个和尚来打听鹏化殷下落的时候，归不归便走到了桌案前，用毛笔在驿丞的账本上画个和尚的样子。画好之后，归不归将手上的账本递给了驿丞，说道：“看看，是这个和尚吗？”

驿丞看了之后，点头说道：“系，就系他……”

听驿丞一口咬定花两块金饼来打听鹏化殷下落的和尚正是此人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转头将手里的画像递给了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现在知道是谁杀的鹏化殷了吗？”

“是元昌……”百无求盯着账本上的画像，正是那位吞噬了一位楼主术法的妖僧元昌。不久之前他们还打过交道，如果不是广仁和火山师徒俩横插一杠的话，这个时候，元昌的头七都烧了几个来回。

百无求也顾不得还有外人在身边，直接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继续说道：“等一下，老子我有点乱，鹏化殷怎么惹了元昌？元昌不会不知道你们的关系，现在这个秃子还敢惹你们？”

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老家伙看了一眼还有些不知所措的驿丞，笑嘻嘻地对他说：“老人家我以前也在寿春待过多年，不知道城里那座心觉寺怎么样了？当年鹏化殷还在寺庙里面埋了点东西，过了这么多年，

谁知道是不是被哪个和尚吞掉了。”

“腥觉系？这系庙呆系还在，并为狂于战火（心觉寺？这寺庙倒是还在，并未亡于战火）。”驿丞本来以为这个老家伙会把鹏化殷的死算在自己头上，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竟然提到了心觉寺。不过细细品来他似乎话中有话。

“好了，既然你该说的都说了，老人家我也就不为难你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对驿丞说道，“我老人家再奉劝你一句，心觉寺的东西你不要动歪脑筋……”

看着归不归要离开的样子，百无求的眼睛便瞪了起来，说道：“老家伙，这就算了？”

第四十八章



归不归看了有些惶恐的驿丞之后，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生死有命，鹏化殷时运不济也怨不得别人，再说又不是这驿丞亲手掐死的化殷，算了，就当替化殷积阴德了。”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归不归带着不是很情愿的百无求走了出去。看着这一老一少消失的背影，驿丞长出了口气。本来以为他们俩会给鹏化殷报仇，毕竟鹏老爷的下落也是自己透露出去的。没想到那个老家伙问了几句话就完了，连那锭马蹄金都留下没有带走。刚才他临走之前说什么来着？心觉寺地下埋着宝贝……

这些年来连年战乱，闹黄巾的时候天下道场都受到了波及。虽然释门受到的牵连最小，不过前来布施的施主越来越少，因而寺庙里也养不起这么多和尚，有不少和尚已经还俗另谋生路去了。

当初因为迦叶摩和执迷沅两位建寺高僧而兴旺起来的心觉寺，这个时候也衰败了不少。现在只有两个半死不活的老和尚，吃着鹏化殷当初布施给庙里的老本，其余年轻一点的和尚都已经还俗另谋生路去了。

当天晚上，驿丞自己一个人翻墙进了寺内。现在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连佛像上面的镀金都被刮下来换钱了。看守庙门的老和尚也不担心会有贼人惦记庙里的那点咸菜，天一黑便早早睡下了。两个老和尚都是耳背得厉害，只要睡着了就算是打雷都不会听到。

这心觉寺驿丞平日来过多次了，他径自穿过大殿，在杂物房找到了铁锹和锄头之类挖地的工具。心觉寺这些年来经由鹏化殷出钱翻修，已经修了不少偏殿。现在还能藏东西的空地，也只有那么几处了。

就在驿丞看准了一处最像藏东西的地面，正开始刨地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驿丞大人，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是梦游吗？”

夜深人静的，冷不丁听到这一嗓子，驿丞吓了一跳。回过头去，他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僧人站在自己的身后。看到驿丞回头之后，和尚再次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白天归不归来找过你，晚上驿丞大人你便梦游到这心觉寺来了。说吧，那老家伙对你说什么了？”

看到僧人的第一眼，驿丞还以为是当初那个来打听鹏化殷下落，归不归管他叫作元昌的和尚。不过仔细看了一眼之后，他才看清这和尚虽然长相和元昌有几分像，不过却是另外一个僧人。

看到身后站着的人不是今天来找他的老家伙和大个子，也不是几个月之前的另外一个和尚，驿丞这才松了口气，将手里的锄头举了起来，对和尚说道：“和烫，此系与尼无关，尼念尼的经去！不尿多生事端！（和尚，此事与你无关，你念你的经去！不要多生事端！）”

这满嘴漏风的话说完，那和尚愣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驿丞说的是什么。和尚狞笑了一声之后，说道：“看来还是我那师尊说得对，守着你早晚会有点收获。说吧，归不归都和你说了什么？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来这里挖什么？”

“想知道什么你直接问老人家我就好了，干吗这么客气？”这时，归不归那不着调的声音响了起来。这句话响起来的同时，老家伙已经凭空出现在和尚的背后。一瞬间，这和尚的身子僵直，后背的冷汗瞬间便湿透了他的内衣。

看到和尚一动不敢动的样子，归不归再次笑了一声，拍了拍和尚的肩膀，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就知道你那师尊放心不下这里，当初那两位楼主在这心觉寺里陪了广孝几年，说不定还会继续藏在这里。不过我老人家可真没想到元昌那娃娃自己都开始收弟子了，本来还以为能把你师尊元昌和尚诓出来的，想不到只来了个弟子……说说吧？别让我老人家一句一句地问了。”

这时，和尚面如死灰，眼睛狠狠地盯着有些不知所措的驿丞。停顿半晌之后，他对驿丞说道：“贪钱的东西，你坏了我的大事！”最后一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和尚的嘴里喷出一个火球，打在了驿丞的身上。驿丞瞬间成了个火人，随后哀号了几声便咽了气，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烧成了焦炭。

和尚动手的时候，归不归没有一点阻拦的意思。等到驿丞咽了气之后，老家伙这才嘿嘿一笑，说道：“这口气出来了么？要是还没出来的话，老人家我也豁出去了。来，给我老人家也来这么一下吧。”

“和尚哪里敢对归不归大方士不敬，真是罪过，南无阿弥陀佛……”和尚转过身来，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颂了一声佛号之后，继续说道，“和尚道化代家师元昌，向归不归大方士问好。”

“老家伙，这大半夜的你们有完没完！这秃驴有话没话？他嘴硬的话就让老子问他，保管让这和尚连他相好的名字都告诉你！”这时，心觉寺的后门被二愣子百无求一脚踹开。这妖物瞪着眼睛走了过来。

看着这个黑铁塔一样的妖物出现，道化和尚苦笑了一声，随后慢慢转过身来，对归不归说道：“不劳大方士您费力，和尚我自己说。和尚我的法号叫作道化，十五年前拜在家师元昌大师门下潜心修炼佛法。两个多月之前，家师将道化唤到这里。让和尚我看住那驿丞，家师担心他那两位仇家会来这里寻找鹏化殷先生，如果仇家现身，便让道化将师尊引到这里。想不到那两位仇家未到，却把归不归大方士您招惹来了。”

道化和尚说完，归不归冲他笑了一下，说道：“和尚你这话没有说完，就想要老人家我布施？说说那鹏化殷的事情吧，他是怎么死的，和尚你不会不知道吧？”

“鹏施主之死与和尚我无关，是家师所为。”道化和尚微微叹了口气之后，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古怪。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归老施主您不晓得，鹏施主和家师早有往来。家师许诺要传授鹏施主生子之法，前提是要他查清那两位仇家的下落。因为鹏施主自行离开，没有遵守和家师之间的约定，才有了这惨死之运，这个是和尚从家师嘴里听到的，应该不会有假。”

“鹏化殷还闹了这一出？这个王八蛋墙头草！”道化和尚说完之后，百无求已经火冒三丈了，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看看你收的都是什么徒弟！坐在墙头上收两家的好……不对，老家伙你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了？”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化殷那点小心思都在孩子上了，这么多年娶了那么多老婆，傻小子你以为他就为了晚上吹灯说话的吗？他住在寿春城这么多年，怎么说也是有些术法的，这么容易就被几个泥腿子赶走？这孩子也是

自找的，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竟然连老人家我都不说一声。”

几句话说完，归不归叹了口气，随后对道化和尚说道：“你师尊元昌和尚害死了老人家我的弟子，你来说说看，我老人家又该怎么对你？”

第四十九章



道化和尚犹豫了半晌之后，深吸了口气，说道：“祸虽然不是和尚我惹的，不过代师受过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大方士你超度了和尚，能解了你的心头火，那么道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说完之后，道化和尚将自己脖子上的佛珠取了下来，双手向归不归递了过去，说道：“和尚出家在洛阳白马寺，这串佛珠是从寺中迦叶摩祖师的法相佛上借来的。道化圆寂之后，还请大方士替和尚还……”

“你自己的东西自己还，老人家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圆寂超度和尚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怎么说我老人家也是成名几百年的人物，凭什么让你这个小和尚占老人家我这么大的便宜。和尚，哪里来的还是回哪里吧。”

道化和尚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缓了半晌之后，才对归不归说道：“既然大方士放过了道化，那和尚这就回到白马寺，在佛祖面前为大方士诵经祈福。”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算了吧，你们释门的佛祖真见到老人家我，八成也要弄死我老人家。走你的吧，想回到你师尊元昌那里也随意，这次不超度你，或许下次就让和尚你占老人家我一点便宜。你走之前，先把元昌和尚的下落说出来吧。”

听到老家伙的话，道化和尚怔了一下之后，摇了摇头，说道：“我那师尊云游天下，每次都是他找的和尚。不过就是道化知道他的行踪，大概也不会做出卖师乞命这样的事。”

“既然不说还不赶紧走吗？还在惦记明早的早饭？”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摆了摆手，示意道化和尚快点离开。

和尚见状朝老家伙行了僧礼，随后转身便向寺外走去。看着道化的背影，百无求皱着眉头说道：“老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容易下了套找的人，你说放就放了？你下不了手，让老子来啊！老子直接吃了这秃驴！保证连髓膏都吸干净。”

“傻小子，老人家我下的套，结果抓的只是个小虾米，我老人家还饥不择食连这样的小虾米都下嘴，传出去丢的不是你这妖物的脸。”归不归看着道化的背影，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就看着，小和尚你这条路到底会怎么走……”

道化和尚的术法浅薄，不足以催动五行遁法，当下他只能快步向城门口的位置走去。现在虽然城门早已关闭，不过凭着和尚的术法，穿墙而出没有什么问题。

一路上道化和尚避开了巡夜的兵丁，趁着夜色赶到了城门口，随后他运用穿墙之法从城门中穿了出去。出了寿春城，道化和尚这才松了口气。刚才被归不归这个老家伙的气场压得气都透不过来，现在从寿春城中出来，这才有了重生一般的感觉。

就在道化和尚准备运用缩地之法狂奔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黑夜当中紧紧地盯着自己。当下和尚不由自主地转头看去，就见一个方士打扮的男人就站在离自己不足十丈的位置。这人用术法将自己的前胸之上都笼罩在一股黑色的雾气当中，虽然能感觉到雾气当中透出来的目光，不过还是看不到这个人的相貌。

这个人应该站在这里有一阵子了，自己出城的时候竟然没有感觉到这人的存在。如果不是他故意将气息泄露出来，恐怕道化和尚到了洛阳白马寺，都不会知道有个人在寿春城外注视自己好一阵。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城门口？”和尚看到这个人影之后，心里便感到一丝恐惧。这个人给他的压力并不比归不归给他的好多少。

“你不是一直都在找我吗？我到了你又不敢认了？”雾气当中的人影笑了一下之后，向前走了几步，从那一团雾气当中走了出来。只见这人脸上戴着一个恶鬼面具，月光照在面具上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看到了这人脸上的面具之后，和尚便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他慢慢向后退了

几步，边退边说道：“看来我师尊算得没错，楼主你真的会再回这里。楼主你在这里就是为了等我吗？”

楼主的小腹上下抖动，随后发出说话一样的声音：“我要等的是你的师尊元昌，既然他没来，那这个业障就由你来替了吧。”

听了这句话之后，道化和尚转身便向身后跑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和尚的身体古怪地僵硬了一下。随后就见他脖子上的秃脑袋掉了下来，腔子跑出去七八步之后也栽倒在地。刚刚以为逃出生天的道化和尚，还是没有逃过这个劫难。

看着道化和尚头和身体两分之后，这位面具楼主微微叹了口气，最后小腹当中又发出说话的声音：“元昌——你闻到什么气息了吗？这次你躲开了，下次呢？我看你能躲几回？”最后一个字出唇之后，楼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邳城城郊的一座山庄当中，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庄主一睁眼，便感觉到胸口一阵莫名的心悸。老庄主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的身体和周围的庄民不一样，按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在老庄主起身，打开房门透透气的时候，便看到一个身穿方士服饰、头戴恶鬼面具的男人坐在房门口。听到房门打开之后，这人回头看着老庄主，说道：“这么早就醒了？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谁会想到你和我会有什么关系，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老庄主第一眼看到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时，惊愕的程度无以复加。不过再仔细看 he 脸上戴着的面具之后，老庄主又笑了一下，坐到那位楼主的身边，说道：“吓了老头子我一跳，还以为是另外那个你到了。听说你的术法被自己的弟子褫夺了。怎么，术法已经找回来了吗？”

面具楼主的小腹发出一阵轻笑的声音，顿了一下之后，说道：“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不过术法既然可以被人拿走，自然也可以找回来。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再找回来很稀奇吗？”

“难得你还能这样看得开。”老庄主没有一点惧怕这位面具楼主的意思，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是‘他’告诉你，我在这里的？‘他’以为你可以把我带过去吗？这次‘他’要失望了，既然还是不死心，那我离开就好

了，去看看那个小姑娘。然后找个地方隐居，妞儿的魂魄已经稳定了，也不用继续操心……”

“为什么你越来越愚蠢了？”没等老庄主说完，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这时，老庄主刚才莫名心悸的感觉突然又冒了出来。看着他皱眉头的样子，面具楼主的小腹又发出一阵轻笑的声音，随后他说道：“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找回来有什么稀奇的？”

第二次听到这句话之后，老庄主的身子晃了一下，随后他深吸了口气，将面具楼主脸上的面具拿了下来，里面竟然是一张没有一丝伤痕的脸……

这时的楼主也不用小腹说话，直接开口对已经吓呆了的老庄主说道：“你知道一个饿极了的人，不止一次见到美食却下不了口的滋味吗？”

第五十章



找了元昌几个月，最后归不归在长安的一家寺庙当中，一个从建业前来挂单和尚的口中，听到了在建业大佛寺中见过一个游方和尚自称元昌。这位元昌和尚还在江东霸主孙策的家庙当中做过几天的敬佛僧人，和孙策、孙权兄弟的关系都非比寻常。

有了元昌的下落，这二人二妖便向建业进发。这一路上不断见到有军队在向江陵的方向进发，小任叁好事之下，利用地遁之法进到军营当中偷取了一份军令。这才知道现在刘备、诸葛孔明这些人已经到了江东，和东吴孙权结成了同盟。于是曹操调集大军，准备渡江一举剿灭这两家联军。现在曹丞相已经下令，将江岸的船只都归拢到他大军集结之地，不准百姓私造船只下水。

本来以为送左慈转世之后的刘禅过了江，便和刘备、诸葛亮这些人再无交集，没想到八成又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当下，吴勉、归不归几个驾着马车，索性跟着大军一起前行。到了江陵之后，再从曹操那里弄来大船渡江，去寻那元昌和尚的晦气。

这一路上，开始还有几次有兵痞前来寻事。不过见识了归不归故意卖弄的术法之后，当他们都是成仙得道的高人，这些当兵的再也不敢过来找麻烦了。

他们赶到江陵的这一晚，江边已经下了大雾。也就是吴勉、归不归这些人才能看到这里已经全部都是兵营。

城里本来还有几间客栈，这时也都被安排住上了曹操手下的文官和幕僚。反正也找不到客栈休息，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索性进了曹操的军营大帐当中，直接弄条大船渡江就好。

进了军营大帐之后，才发现当晚曹操正在大宴手下的文武大臣。坐在曹丞

相身边的，竟然是那天替诸葛孔明送来马车的庞统。只不过这位凤雏的相貌太过丑陋，周围这些将军、大臣看他时，脸上都是讥讽的表情。

不过那位曹丞相还是当庞统先生如上宾，他时不时便满脸堆笑地起身，走到庞统的面前敬酒。也是因为自家丞相这样，下面的文武官员才没有出言讥讽庞统的相貌。

酒过三巡之后，下面的武将开始借着酒劲炫耀自己的武力，牛皮越说越大。看着别人说得离谱，喝得满脸通红的夏侯惇大着舌头凑起了热闹：“丞相……只要再等几个月，众儿郎熟练了水战，末将便带着他们一举荡平江东！到时候将刘备与孙权小儿绑到丞相驾前，把那大小二乔送到丞相的铜雀台……”

就在夏侯惇越说越兴奋的时候，正在陪着曹操饮酒的庞统实在忍受不了，“噗”的一声将嘴里的酒水一股脑地喷了出来。好在庞统扭过了头，才没有将酒喷到曹操身上。不过就是这样，酒水也还是喷了身边小厮满脸满身。

将嘴里的酒水喷出来之后，庞统扶着桌子一阵哈哈大笑，最后笑得一脸涨红快要背过气了才算勉强止住了笑声。不过看他表情扭曲的样子，就知道他憋得有多痛苦。

这时，宴席当中所有人都放下了酒杯，几十双眼睛凶狠地盯着这位和卧龙齐名的凤雏。什么时候，一个初来乍到的幕僚敢这样对统兵将军不敬？如果不是看在这酒宴就是丞相为庞统而办的分上，这个时候，众将已经将这个丑陋不堪的人乱刃分尸了。

夏侯惇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样，瞪着庞统说道：“庞统先生，刚才是你在讥笑我吗？不相信夏侯惇能带兵横扫江东？听闻先生与江东水师大都督周瑜私交甚密，又与卧龙先生诸葛亮是一师之徒。你是在长那二人的威风，灭我曹军的锐气吗？”

看到夏侯惇红了脸，庞统这才站起来，对面前众将施礼说道：“将军误会了，庞统身为丞相幕僚，怎么会有如此朝秦暮楚之心？只不过庞统实在想不通，这百万大军要攻打江东，为何还要再等几个月？”

听到庞统不是在讥笑自己，夏侯惇的脸色才算好看了一点，看了一眼曹操并没有阻拦的意思，这才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军中儿郎大多是中原内陆

兵，不习水战。我军虽然有百万之众，一旦在江中与江东军交战，伤亡必定不小。为免伤亡，丞相这才下令练熟了水战之法，再来与江东开战。”

“既然军中儿郎不习水战，为何不索性将战场打造成陆地一般？”看到包括曹操在内，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没有听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庞统微微一笑，绕着周围几张餐桌转了一圈，将上面的筷子都收集到自己的手中。

随后庞统回到自己的餐桌前，将所有的盘子都聚在一起，又将那把筷子搭在盘子之间的缝隙当中。他一边做一边继续说道：“这好比是江中战船，将这些战船排在一起，当中用铁索勾连。这样一来，数千艘战船连在一起攻向东吴，便宛如平地一般。就算这些中原兵不习水战又如何？这连锁战船和陆地还有什么区别吗？”

庞统的话说完，曹操首先凑到近前，看着他桌子上面聚拢到一起的盘子，脑海中想象着上千艘战船连在一起的情景，果然和庞统说的一样，和陆地作战没有什么区别。

这时，看到丞相都看得饶有兴致，其他的武将幕僚都围了过来。看着这些盘子聚在一起，如果用在战船之上也是妙计。不过曹操的谋士当中也有能人，幕僚程昱突然抬头看了庞统一眼，说道：“凤雏先生是在绝了丞相的百万大军吗？看着这连环战船确实如同平地一般，也方便军士们在上面征战。不过如果孙刘联军施展火攻之法，船阵上的官兵避无可避，岂不是都要被活活烧死？”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众将的目光又都聚集在庞统的脸上。曹操也跟着说了一句：“程昱先生说得有理，凤雏先生，如果贼军施展火攻之法，船上的百万将士不就要被活活烧死了吗？”

庞统哈哈一阵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看着曹操阴沉着脸色，凤雏这才继续说道：“请问丞相大人现在几月？现在隆冬时分只有西北风，江东借着西北风用火攻，火势未到我军战船，已经先将他们的战船烧毁了。丞相，能烧到我军战船的只有借助东风，隆冬时分哪里来的东风？丞相大人，您这一战还要打到明年开春吗？”

这两句话说完，曹操和那谋士程昱的脸色都是一红，隆冬时节也确实没有东风吹过，只要没有东风何惧对岸的孙刘联军使用火攻？当下，曹操也真拉得下脸，竟然纡尊降贵，对庞统施礼说道：“本相想得不周到，让庞统先生你见

笑了。得了先生连环战船的妙计，江东唾手可得……传令下去，军中打造铁索，按着庞统先生之计，用连环战船攻打江东！”

这时，大帐当中隐住身形的归不归突然笑了一声，对身边的白发男人说道：“这丑鬼就缺德吧，这一计帮了江东，却害死了曹军的百万人马。难怪老人家我第一次见到这丑鬼，看他还有不少福报，不应该是如此短寿之人，原来应在这里了。这个短命鬼是他自己作的……”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帐外突然有小校跑到了曹操的身边，说道：“江面突然发现数百船只，大雾之下看不清船上是何人统领，于禁将军请丞相定夺！”

“江东先攻来了？周瑜小儿还有点胆量……”曹操本来想派将出战，不过看到面前的大将都已经喝多，加上江面起了大雾，不知是什么情况，于是改了主意，对小校说道，“你向于禁将军传我的军令，大雾当中不辨敌船，不必出船迎敌，只管放箭退敌就好。大雾当中——放火箭……”

第五十一章



听到曹操说放火箭的时候，正在举杯饮酒的庞统脸色大变，张嘴又是一口酒水喷了出来。这口酒不偏不倚正好喷在夏侯惇的脸上，如果不是刚刚听了这位凤雏先生的连环战船之计，被他的才智折服，这时的夏侯惇已经翻脸了。

一口酒水喷出来之后，庞统接连咳嗽了数声。他连咳带喘地推说自己犯了痰喘之症，要回去休息。曹操也担心这位凤雏先生咳坏了身体，便派小厮将他送回到营帐休息。

再说江面上的那百余艘战船，为首一艘船舱里面坐着的正是那位卧龙先生——诸葛孔明。船舱里除了他和两位侍奉的童子之外，还有一位四十来岁，有些心神不定的中年人。

“子敬，今夜你我游江，为何你不看江景，却这般心神不宁？”诸葛亮微微一笑，亲自给这中年人倒了杯水酒，随后继续说道，“喝杯水酒定定心神……”

中年人完全没有心思喝酒，他摆手推开了诸葛亮送过来的酒杯，深吸了口气之后，说道：“孔明先生，你还有心思饮酒作乐？今夜是你与我家大都督十日之约的最后一日，你可是签下了军令状的，如果明日没有十万支箭矢的话，你的项上人头便要归了我家大都督。”

诸葛亮跟随刘备众将渡江之后不久，便和江东霸主讨虏将军孙权结盟，孙刘两家合力抵抗曹军。孙权依仗的水军大都督周瑜与诸葛亮不合，几次明争暗斗后，周瑜见占不了诸葛亮的便宜，便心生一计，激诸葛孔明和他定下十日造箭十万支的军令，如果到期见不到十万支箭矢的话，便要按军令问斩……

不过一连九天诸葛亮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不是到各个军营转转，便是去找

几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谈天说地。今夜和孔明同船的便是江东的赞军校尉鲁肃，江东众将中诸葛亮与鲁肃最为要好。

这几天鲁肃磨破了嘴皮，要孔明全力造箭。就算十日之限到了没有凑齐十万箭矢，他去找孙权一起向周瑜大都督求情。看在自家主公的面子上，周瑜也会饶了诸葛亮的。可诸葛亮这几天连一支箭都没有造出来，就算拉着孙权去求情，周瑜也有借口驳了主公的面子。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态度的问题了。

不过这位卧龙先生还是听不进劝，不论鲁肃怎样劝说，他只是一句话应对：“十天之后，孔明拿出那十万支箭，那么大都督总没什么话好说了吧？”这样的话说出来，鲁肃便没有什么话好说。今天已经是第九天晚上，听说大都督那边已经开始准备刑场，要杀一儆百了……

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诸葛亮却突然有了动作。诸葛亮主动找到了鲁肃，向他借了一百艘船只。鲁校尉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不过还是借给了卧龙先生一百艘船。

天黑下来之后，诸葛亮请鲁肃登上其中一艘大船。登船的时候，鲁肃看到刘备的士兵正将上千个草垛搬到这百艘大船上。鲁肃问过诸葛亮这些草垛的用处，孔明都是微笑不语。问了几次未果，鲁肃也不再多言。

夜深之后，江面上起了大雾，随后诸葛亮命令开船，向对岸曹营的方向驶去。因为在大雾当中，这一百艘船又都是快船，鲁肃并不担心对岸曹营的旱鸭子会出来迎战，不过心里还是惦记那十万支箭的事情。当下他唉声叹气的，就好像明天交不出十万支箭，挨刀的就是他鲁肃鲁子敬一般。

到了江心之后，看到鲁肃满面愁容，诸葛亮微微一笑，说道：“不让子敬你继续担惊受怕了，来，吩咐各船将草人摆上，我们来向曹丞相借箭……”

诸葛亮的话刚刚说完，身边侍候的童子便拿出了笛子。随后江面上传出一阵悠扬的笛声，笛声响起来之后，鲁肃便看见有士兵将之前摆在船上的草垛都立了起来，又给草垛套上江东士兵的服饰。在大雾当中远远看着其他船上的草人，和真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时候，鲁肃才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不过他还是有些没底，曹操真的会下令放箭吗？如果放出水军来战，虽然不会追上他们的快船，可是明天一早到了交箭的期限，又该如何是好？

没等鲁肃开口询问，诸葛亮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微微一笑，说道：“子敬放心，曹操生性多疑，深夜大雾当中不敢出兵来战，必定会放箭迎敌。到时大都督要的十万箭矢便着落在曹操的身上……”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诸葛亮脸上的表情突然大变，随后猛地站起来对童子说道：“换笛语，船队全力回撤！”童子被孔明这一声大吼吓了一跳，反应过来之后匆匆忙忙取出笛子来，再次吹出一阵急促的笛声。

惊慌之下，童子吹出来的笛声已经变了调门，死活吹不出孔明要的回撤笛语。鲁肃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下对诸葛亮说道：“孔明先生，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曹贼要放火箭……”这时的诸葛亮已经顾不上什么风度，他一把抢过童子手中的笛子，自己要吹出后撤的笛语。就在这个时候，船顶上面突然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童子首先反应了过来：“下……下雨了……”

这时，诸葛亮也听到了雨声。侧耳听了一阵之后，他将手里的笛子放下，走出了船舱，站在甲板上向对岸看过去。此时，江面的大雾已经散了一半，他们这里的雨势并不大，不过对岸曹营当中却大雨倾盆，远远看去就好像天上的银河开了口子，将银河水泻了下来。

虽然瓢泼大雨落下，不过曹丞相的军令没有人敢违背。只是点不着火，便直接将箭矢对着江心的船只射了过去。雨势压住了箭矢的射程，无奈之下，诸葛亮只能用笛语通知其他船只，向对岸再行驶一段距离。

说来也怪，这雨下了一阵之后，江面的雨停下了，而对岸曹营的倾盆大雨还在下个不停。曹操担心孙刘联军借着雨势前来偷袭，更加吩咐不得出船迎战，只管继续放箭，所有的曹军都在岸上准备迎敌。

这个时候不止是诸葛亮，就连回到自己营帐的庞统都有些发蒙。刚才明明就是大雾的天气，怎么说变就变了？之前他正通过遣鬼向诸葛亮通报曹操要用火箭射他的船队，算着船队已经到了箭矢的射程之内，今晚之后是不是只剩下他这一个凤雏，卧龙已经变成烤龙了？

没有想到这倾盆大雨救了诸葛亮，现在外面下着大雨，就算没有大雾，也看不清江心船上是人还是草人了。要说这大雨是天象，庞统说什么都不信，这还不知是哪路神仙过来帮忙了……

江心的船队足足漂了一个时辰，才转头向江东的方向驶了回去。本来按诸葛亮事先想好的，还要戏谑一番曹操，说两句多谢曹丞相赐箭这样的话。不过这时的孔明已经没了那个兴致，只是吩咐船队快快离开。

看着江面上远去的船队，在军营当中避雨的归不归冲身边的吴勉笑了一声，说道：“难得看你上赶着救人，不过这次这条卧龙也应该知道怕了，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用险了……”

第五十二章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外面的瓢泼大雨已经停了下来。听着外面军士来回奔走的声音，吴勉慢悠悠地对老家伙说道：“那么有趣的人，这么早就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在等着看他继续折腾……”

这次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也着实吓了曹操一跳，这场大雨不管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当着手下众将官的面，曹丞相还是嘴硬地说几句：“自古风调雨顺便是吉兆，这一场吉雨下来，我军必定大获全胜……”

除了大雨之外，曹丞相还有一件闹心的事情。本来他准备委以重任的风雏——庞统先生，犯了痰喘之后便一直不见好，咳得竟然背过气了。随军的大夫给庞统先生查看了病情，说庞统先生的痰喘是陈年旧疾，加上一场大雨又受了风寒，现在正值隆冬南方湿寒，庞统先生待在这里不利调养身体，还是尽早送回许昌养病为好。

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的传说，曹操曾经也听过，本来以为凤雏在手纵使不能安天下，也可以制衡刘备军中的卧龙。想不到这凤雏还是个病秧子，最后曹操还是放了凤雏去许昌养病，怎么说一只活凤雏也比死庞统有用。

除了到手的风雏去了许昌之外，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异事。集结在江边的大船无故丢失了一只，根据看守船只的兵丁所说，就在这些兵丁迷迷糊糊的凌晨时分，好像看到了有老有少四个男人上了那艘船，随后大船竟然自行降下风帆，载着他们四个向江东行驶了过去。当时兵丁以为自己在做梦，也没有当真，直到天光大亮发现真的少了一艘船才明白过来。

这件事情不值得和丞相一提，最后带兵的官长将事情压了下来。而那艘突然消失的大船天亮之后，在东吴江边被人发现。当时还以为是曹军的细作过

江，为了这个，大都督周瑜还派兵搜查了岸边二十里。

就在岸边鸡飞狗跳抓细作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四个已经进了建业城。打听到大佛寺的地点之后，几个人便一路走过去。不过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庙中住持带着众僧去了孙权府上，为江东百姓祈求可以免受战乱之苦。

本来几个人打算在庙里等着和尚们回来的，不过后来听说这法事要三天三夜才会结束。他们等不及了，当下一路打听看到了孙权府上。几个人隐住了身形之后，直接进了孙府的大堂。如果元昌果真藏在这里，也逃不开吴勉、归不归的手心。

他们到了的时候，正赶上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借孙权的中堂，请自家主公对水军诸将训话。本来应该是孙权移驾到江边的大都督官衙，不过早上在江边发现的空船打乱了这个计划。担心潜到江东的细作会对孙权不利，周瑜最后索性带着水军官员来到孙权的府上，听主公训话。

吴勉、归不归隐身进来的时候，因为还有将军没有到齐，故而周瑜、孙权都没有开口说话。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此时正阴沉着脸盯着面前的铜壶滴漏。已经过了点卯之时一个时辰，还有人未到。连刘备的谋士诸葛亮都到了，而且难得昨晚他在江面上漂了半宿，天一亮还能赶到这里。那个老家伙黄盖还没到，这不是在打他大都督周瑜的脸吗？

江东之主孙权比周瑜还要小几岁，看到自己的大都督脸上表情难看，本来还想劝几句，门外突然有内侍带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将军走了进来。没等孙权说话，周瑜的眉毛一挑，已经对进来的白头发老头子说道：“黄盖将军，你晚来了一个时辰，见到主公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被叫作黄盖的老头子竟然瞪了周瑜一眼，随后对孙权说道：“老将黄盖见过主公，只因为昨晚黄盖的孙儿娶了一房偏房。老黄盖替孙儿高兴，多吃了几杯，让主公久等了，还望主公见谅。”

听了老黄盖来晚的理由之后，周瑜冷笑了一声，说道：“今天水师众将商讨军情之期，黄盖将军你竟然因为家中私事慢待了主公！黄盖你的孙子讨小，比得上来见主公重要吗？还是你仗着年纪大了，便目无主上……”

“呸！什么时候轮得上周瑜小儿你来教训黄盖爷爷了？仗着你大都督的身份压爷爷一头吗？瞎了你的狗眼！爷爷当年替他们孙家卖命杀人的时候，小儿

你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呢！”黄盖几句叫骂，气得这位江东水军大都督身子乱颤。

“黄老将军，看在仲谋的面上，你与大都督一人少说一句吧。”听着黄盖骂人的话越来越下作，就连江东之主孙权都听不下去了，当下起身对这位老将军继续说道，“今日仲谋向老将军求情，请大都督免了老将军的罪……”

没想到孙权这么一劝，老黄盖还有了理：“这里有你插话的份吗？小畜生，爷爷与你父亲、兄长打江山的时候，你还在尿尿和泥玩呢。现在坐上了这江东之主的位子，就翻脸不认人了？小畜生！你小的时候爷爷还抱过你，早知道你今日这样翻脸不认人，当初爷爷就应该将你摔死，绝了你们孙家的后！”

孙权再好的脾气这个时候也被点着了，这位东吴之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冷哼了一声之后，不再理会还在一口一个小畜生骂的黄盖，转身向内宅走去。

看着黄盖连自家主公都骂跑了，其他人想劝几句都不敢了。当下坐在一边的鲁肃只能向身边的诸葛亮求救，怎么说诸葛亮也是外人，或许老黄盖会不好意思再骂也说不定。不过不管鲁肃如何暗示，诸葛亮都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这时，黄盖开始逮人就骂，骂得周瑜实在受不了，这位水师大都督也顾不得什么了，吩咐左右将老黄盖抓了起来。

吴勉几个人本来打算穿过大堂之后便离开的，冷不丁出了这个小插曲，让几个人都停下了脚步。不过没想到看了会热闹之后，百无求却皱起了眉头，对身边的归不归说道：“走了，都是假的。真骂街的话骂到绝后就该打起来了，没劲，连骂街都是假的，这世上还有真的吗？”

归不归听了之后，嘿嘿一笑，说道：“庞统那个小家伙在对岸给曹操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老黄盖这是要过去把曹操脚下的凳子踹掉。等着看吧……”

四个人看到黄盖被五花大绑地押下去之后，便开始顺着隐隐佛乐之声，向里面走去。

穿过了一座花园之后，他们几个便看到了一座气派非凡的家庙。说是家庙，但比起一般的寺庙也小不了多少，因为是家庙的缘故，里面只供奉着佛陀释迦牟尼。现在有几十个和尚守在佛堂里面，跪在佛像身前，在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和尚带领之下，正在吟唱着佛经。

佛堂里面的和尚一眼便能看全，并没有那位元昌和尚混在里面。这时，刚

刚被黄盖惹了一肚子气的孙权到了佛堂外面，一直等到里面诵经声停下来之后，这才走了进去，对跪在和尚身后的一位老妇人说道：“母亲，元昌大师那句话应验了……”

第五十三章



老妇人回头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这时，前面的和尚念完了这一大段经文，老妇人先对着佛像磕头，随后又对着诵经的和尚行礼。恭恭敬敬地送和尚们离开，这家庙当中只剩下他们母子二人之后，老妇人这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儿子说道：“曹操那边出现异象了？”

孙权一把扶住了母亲，回答道：“昨夜亥时，曹营当中大雨倾盆，仅一江之隔我江东却滴雨未见。元昌大师临走之时说过月余曹营必有异象，算是应验在这里了。”

老妇人是孙权生父孙坚之妻吴国太，不久之前，大佛寺的挂单和尚元昌在佛诞祈福的时候向吴国太辞行。看到孙权前来向母亲问安，和尚元昌便多嘴说了一句，一个月之内曹营会有异事发生，请孙将军小心应对，这异事或许就是江东打败曹军的契机。

自从曹军在对岸摆下联营之后，那里安插了大都督周瑜派过去的细作。除了这些细作连夜渡江报信之外，昨晚跟着诸葛亮草船借箭的鲁肃，也回来向孙权、周瑜禀告昨晚他看到的场景。相比较昨晚那一场诡异的大雨，卧龙奇谋借来的十万支箭矢都不值一提了。

除了这场大雨之外，曹操身边的细作还传来一个消息：和卧龙先生齐名的凤雏庞统给曹操出了一个连环战船的计策。听到这件事之后，周瑜天不亮就前来求见，拜托自家主公上演了刚才在中堂的那场戏。周瑜、孙权身边也有曹操的奸细，刚才那场戏便是演给那些人看的。

听孙权说完之后，吴国太开口说道：“元昌大师是有神通的，既然能看穿异象，那他说的便不是虚言。你想好的事情只管去做，当日卧龙先生初到江东

之时说过，江东诸臣皆可降曹，唯独你我母子不可降。”

两句话说完，吴国太叹了口气，回头看了一眼庙里的佛像之后，继续说道：“元昌大师临走之时说过，异象出现之后他便会回来。我已经和大佛寺住持说好，元昌大师回来之后会接掌大佛寺住持之位。此事你也要准备好，万万不可慢待了大师。”

“儿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元昌大师临走之时交代的事情也已经有了眉目。”孙权陪着吴国太慢慢地走出了家庙，一边走一边说道，“那个戴着面具的人在夏口出现了，如果不是此人有邪法不敢妄动，此时我已经命人擒获他了。”

这一对母子离开之后，本来空空如也的家庙凭空出现了吴勉、归不归四个人影。老家伙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走远的母子俩，嘿嘿一笑之后，对身边的吴勉说道：“现在老人家我明白元昌大老远地跑到江东来做什么了，看来他和那两位楼主之间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吴勉坐在佛像的脚下，靠着佛像慢悠悠地说道：“你真的是刚刚才明白的吗？老家伙，不用你在我面前卖乖。如果不是他们还有勾连的话，元昌也好，那俩楼主也好，早就在广仁、火山手下死了几个来回。”

归不归嘿嘿一笑，正想说点什么的时候，百无求在一边突然插嘴说道：“老家伙，你不用再想什么弯弯绕绕了。早点弄死元昌那个秃子，咱们也好早点回去。老子是北方的妖，在南方待不惯！任老三，你发什么呆？”

二愣子说话的时候，小任叁的眼睛有些发直。听到百无求叫他，小家伙这才反应过来，不过他没有搭理二愣子，扭头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我们人参刚刚想到的。元昌这秃子到处找楼主，还请了孙权这样的大人物来帮他。那俩楼主就是白吃干饭的？怎么说也是活了千八百年的人物，问天楼在他们手上都几起几落了，就没有一点防备吗？”

听了小任叁的话，百无求好像茅塞顿开一样，一拍大腿，对归不归说道：“对嘛！刚才老子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一直没说出来。那俩楼主就这样了？这么多年都白活了？”

“到了夏口，见到那位楼主就什么都明白了。”说话的时候，老家伙还有意无意地看了吴勉一眼。看到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没有什么反应之后，他嘿嘿一笑，继续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都知道没有了牙的老虎不如羊，可是谁也

不知道它嘴里的牙是不是已经偷偷长出来了……”

就在江东水师大都督忙着施展苦肉计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几个已经在他的府上“借”了一辆马车，向夏口城进发。此时整个江东为应对强敌已经全民皆兵，这一路上几乎见不到还有开张的客栈、酒肆。怀里装着马蹄金却找不到花钱的地方，他们几个无奈之下，只能到各地的官衙“借”些食物充饥。

不过到了远离战场的夏口又是另外一幅景象了，相比较建业的草木皆兵，夏口就要繁华许多。虽然这里也到处能看到运兵的大队，不过起码城中客栈、酒肆是开张的。对一路骂着街过来的小任叁来说，夏口城宛如天堂一般的存在。

他们几个在城中找了一家最大的客栈住了下来。客栈里面连着酒肆，小任叁连客房的房门都不知道在哪里，便直奔酒肆说什么也不走了。好在他们几个也没有什么行李，稍微安置了一下之后，便聚在酒肆的一张桌子前，陪小任叁吃喝起来。

三杯酒下肚，百无求想起了正事。他将手里的羊骨头放下之后，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不是说那个带着假脸的就在这里吗？你想办法把他弄出来，用这个假脸来钓元秃子。弄死元秃子咱们就回家，是这个意思吧？”

“傻小子你再过两年就要算计老人家我了。”归不归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便宜儿子，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元昌都不急，我们急什么？老人家我问你，那位楼主为什么要待在这夏口城？傻小子你要是说得出来，回去我老人家就写下遗嘱，死后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我还在奈何桥上等你败光了家产，再手拉手地一起投胎。”

这几句话说到百无求心里去了，不过这妖物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就在老家伙以为自己稳赢的时候，二愣子突然对身边的小爷叔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开口说道：“老子知道了！之前就说那个带着假脸的楼主身体不行了。他来这里是看好了谁的皮囊，准备来夺舍的！老家伙，你说对不对！”

归不归冲吴勉苦笑了一声，说道：“你这样还不如明着告诉他，给老人家我个面子。我老人家难得教儿子……”

这句话还没说完，一个六十来岁的秃子走进了酒肆：“老板，老规矩，来一角米酒，一荤一素……”这话还没说完，他便看到了正在望着他的吴勉、归不归四个。

看到这四个人之后，这人条件反射地转头向酒肆外面跑去。他跑出去的一瞬间，白发男人突然说了一句：“燕劫，你能活着跑出去就算我输……”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外面的天空中已经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

这人竟然是王莽乱政时期跑掉再没现过身的燕劫。听了吴勉的话，这位方士一门的名宿便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几个人苦笑着说道：“这几天都看见熟人……”

第五十四章



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之后，燕劫索性回身坐到了吴勉、归不归这张桌子旁边，向老板要了一副酒具碗筷，自来熟地吃喝了起来。怎么说燕劫曾经也是管徐福叫过几天师兄的，看在那位大方师的分上，吴勉和归不归也不会怎么样他。和燕劫想的一样，看到燕劫老老实实回来之后，吴勉便没有再搭理他，就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一样。

不过燕劫的行为有些出乎归不归的意料，老家伙的这位师叔有跟着王侯当门客的习惯，平时也十分讲究衣食住行。不过现在看他的样子，身上穿着打过补丁的布衣，刚才所叫的吃喝也只是一荤一素加上一角烈酒，这样的吃食他之前是绝对不会碰的。

看着燕劫又吃又喝的样子，归不归笑了一下，又要了几道菜和一坛美酒，这才对只顾埋头吃喝的燕劫说道：“老师叔，你这是多久没吃过饱饭了？要不要再来碗肥肉膘？”

“这顿算了，一会算账的时候你问老板要一碗猪油我带走，带回去沾着麦饼吃……”燕劫喝了口酒将嘴里嚼烂的肉块送下去之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伸着脖子看了看旁边的客栈，随后继续说道，“你们住在这里？有眼光，一会给我也开一间上房，我这也有两年没有正经睡过床了。”

“老师叔，你什么时候混成这个样子了？”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继续说道，“不说你以前在齐国国君那里当门客那会，就是你跟着王莽混也是马上来轿里去的。什么时候这样落魄了？凭着你的术法在哪里也是锦衣玉食。”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这些年来我也想开了，不再讲究口福业障了，清清淡淡的多好。”燕劫一边吃一边继续说道，“我和你们长生不老的人没法

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去转世了，想开一点……”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燕劫的身上突然泛起一串火花。随后“嘭”的一声巨响，他的身体被一道电光瞬间打倒在地。酒肆老板被这一声巨响吓得一哆嗦，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觉自己眼前一花，那个经常来蹭酒的秃子就倒在地上了。

归不归看着吴勉咯咯一笑之后，转身对吓呆了的酒肆老板说道：“老人家我这位老师叔喝多了，没事，他不咬人。店家，你再去拿一坛好酒来。”

归不归将酒肆老板支开的时候，吴勉对晃晃悠悠爬起来的燕劫说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说一遍。想继续胡说八道也由你，看你熬得住几下……”说话的时候，白发男人的身上瞬间闪过了一道电弧。

虽然知道吴勉已经手下留情了，不过燕劫还是能感觉到这个白发年轻人的实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术法当初也就在徐福的身上见过，这才几年的工夫……

燕劫木讷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等吴勉再次说话，他已经叹了口气，开口说道：“原来你的术法已经精进到这样的地步了，如果你们早来两年的话，我也不会到这种地步……”

当初燕劫自己逃走之后，经历了四次夺舍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年每夺舍一次之后，他便会找一个外封诸侯投奔。燕劫的术法虽然在吴勉、归不归这样的人面前不值一提，不过在那些诸侯面前，已经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了。

第四次夺舍之后正赶上黄巾事发，天下修士都受了张角兄弟的连累。燕劫找了几个外封诸侯，但他们都不敢轻易招惹他这样的修士，都是给了他一笔钱财便将他打发走了。燕劫转了十年，愣是没有找到敢收留他的诸侯。别说诸侯了，就连燕劫自己纡尊降贵找一家富户，都没有人敢收留他。无奈之下，燕劫只有继续一路往南走，直到三年前到了江东。

三年之前的江东霸主还是孙权之兄孙策，当时黄巾之乱已经结束，天下群雄都在征讨窃国之贼董卓，孙坚、孙策父子依仗着袁术的势力，占领了江东六郡。此时的江东再次兴起道术，燕劫便赶了过来，想投奔孙坚、孙策父子。

不过燕劫晚来了一步，孙权、孙策之父孙坚死在荆州刘表的手中。孙策即位之后不久，便斩杀了妖人于吉。因为这件事情，江东霸主也不再相信修士。

无奈之下，燕劫便只好一路往下，来到了夏口城。

燕劫自恃曾经是和徐福同辈的方士，不会像归不归那样，做那些偷取官衙藏金的事情。当下他在夏口城大街上摆下了一座卦摊，想着赚点花费的同时，也好引起城中达官显贵的注意，自己便有了依靠的对象。

燕劫不管怎么说曾经也是位还算出名的方士，没有几天便传出夏口城来了一位能掐会算的活神仙。当下请他算卦的人排队能排出半条街去，虽然没有引出城中的达官显贵，却遇到另外一件难得的事情。

在燕劫来夏口城算卦的第十天，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前来算卦。燕劫测了小孩子的生辰八字之后，发现这孩子竟然是难得的吉祥之命。说白了，这孩子的前世是位修行深厚的修士，轮回转世之后还带着前世的术法，只不过没有人教他使用之法，空有一身的术法却无法使用。

见到这孩子特殊的命格之后，燕劫又给他摸了骨。这一下却真正惊到了他，孩子的骨骼竟然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通圣之体。理论上这孩子是极有可能以肉身修炼成神佛的，这样的体质，就算是远在东海钓鱼的徐福都望尘莫及。

听到这里时，百无求哼了一声，打断了燕劫的话，说道：“秃老头，老子我听明白了，你见到那个小孩子之后，便答应上了他的身，是吧？然后你用这孩子的身体修炼成神仙？呸！合着不是你们家孩子，你就敢胡来是吧？”

“我当时的确是存了这个心思的，不过夺舍之法必须要那人到了十六岁之后，身体完全长成才合用。”燕劫好像没有听出二愣子话里的怒气一样，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三年前那孩子十三岁，算着今年就是他的成人之期。不过就在去年，这夏口城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也发现了这个孩子，和我一个目的——看准了孩子的身体。和那人三次交手，我输了三回。不过那个人比我也高不出太多，想要置我于死地也不容易。

“后来这人想把我从夏口城逼出去，不过我仍咬牙宁死不走。后来那个神秘人消失不见了，算着应该和我一个心思，想等着孩子身体长成后再动手抢夺。这几年我不敢招摇，生怕再引来别的什么对手，一直都是吃着老本，才让你们见到我如此狼狈的一面。”

“你是说突然冒出一个神秘人……”听到这里，归不归看了吴勉一眼，随后似笑非笑地说道，“那个人是不是戴着一个画着恶鬼的面具，自称楼主什

么的？”

“我没有见过那个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戴着面具。”燕劫看了仿佛胜券在握的归不归一眼，随后继续说道，“那个人的术法在我之上，加上行踪诡秘，从始至终我都没见过那个人的相貌。”

第五十五章



“没见过那个人的相貌……”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声，亲手给燕劫倒满了一杯酒，看着他一口喝干了之后，这才继续说道，“老师叔，怎么说你也是和徐福那个老家伙称兄道弟的人物，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就罢了。这才过了几年，你就连那个人的相貌都没有看清，这个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吧？”

“刚才我都说了，我和你们这些长生不老的人不一样，我惜命……”燕劫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就要去轮回了。活得越久……越怕死。”

这句话说完之后，燕劫看了一眼还是拿他当作空气一样的吴勉，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吴勉翻了翻眼皮之后，用他那特有的语调说道：“腿长在你的身上，还想让我背你出去吗？”

“多谢……”再次苦笑了一声之后，燕劫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酒肆门外走去，边走边说道，“腿长在我的身上，命却在你的手上，看在以往的交情上，给条路让我走……”

在这好像自言自语的唠叨声中，燕劫有些落寞地从酒肆当中走了出来。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之后，百无求瞪了吴勉一眼，抢先说道：“小爷叔，别说老子没大没小。这次的事情你做得不地道，燕秃子不就是之前跑了两回吗？他自己也说了，秃子不像你们能长生不老，人家惜命跑了就跑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老家伙和任老三不是谁都没死吗？好好的你欺负人家秃子干什么？你刚才的劲使大点，他就直接去轮回了。老家伙，你说老子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不能太欺负人，骂街可以，尽量少动手！”

“傻小子你说的和老人家我可没有什么关系，你倒霉可别连累你爸爸我。”看吴勉暂时没有发作的意思，归不归这才嘿嘿一笑，随后继续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你也被燕劫糊弄住了，那个秃子的话不尽不实。老人家我说点你能听懂的话，他真本事只比广孝的弟子灌无名差一点，灌无名比火山略差一点。现在知道燕秃子有多大的道行了吧？这个老家伙一直都在示弱，可他真没有那么弱……”

看着百无求还是懵懵懂懂的样子，归不归继续说道：“能让燕劫栽跟头的大有人在，不过能让他吃了亏，还不知道是谁在欺负他的人那就太少了。那些人可不会对一个有仙骨（通圣之体）的小孩子感兴趣。燕劫知道那个人是谁，八成他还和那个人见过面，只不过不想告诉我们而已……”

百无求这才明白过来，这二愣子抓了抓头皮之后，冲吴勉讪笑了一声之后，继续瞪着眼睛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给老子一点暗示也好！老子丢人也是丢你的人……”

一边的小任叁红着脸打了个酒嗝之后，对百无求说道：“大侄子……刚才你爹……冲你挤眼睛……挤得眼都要瞎掉了……”

吃饱喝足之后，几个人回到客栈休息。按归不归的思路，虽然燕劫不打算暴露那位面具楼主的事情，不过在建业城听孙权说过他的人已经发现了面具楼主的行踪。只要找到孙权的人，便可以知道那位楼主的下落。想要钓出元昌和尚，也都着落在楼主的身上了。

一觉醒来之后，几个人刚刚吃罢早饭，便听到客栈里面人来人往的杂乱的脚步声。片刻之后，客栈老板陪着笑脸敲开了他们四个所住的厢房，说道：

“几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夏口城昨晚闹出了人命。现在官衙的老爷来查店客，您几位避避屈，和官衙的老爷们见一面，问两句话就好了。”

“昨晚闹出人命了？”归不归怔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天下都在打仗，哪里还没死过人？你们夏口城有点小题大做了吧？死人就要查店客，一个月还不得查个三十多天？”

“这次死的人不是平头百姓，听说就是官家的人。”店老板一边帮归不归穿上外衣，嘴里一边继续念念叨叨，“听官衙的老爷们说，昨晚一共死了二十一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建业城将军府（孙权府）的腰牌。死的都是官家

的大人物，听说我们夏口城的太守都急了。”

听到店老板说到死的都是孙权府中的人之后，归不归脸上的表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和吴勉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这二人二妖便跟着客栈老板一起到了大堂，见过了官府的差人。

知道这几个人是坐着将军府的马车来的，官衙的差人相当客气，只是问了几句，例如你们几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昨天晚上黑之后都做了什么一类的话。他们问完之后，归不归也好像说闲话一样问了他们几句。几块金锞子塞过去之后，带队的差人满面堆笑，有问必答。

和客栈老板所说差不多，今天一大早，夏口城便不断有老百姓去衙门报案说发现了死人。这个早晨一共发现了二十一具尸体，这些尸体表面没有伤痕，看着就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后来检查这些人身份的时候，在他们身上都发现了将军府的腰牌。官职最大的一个人竟然还是将军府的参军校尉……

现在太守大人已经封了夏口城，不准人进出。同时太守还派出加急快马去建业报信，希望能在孙权的上命到来之前，查清这些人的死因，抓到幕后凶手。

盘查完毕之后，客栈老板又恭恭敬敬地将他们几个人送回到房间。回来之后，百无求便开口说道：“老家伙，外面死的应该就是你要找的那些人吧？好了，现在都死光了。你实话实说，是不是你克死的？”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还没听说有人专门克官的，傻小子，老子就算克也是克你这个亲生的骨肉。”

百无求咧嘴一笑，随后继续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这么多年都没被克死，老家伙你大概也克不死老子。老家伙说点别的吧，现在要找的人都死光了，怎么办？要不要把燕秃子抓回来？老子先吓唬吓唬他，这秃子不识相的话，你和小爷叔再收拾他。这次老子帮着你们。”

“不用那么麻烦。”归不归笑嘻嘻地看了一眼坐在一边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的吴勉，见他没有什么意见之后，这才继续说道，“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不打仗的地方，还不好好玩玩逛逛吗？反正要找的人也都死了，后面的事情反倒简单了……”

归不归只说到这里，后面的便不再继续说下去了。百无求知道自己这“亲生父亲”的脾气，问了几句没说便没有再问。

吴勉不喜欢热闹便留在客栈里，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在夏口城转了一天，差不多天黑之后才回到客栈。当晚他们几个还是在客栈旁边的酒肆用饭。由于马上就要到宵禁的时间，酒肆里面也只有他们几个，显得有些冷清。

酒菜摆上来之后，还没等他们几个人动筷，酒肆外面有个人影窜了进来——正是昨天刚刚出现过一次的燕劫。刚刚过了一天，燕秃子便显得有些失魂落魄。进来以后，他马上跑到吴勉、归不归的酒桌前，看着依旧拿他当作空气的吴勉说道：“这次只有你们能救我了……”

第五十六章



现在的燕劫身上伤痕累累，有大大小小七八道伤口，后背上最深的一道已经见到里面白森森的骨头了。燕劫没有吴勉、归不归长生不老的本事，这样的伤势只能自己硬扛。现在他连说话都会牵动伤口，疼得他话没说完，便龇牙咧嘴个不停。

“别那么客气，老师叔，你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让我们怎么帮你？”归不归嘿嘿一笑，倒了一杯酒递给燕劫，继续说道，“先顺顺气，没什么大不了的。方士一门没有了，也不能让人这么欺负你。”

看到酒杯递了过来，燕劫伸手将酒杯推开，随后再次说道：“是楼主……那个戴着面具的问天楼楼主，刚才我看到他的面具了。我的术法对这个人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也看中了仙骨，昨晚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杀了二十多个人。现在他正在到处找我——啊！”

燕劫的话还没有说完，归不归拿着酒杯的手颤抖了一下。一整杯酒水都撒到了燕劫背后的伤口上，疼得燕劫瞬间便从地上跳了起来。落地的时候，他的五官已经扭曲，脸上的肌肉没有规律地抽搐了起来。

“这怎么说话的……”归不归当下急忙将燕劫搀扶了起来，继续说道，“老了……老了，连个小小的酒杯都拿不住了。老师叔，老人家我给你赔罪。好在这酒水杀毒，虽然痛了一点，却不是什么坏事。”

“现在相信我了吧？”燕劫满头虚汗地苦笑了一声之后，再次说道，“那么看在昔日同门一场，加上这杯酒的分上，归不归你们保我从姬牢的手上抢了那仙骨。日后我若有缘可以飞升，在天上也会保佑你们几个，怎么样？归不归，你们不吃亏。”

“那仙骨呢？那个孩子招谁惹谁了？好好的一个身体凭什么被外人你争我夺的。”没等归不归说话，一旁看热闹的吴勉突然开口，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以前你从死囚牢中挑选夺舍之人，没人说你什么，现在你打算对一般百姓下手。燕劫！如果你还是方士，方士门规会怎么处置你？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么说你是打算帮我了？”燕劫看了吴勉一眼之后，将目光对准了归不归，继续说道，“那么你呢？归不归你也不打算帮我吗？方士一门散了，我来不及去找广仁、火山帮忙，他们知道一定会帮我的。”

“那要怎么看了，老师叔，如果他们知道你身上的伤都是做出来的，准备把他们都卖给那个戴着面具的楼主，你猜猜看，到时候他们会把你这身子剁成几块？”说到这里，归不归反手将手边的酒坛抄了起来，对着燕劫的后背，将一整坛酒水都倒在了他的身上。燕劫顿时疼得又是一声大叫。这次连他手上周围的肌肉都开始没有规律地颤抖了起来……

燕劫痛苦的样子绝对不像是装的，就在谁都以为归不归看走眼的时候，老家伙嘿嘿一笑，开口说道：“我的老师叔，你这一身的伤口都和术法无关。你對自己倒是下得了手，不过这些年你没怎么挨过打，忘了术法造成的伤痕是什么样子的，能伤得了你的术法，伤口周围都是死肉。再看看你伤口上这肉跳动的，老家人看着都眼晕。放心吧，这一两年你死不了……”

“你管我身上的伤势是不是做出来的！”燕劫忍着伤口的剧痛，大吼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说！你帮还是不帮我……”

“想继续找死囚夺舍的话，我帮你。”这时，吴勉走到了燕劫的面前，慢悠悠地继续说道，“还想打仙骨的主意，我帮他……”

“明白了……”燕劫深吸了口气之后，对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说道，“仙骨什么的我不要了，也不敢让你们劳力去帮我夺舍。今天一别，我们最好再不相见。”说完，燕劫当着吴勉、归不归几个的面，从身上长袍上撕下足有二尺的一块碎布扔到地上，随后仰首挺胸地走出了酒肆。

将燕劫丢在地上的碎布捡起来之后，百无求回头看了看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说道：“这个就是你们的割袍断义吧？矫情，义都断了干吗割自己的袍子，过来打老家伙你两个嘴巴不就什么都断了吗？”

“你不想跟妖王混了，会过去打他俩嘴巴吗？”有些无奈地看了自己这便

宜儿子一眼之后，归不归回头冲白发男人说道，“你猜猜看，老人家我这位老师叔舍得那个仙骨吗？”

“那要看看那个戴着面具的楼主是怎么想的。”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看着归不归继续说道，“看起来他已经恢复了不少术法，这才几年？竟然连燕劫这样的人都能治住。”

“术法未必回来多少，燕劫以前应该和楼主打过交道……”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眼珠在眼眶里面转了几圈，随后继续说道，“或许还有什么能吓唬住人的法器，半真半假地吓唬住燕劫而已。燕秃子说得对，他惜命，不敢尝试真假。”

这个时候，将碎布扔掉的百无求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燕劫翻了，老家伙你要找的人也都死绝了。老家伙，现在我们怎么办？你还是听老子的主意，把燕劫抓回来揍一顿，他不是惜命吗？往死里揍，看他怕不怕？”

“傻小子，这和你之前说的话可不一样，你还真是个善变的妖物。”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方士门中被徐福那个老家伙赶出来的，看在这点情分上，老人家我还不好意思对他下手。既然他铁了心要去夺舍仙骨，那么咱们几个就和他做做对。我们去保仙骨，看他怎么下手。既然那位楼主能用仙骨来要挟燕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从酒肆出来之后，燕劫去了城中一座破落的方士道场当中。进来之后，他用法器观察，确定并没有人用术法跟在自己身后，这才走进了道场的一间密室当中。

密室当中已经有人在等着他。见到燕劫身上的长袍少了一角之后，这人轻轻笑了一声，说道：“这么说还是没有瞒住他们几个，不过这样也好，你也不用再胡思乱想了。我们做我们的，到时候仙骨归你，我只要里面的魂魄固化我自己的身体就好。”

说话的正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说话的声音也是从他小腹的位置发出来的。

“你真的只要魂魄吗？”燕劫看着楼主，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还是说你看中的也是仙骨？楼主，我也是做过几天方士的，可没有听说过魂魄可以固化身体的。”

“你现在怀疑，是不是晚了点？”楼主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燕

劫，你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吗？如果我想要仙骨的话，有你没你仙骨都是我的。你那点术法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

说完之后，楼主将自己的衣服解开，露出胸膛。就见胸膛上的皮肤已经松弛了下去，看不到一点弹性。楼主指着自己的胸膛，对燕劫说道：“看到了吗？只要那个魂魄被我吸收，这个长生不老的身体便可以回到最好的那一段。再说这个身体我用了一千年了，可以用我自己的身体，干吗还要夺舍去用别人的身体？”

看到燕劫哑口无言之后，楼主叹了口气去，继续说道：“不过还是有点可惜，你没有把他们引过来，那么这几个人还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第五十七章



燕劫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本来还想等过几天我这副皮囊不堪用时再换的，现在看来等不了那么久了。趁着他们几个还不知道仙骨的底细，我们动手吧，省得夜长梦多……”

燕劫的话有些出乎楼主的意料，迟疑了片刻之后，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对他说道：“你确定吗？你这身皮囊正在壮年，没有脱魂之相，贸然脱下皮囊，可能会伤及魂魄，这个你要想清楚。”

“我还有选择吗？”燕劫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得了仙骨做皮囊，我还有成仙得道的机会。如果错过了，又是无休无止地夺舍偷生，这么多年也腻了，与其那样不如早点去轮回。或许下一世的运气好，可以有真正长生不老的机会。”

楼主想了一下之后，转头朝空气中说道：“我助燕劫先生去夺仙骨，你好生看守吴勉、归不归等人。他们有任何异动都要报告我知晓，切不可自作主张。”

楼主的话说完之后，空气里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弟子明白，师尊也要多加小心。燕劫先生得了仙骨之后，未必还能和师尊一条心……”

这句话说出来，燕劫的脸色多少有些难看，不过现在他还要依仗楼主师徒，当下并不敢发作，只是冷哼了一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不要胡说，如果不是大敌当前，你这一句话已经够了结我们师徒缘分的。”面具楼主一句话便吓住了没有现身的弟子，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向燕劫先生赔罪之后，便去做你分内的事情吧。”

空气当中那人有些怕了，颤抖着声音说道：“燕劫先生见谅，王智胡说八道并非本意，还请先生不要怪罪……”

“算了，看在楼主的面子上，你说的话当我没有听到。楼主，事不宜迟，我们还是尽早行事的好。”这样的时候，燕劫也不想多生事端。趁着吴勉、归不归刚到夏口立足未稳，他生米煮成了熟饭夺了仙骨，就不信到时那个白发男人还会将自己的魂魄从里面抽离出来。

看着燕劫急不可待的样子，楼主点了点头，说道：“就依燕劫先生，还望先生得了仙骨之后不忘前言，助我用其魂魄固体。”这句话说完，燕劫、楼主二人便从这座破败的道场中走了出来。

两个人各自施展了五行遁法，片刻之后出现在城中都尉府的大门前。仙骨正是夏口都尉杜裘的独子杜少则。这位杜公子也是夏口城有名的神童，十岁便熟读孔孟名著，十二岁能和江东名士张昭论道。张昭连出十三道难题竟然都没有难倒他。

孙权听说此子的名声之后，便命其父带其前往建业。路经大佛寺的时候，十三岁的杜少则竟然和寺中高僧辩论佛法。杜公子接连辩败了三位高僧，如果不是孙权催得急，大佛寺的住持和尚也怕难保。

不过就是因为在大佛寺辩论佛法，孙权之母吴国太夫人这孩子锋芒早露，便将其赶回夏口读书三年，磨其锋芒。就是赶回来的当天，杜少则去了燕劫的卦摊算了命，才惹出这样的麻烦。

站在都尉府的大门口，楼主还不忘用传音之法联络了自己的弟子王智。确定了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还在客栈旁边的酒肆吃喝，两个人这才放心，使用术法穿墙进到都尉府中。

这个时候，都尉老爷这一家子刚刚吃完晚饭。杜裘正在教训自己的独子：“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争强好胜，三年前大将军本来打算举荐你留在建业为官的。就是因为你去和僧人辩经，国太看不惯你的猖狂劲，这才把你我父子撵回这小小的夏口城！这都三年了你还是不长记性吗？今天太守大人过府，你好好的说什么空不空、色不色的？你一定要把太守大人忽悠出家才算完吗？”

都尉训子的时候，杜公子跪在地上，低着头一声都不敢出。最后还是杜夫人说情，杜裘这才饶了儿子，让他早早回去休息，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不要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了，回去就好好睡觉，什么都不要乱想。”

看着自己儿子离开之后，杜夫人对自家男人说道：“老爷，我看这孩子是

读书读得迂腐了。等到下次太守大人再请喝花酒的时候，你把咱们儿子带上，也学学这花花世界的快乐……”

“胡闹！这话也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说的吗？”杜都尉眼睛一瞪，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太守老爷是军功出身的？不喝酒还好，一喝两杯就开始说荤话。那话荤得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一个妇道人家学，一旦咱们儿子学会了，下次见到孙仲谋，开口便是你妈、你奶奶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全家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听到自己的主意不行，杜夫人却不气馁，当下继续说道：“酒色不行，那老爷你带着少则去耍钱。过年的时候，我娘家侄子来拜年，给了压岁钱就跑，听他娘说是去赌局耍钱了。大过年的都这样，听说平时都是住在赌局不出来。咱们儿子学会也不用整天看书了。老爷你是这夏口城的都尉，管着一城的兵马，就算是咱们儿子耍钱输了，谁还敢到这里来要账？”

“闭嘴！你连赌局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在这里瞎说？”杜夫人平时和外面没有接触，不知道这赌局的厉害，当下杜都尉也懒得解释了，继续说道，“你也不用瞎想了，这样，明天起你把城里的媒婆都找来。先给少则娶几个媳妇，连妻带妾都给他娶了，让他收收心……”

就在这个时候，空气当中突然响起燕劫的声音：“杜老爷不用忙了，杜公子这一世马上就要走完了，不用你们操心他娶妻生子了……”说话的时候，燕劫和楼主两个人已经现身。

这位都尉老爷和夫人本来不需要除掉的，燕劫和楼主打算直接带走杜公子，留下一个傀儡在这里顶替就好。不过现在发现这二人对自己的孩子太过溺爱，也对杜公子身上的特征和癖好了若指掌。燕劫和楼主这才改了主意，还是直接除掉他们俩好，以免夜长梦多……

这一对老夫妻还没等开口询问这二人是谁，便双双倒在了地上。燕劫使用法术悄无声息地捏碎了杜氏夫妇二人的心脏，两个人没受什么痛苦便离开了人世。这一家之主都死了，剩下的人也不用客气了，燕劫和楼主两个人在片刻之间几乎杀死了这都尉府中的所有人。

现在这一座大宅当中，除了他们二人之外，剩下的便只有杜公子一个人了。两个人一路杀到杜公子的寝室外，在门外就能清晰地听到房间里面的小呼噜声，也感觉到了杜公子的气息就在房间里的床榻之上。

两个人对了一下眼神之后，燕劫轻轻地推开房门，随后两个人一起抬脚跨进门里。就在他们俩迈出去的脚步落下之后，眼前寝室的景象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个人的面前突然多了两扇黑漆漆的大门，周围的景象也都变成了都尉府大门口样子。两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当下，两个人再次冲进了都尉府中，远远地听到中堂有人在说道：“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争强好胜……”

第五十八章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燕劫和楼主两个人都好像石化一样愣住了。他们俩已经看到了中堂当中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有一个少年跪在男人身前，听着他父亲的训斥。这不就是两个人刚刚进到都尉府见到的那一幕吗？杜裘训斥他儿子的语调，还有手里的动作都和刚才一模一样，看不出有任何变化……

看到这一幕后，燕劫、楼主两个人的冷汗瞬间便流了下来。有人在他们二人的面前做了手脚，眼前的一切应该都是幻象。刚才两个人竟然完全看不出来，别说刚才，就是现在重新经历一次，明知眼前都是假的，无奈也看不出有一丝破绽来。

想来吴勉、归不归他们俩已经到了，这都是这二人使出来的手段。两个人瞬间明白过来的同时，也发现都尉府的周边已经下了禁制，遁法什么手段都施展不出来。知道今晚的大事难成，两个人转身便向门外走去。

当他们俩推开门准备逃遁的时候，眼前的一幕几乎让二人的心脏都跳了出来。就见门外竟然还是都尉府里面的样子，远远看到中堂里面，那位都尉老爷杜裘正在对着跪在地上的儿子训斥道：“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争强好胜……”

两个人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休无止的死循环一样，前后都是都尉府的模様，都在上演着杜裘训子的戏码。不管怎么说，燕劫和楼主都是见过世面的修士，但是眼前的一切两个人都解释不了。明明知道都是假的，却还是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来。

“是幻术的话就一定会有破绽……”楼主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们一人一边，先冲出去再说。出去之后不要联络，各自逃命吧……”说完之

后，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转身向门外的另外一个都尉府冲了下去。

看着楼主冲过去之后瞬间了结了中堂的二人，随后挟持着已经吓呆了的杜公子向都尉府后门跑了下去。当下，燕劫也是不管不顾了，有样学样杀死了都尉夫妇，随后拖着脸色煞白，已经被吓傻了的杜少则向都尉府后门跑去。

这都尉府燕劫和楼主都来了不止一次，燕劫带着杜公子跑到后门之后，刚想要一脚将后门踹开，就见面前的大门已经被人从外面踹开，一张戴着恶鬼面具的脸带着一个被吓傻的少年出现在他的面前。

四个人见面时都是一愣，除了燕劫、楼主之外，两位杜公子看到面前又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第一个反应是这只是一场噩梦……

这一下子，燕劫和楼主彻底蒙了。他们俩本以为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冲下去，会将这幻术撕开一个口子。现在看来口子没有撕开，反而多了两个舍不得撒手的累赘。

“只要是幻阵，就会有破绽！我们不走门，跳墙出去……”说话的时候，四个人已经走到了墙边，正准备翻墙出去时，头顶上突然有四个人影落地，竟然是另外一个燕劫、楼主各自带着杜少则从墙上翻了下来。

转眼两个人就变成了八个，除了四个一模一样的杜少则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之外，剩下的两个燕劫和两个楼主相互张望，最后各自慢慢向后退了下去。

“好幻术！这样完全看不出破绽的幻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站在西南方向的面具楼主小腹上下起伏，发出说话的声音，“不过这样算什么？你打算将我们困死在这幻术当中吗？这幻术要靠术法支撑，就算是徐福那样的，术法也有耗干的时候。与其那样，你何不现身给我们一个痛快？总比你这样无谓浪费术法的好。”

站在对面的另外一个面具楼主，冷笑了一声之后，用腹语说道：“幻术什么时候强大到这种程度了？虚幻的人物说话也就罢了，还想要施术者现身。这一唱一和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真的我。”

西南方向的楼主盯着面前这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用同样的语调说道：“说得好，幻术就是幻术，这一切都是假的，你总不会是真的吧？”

“幻术！还能伤人吗？”一声大吼之后，站在墙边的燕劫冲对面另外一个自己扑了过去。现在的燕劫已经顾不得什么了，仙骨就在身边，往前再走一步

便是阳关大道，就算是得罪吴勉、归不归这些人，也要拼一把了。

当下，燕劫使出了全身的本事。他的身体瞬间变成岩浆一样，随后向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幻象扑了过去。就在燕劫动手的同时，他认准的那个幻象竟然做出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动作，幻象也变成熔岩一样，也向另外一个燕劫扑了过去……

“嘭”的一声巨响之后，两个燕劫同时向后退去。站稳之后，他们俩的胸前各自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被烧出来的贯穿伤。滴滴答答的岩浆滴落到地面上之后，变成了一摊摊血迹。

这个时候，燕劫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他瞪大了眼睛，盯着对面那个同样也在盯着自己的燕劫，两个人的模样一样，术法一样，就连攻击的手段都一样。现在伤势都是一模一样的，他有瞬间的怀疑，到底谁才是真实的自己？

楼主本来也存了动手的打算，不过看到燕劫的下场之后，他便叹了口气，冲对面那个一模一样的自己说道：“如果刚才你要和我动手，会怎么做？”

对面的楼主愣了一下之后，明白过来另外一个自己的意思，深吸了口气之后，说道：“我会用沙杀之法，瞬间了结你……”这位戴着恶鬼面具的楼主说话的时候，对面那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已经伸手，手掌向下一翻，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沙粒散落了一地。

这人用的正是沙杀之术，这是以楼主现在的术法能使出来的最厉害的招数了。想不到对面的这个人竟然和自己想的一模一样，这时，楼主的呼吸急促起来，对面前的自己说道：“元昌马上就要到了，这次要噬了你的魂魄，你不怕吗？”

对面的那位面具楼主犹豫了一下之后，开口说道：“我已经为他埋下陷阱了，他来，我就会重新夺回术法，你不是也这样想的吗？”

这句话说完，两个面具楼主各自慢慢地向后退去。两个人的后背都直冒冷汗，两个人的想法竟然一模一样。如果对方是幻象的话，怎么可能连心思都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除了两个燕劫和楼主之外，剩下的四个杜公子也都蒙了。好在这四个人都以为这是在做梦，倒也不是特别慌张。

“管他谁是真谁是假，我们各奔出路，能逃出去的就是真的……”现在两

个燕劫和楼主谁也不信了，地上这四个杜公子八成也是假的，不要了。保命要紧。这四个人相互点头示意之后，慢慢向后退了几步，随后扭头便跑，瞬间便无影无踪。

燕劫朝中堂的位置跑了过去。这时，已经死了的都尉夫妇再次在中堂训子。看到一个秃子匆匆忙忙跑过来，杜裘开口询问：“你是谁！你是曹操的奸细吗？还是昨晚行凶之人？”

燕劫根本来不及搭理他，直接跑到了大门口。推开大门之后，他一脸绝望地坐到了地上，就见大门外面，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坐在另外一边……

第五十九章



燕劫有些无望地坐在了地上，叹了口气之后，对门外的另外一个自己苦笑了一声，说道：“到底你是燕劫，还是我是燕劫？”

门外的燕劫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苦笑的动作，随后说道：“我也在想这个，我们俩到底谁是燕劫？是我的话，为什么你和我那么像？连术法都一模一样……”

现在燕劫的脑袋乱得就好像一团糍糊一样，他靠在门框上，低头看了一眼胸口还在不停流血的伤口，再看看旁边的燕劫也在和自己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叹了口气之后，他对旁边的另外一个自己说道：“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想问你，现在怎么办。我知道这都是幻术，你也是假的。不过这幻术却是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这个真的是幻术吗？”另外一个燕劫也是一脸绝望地看着自己，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我已经有点后悔了，其实就这样一直夺舍下去也不错，大不了轮回转世嘛。”

这个时候，燕劫心里也隐隐有了一丝悔意。这个幻象说得没错，自己一直夺舍活下去也不错，大不了轮回转世。说不定到了下一世自己走运，还有一世的富贵……

就在燕劫胡思乱想的时候，坐在门外的另外一个燕劫突然冷笑了一声，他站了起来，对着门内的空气说道：“我让你看热闹，可没说你可以破了我的阵法，广仁，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位燕劫说话的时候，已经带着刻薄的谁也看不起的语调。最后一个字落地的时候，他身边的空气扭曲了一下，随后他瞬间从燕劫变成了白头发的吴勉。

与此同时，整个都尉府也发生了变化。都尉府还是都尉府，不过燕劫所在

的位置从中堂变到了后宅的侧门。这时，一个多年都没有听到的声音响了起来：“抱歉，广仁看到这样绝妙的幻术之法，一时技痒才失手破了这幻术。你继续施法，不会有下一次。”

变回本相的吴勉冷笑了一声，对着空气继续说道：“到底是大方师，随随便便能破了我的幻术。要不然你还是露个面，也随随便便破了我的术法。”

“那倒不必了，此事是广仁做得欠妥，我向吴勉先生道歉。”广仁依旧是那不紧不慢的语调，轻轻地笑了一声之后，他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燕劫先生，方士一门已经不复存在，广仁也不对你行晚辈之礼了。多年未见，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时候的燕劫已经明白了过来，他从地上爬了起来，看了一眼吴勉之后，向后退了一步，才对着空气当中的广仁说道：“大方师不用客气，当初我在方士一门还是你长辈的时候，也没见你见过几次礼。这次既然大方师你和吴勉都在，那么燕劫我也不给你们添乱了。仙骨我没有福分消受，这就告辞了。”

说告辞的燕劫却没有马上离开，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对身前那个完全不搭理自己的吴勉说道：“之前你说过我放弃仙骨的话，你会保我，这话现在还作数吗？”

“你想说我的话不算数吗？”吴勉回头看了这位秃头修士一眼，随后又继续说道，“找死因夺舍，我保你，吴勉说的。怕忘了就文在身上。”

现在广仁、吴勉这样的人都到了，燕劫想着再也不可能去打仙骨的主意。虽然可惜，不过明知得不到再去争取，也没什么意思。最后燕劫很识趣地离开了，不过临走时，他还是存了一个小心思：想着他们总不会住在这里一辈子保着仙骨吧，等他们走了，还有机会。

出了都尉府便没有了禁制，燕劫当下施展五行遁法，回到了那座废弃的道场之中，打算取了自己留在这里的东西之后便离开。不过就在他回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身穿青布僧衣的和尚站在道场当中，对他微微一笑，说道：“燕劫先生？你能回来那就是说广仁已经到了，是吧？可以和我说说那位面具楼主现在怎么样了？几年不见，我还有些想念这位师尊。”

燕劫愣了一下，他虽然没有见过这个和尚，不过这些年方士一门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听说过一点的。他皱了皱眉头之后，对和尚说道：“元昌？你来得正

好，我还在发愁应该给吴勉一点好处的，你到了正好了结我的心愿……”

燕劫只知道这个元昌是楼主的弟子，术法并不如何高深，想着自己的术法再不行，不过对付这样的人，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有关元昌的事情他只知道这些，如果知道了这个和尚褫夺了那位面具楼主的术法，相信他也不敢起这样的念头。

听了燕劫的话，和尚古怪地笑了一声，随后对他说道：“本来我只是想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现在看来还是要我自己去看一下。我最后再问一下，广仁大方师是不是已经到……算了，我自己会去看的。这个是给你的见面礼……”

说话的时候，元昌将一个圆球一样的东西扔到了燕劫的脚边。竟然是一个还在流血的死人头。燕劫看得清楚，正是面具楼主派去监视吴勉、归不归的弟子王智。

元昌找了块破布擦了擦手上的鲜血之后，继续对已经有了惧意的燕劫说道：“这是给你的见面礼，不过我还需要一件给吴勉和归不归的见面礼。燕劫先生，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再说都尉府中的吴勉，等燕劫离开之后，这才继续对广仁说道：“广仁，你不是路过这里，闲得无聊这才破了我的幻术，放走了燕劫吧？你这又打的什么鬼主意，不打算露面和我说一下吗？”

空气当中的广仁淡淡笑了一下，随后说道：“还是算了，吴勉先生你的术法已经登峰造极，广仁还不想和你有什么冲突。如果吴勉先生心里仍有不满的话，那么广仁第三次向先生赔罪……”

“老人家我就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显出真身来，原来是大方师到了。”这个时候，归不归拖着已经陷入昏迷的楼主走到了吴勉的面前。这个时候，楼主脸上的面具已经到了老家伙的手上，就见这位楼主的脸上，还留着几百年前被吴勉打伤的凹陷。现在看着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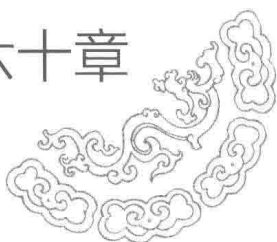
归不归本来没打算直接动手的，他想等到这位楼主快崩溃的时候，才出现给他一个选择，让楼主心甘情愿地替他将元昌和尚引出来。这已经看到楼主有崩溃的苗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吴勉施展的幻术突然失效，无可奈何之下老家伙才动了手。

这位楼主的术法是这几年重新修炼回来的，不过时间太短，吓唬住燕劫还

行，在归不归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一下便被归不归打晕并拖到了吴勉的面前。

“大方师，老人家我这番心思都被你搅了，你自己说，该怎么赔老人家我？”将楼主扔到地上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没等广仁回答，又再次说道，“不知道什么人能让大方师你大老远地跑到江东来？好好的，一定要把水搅浑吗？”

第六十章



虽然不认燕劫，不过这位前任大方师还没到连归不归都不放在眼里的地步。广仁的声音说道：“归师兄，广仁只是前来江东访友，看到有人在此地施展幻术，一时好奇这才进来看看，看到后一时技痒这才误破了吴勉先生的幻术……”

“老家伙，你别听他的，老子都能听出他在胡说八道！碰巧看见的？呸呸呸！燕秃子和鬼脸楼主在这里好几年了，他现在才碰巧看见？”说话的时候，两个一模一样的杜少爷结伴从内宅当中走了出来。

两个人走到近前之后，身体瞬间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位杜少爷变回了百无求的相貌，另外一位杜少爷的身体先是快速变小，眨眼的工夫便变回蹦蹦跳跳小任叁的模样。

看到这个变化之后，空气当中的广仁轻轻地笑了一声，随后开口说道：“刚才燕劫、楼主和你们四位面对面都没有发现，可见吴勉先生的幻术到了何种程度。也是归师兄和吴勉先生的心智过人，算到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幻术再强，不是也没瞒过广仁你的眼睛吗？”吴勉冷冷一笑之后，对空气当中的前任大方师说道，“既然是路过技痒破了我的幻术，让你露面又不肯，广仁你还打算看热闹看到什么时候？”

“本来这就要走的，不过看到这位楼主之后，我又改了主意。”空气当中的广仁说到这里之后，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这两位楼主与方士一门的崩塌有关，现在方士一门没有了，他们两位还这么逍遥自在，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归师兄，吴勉先生，请把此人交给广仁，由我来处置了他。”

“你若想要处置这两位楼主，他们俩已经死了一百多个来回。怎么，这

几天才想起方士一门没有了，晚上睡不着觉这才打算来报仇？”吴勉用他那特有的语气说到这里之后，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你们之前几次三番地放走他们俩，现在才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吴勉先生误会了，以前没有到了结他们的时候，而且这两位楼主的性命也不应该由我们来了结。”说话的时候，广仁终于从空气当中走了出来。他冲吴勉、归不归二人微微一笑之后，转头朝大门口说道：“来了就现身吧，他当初为了贪图你的皮囊，这才收你做的弟子。你们俩算不得有师徒之分。”

广仁说话时，提着一个人脑袋的元昌和尚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走到广仁身后，将人头放在地上，对这位前任大方师施礼说道：“元昌在路上耽搁了一会，来得有些迟了，还请大方师见谅。”

说完之后，元昌将地上的人头捡了起来，对远处的吴勉和归不归二人说道：“刚才就是这个人耽误了和尚的时间，听说他还得罪了二位，和尚为了两位犯了杀戒……”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元昌便看到吴勉和归不归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之前他是在王智的口中，听说燕劫得罪了吴勉和归不归的大概情况。他会错了意，以为这两个人是碍于燕劫是他们在方士一门的长辈，才没有贸然下手。他这才杀了燕劫来吴勉、归不归的面前讨个人情，没有想到本来想拍马屁的，却拍错了地方。

看到了燕劫的头颅，广仁心里也对元昌和尚有些厌恶。不过这位前任大方师的城府极深，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指着还晕倒在地上的楼主，说道：“你的仇人就在那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

“这几天也是邪了，老子一直就不得劲，看见秃子就没有好事。”没等元昌和尚开始动作，百无求已经扯开嗓子喊道，“元秃子，你来得正好。老子们一直都在找你，想不到你的胆子这么大，竟然还敢自己出来。鹏化殷那个老子你还记得吗？这几天他没给你托梦，说我们几个要给他报仇，让你躲着点走吗？过来的时候洗脖子了没有？”

本来元昌已经打算走过去了，听了百无求这话，他吓得一激灵。这个和尚得到的消息是鹏化殷和吴勉、归不归的关系一般，要不然这么多年也没听到吴勉、归不归再去找他的传闻。

因为之前两位楼主曾被广孝和尚藏在心觉寺，元昌这才给了鹏化殷一个孩子的许诺，让他盯着两位楼主有没有再回故地。不过不久之前，元昌和尚打听到这两位楼主回到了心觉寺，还在寺中暂住了十三天。

当下，元昌去找鹏化殷理论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全家搬走。因为这个老家伙坏了自己的大事，元昌和尚将怒气发泄到了他身上。不过当时他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现在从这个二愣子的嘴里听到吴勉、归不归已经知道鹏化殷是死在自己手上，打死他也不敢再过去。

和尚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去杀死楼主了，当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运用五行遁法，却又想起这里已经下了禁制。吴勉看穿了和尚的心思，当下用他特有的方式笑了一声之后，对打算扭头就跑的元昌说道：“不要想着逃跑，来了就不要走了。我给你一个自己了断的机会，鹏化殷被你割了脑袋，你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给他赔罪就好。”

“不是老人家我夸你，吴勉你就是好说话。”听了白发男人的话之后，老家伙嘿嘿一笑，冲已经面露惊恐之色的元昌和尚说道，“还在等什么？让你自己了断这么好的事情也不是每次都有，化殷那孩子是老人家我的弟子，我老人家替他报仇可就不是割下脑袋，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大方师救我……”这个时候，元昌已经跪在了广仁的身前，对他说道，“看在这些年，我还算听话的分上……”

“归师兄，吴勉先生，可否看在广仁的面子上，留他再活几年？”广仁冲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行了半礼，随后继续说道，“剿灭问天楼两位楼主的事情只能由元昌来做，今天他了结了这位楼主之后，我便把他带走严加看管，等到另外一位姬牢也死在他的手下之后，我再将元昌交给两位，任凭发落。”

听了广仁的话之后，元昌便无力地瘫软在地上，有一瞬间他还想要尝试着逃走。不过看看周围这三个人之后，他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了，失魂落魄地倒在地上。

“你还以为这里是方士宗门吗？我们是你手下的小方士，一定要听你的法旨？”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向广仁、元昌走了过去，边走边继续说道，“你们大方师墓里的事情我也没忘，我们今天是不是一起算一下。”

说话的时候，吴勉手中凭空出现了那柄贪狼。广仁皱了皱眉，两柄带着寒

光的短剑也从他的腰后飞了出来。

远处的归不归见到广仁的动作之后，笑了一声，说道：“大方师，不是老人家说你，你真的打算和我们俩动手吗？你可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广仁没有说话，身上却慢慢地冒出一股朦朦胧胧的白雾。眼看着一场争斗就在眼前的时候，一个声音在大门口响了起来：“看来我来的时间正好，几位，请住手吧。我造的孽自己承担……”

第六十一章



在场所有的人都顺着说话的方向看过去，就见一个身穿麻衣的男人站在大门口。这人脸上也戴着一个面具，和楼主脸上的恶鬼面具不同，这个男人脸上的是一个木头雕刻出来的人脸。看脸上眼耳口鼻的样子，有六七分像问天楼楼主姬牢。

男人将自己脸上的面具人脸拿了下来，露出一张和面具楼主一模一样的凹陷脸孔。随后他的小腹一起一落，发出说话的声音：“元昌，我就在这里，想要如何请便，我不会还手，也没有能力还手。我的身体在这里，魂魄在这里，生命也在这里。你想要什么？自己动手吧。”

这个人才是面具楼主！这时众人才明白过来，回头再看那位倒在地上的楼主，就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他站在了归不归和吴勉的身后，而小任参和百无求一起倒在了地上。归不归一脸苦笑地站在原地，对身后的那位楼主说道：“老了……老人家我这次打了眼，想着这位楼主能有术法，一定是面具楼主慢慢修炼回来的。想不到楼主是楼主，却不是老人家我想的那样。恭喜楼主您解开封印了……”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楼主面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停地抖动，本来凹陷的位置开始变得丰满起来。片刻之后，另外一个楼主的相貌便出现在这张脸上。

饶是归不归机关算尽，也没有算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回头，他也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老家伙倒是沉得住气，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是老人家我多嘴，当初我老人家就知道楼主你早晚会把术法解开。那一点小小的麻烦算什么？就当是给您松松筋骨……”

“说得好，如果不是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真话。”楼主微微一笑之后，将目光对准了前面的吴勉，说道，“你不是说要元昌的项上人头吗？请动手吧……”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又不是我的儿子。”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对还是一动不动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一把年纪了站在那里做什么？过来，别碍着大方师去和楼主拼命。”

“对啊，归不归你在这里做什么？不要挡住大方师。”楼主怪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不敢乱动的归不归说道，“你还是跟着吴勉在一边看热闹吧，不管我和大方师谁输谁赢，你们只管一会过来占这个便宜就好……”

他的话还没说完，站在大门口的那位脸孔凹陷的楼主开口说道：“这么多年，难为你一直隐忍着。连对我——你另外一个自己都不敢有丝毫的显露，听我一句话，什么国运也好，术法也罢，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以前和你一模一样，不管什么都要挣一挣。现在没有了术法也看开了，我这身体的大限马上就要到了，这就要和你分别了。”

“我们不会分别的，永远都不会！我们俩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魂魄……”楼主同样也打断了另外一个自己的话。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

“我想好了，你回来——我们俩好像幼年那样，再共同用一个身体。当年我们太小，身体承受不住，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身体没有问题。”

“两位楼主，你真的把我们忘了吗？”这个时候，广仁突然挪动身子，正好挡在两位楼主的中间。微微笑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那么说楼主你已经找到第二个神识，也吸收了那个神识，恢复到最顶峰的本事了，是吧？不过你真的以为这样便可以把我们如何吗？你太小看广仁了，更小看吴勉、归不归两位了。”

最后一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广仁的笑容还凝固在脸上，这位曾经的大方师突然发难，他身后两柄已经冒出剑芒的短剑一前一后对着两位楼主射了过去。

那位站在归不归身后的楼主，眼看短剑就要刺进自己身体的时候，他突然抬手猛地一挥。“嘭”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那柄冒着剑芒的短剑被打飞出去。不过短剑只是在天上转了一圈之后，又好像离弦之箭一样对着楼主射了过来。被这么一干扰，归不归的身体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老家伙施展不了五行遁

法，只能使用缩地之法，先回到两个妖物的身边，一手一个将他们俩夹起来之后，又到了吴勉的身边，这才松了口气。

这位楼主从容不迫地打飞了短剑，不过他另外一个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本事了。看到广仁对自己下手，这位面容凹陷的楼主索性什么都不做，直接等死了。

没有想到短剑眼看马上就要刺到楼主身上的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人影竟然和那位面容没有损坏的楼主一模一样，当下这个人影竟然也是一挥手便打飞了短剑。

这个时候，广仁心里开始发苦。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影明明就是分身，出手的力度却和本尊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这样的分身再来几个的话，今天就算加上吴勉、归不归，自己也不会占到什么便宜。

就在这位曾经的大方师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想象又变成了现实。虽然吴勉和归不归没有过去帮忙的意思，不过两个人的眼前一花，一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人影已经站在了他们面前。人影的嘴里说出了楼主的话：“这是我和广仁的私人恩怨，你们二位不插手为好。”

“反正也是私人恩怨，我们也一起算算吧。”看到楼主轻轻松松制住了广仁的两柄短剑，又听到这位楼主说话的高傲语气，这让原本就比他还要高傲的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伸手虚抓了一把，从空气里将那柄非刀非剑的贪狼抓了出来，随后迎着面前的人影走了过去……

吴勉向楼主发难的时候，广仁变了打法，他一边指挥两柄短剑同时向凹陷脸庞的楼主飞去，一边迎着楼主的本体走了过去。两个人距离六七丈时，二人中间的空气已经迸发出了火花。当初吴勉在东海遇到邱武真神识的那一幕又发生了，随着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头顶上的火花也越来越浓密。

两个人距离一丈左右的时候，火花已经好像瀑布一样将两个人围在了当中。只是眨眨眼睛的工夫，火花瀑布当中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白头发的广仁斜飞出来，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你的本事有些超乎我的想象了，这就是徐福教给你的术法吗？”这个时候，火花也消失了，显出真身的楼主冲已经爬起来的广仁说道，“大方师，这么点时间你便有这样的术法，或多或少也有点破绽吧？”

说到这里，这个楼主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刚才你没有用全力，已经有这样的本事了。现在可以用全力了吧？死在你的手上总比死在那些新手手上要强。”

广仁起身之后再次慢慢地向楼主走了过去。虽然刚刚被人打飞，不过这位曾经的大方师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尴尬。他一边走，一边说道：“你说能找破绽……”

第六十二章



“一个时辰吗？还是更短？”看到广仁冲自己走过来，楼主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当初我也想过如何能够快速提升术法，不过没有长年累月的修炼、积累便都是邪道。不过在这些邪道当中也有听着还算靠谱的，比如说像破空一样，将术法收敛之后再瞬间释放出来的。只不过比起破空来，这种术法支撑的时间更久一点，后遗症也没有那么大……”

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广仁已经停住了脚步，那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沉默了片刻之后，这位曾经的大方师叹了口气，说道：“到底是首任大方师的弟子，你我术法一脉相承。不过知道了又怎么样？一个时辰也好，时间更短也罢。只要到时候你倒下了，赢的人也还是我。”

“话别说得那么早，如果输了你可就太难看了……”这时，楼主也迈腿迎着广仁的方向走了过去。走了几步之后，姬牢的身体便开始变得透明起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位楼主的身体已经看不清了。

看到楼主的动作之后，广仁深吸了口气。这口气吸进腹中之后，他的身体和楼主一样都开始透明起来。几个呼吸的工夫，他的身体只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眼看广仁的身体就要完全消失的时候，他所在的位置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产生的烟雾彻底掩盖住了两个原本已经看不清的身体。随后一连串的爆炸声在这个位置响了起来，只是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谁输谁赢……

与此同时，手握贪狼的吴勉已经和姬牢的分身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先动手的是楼主的分身。见到吴勉走到距离他七八丈的位置时，楼主分身突然从原地

消失。在他消失的同时，从他到吴勉这段距离的青石板地面突然发生一连串的爆裂，爆裂的方向直冲对面的白发男人。

看到攻击的方向对着自己，吴勉冷笑了一声，很是随意地将手中的贪狼对着爆裂青石板靠左两丈的位置虚斩了过去。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同时，青石板停止了炸裂。而吴勉刀劈的位置却出现了刚才消失的分身。

“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真是太难看了……”看到楼主的分身显露出来之后，吴勉冲他嘲弄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下次记得要使诈的话，不要耍这么多的花样。比起归不归那个老家伙，你这一身都是破绽。”

“那我倒是小看你了。”分身开口的时候，不论是语调还是动作都和那位楼主一模一样。刚才吴勉那一下贪狼在分身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不过随后分身便以极快的速度愈合。这样惊人的愈合能力，已经让人分不清眼前这人究竟是本主，还是分身……

“不要再争斗了，我已经决定舍弃一切了。”这个时候，站在大门口的另外那位面容被毁的楼主叹了口气，随后继续对面前另外一个自己的分身说道，“之前我以为你看开了，原来你只是将心里的一切都藏起来了。这样又是何苦，你已经是长生不老的身体，找一座海外孤岛逍遥自在，纵是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吧，收手吧。”

“你我是同一个人，你自己什么都舍弃不了。”分身回头看了这位楼主一眼，顿了一下之后，指着自己的心口说道，“你回到这里来，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这样孤独地长生不老下去。记住我的话，我不同意，你什么都舍弃不了。”

看到另外一个分身已经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站在吴勉身前的分身冲吴勉古怪地笑了一下，说道：“给你一个忠告，这里都是姬牢，并没有什么分身。别大意，要不然你会很难看的……”

说话的时候，这个不承认自己是分身的姬牢在空中虚抓了一把。随后他拖出一柄满是锈迹的铜剑，这柄铜剑的剑锋上都是豁口，说是铜剑还不如说是一把铜锯更为妥当。

看到这柄铜剑之后，在远处观战的归不归对吴勉大声喊道：“那是燕哀侯的法器混罡！千万小心，别和他的法器接触……”

“燕哀侯也会有这么难看的法器……”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举着贪狼不停地对着姬牢虚劈下去。而姬牢在躲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寻找近身战斗的机会。

“到底是归不归，知道的东西不少。”站在面容被毁楼主身前的分身冲归不归冷笑了一声，随后说道，“现在没有对手的就剩下你我了。归不归先生，你我可否一战？”

“您别开玩笑，老人家我这把骨头可经不住你那一下。”归不归陪着笑脸继续说道，“广仁吃了徐福的小灶，吴勉身上有已经长成的种子。他们俩都没找到什么便宜，你让老人家我怎么有脸上去。你们忙你们的，我老人家就看两眼。一会广仁、吴勉不行了，也要有人把他们抬回去是吧？”

“相信你的话，那就见鬼了。”分身冷笑了一声之后，看了一眼已经吓呆的元昌，随后又对元昌说道，“那么你呢？你有另外一个我的术法，说起来你也有一战之力。元昌，这次不用你还回术法了，用你的魂魄来补偿吧。”

“师尊……元昌知道错了，这副皮囊愿献给两位师尊。只求两位师尊能给我投胎转世的机会。”说话的时候，和尚已经带出了哭腔，跪在两个人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继续说道，“弟子的皮囊原本就是要奉献给师尊的，这一身的术法也是得自师尊。这完全就是天意所授，皮囊也好，术法也好，都是弟子暂为代管的……”

分身冷笑了一声，说道：“刚才我说了，你的术法不用还，更加不会贪图你的皮囊。元昌，你听清楚了，要么战，要么自己把魂魄抽离出来，我亲手让你形神俱灭……”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本体和广仁纠缠的位置再次发出一声巨响。随后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影倒在了地上，正是那位曾经的大方师广仁。而姬牢的本体随后现身，他的身上也有几处伤痕。不过现身之后不久，这些伤痕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广仁倒在地上的样子好像死了一样，他身上的伤口久久没有愈合。之前救过他无数次的长生不老的身体，现在也失去了作用。看他血流不止的样子，最后可能会因为血尽而亡。

就在场面已经一边倒的时候，刚刚长出了口气的姬牢突然眉头一皱，转身

向吴勉那边看过去，就听见一声爆裂声。随后和吴勉纠缠在一起的姬牢分身已经被打到了半空中，朝下面白发男人手中的贪狼上摔去，瞬间这位姬牢分身生生被斩成了两半。

刚才看到自己的本体重创了广仁，姬牢分身便忍不住向前突破。此时他已经到了吴勉的身边，想用手中的混罡去触碰吴勉手中的贪狼，只要两件法器一接触上，吴勉的魂魄便会受到极大的损伤。

而吴勉的动作和他想的一样。见到混罡对着自己劈过来，吴勉条件反射一样用贪狼去格挡。就在两件法器接触上的一刹那，姬牢分身心中一阵狂喜，不过他手中的混罡却没有一点感觉。

这个时候，他才发觉两件法器撞到一起的前一刻，吴勉已经松了手，随后白发男人两只手朝他并拢，瞬间再次张开。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吹到了半空中，等到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再次抓住贪狼的吴勉劈成了两半……

第六十三章



“破空，想不到你已经能控制破空之力，这种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姬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被斩成两半的分身已经变成了一股浓稠的液体，慢慢地渗到了地下，最后只是在地面上留下了两道浅浅的印记。

这个时候，吴勉已经将那柄满是豁口的铜剑捡了起来。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这柄混罡之后，回头看了一眼已经将两只妖物唤醒的归不归，说道：“还以为铜打的，原来是骨头做的。骨头上长锈还真是稀奇，这是妖骨吗？”说话的时候，吴勉还看了一眼懵懵懂懂的百无求。

没等归不归解释，刚刚重伤了广仁的姬牢已经开口说道：“是人骨剑，哀侯先生早年修法的时候在昆仑山脉见到了一位飞升失败，被天雷劈死的前辈。哀侯先生埋葬他尸骨的时候，发现因为术法之故，这副尸骨竟然有噬魂的功效。当下哀侯先生取了他一节腿骨，制成了这柄混罡。”

说话的时候，姬牢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自己的身边。他留在这里的分身同时向前几步，挡在他俩和吴勉的中间。

听到了这柄剑是用人骨打造的之后，吴勉脸上有了厌恶的神色。他将混罡插在地上，随后将握过人骨剑的那只手在自己的衣服上蹭了蹭，说道：“连死人的骨头都不放过，原来燕哀侯还这么节省。老家伙，这根人骨头邪得很，和你挺配的，怎么样，你再来根骨头？”

看着无论是姬牢，还是守着毁掉面容楼主的分身，都想冲过来，归不归嘿嘿一笑，对吴勉说道：“算了吧，老人家我的胆子小，守着这根死人骨头晚上尽做噩梦。要是你也不合用的话，还是……”

老家伙本来想说让吴勉先留起来，留着给他那结拜兄弟雷祖的。雷祖就喜

欢这样古里古怪的东西，不过吴勉明显会错了意。白发男人对楼主说道：“这东西还是还给你好了……”

没等归不归开口阻拦，吴勉已经对着姬牢的方向，将手里的人骨剑扔了过去。一道精光闪过，人骨剑插在了好像门神一样的姬牢分身面前。分身没有想到吴勉会将这样的法器扔过来，本体正在和另外一位楼主说着什么，当下他自己做主，伸手要将插在地上的人骨剑拔出来。

就在分身接触到混罡的一瞬间，这柄人骨制成的法器突然碎了，竟然变成了齏粉。一阵大风吹来，这柄人骨剑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柄混罡是首任大方师传下来的遗物，也是天下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法器，想不到竟然被吴勉使用暗力变成了粉末。分身怒不可遏，当下没等自己的本体说话，他已经冲吴勉扑了过去。

刚才那个分身有混罡法器，还被吴勉劈成了两半。现在这个分身空着手，更加不是白发男人的对手。当下吴勉冷笑了一声，随手将紧握的贪狼朝分身甩了过去。

分身知道贪狼的厉害，身子在半空中躲闪了这一下。不过这口气还没有松下来，吴勉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分身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的身体冒出丝丝罡气。对着白发男人挥拳过去时，分身身上的罡气顺着他挥出去的手臂朝吴勉扑了过去。罡气如果能接触到白发男人的话，瞬间便能顺着他的七窍倒灌进去，随后会在他的身体里炸开。就算他是长生不老的身体，如果脑袋被炸碎也是必死无疑。

眼看罡气就要灌进吴勉身体的时候，分身的身体突然怪异地僵直了起来，那股马上就要触碰到吴勉身体的罡气也跟着瞬间消失。随后非刀非剑的贪狼刺破了分身的身体，随后向上猛地一挑，将分身的身体挑成了两半摔倒在地。

分身到死都没有想到，刚才被吴勉随随便便扔出去的贪狼，竟然会返回来挑了自己。和另外一个分身一样，他死后也变成了一摊黏液，随后消失在了地面。

就在吴勉干掉第二个分身的同时，姬牢本体那边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分身扑向吴勉之时，他之所以没有出手阻拦，是因为那时他已经将另外一个自己的魂魄，从那个面容被毁了的身体里面抽离了出来，随后将他安置在自己的身体当中……

这次那位楼主真是一心求死来的，姬牢跟他说了许久，他都没有松口和他共用一个身体。最后姬牢索性直接动手，将另外一个自己的魂魄安置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最后一个分身死在了吴勉的手下。不过姬牢的目的已经达到，分身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得偿所愿的姬牢冲吴勉微微笑了一下，随后开口说道：“好手段，不过那柄混罡有些可惜了。那是哀侯先生留给我的一点念想，他存世的法器就那么几件，毁一件便少了一件。”

“那这柄贪狼赔你，过来拿。”没等姬牢说完，吴勉已经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我见过杀人的，也见过自杀的。刚才你这样算什么？”

“算是回归原点。”姬牢轻轻地笑了一下，随后开始向吴勉的位置走了过去，边走边说道，“我越来越好奇你身体里面的种子了，可惜你的术法根基还是不够，还不能在短期内滋养它结成新的果实，让我慢慢等下去，我又等不及……”

说话的时候，姬牢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透明起来。刚才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段了结的广仁，现在他打算照葫芦画瓢，再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吴勉。

“等不及就别等了！”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举着贪狼朝还有一点残影的姬牢虚劈了下去。不过让白发男人意想不到的，贪狼的刀风竟然直接穿过了姬牢的身体，将后面的高墙和十几栋民房轰塌。

“睡着觉就丢了性命，那些人还真是倒霉。这人命当然算在你的身上……”姬牢残存的一点身影转头看了一眼倒塌的民房之后，淡淡地笑了一声，不过等到他再转回头时，已经看不到吴勉的身影了。

别说吴勉了，就连归不归和那两只妖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元昌和尚还缩在地上，浑身打着哆嗦不敢乱动。再看那个和死了一样的广仁，也跟着吴勉、归不归他们一起消失了。

“逃了？”姬牢微微地皱了皱眉头，原地转了一圈之后，突然怪笑了一声，朝身前伸直了双臂，随后突然张开……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来的同时，姬牢面前四五丈的位置突然炸出一个深坑。与此同时，归不归的身影出现在对面十几丈的位置。老家伙的手上做出一个和姬牢一模一样的动作，只不过他的破空之力被完全压制住。老家伙瞬

间被这股力量打了出去，这次算是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过饶是姬牢这样的术法，也被这股冲击力向后推了十几步远。他想着刚才自己有些托大了，这两股破空的力量，如果再靠近自己两三丈的位置打在一起，就不是后退十几步这么简单了……

“老家伙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就在姬牢这口气刚刚提上来的时候，吴勉的声音在他身边响了起来。

姬牢正要做出动作防守的时候，从另外一侧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姬牢始料未及之下被这股力量掀翻到半空中，这时吴勉已经举着那柄贪狼在他的头顶上。

第六十四章



贪狼砍下来的一瞬间，姬牢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黑影瞬间好像包袱一样将这位楼主裹在了里面，贪狼砍上去之后，竟然被黑影托住。任凭吴勉怎么使劲，手中的贪狼都无法寸进。

“你吓了我一跳，就差了那么一点你就得手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说话的时候，姬牢淡淡地笑了一下。这个笑容还没有消失，包裹在他身上的黑影猛地向外扩张，竟然将他头顶上的吴勉弹了出去。

看到白发男人飞出去之后，姬牢并没有马上追赶，他稳稳地落到了地上，朝空气中说道：“只是两道破空打在一起之后的余威，真的能伤了归不归的性命？你手上没有准备点续术法的储金吗？我可不信……”

姬牢说话的时候，嬉皮笑脸的老家伙已经凭空从角落当中走了出来。嘿嘿一笑之后，老家伙开口说道：“老人家我就知道，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楼主你。不过刚才虽然不是被破空从正面打中，就是余威我老人家也受不得。还是那句话，老了……不中用了……”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吴勉也缓缓从天上落了下来，和老家伙一前一后将姬牢夹在当中。

“刚才你是怎么打败的广仁？”站在姬牢的身后，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不想说吗？那么我换个说法，楼主你是怎么让大方师自己伤到自己的？”

听到吴勉挑衅一样的语气，姬牢侧过头看了白发男人一眼，微笑着说道：“试一下你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或许一会你便可以去陪大方师了。”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不过姬牢已经明白吴勉和归不归看出了门道。和这个白发男人说

的一样，广仁是自己把自己弄伤的。

姬牢已经看穿了广仁所谓提升术法的门道，只是类似破空那样，将他自己的术法压缩，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全部施展出来。这样的术法可以多重叠加，如果对手太强，还可以在压缩术法的基础上，再次将自己的术法压缩。不过这样一来，可以施展的时间便大幅缩短，而且危险性也大大地增加。

姬牢虽然已经吸收了第二个神识，实力大涨。不过他的术法也只是和广仁第二次叠加术法相仿。只不过姬牢造成了一个假象，让广仁误以为他的实力已经精进很多，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当下便咬着牙第三次叠加了他的术法。术法第三次叠加之后，广仁的身体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压缩的术法突然爆开，这才自己伤到了自己。

姬牢不知道吴勉是怎么看出端倪的，刚才和这个白发男人相互试探了一下，楼主心里明白自己的术法已经回到了顶峰，隐隐压住了吴勉。现在虽然多了一个归不归，不过动手之时，他只要施展全力，快速了结这个老家伙，随后反扑吴勉，纵使他们俩联手也不是自己的对手。只是可惜了吴勉身体里还没有结出果实的种子。

打定了主意之后，姬牢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老家伙归不归一眼。就在他马上下手的时候，归不归突然大吼了一声，竟然主动朝他扑了过来。老家伙动手的同时，姬牢身后的吴勉也好像鬼魅一样冲了上来。

归不归的突然发难着实让姬牢有些意外，这个老家伙已经知道自己的实力，怎么会上来送死？这个时候，姬牢将身上的黑影全部转移到身后挡住了吴勉，自己则空出手来先了结归不归。

冲到一半的时候，老家伙再次将双臂放到了胸前，做出一个要施展破空的姿势。已经解开封印的归不归，全力施展破空的力量，就算是姬牢也不敢小看。当下这位楼主一心二用，用黑影挡住身后吴勉的同时，又提防着面前的归不归随时施展出来的破空。

刹那间，归不归的手臂已经拉开了一半。此时姬牢身后的黑影也连番受到攻击，有巨大的冲击力在不断袭来。姬牢屏住了一口气，抵挡住身后吴勉的贪狼。姬牢想着，只要归不归发力的同时，自己闪身躲开，让身后的吴勉去承受这破空的力量吧。

就在姬牢全神贯注，提防前后两个人攻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脚下已经伸出两只白藕一样的小手。趁姬牢没有注意，人参娃娃的两只小手猛地抓住了他左脚脚踝，随后用他充满术法力道的小手猛地向后一拉。

猝不及防之下，姬牢的身子向左边一个踉跄。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自己中计了。在姬牢倒下去的同时，他身前身后都发生了变化。身后吴勉的攻击突然停止，而前面已经拉开了一半手臂的归不归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姬牢怎么说也是活了一千年的人物，虽然身子失去了平衡，他人却不慌乱，重新找回平衡站稳的同时，已经将身后的黑影拉过来包裹住自己的身体。这时楼主才算松了口气，除了吴勉和归不归之外，现在还要小心那个可以从地下突然发难的人参娃娃了。

逃过了一劫之后，藏在黑影当中的姬牢大声喊道：“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们都错过了，我都替你们可惜。机会只有一次，错过就没有了。现在你们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姬牢说话的时候，吴勉突然凭空出现在距离他三四丈远的位置。这个白发男人已经将手里的贪狼举了起来，做出要对着自己劈下来的动作。楼主不明白吴勉想要做什么，白发男人不会傻得要伤害自己，那他想做什么？

就在姬牢迟疑的时候，吴勉手中的贪狼已经对着他虚劈了下来。破风之声响起的同时，贪狼的刀风已经到了姬牢的面前。刀风劈过来的时候，本来笼罩住姬牢的黑影突然发生了变化，竟然不受姬牢的指示，迎着刀风的位置裂出一道数寸的缝隙。

这样的情况下，一道缝隙已经够要命了。一道血光闪过的同时，姬牢用尽了身上的术法，将被撕裂的缝隙又重新填补上了。就在黑影被填补好的一瞬间，第二道刀风赶到，劈在黑影上却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姬牢自胸前到小腹被这一刀劈出一道口子，里面的骨头、肠子和内脏都已经断成了数截。楼主在黑影里面摇摇欲坠，拼命用手捂着已经被划开的小腹。只要他一不留神，便会有肠子和内脏滑落出来。

现在的姬牢已经明白问题出在哪里——那种操控黑影的术法吴勉也会施展，当初在东海的时候他已经亲眼见过。刚才吴勉在背后用贪狼猛劈黑影的时候，他已经将他用术法结成的黑影附着于姬牢的黑影当中。

本来这样的把戏姬牢也能看出来，不过刚才他的注意力都在前面对着自己施展破空的归不归身上，完全没有留意到吴勉已经下手了。加上小任叁那一下子，姬牢一直在担心归不归和吴勉趁乱攻击自己，没想到吴勉已经耍了这个花招。随后随便这一下几乎要了他的性命……

而站在外面的吴勉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下贪狼劈过去，姬牢竟然没有死。这个时候，姬牢已经将吴勉留在他身上的黑影挤了出去，咬着牙说道：“法器不错，你却没有力气施展，吴勉，你真是太难看了……”

第六十五章



“没力气施展？那你出来，让我再施展一次。”吴勉扛着贪狼，慢悠悠地对被黑影包裹的姬牢继续说道，“想不到你还能说出一句整话，倒真是小看楼主你了。”

这时，归不归也凭空出现在吴勉的身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黑影之后，嘿嘿一笑，对吴勉说道：“看在老人家我的面子上，一会这法外身散掉之后，别让楼主受什么罪，直接送他去轮回便好。怎么说这么多年了有事没事的就见一面，哎，我老人家最是念旧的。这几年看着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去轮回，这心里还有点不得劲……”

“那你下去陪他们，这个我可以帮忙。”吴勉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还在装模作样的归不归一眼，随后继续对重伤的姬牢说道，“不打算出来吗？那也由不得你了，你现在空有术法，可没有体力来坚持着法外身。黑影散去你还要看我施展一次贪狼。”

吴勉、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姬牢几次近乎晕倒。他的伤势实在太重，想要依仗长生不老的体质复原不是这一时半会能够办到的。这个时候，姬牢心里开始后悔自己托大了，刚才应该直接下杀手的，自己不是第一次认识吴勉、归不归，怎么能认为他们俩会碍于身份，不会用这样不要脸的招数……

和吴勉说的一样，姬牢现在正是强撑着才没有让身上的黑影散开，不过这样也支持不了多久。一旦体力不支或者晕倒的话，护身的黑影便会消失，到时候就是吴勉、归不归砧板上等着挨刀的肉。

当下，姬牢把心一横，将身上的衣服撕成细条绑在自己的腰间，防止内脏从还没有愈合的伤口滑落出来。随后他把心一横，猛地吸了口气，将本来包裹

在身体周围的黑影，瞬间吸到了自己的体内。

只是一瞬间，这位楼主的身体变成了漆黑的颜色。随后他强忍着伤口的疼痛，对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说道：“刚才你们做错了一件事，应该直接了结我的。既然错过了，那就让我来了结你们俩吧。”

最后一个字出唇的同时，他猛地向吴勉扑了过去。看着白发男人挥舞着贪狼劈过来，姬牢没有躲避的意思，直接挥拳对着白发男人的胸口打了过去。

这完全就是豁出去要和吴勉拼命的架势，不过算起来怎么也是姬牢吃亏。眼看贪狼就要将他劈成两半的时候，他挥出去的拳头突然暴长，凭空长了半尺，抢先在贪狼劈下来之前，一拳打在了吴勉的胸口上。

与此同时，白发男人的身体也冒出一团和他之前身上一模一样的黑影。本来以为这黑影可以挡住姬牢的拳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拳直接打散了吴勉身上的这团黑影。随后白发男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已经被打飞到半空中。

一拳打到吴勉的同时，姬牢的眼前一黑，差一点比白发男人先一步晕倒。他在晕倒之前用力咬破了舌头，舌尖传来的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随后他慢慢转过身来，冲退了几步的归不归说道：“还以为你会趁机对我下手，想不到这样你都按兵不动。”

“其实刚才老人家我已经用传音之法和吴勉说过，不用和楼主你动手，一会你自己就会伤重晕倒的。不是我老人家背后说他，这个白头发的除了心眼小，还不听劝。”归不归看了一眼倒在地上已经失去意识的吴勉，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这样也好，自从他的种子长成以后，一直顺风顺水的。现在在楼主你这里吃点小亏，省得以后吃大亏……”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向后退去。拉开了和姬牢的距离之后，他才嘿嘿一笑，继续说道：“不过楼主你这样叠加术法真的好吗？刚才你还说过广仁的，现在楼主比他那个时候更加危险。看看这一地的血，一般人早死俩来回了吧？这样你还敢叠加术法，身体真的能支撑下去吗？老人家我受累打听一下，楼主你现在看东西是不是都是重影的？看看我老人家几个脑袋？”

和归不归说的一样，现在的姬牢看什么都是三个影子。他看着好像三胞胎一样的归不归，耳朵嗡嗡作响，根本听不清这个老家伙在说什么。姬牢心里明白，这个时候说什么也要快速把归不归解决掉，自己真的坚持不了多久了……

不过归不归这个老家伙比泥鳅还滑，他始终都和姬牢保持几丈的距离。现在楼主根本不敢使用任何加速的术法，一个不小心他便会直接脱力晕倒在地。

看着老家伙始终不和自己接触，姬牢喘了几口粗气之后，说道：“这次就这样算了，这笔账我们下次算……”说完之后，楼主踉踉跄跄地回身向大门口走去。回身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和吴勉、归不归二人纠缠的时候，元昌已经趁乱逃走了。

这个时候，姬牢也顾不上什么元昌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走出了都尉府的大门，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归不归的眼前。

看着楼主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归不归这才长出了口气。他几步到了吴勉的身边，查看了这个白发男人的身体。看到吴勉虽然伤重，却没有什麼大碍之后，老家伙这才放心，轻轻地拍了拍白发男人的脸颊，说道：“下次记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坐在地上的归不归身体突然僵直了起来。就在他的身后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影，正是刚刚勉强从这里走出去的问天楼楼主姬牢。本来这样的把戏瞒不过这个老家伙的，不过归不归关心则乱，担心吴勉的身体被姬牢暗伤，这才被楼主钻了空子。

“我忘了和你道别，本来打算回来说一声再见的。想不到归不归你也能……犯这样的错误，这就让我有些失望了……”姬牢喘着粗气说完这句话，他现在眼前一片金星。刚才出去之后他服用了自制的疗伤丹药，这才敢拼着一口气回来。只是伤势太重，他即便服了药，一个加速移动的术法，也再次将他的体力耗光。

“难得楼主你这么惦记我老人家。”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之后，闭上了眼睛，说道，“下手吧，要是方便的话再帮老人家我个忙，一会再送我那傻儿子百无求下来，他惦记和我老人家同归于尽不是一天两天了。傻小子，你在吗？出来吧……咱们爷俩的好日子到了！”

“老子我就等这一天了，那个什么鸡你等一下！”说话的时候，背着广仁的百无求已经从藏身的角落里跑了出来。跑了几步之后二愣子才反应过来，将背着的广仁丢到了地上，随后将吴勉脱手的贪狼捡了起来，一溜小跑送到了姬牢的手上。

最后百无求紧紧地挨着归不归，伸着脖子对姬牢说道：“看准了，一刀下去两个脑袋落地。快点下刀吧，老子我都等不及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姬牢也不想多耽误时间，将手里的贪狼举了起来。看着归不归、百无求加起来上中下一共三组六个脑袋，擦了擦眼睛之后，心里话：六个脑袋……蒙着来吧……

随后姬牢挥舞着贪狼对其中一组两个脑袋劈了下去……

第六十六章



就在姬牢挥刀劈下去的一瞬间，他的脚下又出现了小任叁那藕段一样的小手。不过刚才吃亏之后，姬牢已经有了防范。小任叁的手接触到他脚踝的一瞬间，小家伙的手上便着起了大火。小任叁疼得大叫了一声，将手缩回到地下。

这时，姬牢抬腿对着脚下跺了一脚。地面跟着颤抖起来，随后人参娃娃小任叁从地下被震了出来。这时的小家伙已经陷入了昏迷，他的一只手满是血泡，好在没有太严重的烧伤。

“老子让你一刀砍了我们爷俩，不是让你去动一个光屁股小孩！”看到昏迷不醒的小任叁被震出来的惨状之后，百无求不干了。二愣子站了起来，指着姬牢的鼻子骂道：“你爸妈生你的时候没屁眼，别把这气撒到别人的身上！不用你来动手送我们爷俩上路了，老子嫌你……”

这话还没有说完，百无求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眨眼的工夫，二愣子浑身上下已经变得一团漆黑，当下他扑过去就要和姬牢拼命。楼主皱了皱眉头，手上的贪狼迎着百无求冲过来的方向划了过去。他只要将刃口对准方向，等着二愣子自己扑过来一分为二。

不过让姬牢意想不到的，百无求竟然只是做了个样子。这个二愣子只是跑出几步之后，便马上绕过了楼主，露出身后已经将手臂拉开一半的归不归……

这个时候，姬牢大骇之下，急忙将黑影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唤了出来，覆盖在自己的身上。不过楼主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拍，就在黑影彻底将他覆盖住之前，归不归已经完成了破空，一股排山倒海一样的力量向他席卷而来。

归不归的破空和姬牢体内被叠加的术法起了反应，楼主再也压制不住自己

的术法，这术法顺着破空的方向喷薄而出。两股力量撞在一起之后，先是爆发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响，将整座都尉府震塌。随后发生连锁反应，姬牢、归不归和百无求三个人当场被这股力量震晕。现场再没有还清醒的人了……

半晌之后，倒在地上的姬牢第一个睁开了眼睛。他慢悠悠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后楼主的小腹起起落落，发出说话的声音：“你这是何苦呢？唉，还以为你看开了，其实最看不开的人就是你了。”

这句话说完之后，姬牢手扶着还在渗血的伤口，一步一步向大门口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既然是你把我硬拉进来的，那么这个皮囊我就替你看。什么时候你想明白了，我再还给你……”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姬牢人已经从都尉府已经坍塌的大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有早起的人发现都尉府和周围的几座民宅一夜之间全部倒塌，就马上去太守府报告。太守老爷带着兵丁赶过来之后，只是在都尉府的院子里发现了几个晕倒的人。

包括都尉老爷在内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不过周围倒塌的民宅还是造成了一些死伤。诡异的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周围的邻居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到响动。询问了周围不少人家，都说昨晚睡得格外沉，没有听到一点异常的响动。

这样一来，想要找到都尉大人一家老少，和查清昨晚这些民宅是如何坍塌的，就只能落在晕倒的这几个人身上了。当下这些人被太守命人抬到了太守府的大牢当中，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只能把这些人当作疑凶来关押。

到了午时，在夏口城最大的一间客栈当中，发现了失踪的都尉大人一家老小。他们都睡在了客栈的一间厢房中，这间厢房本来是几个外地客人包下的。早上不见这四位客人起来吃早饭，客栈老板还以为他们睡懒觉耽误了。不过一直快到午时也不见他们打开房门，客栈老板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怕有人死在客栈晦气，老板带上了伙计前去叫门。不论他们怎么拍打，都不见里面的人出来应门。最后老板亲自撬开了里面的门栓，进来之后却没有找到原本住在这里的几个客人。取而代之的是本城都尉老爷一家大小加上佣人，十几口人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客栈老板认得都尉老爷，当下呼喊了几声之后，厢房里的这些人才醒了过来。不过这些人醒过来之后，对自己为什么会睡在客栈当中也感到不可思议。

开始还以为是客栈老板做的手脚，要对他们这十几口人不利。为了这个，都尉大人还和客栈老板动了手，几十个人打闹着去太守府报官，这时都尉老爷才知道昨晚自己家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都尉大人没事，太守便将客栈老板叫到大牢去辨认那昏迷的几个人。证实这几个人当中有四人正是包了厢房的外地人，看来都尉府和周围民居的倒塌都要算在这几个人的身上了。这几个人还在昏迷当中，太守大人查看他们留在客栈店簿上面的姓名——徐福、广仁、火山和燕哀侯。除了燕哀侯不知道是谁之外，剩下的几个都是大名鼎鼎的方士。看来这几个人这次前来夏口，是早有预谋的。

根据都尉大人和他的家眷所说，这些人昨晚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到皇帝派来传旨的官吏，封都尉杜裘为当朝丞相。随后这些人都迷迷糊糊地跟着传旨的官吏，到了专门为丞相大人修建的府邸。大家正在为丞相大人庆贺的时候，被客栈老板叫醒。

当下太守大人派出二百兵丁专门看守这几个昏迷的人，等到他们醒过来之后再严加审问。可惜第二天一早，看守大牢的牢头便来禀告，早上他带着狱卒查牢的时候，发现关在大牢里面的几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二百个兵丁严加看管，想不到这几个人还能逃走。想起都尉大人这一家子的遭遇，以及这些民宅的坍塌，太守大人便有些后怕，不敢再继续查下去了。

之后不久，那坍塌的民居家人都在废墟当中发现了一些黄金。当中有成锭的马蹄金，也有一些黄金打造的首饰。家中有人遇难的发现的黄金便多一些，虽然遭遇了不幸，不过又发现这笔横财，多少也算慰藉了未亡人。半个月之后，太守府清点库金的时候，发现存在库房的二百锭库金已经不翼而飞。而太守府的几位夫人也发现自己的金首饰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口城再次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座山洞洞府当中，吴勉正在向归不归询问当天姬牢突然大涨的术法是怎么回事。

归不归一边用草药汁给小任叁清洗烫伤的手掌，一边对吴勉说道：“和徐福给广仁吃的小灶是一个路子，叠加术法之后短时间可以成倍地增加术法的力道。算起来这个是邪道，老人家我当初听徐福说过一耳朵。姬牢本来就是方士出身，徐福能想到的，他自然也能想到。不过这样叠加术法，修为不够时想都

不用想，要不然楼主也不会等到吸收了第二个神识之后才想起来……”

没等归不归说完，吴勉突然说道：“姬牢真的把第二个神识吸收了吗？”

老家伙听到之后，嘿嘿一笑，冲吴勉做了一个鬼脸，说道：“那谁知道……”

第六十七章



一座有些破败的寺庙当中，惊魂未定的元昌守在佛祖像前，对着佛像阴影下的一个人影说道：“大师，姬牢已经吸收了第二个魂魄，现在他两个魂魄共守一个皮囊。我完全没有下手的机会……”

“这样不是更好吗？省了你不少的麻烦。”黑暗当中的人影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你的术法得自那位面具楼主，想要更进一步完全融合这些术法，只有吞噬了他的魂魄。现在两位楼主回到原点，你只要找准机会，一次吞噬掉他们两个魂魄。这样两位楼主的魂魄、术法都为你所用，天下术法能胜你的人屈指可数。到时候什么广仁、吴勉之流都要仰视你，这样不是正如你所愿吗？”

“大师您说得轻松，这样的机会断无可能。”元昌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现在那两位楼主也在找我吐回术法，我躲避还来不及，怎么还敢自投罗网？大师，我这次向您辞行……”

“这个很难吗？”躲在佛像阴影下的人影打断了元昌的话，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那两位楼主也是服用了长生不老药的人，你和他们俩一样。这样的体质虽然长生不老，但也有纵是徐福也绕不过的命门。到了衰弱之期，一个手握利刃的莽汉便可以了结他的性命。元昌，你连莽汉都不如吗？”

“衰弱期……”元昌自幼便拜在两位楼主门下，虽然后来吸收了一位师尊的术法，不过心里还是当两位师尊是如同天神一般的人物，这次也是被广仁胁迫才敢对师尊下手。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单枪匹马便可以了结自己的两位师尊，现在被黑暗当中的人影说破，他才想起两位楼主有和自己一样的命门。有这个命门，自己未尝没有吞魂夺法的机会。

看到元昌的反应，藏身在佛像阴影之下的人影笑了一下，说道：“要助力

的话，那两位大方师未尝不能一用。该说的我都说了，元昌你若成事便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大修士。若败了也只是再去轮回转世而已，怎么看你都不吃亏。好了，你做你的大事去吧，我不便挽留。”

听到人影有了送客的意思，元昌很是识趣地施礼告辞。看着这个和尚远去以后，藏在佛像阴影当中的人影终于露出面容来，正是当年徐福座下广字辈四人之人的广孝。现在他依旧是和尚的打扮，看着刚刚元昌离开的背影，自言自语道：“你好自为之吧，广仁到底在占祖当中看到了什么？一定要你去了结那两位楼主？我的老师尊，这个也是在你的算计之内吗？”

他说话的同时，万里之遥昆仑山山顶正在修建的一座道场当中，一个红头发的男子正对面前的白发男子说道：“广义师叔，大方师的话火山已经传到了，请您迷途知返，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火山面对的正是许久不曾露面的广字辈四人当中的广义，自从方士一门在光武帝时期中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广字辈广悌就再没有露过面。想不到这么多年，这位方士一门的名宿竟然一直藏身在昆仑山山顶。

听了面前这个红发师侄的话之后，广义冷笑了一声，对火山说道：“现在方士一门已经没有了，你们师徒还要摆大方师的架子吗？你们不要方士一门，也不让别人来经营？回去和你那位大方师师尊去说，我这座昆仑山上的方士遗脉择日就要开门纳徒，想要前来恭贺，广义谢他的情，否则还是不要见面了吧。”

火山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广义摆手拦住：“你我的五天之期已到，既然广仁还没有前来，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火山，你下山去吧。你已经不是大方师，也不用再占便宜让我给你行礼了。记住，没有我开口邀请，昆仑山的方士遗脉便是你们师徒俩的禁地！明白了吗？”

说完，广义一甩袍袖，不再搭理火山。这位末代大方师只能忍下这口气，没有了方士一门的名分，他还要对广义施礼。随后他在广义弟子的带领之下，下了昆仑山。

看着火山消失的背影，广义冷笑了一声，随后对身后一位有些年纪的弟子说道：“不要再等了，下个月初六是吉日。方士一门在昆仑山重新开纳山门，从今往后你们还是方士一门的方士！广仁也好，火山也罢，既然舍了大方师的名号，那么这个大方师我来替他们做！”

听了广义的话，众弟子一齐对着自己的师尊跪了下去，齐声道贺。听着这些弟子对自己换了称呼，一口一个大方师地叫着，广义哈哈大笑。回想起昔日自己的师尊徐福将大方师的位子传给广仁，已经做错了一步。现在自己要将方士一门的劣势扳回来，声势还要更胜一筹。

下山的路上，火山心里很是诧异。本来说好了五天之内自己的师尊广仁便会前来昆仑山和自己汇合，这已经过了五天还是不见师尊赶来，这样的事情极为少见。火山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不过想想师尊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也不会出什么意外。

按礼节火山下山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等走到了山脚，看着广义派下来的弟子离开之后，火山这才催动五行遁法瞬间回到自己和师尊在深山当中的藏身之所。

这里是广仁早年还在徐福门下学道的时候，自己开辟的一座洞府，现在便是两位大方师的藏身之所。进来之后火山便发现这里有些不对劲，空气当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洞府当中的软榻上躺着一个人，正是自己的师尊广仁。

看到火山回来，这位曾经的大方师从软榻上坐了起来，对自己的弟子有气无力地说道：“回来了，让给广义带的话，你带到了吗？”

这个时候，火山已经能看到广仁血迹斑斑满是口子的衣服，当下急忙跑了过去，满脸惊慌地说道：“师尊您这是怎么了？什么人把您伤成这样的……”

广仁摆了摆手，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我算错了，原来是那位楼主一直将你我师徒戏弄于股掌之中。现在他吸收了自己放出的神识，恐怕只有徐福大方师归岸才能了结他了。最近你我师徒都不可以轻举妄动，等我身上的伤势调养好之后，便去邀约广义、广悌，联合吴勉……火山，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听了自己师尊的话，火山深吸了口气，对广仁说道：“弟子有违师尊所托，您交代的事情火山没有办好。”随后，火山将自己这趟昆仑山之行的事情说了出来。

火山说完之后，广仁叹了口气，随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道：“这件事怪不了你，是我没有想周全。你现在不是大方师了，按广义的性格势必还要羞辱你一番……”

说到这里，广仁摇了摇头，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既然广义执意要

重开方士一门道统，那也由他。只可惜对付姬牢楼主的时候少了一分胜算。”

“既然姬牢独大，师尊为何不出海求徐福大方师呢？”看到广仁满脸愁容，火山替自己的师尊想了一个主意，“徐福大方师回来，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你还是没有看明白。”广仁叹了口气之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道，“徐福大方师既然出海，便不会再回来了……”

第六十八章



这么多年，吴勉和归不归他们几个天南地北的也都跑遍了，左慈也投了胎，本来还想着去给元昌添堵去，不过转悠了小一年，也没有找到那个和尚，只好暂时作罢。

不止元昌，就连方士一门最后两位大方师广仁和火山都销声匿迹。更别说从来就是神出鬼没的两位楼主，虽然现在变成了一个人，原本诡异的风格却是一点都没变。

转了大半年都没有找到元昌，几个人又回到了洞府当中。趁着难得的空闲，他们将散落在各地的藏宝都聚拢到这座洞府当中，为了这个，还专门出海去了饵岛。到了岛上才发觉这里荒无人烟，精卫和广治这师徒俩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好像他们从沙漠分开之后，便没有回到岛上。

现在精卫的大限将至，如果留在岛上还可以多活两年。想不到这个时候了，他竟然不在岛上，就算是归不归也想不通这个时候他们师徒俩能在什么地方。

开始归不归以为是饵岛大方师还在记恨沙漠古稚国的事情，看到自己这些人上岛，便拉着广治躲了起来。当下他还拉着吴勉和两只妖物在岛上找了一圈，最后发现饵岛确实空无一人这才作罢。将那具龙尸在内的所有宝物都运到了船上，回头再看这座小岛，归不归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

二愣子似乎看出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心思，当下对他说道：“老家伙，是不是觉得缺德事做多了，怕生儿子没……呸！呸呸呸……老家伙看看你造的孽吧……”

百无求的话刚刚说完，从他的衣服前襟里便冒出一个小小的黑猫脑袋。黑猫冲二愣子龇牙叫了一声：“孽……”

“老子没说你，该睡睡你的。”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将黑猫的脑袋重新按了回去。他还想要再说什么的时候，突然被归不归打断：“如果不是精卫贪心，事情也不会这样。傻小子，精卫是因，他那些枉死的弟子是果。就算没有老人家我当初插那一脚，那位饵岛大方师还会想别的什么主意折腾。真有了其他长生不老的方子，你说他饵岛大方师会自己来尝试吗？到时候遭殃的还是那些弟子……”

说到这里，站在甲板上的归不归少有地朝饵岛方向叹了口气，随后吩咐已经吓呆了的船老大开船。他们这艘海船行驶十几里之后，吴勉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小的饵岛，自言自语道：“可惜这座岛了……”

回到了洞府之后，他们继续将燕哀侯地宫原址里和寿春城鹏化殷埋在地下的珍宝都取了出来，全部带到了洞府当中。为了这个，归不归还特意扩大了洞府的规模。就这样，这里绝大部分的位置也都被这些珍宝占据了。

将这些珍宝都搬回来之后，吴勉便将自己单独关在一个洞室当中，开始仔细研究起《冥人志》和从左慈那里得到的《幻经》。之前在夏口城的都尉府小试了一番之后，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那位楼主倒还罢了，不过后来死了的燕劫可是和徐福同时期的人物。怎么说他也是方士一门的名宿，想不到身在幻境当中，竟然都没有看出一点破绽。吴勉想到自己只是牛刀小试便有这么大的效果，那么真正吃透了这本《幻经》，那还得了？

而且《冥人志》当中也有不少辅佐幻术的术法，糅合在一起的话，就算是广仁、楼主再次身临幻境当中，八成也要吃点亏了。

吴勉待在洞室里不出来，归不归也没有带着两只妖物出来转转的心思。虽然他的术法已经找了回来，不过现在有了吸收了第二个神识的楼主这样的强敌，老家伙也不敢轻易出去。谁知道那位楼主什么时候记起仇来，要回来找他们报仇。

不过这当中，归不归劝吴勉出去走了一次。估算着当初留在百里熙那里的逆鳞法器已经打造完毕，当下他们二人二妖就当作带吴勉出去透透气。一行人坐着马车远赴辽东去找百里熙索要法器，不过却扑了个空。到了狼山的入口处之后，任凭几个人怎么敲门，都不见那位当世炼器第一人应门。

在这里折腾了一天一夜，始终没有见到百里熙出来。最后还是百无求在入口附近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石板。二愣子走近之后石板上竟然出现了一行字迹：归、吴及广仁先生，熙为寻炼器之天材地宝远游。已不知何时还家，还请几位先生恕罪。

看到了留言之后，吴勉、归不归他们也知道白来了一场，当下只能当作是一次远游，又乘马车回到了他们的洞府。

回来之后，吴勉便再次将自己关在了洞室当中，继续研究那本秘籍的术法。而归不归趁机教授百无求和小任叁一些方士一门的术法，二愣子依旧死活都学不进去。而小任叁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几年下来，竟然比起修炼术法几十年的方士都要厉害。

一晃他们从夏口城回来已经过了十年，就在十年之后的某一天，百无求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当下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突然想起一件事。你说妞儿现在怎么样了？上次那个小丫头还是刚刚才投胎，这都一百多年过去了，她应该早就轮回转世过一次了吧？”

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哪只一次？算起来妞儿第二世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再过几天就是她下一世投胎的大日子，要不是你小爷叔现在还在闭关，真的应该去看看……”

“你懒就说你懒，别把这个算在我的头上。”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一身白衣的吴勉已经从洞室当中走了出来。用他特有的眼神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白发男人继续说道：“也应该再去看看妞儿了。老家伙，你留过印记的，她这一世投胎在什么地方？”

听了归不归的话，老家伙歪着脑袋算了起来。片刻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下一世她是长安城中富商的千金，也是巧了，今晚就是妞儿这一世的寿终之日。十三天之后，魂魄会在下一世的家中投胎。算着时间倒是来得及，不过那本秘籍都想通了？真舍得走吗？”

吴勉慢悠悠地说道：“该想通的都想通了，见了妞儿之后我倒想再去会会广仁，看看他还有没有本事再破我的幻术。”

这几年一直都在洞府周围转来转去，就连归不归这岁数的人都觉得腻了。现在有了吴勉发话，百无求马上乐不可支地准备马车和路上的所需之物。第二

天一早，这二人二妖便上了马车，向长安城进发。

他们几个是在妞儿投胎的前一天进的长安城。他们刚刚找了一间客栈住下，长安城中便有大批的军队进城。归不归向当地的里正打听，说是西蜀的丞相诸葛亮亲自带兵打了过来。朝廷派了大将曹真和七十多岁的司徒王朗前来迎战。

曹真将军带领大军已经在城外扎下了营寨，曹将军体恤老司徒年事已高，让他住在城中的富商家中，明日两军开战的时候，再请王朗大人军前效力。

怎么那么巧，司徒王朗居住的富商家，正是今晚妞儿要转世投胎的人家……

第六十九章



此时的老王朗已经七十六岁，本来应该待在后方颐养天年的。不过这个老家伙自认为口才天下无双，竟然向魏主请缨，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西蜀丞相诸葛亮归降。

此时曹操已死多年，其子曹丕夺取汉室天下建国号魏。不过曹丕没做几年皇帝便驾崩了，现在魏主是曹丕之子刚满二十的曹睿。听到老司徒要凭着口舌说降西蜀丞相诸葛亮，自然是求之不得。

卧龙先生诸葛亮用兵神出鬼没，凡是和他对敌之人都头疼不已。当年自己的祖父曹操亲率八十三万人马前去攻打东吴，结果先被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阴了一把，将江面上的战船用铁索勾连，打造成连环战船的样子。

随后东吴黄盖诈降引来火攻曹船，诸葛亮又借东风三道，将曹军烧得片甲不留。接着孙权、刘备两家联军进攻，八十三万人马最后跟着曹操逃走的不过数千人。

此战之后，诸葛亮一举成名。随后他保着刘备定主西川，可惜后来刘备不听他的劝，和东吴孙权翻了脸，最后死在了白帝城中。如果不是诸葛亮及时赶到，用一座石头阵吓退了孙权追赶的人马，刘备都坚持不到白帝城。刘备死前将自己的独子刘禅托孤与诸葛亮，甚至还有将整个西蜀天下都让给诸葛亮的打算。

现在传说这位卧龙先生是方士遗脉，有暗通鬼神之能。魏军当中已经连斩了几十人，还是挡不住这传说在军营当中传开。众魏将怯于诸葛亮，现在能有这位老司徒王朗去劝降诸葛亮，魏主自然是满心期待。

这几天老王朗已经想好了如何劝降诸葛亮的办法，他翻遍了经史子集，上到圣人所言，下到民间传说，都准备齐了。别说一个小小的诸葛亮，就算是那

位中兴汉室的光武皇帝刘秀，也能说动他主动让出皇位。

当天晚上临近子时，老王朗正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盘算着明天见到诸葛亮之后，第一句该说什么，如果他回言讥讽自己，又该如何反驳。此时的老司徒已经没有了半分睡意，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盘算明天的事情上。

这时，寂静的黑夜当中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之声。这啼哭声越来越嘹亮，将老王朗心里盘算好的说辞都冲散，之前想好的说辞竟然遗忘了大半。

当下，王朗叫来自己的亲兵，让人带走刚才啼哭的孩子。自己正在谋划大事，不可以被惊扰到。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半晌，这啼哭声都没有断过。

王朗被哭得心烦意乱，自己准备好的说辞已经忘了大半。就在他心里暗骂刚刚的亲兵不会办事，要再派人快速将婴儿送走的时候，突然听到院子里一阵粗声粗气的咳嗽声，随后一个破锣嗓子堵在门口骂上了街。

“里面那个老不死的！你生不出儿女，就嫉妒别人家的孩子！住在人家家里，还要本宅主人为了你，把至亲骨肉送走！呸！这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是从你拉屎的地方吗？臭不要脸的，还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知道不要脸三个字怎么写吗？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就是个茄子……”

王朗什么时候这样被人骂过。当下他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对外面喊道：“什么人竟然敢如此羞辱于我？来人！将这狂生拿下！送到曹真将军那里严加审讯。”

王朗喊了半晌，都没有听到门口的亲兵回应，而门外那人还在扯着嗓子叫骂个不停。这时老司徒觉得不对了，他捅破了窗纸向外看去。就见原本在四周守卫的几十名亲兵，这个时候已经都趴在了地上。一个黑铁塔一样的大个子，光着膀子对着自己房间骂个不停。

骂人的不用说也知道是二愣子百无求。他们几个为了看转世之后的妞儿第一眼，天还没黑便守在了产房前，直到看到了妞儿的魂魄进了产房当中。片刻之后，便听到了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之声。

看到妞儿这一世已经投胎，他们几个正等着看妞儿第一眼的时候，王朗的亲兵好死不死地过来，呵斥了本宅主人几句，要他们将孩子快快送出府外。否则惹得那位王司徒生气，直接一刀将孩子劈成两半。

当下百无求的火气便上来了，他也顾不得什么，直接现身一巴掌将传命的

亲兵打死，随后也不等吴勉、归不归发话，向王朗所在的书房跑了过去。一路上，他将能看到的亲兵或打死或打伤。

看到全部亲兵都趴在了地上，王朗又惊又怕，马上躲到了书桌底下，想着这厮叫骂的声音太大，稍后便会有外面巡街的官兵被他惊动，然后会有大队的官兵冲进来斩杀了他。不过让王司徒大失所望的是，外面的莽汉大声叫骂了一个时辰，都不见外面有一个官兵冲进来。

直到两三个时辰之后，不知道是因为骂累了，还是因为天亮的缘故，门口的叫骂声突然停了下来。提心吊胆的王朗也不敢出去查看，挨了一宿的骂，他现在眼前一片金星，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下不得。

最后还是大将军曹真派来接王朗的官兵推开了书房的大门，才将哆嗦个不停的王司徒接了出去。

这时的王朗已经在怀疑昨晚骂了自己一宿的大个子不是人，天一亮人就不见了，这不是邪祟是什么？想着自己一个司徒竟然会被一个鬼祟堵着门骂，传出去多不好听，当下暂时忍了这口气，等到劝降了诸葛亮之后，再想办法请修士前来驱鬼。

王朗本来年纪就大，被百无求折腾了一晚上，担惊受怕的，这个时候已经不成形了。见到曹真的时候，他脸色死灰，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句话没有说完已经喘了半天。曹真看着王朗倒吸了口凉气：这个老家伙还能坚持到劝降诸葛亮吗？

虽然被曹真劝了几句，不过司徒王朗还是坚持要去劝说那位卧龙先生。自己是魏主亲自下旨来劝降的，一句话不说就完了，回去也不好交旨。不管怎么样，自己准备了这么久，也要说两句。谁知道哪几句话就说在了点上，诸葛亮头脑一热就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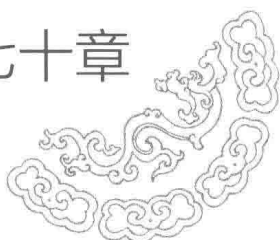
这时，对面的西蜀军已经拉开了阵势。在一众盾牌手的簇拥之下，坐着推车的诸葛亮被人推了出来。两军主帅见了面之后，王朗率先向曹真请命，获准之后，王朗的座驾被手下的兵卒牵了出来。

冲远处坐在推车上的诸葛亮拱了拱手之后，王朗强压自己跳个不停的心脏，强作笑容对推车上的人说道：“对面来的可是诸葛丞相？在下大魏司徒王朗……”

没等王朗说完，对面西蜀的千军万马同时齐刷刷地大声吼道：“呸！王朗你这个老贼！”这一嗓子从千万个人的嘴里同时喊出来，好像一声炸雷一样。本来虚火已经到了脑门的王朗被吓了一跳，心脏再也受不了，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后这位大司徒从马上跌落下来气绝而亡。

这个场面就连诸葛亮都愣了一下，本来他准备好了痛骂王朗的文章，想不到自己的人马刚刚骂了一句话，王朗便气绝身亡了。这老家伙，脸皮也太薄了。

第七十章



就在长安城外两军都傻眼的时候，城里的客栈当中，吴勉、归不归几个面对着一个身穿青衣、背着一个大包袱的男人——那位和方士一门毁灭有莫大关联的方士邱芳。

昨天晚上百无求去找王朗骂街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叁都守在产房门口等着看妞儿再次转世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这位邱芳凭空出现在几个人的面前。

邱芳带来了徐福给归不归的信笺，不过老家伙并没有马上接过来。他让邱芳等在门口，先和吴勉、小任叁进去看了转世之后的妞儿，查看了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魂魄，又给她做了场祈福法事。

这样忙乎了半个晚上，直到天快亮时，吴勉、归不归几个人才从产房里走了出来。又将还在堵着王朗门口骂街的百无求也叫了回来。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客栈之后，应邱芳的要求，老家伙让百无求和小任叁在门外守着。看着屋中没有别人之后，归不归这才从邱芳的手上接过了徐福给他的信笺。

老家伙几眼看完之后，便笑嘻嘻地将信笺递给了吴勉，说道：“想不到徐福还能把老人家我想起来，想必除了我老人家这里之外，广仁、广义他们那里你已经走了一趟，是吧？”

“我昨晚才回到岸上，怕误了燕哀侯大方师后人魂魄转世，错过了你们几位，下了船便直接赶过来的。”比起上次见面，邱芳变得有些少言寡语，在他身上再看不到广仁大方师的影子。看来当年方士一门崩塌还是对他造成了不少的打击。

“公孙屠？这个名字听着有几分耳熟。”这个时候，吴勉也看完了信笺上面

的内容。将信笺还给了归不归之后，白发男人慢悠悠地对邱芳继续说道：“他是怎么惹到你们大方师的？能让徐福说出此人必死，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公孙屠，就是当年在海上，徐福派来送我们走的那个小方士。”归不归提醒了吴勉一句，顿了一下之后，老家伙表情古怪地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邱芳，随后笑嘻嘻地对白发男人再次说道，“你还给了他一颗长生不老的丹药，想必这个公孙屠已经变成长生不老的体质了吧？邱芳小娃娃，偷着长生不老不至于让徐福生这么大的火气，说吧，他还做什么了？把徐福大方师的座船一把火点了？”

徐福给归不归的信笺上，写明了一个叫作公孙屠的方士，跟随他在东海巡游的时候，做出了大逆不赦的事情。现在要求归不归和广仁等门人追杀此人，徐福在信笺上特意留了话，抓到此人之后立即格杀。魂魄由邱芳亲自送到地府前去投胎，尸体也由邱芳带回海上，徐福大方师要另行处理。

邱芳看着归不归将信笺收好之后，这才开口说道：“这件事我不知道，公孙屠做的事情已经被徐福大方师禁口，船队上下没人敢提这件事。不过徐福大方师还有个口信要我亲口对归不归先生说，公孙屠身上带着一卷竹简。凡是看过这卷竹简的人都要格杀，一个不留。”

“竹简，一个不留？徐福这次闹得有点大啊……”听了邱芳的话，归不归的眼睛马上便眯缝了起来。扫了吴勉一眼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你们方士一门当中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东西，连老人家我都没有听说过的。邱芳，这竹简是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不知道。”回答了三个字之后，邱芳想想觉得有些过分，当下又说了几句，“徐福大方师的口信说的是看过的人都要死，邱芳看过的话，这个时候便是其他同门来向归不归先生你传话了。”

看着邱芳一问三不知的样子，归不归嘿嘿一笑，正要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吴勉突然插嘴对邱芳说道：“你背着的是什么？阴气这么重又不像法器，是骨灰瓮吗？”

“是骨灰瓮，里面装着纲元的骨灰。”邱芳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上个月初四纲元在海上亡故，根据当年徐福大方师定下来的规矩，凡是死在海上的门人，除了身犯大恶之外，亡故之后都要直接火化，骨灰由专人送回故

乡安葬。这些年我已经送回十四个人了，我的大限就在不久之后，到时候还不知道谁能送我的骨灰回到故乡……”

说这话的时候，邱芳的语气中有说不尽的落寞。叹了口气之后，他继续说道：“公孙屠的事情我已经告知几位了，还请归不归先生帮邱芳一个忙，代替我去见广仁大方师，将徐福大方师的书信转告，还顺便转告刚才的口信。”说话的时候，邱芳掏出另外一封信笺，恭恭敬敬地递到了归不归的手上。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见不了广仁、火山……”归不归叹了口气之后，从邱芳的手上接过了信笺，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广义、广梯他们俩的下落你应该知道，这个老人家我就不跟你争了。最后问一句，纲元的死是那个公孙屠造的孽吗？”

“你见到公孙屠自然就知道。”说话的时候，邱芳又从怀里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放在归不归面前之后，继续说道，“这是广仁、火山二位大方师的所在之地，就麻烦各位了……”

说完之后，邱芳起身恭恭敬敬地对着吴勉、归不归的方向行了大礼，最后再次说道：“邱芳还要去广义、广梯两位前辈那里传信，不打扰几位了，告辞。”

看着他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之后，归不归拿起身前写着广仁、火山藏身地址的纸条看了一眼，随后对身边不声不响的吴勉说道：“老人家我没记错的话，当初那个公孙屠可是没有术法的。这才过了多久，竟然能闯下这样的大祸，那个小家伙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还以为你会说那竹筒里面写着什么。”吴勉看了归不归一眼之后，继续说道，“老家伙，你真的不知道竹筒的事情吗？”

“什么时候你也开始疑神疑鬼了？如果老人家我知道的话，徐福让邱芳传话，还用说得那么隐晦吗？”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背人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件事和我们没有关系。老人家我早就不是方士了，托了广仁的福，你和方士也没有什么关系。徐福的口命和我们没有关系，把这封信交给广仁和火山，就算大功告成了。顺便让广仁把元昌的事情说清楚，保了这么多次，还真是他的私生子不成？”

这时，城外传来两军厮杀的声音。归不归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本来还想去见见卧龙小家伙的，现在看还要再等几天了……”

回去看了刚刚出生的妞儿一眼之后，这几个人便各自施展了遁法，出现在广仁、火山藏身的洞府外面。

站在洞府门口，归不归哈哈一笑，对着里面说道：“两位大方师，看看谁来了？出来吧，不用藏了，徐福那个老家伙想你了，托我老人家给你带来封信……”

片刻之后，一脸诧异的火山从洞府当中现身，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说道：“你们怎么知道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一天之内连续接到了徐福大方师的两次法旨……”

“两次法旨？”归不归听到之后看了身边的吴勉一眼，随后说道，“上一次法旨是谁送来的？”

“一个叫公孙屠的方士……”

第七十一章



十年之后再次和广仁相见，这位曾经的大方师还是有些尴尬。好在隔了这么久，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倒是没有如何记仇。宾主之间客气了几句之后，老家伙向广仁打听之前公孙屠前来传达徐福法旨的事情。可能是心里对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有所亏欠，广仁也没有隐瞒，直接说出了公孙屠的来意。

今天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一个自称公孙屠的方士到了洞府门口。他声称是徐福当年带走的三千童子之一，这次前来向广仁、火山二人传达徐福大方师的法旨。

当年徐福带走的三千童子名单广仁是知道的，里面当真有一个叫作公孙屠的童子。加上这人一头白发，也表明了他方士一门长生不老的人物，广仁对公孙屠的身份也没有怀疑。

根据公孙屠所说，徐福大方师在海上研究新术法的时候，失手将船中记录方术的典籍珍藏烧毁。现在派他回到陆地，将广仁收藏的术法典籍重新抄写一份带回去。

虽然徐福自己烧毁方术典籍这样的事情有些荒唐，不过之前方士门中也出过这样的事故。故此广仁并没有怀疑，将这个方士带到了藏着方术秘法的洞室，让公孙屠在里面辨认，只要是海上烧毁的，他自己抄一份就好。

好在海上烧毁的典籍不多，差不多也就是半个时辰之前，公孙屠抄好了典籍之后便马上过来向两位大方师告辞。知道他这是要回去向徐福大方师复命，广仁也没有留他，嘱咐了几句之后，便让火山送他离开了。公孙屠刚刚离开不久，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便赶到了。这时，广仁、火山已经隐隐感觉到出了问题。

听了广仁的诉说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将徐福给广仁写的信笺拿了出来。“这个就是你们徐福大方师给你的信。你们爷俩先看看，看完之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公孙屠的事情。”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手里的信笺递了过去。

广仁看完了信上的内容之后，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直接将信笺递给了自己的弟子，随后对归不归说道：“有劳归师兄了，这跑腿的差事师兄你是受人所托吧？往年来往海陆的是邱芳，那孩子还是不想再见我和他的师尊吗？”

“就知道瞒不过广仁大方师，那孩子心眼小，再过两年吧。他还想不开也要转世投胎了，到时候便没有烦恼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大方师你这份定力让老人家我很是佩服，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叫公孙屠的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来你这里假传徐福的法旨，还从你这里誊抄了不少方术秘法，大方师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吗？”

“不需要知道，按大方师信中所写，抓到公孙屠杀了便是。”广仁微微一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现在想想这公孙屠的确有破绽，他没有徐福大方师的手书，空口说的法旨无凭无据，我轻信此人有些莽撞了。”

这时，火山也看完了信笺上面的内容。不过这位末代大方师比起他的师尊，道行还是差了一点。火山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难看起来，虽然马上又恢复如常。不过这个小小的变化，还是显示出他和广仁之间的差距。

见归不归和广仁说起来没完，百无求皱着眉头看了看他们二人，随后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赶紧把后面的话说了走人。你还真以为磨蹭到饭点人家会留饭吗？不是老子说你，你自己说说被他们师徒俩坑了几次？差不多得了，听老子一句劝，今天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以后走在大街上就当作谁也不认识谁。广仁，老子也说说你。下次能不能换个人坑？我们家老家伙实心眼你不知道吗？”

听了百无求的话，广仁非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之后，这位曾经的大方师看了看归不归之后，说道：“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说归师兄你实心眼的……好，不说这个了，归师兄还有什么话请说。”

广仁难得放肆大笑，让厚脸皮的归不归也有些下不来台。老家伙咳嗽了一声化解了有些尴尬的气氛之后，再次开口说道：“还有剩下的就是徐福的口信

了，这个是邱芳那孩子说给老人家我听的。老人家我再原话转回，大方师你听好了：公孙屠身上带着一卷竹简，凡是看过这卷竹简的人都要格杀，一个不留……”

说这话的时候，归不归紧盯着广仁的眼睛，不过直到说完也不见这位曾经的大方师有什么异常的表情。他听到之后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说道：“除了这个之外，徐福大方师还有别的话要嘱咐吗？”

“大方师真是好定力，这样的事情听到都一点不吃惊。”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还是说这当中有什么老人家我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那个竹简是什么东西？干吗看一眼就要灭口？我老人家认识徐福小一千年了，除了小时候偷看邻居小姐姐洗澡的事被老人家我捅了出去，要灭我老人家的口之外，还真没见过他这样心狠的。”

“竹简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想来不过是记录了什么机密的事情。”广仁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是徐福大方师的弟子，师尊有命弟子只管去做便是。只要是徐福大方师下的法旨，哪怕是让广仁当即自尽，我都不会有丝毫犹豫。师尊就是师尊，在师尊面前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这时，还没等归不归说话，一直在看热闹的吴勉冷不丁开口说道：“那么徐福的法旨说让你去轮回了他，大方师你做还是不做？”

听了白发男人这句话，火山的眉毛一挑，眼看就要发作，却被广仁拦住：“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既然吴勉先生你问了，我也想知道答案。火山，你来替我回答。如果有一天，师尊让你了结我的性命，那你会怎么办？”

火山直接跪在了地上，呆愣半晌之后，说道：“弟子不敢遵这样的师命，那样弟子便先一步了结自己。总之不会做出那样不孝的事情来。”

“错了，你应该遵师命的。”广仁微笑着摇了摇头之后，继续说道，“如果师尊会给你下这样的师命，那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连自尽这条路都被别人堵住。与其死在别人的手上，那还不如死在自己弟子的手上。明白了吗？”

没等火山回答，吴勉突然又对二愣子说道：“百无求，我也来问你一句。如果有一天你爹被人抓住了，老家伙无计可施之下，要你了结他。你会怎么做？不许说同归于尽。”

“和自己爸爸同归于尽都不行了，什么世道……”本来同归于尽四个字都

到嗓子眼里了，不过听了吴勉最后一句话，百无求只得咽下去。二愣子倒是没有怎么犹豫，学着吴勉的样子翻了翻眼皮，嘟囔着说道：“那老子就和老家伙一起和仇家拼了呗。弄死俩够本，弄死三个还赚了一个。老家伙，老子为了救你把我自己弄死了，你大概也不好意思继续活下去了吧？”

“错了，你应该来找我的……”

第七十二章



“小爷叔，这话也是你能说的吗？”听了吴勉的话之后，百无求吓得跳了起来，指着吴勉说道，“按着你的理，刚才你应该说你们死你们的，我有空的话就去给你们报个仇。这么不要脸的话才是你的风格！小爷叔，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就在百无求对吴勉说话方式的变化惊诧不已的时候，小任叁在后面拍了拍二愣子的大腿，说道：“大侄子，别胡说八道。那话不是冲你们爷俩说的。”

百无求回头瞪了小任叁一眼之后，说道：“这话不是对老子说的还能对谁……”

“那是对我说的。”广仁微微一笑了一下之后，朝吴勉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说道，“我明白了，遇到那样的急事。我一定会去麻烦你和归师兄的，一定不会和你们客气。”

“你还是客气客气吧。”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站了起来，转身向洞府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广仁继续说道，“其实你对火山说的没错，不用改，那样挺好……”

看着吴勉走出去之后，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也笑嘻嘻地站了起来。最后他对广仁说道：“大方师，这次这个叫作公孙屠的孩子闹得挺大，现在邱芳已经去联络广义和广悌了。你透个底，竹简上面写的什么，能让徐福大方师着这么大的急？”

广仁淡淡地笑了一下，回答道：“我并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如果归师兄想知道的话，拿到了竹简之后只管去看。”

“到时候看见了徐福，老人家我会和他说你是第一个看的。”归不归说完

之后嘿嘿一笑，随后也向洞府外面走去。走到了门口的时候，老家伙回头冲广仁师徒俩龇牙一笑，说道：“大方师，老人家我就不给你们添这个乱了。还有件事要和你说一下，记得小矮子纲元吗？他已经轮回了，算起来应该是公孙屠下的手。别小看那个小家伙，他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说完之后，归不归已经带着小任叁和百无求两只妖物走出了洞府。还能听到百无求对归不归说的话：“老家伙，老子一旦被人抓了，要你弄死老子，说，你怎么办？”

“还用问吗？你隔不了二年就要被人抓一回，你爸爸我什么时候让你吃亏了……”

直到他们这些人的气息彻底消失之后，广仁的笑意这才僵在了脸上。他看着吴勉、归不归刚刚坐着的位置，深吸了口气之后，对一边的火山说道：“准备一下吧，这里不能继续住下去了。找到公孙屠之后，我们就离开这里。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清静所在。”

广仁和火山在商量应该怎么去找公孙屠的时候，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已经回到了长安城内。这个时候，魏、蜀两军已经先后撤军，城中逃难的百姓开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

回到了他们租住的客栈之后，归不归便开始没话找话地对吴勉说了几句，最后话题引到了重点：“你就真的不好奇竹筒里写的是什么呢？老人家我跟着徐福几百年，他连一个字都没有透露。现在看起来，这个竹筒应该是只有大方师才能看的东西。广仁一定知道，他就是不松口。”

“说你想知道就好，我能听明白。”吴勉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继续说道，“你怎么想的，我也明白。想看什么就去看，看完之后告诉我里面写的什么。徐福的法旨说的是谁看谁死，可没说听到了也要灭口。”

“那还是算了吧，徐福那个老家伙当年囚了老人家我百年，他可是舍得杀我老人家的。”归不归打了个哈哈之后，也不再提这件事。当下几个人打算再去看一眼妞儿之后，就离开这长安城。现在还在战乱当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和妞儿见面。

当下，几个人付了客栈的房钱之后，才发现他们留在马厩里的马匹已经被曹真大军牵走了，只留下一个车壳子。当下，他们几个打算看了妞儿之后，去

长安城的骡马市再买几匹高头大马。

再次去了昨晚的富商家中，看了一眼刚刚投胎的妞儿之后，他们几个便在大街上逛了起来。本来打算弄几匹马回去的，不过现在这世道，就算是长安城这样的旧都，都找不到骡马市去买马匹。

本来想坐着马车慢悠悠地一路观赏着风景回到洞府的。最后找遍了长安城，也只是在官衙当中找到了几头骡子和驴，马匹已经都被魏军征调走了。就这几头大牲口，还是曹真看在长安太守的面子上，留下来当脚力的。

小任叁闹着不肯使用术法离开。当下归不归围着官衙转悠，想着是不是将里面的骡子拉出来套车的时候，眼尖的百无求突然指着大街上一个匆匆行走的男人说道：“老家伙你看那里，眼熟吧？他不是说去准备什么天材地宝了吗？长安城里也有天材地宝……”

顺着百无求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位当世炼器第一人神色慌张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看样子好像是在找什么人。他背上背着一个长条包裹，里面应该是某件刚刚炼制出来的法器。能让炼器第一人这样上赶着送货上门的，除了那位大术士席应真之外，归不归也想不到还有别人了。

既然大术士在这里，那说什么也要看一眼的。当下，吴勉、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隐藏住了身形，悄悄地跟在炼器第一人的身后。围着长安城大街转了整整一圈之后，百里熙在北门某座酒肆当中，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酒肆的角落里面，对着大门的位置坐了一个身穿斗篷的男人。男人低着头，看不清相貌，从斗篷里还露出几绺白头发——和吴勉、广仁一模一样的白头发。看到了东张西望的百里熙之后，这人对着他招了招手。

百里熙匆匆忙忙地进了酒肆当中。坐到了斗篷男人的对面之后，他这才开口说道：“鳌龙心我带来了，我要的东西呢？你没有带来……”

听出了百里熙语气当中的失望和恼怒，男人将头顶上的斗篷头套拿了下来，露出的相貌正是不久之前去了广仁那里假传法旨的方士公孙屠。

“敢将百里先生从千里之外请到这里来，那件东西自然是随身带来的。”公孙屠说话的时候，将放在桌子底下的一个小包裹拿到了桌子上，随后继续说道，“不过既然百里先生说到鳌龙心了，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这个乡下人见识一下？”

百里熙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公孙屠桌子上的包裹。深吸了口气之后，百里熙取下背后的长条包裹，从里面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盒子，随后当着公孙屠的面，将盒子打开，露出里面一个鲜红的还在一跳一跳的心脏。这个应该就是百里熙口中的鳌龙心了……

公孙屠看了一眼这颗心脏之后，百里熙急忙将盒子扣上，随后对公孙屠说道：“阁下看过这颗鳌龙心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查看一下阁下带来的宝贝了？”

“这个自然……”说话的时候，公孙屠将自己的包裹打开……

第七十三章



包裹里面是一个石头打造的匣子，别看只是石头打造的，却很是精致。拉开了石头拉门之后，公孙屠从里面拿出一卷缠好的，好像丝线一样的东西。

只是将丝线在百里熙的面前晃了一下之后，公孙屠又马上将丝线放回到石匣当中。这位炼器第一人正看着石匣当中的丝线时，听到公孙屠在一旁说道：

“没有海石为家，这龙涎遇风就化。只能委屈百里先生隔着海石观看了。”

这时的百里熙没有搭理公孙屠的意思，他站了起来，弯着腰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石匣当中的丝线。看了半晌之后，这位炼器第一人从怀里摸出一根金针，用针尖拨动了一下石匣里面的丝线。

随着百里熙手中金针针尖的拨动，就见接触到金针的丝线都断成了两截，不过片刻之后又重新接在了一起。还是那一卷缠好的丝线，完全看不到刚才有断裂的迹象。

看了百里熙的动作，公孙屠微微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想不到百里先生这么谨慎，这样也好，现在相信海石里面的就是龙涎了吧？”

“到底是跟随徐福大方师出海的近人，这种传说中的东西都能拿出来。”说话的时候，百里熙已经将石匣的拉门关好，将自己带来的鳌龙心推到公孙屠的身边之后，便要将石匣连同里面的龙涎丝线带走。

眼看就要离开的时候，一直稳坐的公孙屠突然伸手按在了石匣上面，冲愣住的百里熙笑了一下之后，说道：“百里先生，一颗鳌龙心换整整一挂的龙涎，怎么算都是我吃亏吧？”

“我们说好的，一颗鳌龙心换一挂龙涎，怎么，阁下要变卦吗？”听了公孙屠的话，百里熙冷笑了一声。不过石匣里的龙涎对他太过重要，又不好和这

个人翻脸。压住了心口的怒气之后，炼器第一人再次对公孙屠说道：“说吧，你还想要什么法器？一次说完……”

“到底是炼器第一人，知道我的心思。”公孙屠笑了一声之后，从怀里摸出一张画着什么东西的绢帛来。递给了百里熙之后，公孙屠继续说道：“上面是一件小小的法器，我没有炼制法器的天赋，还请百里先生帮个小忙。”

公孙屠说话的时候，百里熙已经打开绢帛去看了。不过这位炼器第一人看到了上面的法器图样之后，双手竟然微微颤抖了起来，脑门上也出现了密密麻麻地的汗珠。

看了半晌之后，百里熙将绢帛折叠好收了起来。他闭着眼睛想了半晌，这才睁眼对身边一直冲他微笑的公孙屠说道：“我不问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有句话要说在前面，想要打造出图中的法器，可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工的。你要想明白，动辄要百十来年，还未必能一次打造成功。你等得起吗？”

听到百里熙没有一口回绝，公孙屠也是长出了口气。随后他笑着将头上的斗篷摘了，露出他满头的白发，说道：“只要百里先生能打造出这件法器，多少年我都可以等，也等得起……”

“打造法器所需要的天材地宝也需要你来置办，最少要准备三副。如果三副天材地宝都用完了，法器还没有打造出来，我再向你索要。”说话的时候，百里熙已经从背包里拿出了纸笔墨砚。用桌子上的酒水调匀了墨汁之后，百里熙在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三五十种天材地宝的名称。

将写好的天材地宝名录交到公孙屠的手中之后，百里熙继续说道：“本来还要打造法器的酬劳，不过我也对这件法器感兴趣。酬劳就免了，阁下这次算是赚了一个大便宜。”

这时，公孙屠才将装着龙涎的石头匣子恭恭敬敬地送到百里熙的手上：“那算是我欠了百里先生一个人情，之后百里先生如果需要我的话，差人过来说一声。天涯海角，三天之内公孙屠必定赶到。”

“不必客气，想必公孙先生你日后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比百里熙多得多。”这个时候，百里熙才知道这个男人叫作公孙屠。顿了一下之后，炼器第一人继续说道：“公孙先生，百里熙多句嘴。没有这件法器，你或许还有隐世埋名的机会，一旦有了这件法器，或许你就会成为天下修士之敌。起码这法器

图样的主人绝对不会放过你。”

听了百里熙这番话，公孙屠刚才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想起这法器图样的主人，他的后背便一个劲地冒凉气。深吸了口气之后，公孙屠这才恢复了正常，他看着炼器第一人说道：“成了我便立于不败之地，败了无非是再次投胎。我这长生不老的身体本来就是捡来的，就算丢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上次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没等公孙屠说完，一个白头发男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边。突然现身的男人正是在海上给了他长生不老机会的吴勉。公孙屠可是亲眼看到吴勉了结邱武真神识的，自己的术法虽然精进了不少，但是和这个人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

看着呆住的公孙屠和百里熙，吴勉翻了翻白眼之后，继续慢悠悠地对公孙屠说道：“上次你还没有什么术法，这才几年不见，你都学会杀人了。我是不是应该夸你两句？”

吴勉说话的时候，公孙屠已经缓了过来，当下伸手向自己的怀里摸了过去。吴勉看到这个动作之后，冷笑了一声的同时，随随便便朝这个男人挥了挥手。公孙屠便感觉到一阵罡风吹了过来，瞬间被吹到了酒肆外面。

还没等公孙屠爬起来，他的面前又出现了笑眯眯的归不归。老家伙看着他说道：“你这本事可不如纲元小矮子，怎么说你这次真是没有空手出来，除了法器图样什么的，还带出几件现成的法器吧？来，拿出来让老人家我见识一下。”

这个时候酒肆当中已经大乱，里面吃喝的客人见到打架打得这么邪乎，都怕误伤了自己，不敢继续留在这里，一股脑都跑回了家。经过昨天的战乱，城里的人本来就少，这样一闹更加看不到几个人了。

公孙屠已经顾不得爬起来了，直接倒在地上对老家伙说道：“归不归先生您误会了，我是奉了大方师徐福的法旨，回到陆地上办事的。请这位百里熙先生炼制一件法器，您可以去问百里先生，刚刚我才把图样给了他。”

归不归嘿嘿一笑，对满脸惶恐的公孙屠说道：“小娃娃，敢这样明摆着和我老人家玩心眼的，你算是第一个。傻小子，你和他讲讲道理……”

这时，黑铁塔一样的百无求已经冲到公孙屠的身边，当下揪着他的衣服领子，先是正反给了四个嘴巴，打完了之后骂道：“瞎了你的狗眼！你爹生你的时候，没交代别跟我们家老家伙撒谎吗？老子给你交个底，小子，认得邱芳

吗？他一大早就来送信了，你们家爸爸徐福发话了，抓你，哪抓哪杀……”

说完之后，又正反给了吓瘫的公孙屠几个嘴巴。

看着一摊泥一样的公孙屠，归不归打了个哈哈，说道：“傻小子，给这个小娃娃搜搜身。别一会广仁他们来了，好东西再便宜了别人。”

第七十四章



有了老家伙的话，百无求也不管是不是在大街上，伸手几下便将公孙屠扒了个精光。有些出乎归不归意料的是，这个人身上除了一些散碎的金银和一件好像腰带一样的法器之外，竟然再没有任何东西。

在公孙屠的衣服里没有找到那件徐福点名的竹筒，归不归多少有些诧异。老家伙冲一丝不挂地蹲在地上的公孙屠说道：“老人家我夸你一句，小娃娃你也有点心眼。知道贵重的东西不能随身带着，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这样也好，省得徐福那个老家伙疑心重，再给我老人家扣一顶看了竹筒的帽子……”

听到归不归说起竹筒，公孙屠的脸色便暗淡了下来。这时，小任叁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看了一眼一丝不挂的公孙屠之后，对老家伙说道：“老不死的，他就这么点能耐吗？当初纲元小矮子可是敢和你动手的，小矮子会死在这样的人手上？我们人参不信……”

“这个就要问问他了。”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那件腰带一样的法器捡了起来。不过老家伙并没有去琢磨这法器是做什么用的，继续对公孙屠说道：“小娃娃你自己说说，你到底干了什么，能把徐福那个老家伙惹急了，还下了格杀令。”

“下格杀令了……”重复了一遍归不归的话，公孙屠的脸色已经变得死灰。他的身体也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刚才听到百无求说徐福要把自己如何的话，现在从归不归的嘴里再听了一遍，公孙屠更加不再怀疑，当下他好像大限将至一般，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老东西，不要再羞辱他了。要么你给他衣服遮体，要么就换一个没人的地方去说！”这个时候，还在酒肆当中的百里熙看着公孙屠一丝不挂瑟瑟发抖

的样子，心里便有些恼怒，以为这是归不归故意给他看的，当下便对老家伙大声地喊了两句。

没人想得罪这位当世炼器第一人，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让自己的便宜儿子将公孙屠扛回了酒肆里面。他从怀里摸出两块金镲子，丢给正在偷看的酒肆老板，说道：“你的运气好，老人家我借你的地方用用。带着老婆、孩子、大姨子出门转一圈，回来再给你两块金子……”

酒肆老板干一个月也挣不了两块金镲子，反正这店里的家当也值不了几个钱，留在这里弄不好还会伤着自己。当下，酒肆老板急忙带着自己一家子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将偌大的一个酒肆留给了这几个修士。

将公孙屠扔到酒肆当中之后，百无求又忙着将酒肆的门板、窗户关好。这时，就听见归不归对公孙屠继续说道：“还不打算说吗？那老人家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徐福大方师的法旨可是看见就杀的。我老人家已经让你多活了这段时辰了，还不想说的话老人家我也不用和你客气了。傻小子，今天让你打打牙祭……”

“我说……”公孙屠是新晋的长生不老之人，还没有得到多少长生不老的好处，故而十分怕死，一听到归不归让那妖物吃了自己，反正是死定了，还不如索性来个痛快的。

当初公孙屠厚着脸皮从吴勉那里得了一颗长生不老药，他也是在海上待腻了，回到船队的当天晚上便服下了药丸，想着就算服药之后立死也没有什么，正好可以从这待了几百年的海上离开，当时他心里隐隐有一种就这样死了也不错的念头。

不过令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整整一晚上的痛苦挣扎之后，他竟然真的变成了长生不老的体质。这样的事情他也隐瞒不住，第二天一早便顶着一头白发去见了徐福大方师。

看到这个没有什么天赋的公孙屠，竟然变成了白发的长生不老体质，徐福也没有如何意外，只是详细地询问了他是如何得到的长生不老药丸，又是如何服药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体质。

听公孙屠自己说他是厚着脸皮从吴勉那里要来的丹药之后，船上其他的方士都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趁着吴勉还在船上，也厚着脸皮向他讨要长生不老

药。比起如同永生一般的长生不老之身，脸要不要也就无所谓了。

听公孙屠说完之后，徐福对他说道：“这也算是你的造化了，既然变成和我一样长生不老的体质，那么也不能再拿你当之前那样用了。从今天起，你跟在我的身边修炼术法。你的资质差点，好在有长生不老之身，也能弥补一点。”

从这天开始，公孙屠便一直跟着徐福修炼术法。为了他修炼术法方便，徐福还下了特例，公孙屠可以和其他少数几位弟子一起，前去藏有术法经典的船舱中查看里面的典籍。虽然公孙屠的天资不算太好，不过比起归不归那个已经死了的弟子鹏化殷来，算是天资聪慧的了。

就这样，公孙屠日复一日地修炼下去，术法提升了不少。不过比起纲元、邱芳这样的方士，还是差了不少。看着自己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这些人，公孙屠的心里开始打起别的主意。他剑走偏锋，开始琢磨起法器……

当下，公孙屠跟徐福说出自己想要精研法器的想法。没想到的是，这次徐福大方师竟然少有所犹豫了起来。隔了一天公孙屠再次说起这件事情，徐福才勉强答应。

当下，徐福将装有炼器典籍的船舱也交给了公孙屠。天下修士自古以来都是炼体为主，炼器为辅。古往今来炼体修成大神通的修士不少，但是炼器有所成就的却是凤毛麟角。有名的炼器修士也只有一个百里熙，就是百里熙这样炼器出名的修士，最后也连个弟子都没有。炼体到了极致可以到达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可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哪位大修士是通过炼器便成仙的。

就算徐福这几千人的船队，也没有一个人对炼器感兴趣。因此，像蛛丝链这样的法器都是徐福大方师亲自炼制的。现在终于有弟子对炼器感兴趣了，不知道为什么徐福却高兴不起来。

公孙屠和百里熙一样，虽然在术法上没有什么天赋，不过走上炼器之道却如鱼得水。他尝试着炼制了几件法器，被船队的方士当众争抢了起来。连极少夸人的徐福都夸了公孙屠几次。

本来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公孙屠早晚也会变成百里熙那样的炼器高手。就在徐福船队将他捧上天时候，公孙屠自己也开始飘飘然起来，心里开始惦记上船队当中一艘除了徐福大方师之外，谁也不能上去的大船。

当年徐福带着三千童子渡海的时候，便有这样一艘谁也不可以上去的大海

船。曾经有童子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偷偷上了那艘大船。结果发现船舱本身就是一个法器，这名弟子便惨死在这船舱之内。

后来再没人敢动那个船舱，只不过公孙屠仗着自己会炼器，竟然偷着炼制出一个会自由行走的法器，最后公孙屠操控这法器，将船舱里的东西带出了几样。

这一切顺利得有些过分，最后在收回法器的时候出了纰漏，竟然被巡船的方士看见。法器突然发狂，竟然将这几个方士一并杀死。知道出了大事，公孙屠便连夜逃离，没想到徐福竟然会对他下了格杀令……

听了公孙屠的话，小任叁发现了破绽：“你不是会炼器吗？那为什么要麻烦百里熙？”

第七十五章



“是啊，这小娃娃自己会炼器，为什么还要麻烦别人呢？”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笑眯眯地扭脸看向旁边一个会炼器的人。

公孙屠诉说以往经历的时候，百里熙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现在看到老家伙扭脸看着自己，炼器第一人哼了一声，从怀里掏出那张绢帛，向归不归递了过去。

不过没等老家伙接过去，站在一边的吴勉突然伸手拿走画着法器图样的绢帛。说心里话，现在酒肆当中最不适合去抢这图谱的人就是他了。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板，吴勉虽然修炼术法的天赋极高，不过对炼器一道来说，他就好像是修炼术法的鹏化殷，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天赋。就算和百无求比较，也是远远不及的。

就好像一些下棋极差的人，偏偏爱好研究棋谱一样。拿到这画着法器图样的绢帛之后，吴勉不由自主地走到角落里，坐下来仔细研究这图谱。

看着白发男人抢先一步劫走了图谱，归不归也不在意。老家伙嘿嘿一笑，直接对百里熙说道：“还是直接说吧，老人家我人老眼花的，你真给我什么图谱也看不明白。”

“听说过帝崩吗？图样画的就是帝崩……”说话的时候百里熙紧紧盯着归不归脸上的表情，看到老家伙听到帝崩两个字之后，眼角的肌肉没有规律地抖动起来。百里熙见达到了目的，笑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以前也以为帝崩那样的法器只是以前的修士胡编出来的，想不到还有真正见到它的这一天……”

没等百里熙说完，归不归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老家伙马上回头对公孙屠说道：“有件事情先说明白，姓公孙的，你拿到这帝崩图样的时候，是画在一卷

竹筒上面的吗？”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老家伙的声音竟然微微有些发颤。

“你们怎么知道还有竹筒的？”公孙屠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继续说道，“归老先生，自古以来这样的图样不是画在石壁上，便是留存于绢帛上的，怎么还有画在竹筒上的吗？”

听到这里，归不归这才算松了口气。再看还坐在角落里专注地看着图谱的吴勉，老家伙苦笑了一声，随后转头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你出去把公孙屠的衣服裤子什么的都拿进来。这一直光着屁股也不像话，看老人家我干什么？就当一会给他的寿衣了。”

看着公孙屠在穿衣服，归不归趁机说道：“那么那卷竹筒呢？你藏在哪里了——不用说，一会广仁来了你直接告诉他就好。咱们继续说说这帝崩……”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还在看图谱的吴勉突然站了起来，几步走到归不归的面前，将手里的绢帛扔到了他的手上。随后白发男人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坐下闭目养神起来。

“看到没有，到底是老子的小爷叔。这样密密麻麻的图，这一会工夫就看完了。”看着吴勉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百无求这样的二愣子都忍不住对吴勉拍起了马屁，“小爷叔，不是老子夸你，上面那么多字老子一时半会都记不住。别说还有那么一大幅画了……任老三，有话你就说，挤眉弄眼的干什么！”

听到百无求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小任叁一个劲地对他的的大侄子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了。看到百无求还是不解其意，当下只能爬到了二愣子的肩头，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你说他压根就没看明白……”话说出来之后，百无求也明白自己说漏了嘴，想要捂嘴巴也来不及了。吴勉微微睁开了眼睛，看了两只妖物一眼，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我听见了……”

小任叁讪笑了一声之后，当下急忙转移话题，冲归不归叫道：“老家伙，你说的那个帝崩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

“帝崩只是一个传说，从古至今没有人见过它的样子。”归不归冲松了口气的小任叁做了个鬼脸之后，继续说道，“传说商朝时期一个叫作诡颂的宫廷方士在梦中见到了一个威力奇大的法器，他被梦中法器的威力惊醒之后，突然听到了商王驾崩的消息，便给梦中的法器起了帝崩的名字。”

说到这里，归不归冲百里熙嘿嘿一笑，看到这位炼器第一人没有什么纠正、补充的之后，继续说道：“后来诡颂根据梦到的法器画了一幅图样，就在他准备按图样打造一个出来的时候，他突然被天雷劈死，那个有关帝崩法器的图样也跟着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诡颂的仆人曾经见过他画的图样，后来有人花了重金，让仆人凭着记忆，将那图样画了一个大概出来——嗯，就是这个样子了……”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打开了图样，对着里面的图点了点头。

“敢情就是一个梦啊，老家伙你这就有点不靠谱了。”百无求听完之后撇了撇嘴，随后继续说道，“那么说来的话，小任叁晚上做梦梦到娶了仙女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也没见这个小家伙起来就画仙女图啊。做梦的东西你们也信，呸……”

“诡颂是可以通神的方士，他的师尊是有史以来可以确认飞升成仙的方士之一。”听到百无求不信归不归的话，百里熙竟然主动替老家伙解释起来。顿了一下之后，这位炼器第一人继续说道：“之前诡颂多次通神，根据神赐做出不少绝妙的法器。虽然我不是方士，不过按着炼器一脉来说，他是我们的始祖。”

看到百无求怀疑的表情减了不少，百里熙继续说道：“还有你们方士一门的首任大方师燕哀侯也亲口说过，如果当年的帝崩可以流传下来的话，只要一件便可以将方士一门灭门。可惜传下来的只有后来诡颂仆人画的草图，本来都以为图样已经被毁了。现在看起来诡颂死的时候，有人拿走了这图样。老东西，我说得对吧？”

“快两千年的事情了，你问老人家我，我老人家跟谁打听去？”说完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将手里一直抓着的像腰带一样的法器递给了百里熙，随后继续说道，“你是行家，看看这件法器如何？”

百里熙只看了一眼，随后伸手在腰带前段的一头按了一下，里面竟然发出一声龙吟，随后腰带里竟然有龙气冒了出来。炼器第一人又按了一下，龙气又瞬间消失。

“虽然粗糙了一点，不过已经可以说是上品了。”百里熙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公孙屠之后，继续说道，“可惜还需要手动才能催发，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在上品法器当中只能算是末等。”

“百里熙先生好眼力。”炼器第一人的话刚刚说完，酒肆的大门突然打

开，随后就见广仁、火山师徒二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广仁的目光在众人身上转了一圈之后，落到了公孙屠的身上。冲归不归、百里熙打了招呼之后，这位曾经的大方师走到已经开始冒汗的公孙屠身边，说道：“知道我是谁？那我直接说了，你身上的竹筒呢？被归不归拿走了吗？”

第七十六章



“大方师，你什么时候学会栽赃了？这个新添的毛病可不好。”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不过就在他说话的时候，老家伙怀里鼓鼓囊囊的，显出一个竹筒大小的凸起。

“归不归，你还嘴硬！怀里的不就是竹筒吗？”火山冷笑了一声之后，指着归不归的衣服继续说道，“徐福大方师的口信是你亲自传达的，这个你也没有什么好说了吧？”

“谁说这个就是徐福那个老家伙指名要的竹筒了？”归不归表情古怪地看了火山一眼之后，随手从怀里将一卷已经有些变色的竹筒取了出来。老家伙将竹筒拿在手上，继续对火山说道：“是不是那卷要人命的竹筒，你看一眼就知道了。来，别客气……”

火山有些尴尬地看着归不归手上的竹筒，接不接他都下不来台。这个时候，广仁微微一笑，将竹筒接了过去，当着吴勉、归不归的面打开了竹筒，看了一眼之后，对归不归说道：“什么时候归师兄也对这酒肆的账目感兴趣了？”

归不归手里的竹筒正是这酒肆的账本。虽然此时已经有纸张了，不过像一些财务往来的目录还是会写在可以保存更长时间的竹筒上面。归不归发现公孙屠在这酒肆之后，便随手偷走了这账本。本来想着鱼目混珠从公孙屠身上换走竹筒，把竹筒丢失的黑锅扣在广仁师徒的头上。没想到广仁一见面便先下手，这才将这竹筒拿出来解围。

“大方师你还要管老人家我以后是开酒肆，还是开客栈吗？”归不归笑眯眯地看着广仁，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别说竹筒了，就连他一早在你那里誊抄的术法秘籍也不在身上。这个小娃娃应该有个藏东西的地方……”

怕夜长梦多，广仁当下吩咐火山询问公孙屠竹简还有从他那里誊写的术法秘籍都藏在哪里了。这件事是徐福亲自吩咐的，料想吴勉和归不归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作梗。

公孙屠倒是很配合，他说自己将那些东西都藏在长安城外的一座高山的山洞里。当下广仁、火山便要带着公孙屠前去，只不过这次广仁不想再和吴勉、归不归他们共同行事了。这位曾经的大方师看了还在一旁闭目养神的吴勉一眼，转头微笑着对归不归说道：“多谢归师兄你报信，后面的事情自然由我师徒来做就好……”

“那可不行，大方师你添了新毛病，老人家我可有点不敢相信你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一旦你见到徐福，再来一次，说我们几个都看了竹简。那我们还活不活了？大方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将公孙屠送回去，咱们都在一起的好。”

这时，一旁的百里熙也有些感兴趣。他对广仁、归不归说道：“你们所说的竹简是什么东西？炼制法器的图谱？为什么看也不能看？”

不管是广仁，还是归不归，都不想得罪这位炼器第一人，当下广仁冲百里熙微微一笑之后，开口说道：“那卷竹简百里先生还是不要接触的好，那是这公孙屠从徐福大方师那里偷取的私物。至于是什么，除了徐福大方师之外，外人都不知道。”

这么一说，百里熙反而更加好奇起来。只不过这样的东西绝对不敢让他看到。试探了几次都不见广仁、归不归松口，这位炼器第一人脸皮再厚也待不下去了。有关帝崩的图谱他已经记在了脑子里，当下也不再管归不归索要，直接起身就要离开。

就在百里熙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归不归突然嘿嘿笑了一下，对他说道：“老人家我受累打听一下，老家伙你是怎么带着鳌龙心到了这长安城的？”

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百里熙回答道：“十天之前吧，我去河套拜访朋友的时候，从那位朋友的嘴里，听说有人手里有一整副的龙涎，只要一颗鳌龙心就能换。这件事便宜大了。我便请朋友帮着联系，结果就在这里和你们遇到了。”

“十天前，河套……”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转头对广仁说道，“大方师你交友广阔，这些天听说过有人要用龙涎换鳌龙心的事情吗？”

“这个还真没有。”说话的时候，广仁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古怪。他和老家伙的目光同时转到了脸色已经有些变化的公孙屠身上。随后还是这位曾经的大方师开口对公孙屠说道：“算着你上岸应该没有十天吧？怎么，你回到陆地之前，已经有人替你在钓百里先生上钩了？”

“可能是碰巧也有人想换鳌龙心吧？”公孙屠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我是三天之前才回到陆地。不过我先回到老家看了一眼，想着祭拜我的父母的。可惜老家早就毁于战火，祖坟实在是找不到，无奈之下才去找的广仁大方师。”

广仁笑着摇了摇头，随后继续说道：“用整副龙涎去换鳌龙心？你再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别忘了便宜便宜我。我给你一整副鳌龙的心肝，换一丈龙涎就好。”

说完之后，广仁示意火山将公孙屠带走。这时，百无求和小任叁这才看到门口竟然停着一辆加宽加长的马车，这还是广仁当年还是大方师的时候的法驾。想不到这方士一门都没有了，他竟然还把这驾马车留到了现在。

看着广仁、火山上了马车，归不归却停下了脚步。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上面正是之前百里熙给公孙屠写好要准备的天材地宝，随后低声对百里熙说道：“老家伙，东西我老人家给你准备五套。连你的那一份老人家我也准备出来。还是老规矩，第一套帝崩炼制出来是你的，第二套归我，干吗？”

“傻子才不干。”和归不归轻轻地击掌之后，就算是认了这件事情。老家伙嘿嘿一笑之后，看着还在闭目养神，没有起身的吴勉说道：“你就不想知道要命的竹筒里面写的是啥吗？”

“都说是要命的竹筒了，我干吗要知道？”吴勉微微睁开了眼睛，看着归不归继续说道，“这糊里糊涂成了烂泥，我为什么还要伸脚进去踩一下？”

“就当消磨时间怎么样？十年了，现在出来活动一下，就当给你身体里的那颗种子添点肥料。”归不归也不管百里熙就在身边，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件事刚刚开始，好玩的还在后面，没有那么简单。”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还一个劲地对吴勉使眼色。最后在小任叁的劝说下，吴勉才答应过去走一趟。不过广仁和火山却没有等他们这些人的意思，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走出来的时候，广仁坐的那驾马车已经绝尘而去。

好在老家伙在公孙屠的魂魄上打下了烙印。就算是广仁，不花点工夫也解不开这烙印。最后吴勉、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一路跟着公孙屠魂魄发出来的气息，追到了长安城外的一座高山脚下。

他们赶到这里时，火山刚刚将马车停好，正在布下阵法，防止一会他们不在的时候，有人将马车掳走。见到了吴勉、归不归四个人后，广仁微微一笑，正要说话的时候，冷不丁头顶上一阵轰鸣，随后就见无数块巨石从头顶上砸了下来……

第七十七章



巨石坠落下来的一瞬间，火山冷笑了一声之后，抬头猛地喷出一口罡气。“嘭”的一声闷响之后，一道肉眼能见的气浪从火山的嘴里喷了出来，瞬间将砸下来的巨石顶飞，向外四散飞射。

也不知道火山这一口罡气是不是使了暗劲，巨石被冲开之后却有大半冲吴勉、归不归他们的方向砸了过去。

“孩子气……”归不归笑眯眯地说了这三个字之后，对着砸过来的巨石挥了挥手，只见手指尖冒出来的罡气打出去，将掉下来的巨石弹飞。

虚惊一场之后，百无求的火气就蹿了上来。二愣子对火山大声吼道：“红头发的！刚才你是故意的吧？呸！就你这小心眼还是做过大方师的？你那个大方师是抽签抽的吧？等别人都抽完了就剩你自己之后，你们家广仁才把中的签扔坛子里的吧……”

火山大怒之下就要对二愣子下手，却被他的师尊一把拦住：“由他说，方士一门都没有了，还在乎那个虚名吗？”

广仁的话火山不敢不听，当下他只能咽下这口气，随后再次抬头看着刚才巨石落下的地方，随后对自己的师尊说道：“没有使用术法的气息……”

“不是冲我们来的，知道你我身份的人不会用这种方法的。”说话的时候，广仁冲脸色有些难看的公孙屠微微一笑，随后继续说道，“看来你还有什么事情忘了说，没关系，不说也可以，瞒不了多久的。”

这句话说完之后，广仁回头冲身后的吴勉、归不归说道：“归师兄，这山上还有蹊跷。你们是同我们一起上山，还是拉开距离，也好头尾相顾，相互有个照应。”

“各走各的……”虽然问的是归不归，不过吴勉却抢先用他特有的语气回道，“要不然的话只怕没走到要去的地方，我们已经先动手，只怕没到山腰已经不剩什么人了。”

“那就依吴勉先生的，我们各走各的就好。”广仁微微一笑之后便不再说话，回过身来和火山一起，带着有些失神的公孙屠向山顶走去。

看着他们三个人顺着山路走上去之后，归不归回头冲吴勉笑了一下，说道：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透着蹊跷，看来这当中除了我们，谁都没说真话。”

“别说得那么客气，就好像老家伙你实话实说了一样。”吴勉冲归不归翻了翻白眼之后，已经迈腿向山上走去。后面的百无求凑了过来，学着他小爷叔的口气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下次再说这话的时候，把你自己归到广仁爷俩那一堆里。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没事别瞎客气。”

说完之后，百无求将小任叁扛在了肩头，随后和吴勉一起远远地跟在广仁三人的身后，向山顶走去。归不归嘿嘿一笑，背着手也跟了上去。看着面前这些人的背影，老家伙自言自语道：“那就看看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吧？老人家我真有点好奇竹筒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知道无法甩开吴勉、归不归他们，广仁上山的时候也没有再动什么心思。走了小半个时辰，也没见之前砸下巨石那人还有新的动作。这位曾经的大方师在马车上已经问出公孙屠将竹筒、术法誊抄本以及其他东西都藏在一座山洞当中，还画了一张去往山洞的地图。

现在他们按照地图的路线行进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起码这条路是正确的，公孙屠确实从这里走过。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广仁故意在这里休息了一下，等着吴勉、归不归那些人上来，想顺便缓和一下和他们的关系。

不过那四个远远地看到了广仁他们三人停下之后，也停下了脚步不再前行，始终和广仁师徒保持着几十丈的距离。

看到吴勉这四个不肯上来，广仁微微笑了一下，冲吴勉他们喊道：“几位，这里宽敞一点，你们还是上来休息吧。刚才有些误会，几位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弟子用石头砸我们，然后你让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广仁这里外分得也太清楚了吧？”百无求扯着嗓子继续说道，“这样，下次你们家红头发让老子的小爷叔用贪狼劈一下，然后你们也别放在心上，怎么样？老子就不明白

了，你们这些大方师都是抓阄、抽签得来的吗？一个不会说人话，一个不会办人事……”

听到百无求骂街还带上了自己的师尊，火山便恼了。他也不顾吴勉、归不归这样的人物守在妖物身边，就要施展术法去对付百无求。就在他动手之前，广仁一把拉住了他，说道：“你是方士一门最后的大方师，和一只妖物争口舌？让他去说又怎么样？”

就在广仁说话的时候，突然从他的背后窜出一个人影，人影手里举着一个圆筒一样的东西对着公孙屠的方向。也不知道人影是如何操控的，“咔吧”一声响之后，公孙屠竟然应声倒地，在地上抽搐了起来。

这人影得手之后，顺手将手里的圆筒朝已经反应过来的广仁、火山扔了过去。圆筒离手的一瞬间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爆炸声响起来之前，广仁突然迈了一步，将身体挡在火山之前。随后，一股烟雾从圆筒里冒了出来，将人影瞬间笼罩住。等到火山使用御风之法将这些烟雾都吹散之后，发现人影已经在几十丈之外的丛林当中。

火山正要追赶时，突然听到广仁说道：“不要追，他在诱你过去，那里一定预先埋伏了陷阱……”

听到广仁说话的声音不大对劲，火山回头一看，只见自己师尊的前胸已经一片血肉模糊。刚才的圆筒炸裂后的碎片已经伤到了广仁。不过在广仁长生不老的体质之下，这点伤势转眼便恢复得七七八八。他自己将还插在胸口的圆筒碎片拔了出来，递给了火山之后，说道：“这法器巧妙，想不到我也能着了道。”

火山将碎片拿在手上，就见上面闪烁着一层蓝汪汪的光芒，内侧还雕刻着咒文，看着就是为了炸裂之后伤人用的。

看到自己的师尊受伤，火山脸上的表情怒不可遏。不过有了之前广仁的话，他又不敢前去追赶人影，当下只是使用术法将身边的一块两丈见方的巨石，抛向丛林中的人影。

巨石不偏不倚正砸在人影消失的位置，随后便发出一阵巨响。随着这声巨响，以落下巨石的点为中心，周围几十丈的地面突然塌陷，露出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黑洞。

这时的火山心里也有些发凉，如果不是听师尊的话，就算是长生不老的体

质，刚才也瞬间化为齑粉了。这是什么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手段？

回头再看公孙屠，他的胸口已插了一支小小的羽箭。公孙屠现在口吐血沫，身子控制不住地抽搐。这时广仁到了他的身边，撕开了他的外衣，就见他胸口以羽箭为中心，浮现出半尺有余，好像蛛网一样的血管。

“怎么这么不小心？两位大方师没事吧？啧啧啧……”这时，吴勉、归不归几个已经上来。老家伙看着公孙屠胸口已经被鲜血染红的羽箭，吧唧吧唧嘴之后，继续说道，“这么凶的法器，老人家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八成是公孙屠打造的，最后却要了结他自己的性命。”

第七十八章



“他和你一样是长生不老的体质，没有那么容易说死就死的。”说话的时候，火山伸手要将插在公孙屠胸口的羽箭拔出来。当他握住羽箭尝试着向上拔的时候，就见公孙屠胸口浮现出的血管竟然瞬间蔓延到了全身。

看着好像是被血管包裹住的公孙屠，火山也不敢继续手上的动作。虽然徐福下了格杀令，不过还没有找到竹简，这个人现在还万万死不得。当下，火山轻轻地松了手。就在他手掌离开的一瞬间，公孙屠全身浮现出来的血管又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只是他胸口原来那半尺血管依然没有变化。

看到火山松了手之后，吴勉这才不冷不热地开口说道：“可惜了，火山大方师你刚才差一点就完成徐福的法旨，就差那么一点点……”

火山知道自己刚才莽撞了，故而也没有和吴勉纠缠。这时，广仁已经蹲在公孙屠的身边，他和刚才的火山一样，抓着羽箭轻轻地向上提了提。看到公孙屠全身的血管跟随自己的手势蔓延全身之后，这位曾经的大方师回头看了看归不归，说道：“归师兄听说过这样的法器吗？”

“老人家我哪有那个福气。”归不归看着广仁手上的动作，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这法器不是徐福老家伙的风格，按公孙屠他自己说的，这个应该他自己后来在船上研究出来的法器。看这架势，箭矢离身，公孙屠全身上下的血管便会爆裂。他是长生不老的身子，血管爆了大概死不了。不过如果连着心脏一起爆裂的话，那就就真的死定了。”

说完之后，归不归又看了看远处的黑洞：“啧啧，老人家我再夸火山一句，刚才他要真贸然进去了，那么一下子就要有两位大方师轮回了……”

归不归的话，在场的这两位大方师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当初由于火山的

身体也消化不了长生不老药的药力，最后是广仁另辟蹊径，将自己的命和自己这弟子连在一起，这样一来火山便可以托自己师尊的福长生不老了。不过这当中还有一个漏洞，他们师徒二人不管是谁去轮回，另外一个都逃不了。当初广仁因为问天楼的缘故，曾经短暂地解开自己和火山的联系，不过担心火山没有了长生不老的体质出事，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联系。

“那里应该是陷空阵又加上了某种法器，这才有这么大的威力。”看着远处的黑洞，广仁深吸了口气，随后直接将公孙屠画好的地图取了出来，看到地图没有损坏之后，又对火山说道，“那个人既然敢动手，就说他还没有拿到公孙屠所藏之物。你带上他，我们继续走。”

广仁说话的时候，火山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羽箭，将公孙屠扛在了肩头，跟着自己的师尊继续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之后，广仁回头冲吴勉、归不归他们说道：“现在应该一起走了吧？”

“还是各走各的。”吴勉翻了翻眼皮之后，对广仁继续说道，“谁知道一会前面有没有刚才的阵法，有你们在前面开路，我们何必赶着一起送死？”

这种标准的吴勉说话方式，广仁和火山早已经适应了。除了最后一任大方师还是瞪了吴勉一眼外，广仁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微微一笑之后，带着自己的弟子继续向前走去。

看着这两位大方师走出十几丈远之后，吴勉、归不归便带着两只妖物跟了上去。不过亲眼看见刚才地陷的那一幕之后，二愣子的心里有些不大托底。当下，他对身边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说前面会不会还有刚才那样的埋伏？要不咱们和广仁爷俩拉开点距离再走吧。这可不是老子害怕，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你是妖，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归不归冲自己的便宜儿子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那样的阵法平时是瞒不过广仁爷俩的，要不然刚才那人也不会冒险用自己去引他们入阵了。如果不是广仁在身边，火山自己就算是不死，也要扒层皮了。”

这时，跟在归不归身后蹦蹦跳跳的小任叁突然开口说道：“老不死的，我们人叁提醒你一下。刚才那个人没在广仁、火山身上捡到便宜，小心他一会把气都撒到你的身上。”

“公孙屠又不在我们这里，地图也不在，他来折腾咱们有什么好处？”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他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随后又继续说道：“邱芳去请广义、广悌了，不知道请到哪里去了？他们俩不会也出了什么事吧？”

接下来这一路，再没有刚才的人影打扰。似乎知道广仁师徒不好惹，那个人影好像放弃了一样。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走在前面的广仁、火山并不敢走快。这两位大方师一边观察着四周，一边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行进。

就这样，两支队伍又走了将近两个时辰，这才走到了地图上所画的山洞前。火山将公孙屠放下来之后，自己一个人先走进了山洞里。片刻之后，山洞里传来了火山的声音：“大方师，这里没有什么阵法，不过竹简不止一卷……”

火山说话的时候，广仁已经跟着走进了山洞当中。进来之后，广仁才发现这个山洞并不大，除了一个打开的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公孙屠从自己那里誊抄来的术法秘籍之外，还有几个小一号的箱子摆在旁边。

这时，这些箱子已经都被打开。其中两个箱子里面装着法器和天材地宝，另外一个最小的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四卷老旧不一的竹简。还有一卷竹简已经在火山的手上，不过看他的样子，是不敢将竹简打开。

“把竹简放好，和公孙屠一起，一并送到徐福大方师那里。”看着火山将竹简放回去之后，广仁这才继续说道，“如果这里面没有那卷竹简，大方师会另外再下法旨的。我们到时候遵法旨就好。”

这个时候，吴勉、归不归几个已经跟了进来。“咦，火山已经看了竹简了？上面写的你可千万别说，省得害了你们家师尊。”老家伙进到山洞的第一眼，便看到火山将手里的竹简放到箱子里，当下便嘿嘿一笑，胡说八道起来。

当下，火山的脸色都跟着变了。这位最后一任大方师急忙争辩道：“胡说！我什么时候看这竹简了？归不归你不要诬赖我！”

“归师兄的话，徐福大方师是不会信的。火山你只管做好你的分内事就好，不要理会有人干扰。”一句话让火山的火气压了下来。随后，广仁微微一笑，又冲归不归说道：“归师兄，不要吓到火山这孩子，耽误了徐福大方师的事情，那就不好了。”

跟着归不归进来的百无求，见这个山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有些无聊。正赶上内急，他便一边解着裤带一边向洞外走去。就在他走出山洞的一瞬间，便听到百无求破锣一样的嗓子：“咦？怎么个意思？公孙自己醒了？里面的人出来看看，你们谁知道公孙死哪去了？”

听到百无求的话之后，广仁和火山的脸色大变。别竹筒什么的拿到手了，徐福大方师指名点姓的公孙屠却逃了。当下，两位大方师瞬间冲了出来，就见刚才公孙屠躺着的位置，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就在二人诧异的时候，山洞顶上突然一阵轰鸣声，随后山洞瞬间倒塌，将里面的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叁一股脑地压在了里面。

山洞崩塌的时候，空气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叹气声，随后公孙屠的声音响了起来：“可惜，差之毫厘……”

第七十九章



“你想把我们都压在里面吗？”虽然感觉不到公孙屠在什么地方，不过广仁还是微微一笑，对空气当中的声音继续说道，“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是就想把我们压在洞里面吧？就算我和火山刚才也在洞内，以为真的压得住我们吗？”

“大方师，你还不明白……”公孙屠有些放肆地一阵大笑之后，对广仁继续说道，“我有了帝崩，已经可以藐视天下，还要什么竹筒？徐福是要用一卷竹筒将陆地上的修士搅乱，然后他再借口有人看过竹筒，将对他有异心的修士杀个干干净净，说起来这不就是你们大方师的平衡天下修士之道吗？当初借口剿灭妖王，你也用过这样的招数。”

虽然听到了声音，不过广仁、火山二人还是找不到发出声音的位置。前一刻公孙屠还身受重伤，倒在这里。那样的伤势绝对不是假的，现在公孙屠跑不了多远。不过为什么能听到说话的声音，却感觉不到这个人的气息？就连广仁这位曾经的大方师都有些疑惑。

百无求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当下只管扯着脖子喊道：“公孙——孙子！你们方士的事别牵扯到老子的亲戚！听妖爷爷的话，快点把我们家老家伙和老子的小爷叔弄出来。听老子一句劝，吴勉那个白头发你是知道的。他脸酸心眼还小，你敢对白头发这样，现在自杀去投胎吧。这样还能好一点，老子不是吓唬你……”

“妖物，他这辈子没有找我报仇的机会了。”公孙屠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他只是长生不老而已，不是死不——嘭！”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化。随后传来一声闷响，一个人影从山洞上方的树上掉了下来。

本来以为这人影会是公孙屠，不过让众人想不到的是，人影落地之后，广仁师徒俩和百无求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铸铁打造的傀儡。当初百里熙打造过两个类似的铁猴子，而眼前这个人形傀儡比起当初的沙弥和比丘更加复杂一些。

看身形，这个人形傀儡正是不久前伤了公孙屠，又想将火山引到阵法当中的那个人影。看他的脸，还真有几分公孙屠的样子。这时，天空中又有一个人飘了下来。这人正是徐福派回来传信的邱芳……

在这样的场合见面，广仁、火山师徒俩多少有些尴尬。就在火山打算打破这个尴尬的气氛，准备和自己这个弟子——邱芳客气几句时，突然听到邱芳主动说道：“火山先生，多年前邱芳经徐福大方师获准，已经断了和火山先生的师徒缘分。这次出来得匆忙，我没有带出凭证，下次我会带过来让火山先生查看的。”

当年邱芳被徐福指定给火山做弟子那会，火山便没有教授过邱芳一丝一毫的术法，心里还好像防贼一样地防着这个弟子。现在听到最大的那个人已经断了自己和邱芳的师徒缘分，他心里这才觉得邱芳各方面都不错，错过了这样一名弟子，还真是有些可惜。

这时火山还想再说点什么，竟然找不出几句客气话来说。最后还是广仁替他说道：“这些年你也受苦了，现在虽然没有了师徒的缘分，不过你再有什么危难的事情，来找我和火山的话，我们师徒不会推辞。”

“多谢广仁先生，不过应该没有那个机会了。”说是多谢，邱芳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谢意来。比起当年被人称为广仁大方师的翻版，做什么都很是淡然，现在的邱芳面无表情，看着就跟一块木头一样。顿了一下之后，他再次直愣愣地说道：“邱芳的大限这就快到了，徐福大方师答应会给我一颗长生不老的丹药。不过他老人家也说是九死一生。我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了。下辈子的事情，就不麻烦两位了。”

说完之后，邱芳一脚踩在人形傀儡的身上，看着四周的空气说道：“公孙屠，我知道你就在附近。告诉我你在哪里。跟我回去，徐福大方师未必会要你的命。将那件东西交出来，我会在徐福大方师的面前给你求情的。”

这几句话说完半晌之后，邱芳都没有等到公孙屠的回应。当下他的脚发力，踩在人形傀儡身上，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动，傀儡的胸前已经被他踩得凹陷了下去。这时，邱芳继续说道：“那根迫魂应该还在你的身上，

没有外人帮你，你自己是拔不出来的。现在我便废掉这傀儡，再过几个时辰你一样是死，到时候我直接问你的魂魄。”

“我听说纲元死了，我没有动他……”这个时候，公孙屠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就见胸口还插着羽箭的公孙屠慢慢从邱芳的身后走了出来。这时邱芳也转回头，冲脸色煞白的公孙屠说道：“那天晚上你的法器失控，杀死了徐福大方师的几个守卫，当中便有纲元。他的身体矮小，那晚坠入海中，还是徐福大方师第二天引魂才找到。”

说到这里，邱芳叹了口气，顿了一下之后，这才继续说道：“纲元的骨灰是我亲手埋在他家乡的，如果徐福大方师执意要你命的话……”

说话的时候，邱芳已经迈腿向公孙屠的位置走了过去。眼看他走到了公孙屠身前几丈的时候，公孙屠突然开口说道：“我没杀纲元，有人在陷害我。那天晚上的确出现了意外，不过谁死在法器上我心里明白。里面没有纲元……”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公孙屠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和之前被邱芳打倒的人形傀儡几乎一模一样。两个人影瞬间扑到了邱芳的身前，联手向他身上的要害攻击了过来。

邱芳的术法虽然不弱，不过这两个傀儡联手明显要比他强上不少。只是眨眼的工夫，邱芳便被两个人形傀儡逼得向后连退了七八步。这时，邱芳想起身边还有另外两位大方师。

“两位大方师请过来帮忙！”这时的邱芳已经满头大汗，抵挡住两个人形傀儡的攻击之后，继续对广仁和火山开口说道，“此人是徐福大方师下了格杀令的人，千万马虎不得。还请……”

本来以为广仁、火山听了自己的话便会冲过来，没想到过了半晌也没等到那两个人过来帮忙。看到邱芳脸上诧异的表情之后，广仁对他说道：“邱芳，你还没有回答公孙屠，纲元到底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句话从广仁的嘴里说出来，邱芳的身体便颤抖起来。他不再和两个傀儡纠缠，马上掉头就跑。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在洞里被压着的吴勉，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说道：“你还没有回答呢，纲元是怎么死的？”

“不可能！我是亲眼看着你进去的？”这个时候，一股不祥的预感出现在邱芳的心里，他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对似笑非笑的吴勉说道，“你们早就知

道了，是吧？现在这一切都是你们在做戏，那么归不归那个老家伙呢？出来吧……”

“别找了，那个老家伙是真的被压在下面了。”吴勉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在说别人家的老头子一样。

第八十章



白发男人说话的时候，小任叁从他的脚下钻了出来。小家伙露出小脑袋，对头顶上的白发男人说道：“真的被你和老不死的猜中了，老不死的让我们人参出来带个话。山洞里面是做过手脚的，倒塌的沙石里面有禁锢修士的阵法。阵法是徐福老家伙的手法，他出不来，让你们这边完事了就把他挖出来。”

“刚才跟着归不归一起进到山洞的，是幻术，对吧？”这时邱芳才明白过来，他深吸了口气，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之后，转身对公孙屠说道，“这都是为我准备的吗？徐福大方师太看得起我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只要他一句话，我已经自尽了。真的不用这么麻烦的。”

说到这里，邱芳又将目光对准了广仁、火山这边。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之前公孙屠去找你，也不是为了什么誊抄典籍，只是要把徐福大方师的另外一封亲笔信转交给你，我说得没错吧？本来以为这件事做得机密，想不到谁都看出来了，除了我自己……”

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邱芳已经无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广仁走到公孙屠的身边，将羽箭按进了他的身体当中，等到箭尖从背后刺穿之后，广仁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绑在箭尖上，然后拽着头发丝瞬间将那根已经被鲜血浸红的羽箭，从公孙屠的背后拔了出来。

看着广仁这一板一眼的动作，邱芳又跟着叹了口气，喃喃说道：“原来这个都是假的，本来以为是他对你们使的苦肉计。想不到苦肉计不假，却是对着我来的。这个也是徐福大方师安排的吗？”

羽箭拔出来之后，公孙屠身上浮现的血管也都恢复了正常，凭着他长生不老的体质，箭伤也在以肉眼能见到的速度愈合着。不过就是这样，公孙屠也疼

得满身冷汗。缓过一口气之后，他看着邱芳说道：“徐福大方师说过，你的心智最像广仁大方师。如果不是这样，我疯了要这么舍出自己？”

听见提到了自己，广仁微微地笑了一声。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绢帛，向邱芳递过去的时候，嘴里同时说道：“这是徐福大方师给我的法旨，要看看吗？”

邱芳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道：“无非还是给我的法旨，只不过里面公孙屠的名字，换成了我……”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口气，手里凭空出现了一个被黄丝线捆绑住的竹筒。

“我算计了这么久，还是没有逃出徐福大方师的掌控。”看到广仁没有过来拿竹筒的意思，邱芳自嘲地苦笑了一声，将竹筒放到了地上，随后又掏出一张地图放到竹筒下面，这才对面前几个人继续说道，“谁来下手？我残害同门也应该有这个下场。纲元和其他几个人的骨灰我已经埋好，不过现在战乱找不到他们的祖坟了，我将他们都埋在了各自的家乡，日后还要麻烦你们重新给他们修筑一间墓室。”

“你还是看看吧……”看着邱芳的样子，广仁也跟着叹了口气，随后将手里的绢帛放在了邱芳的面前，继续说道，“你说这一切都在徐福大方师的掌控之中，你是生是死我们说了不算，你自己也决定不了。看完再说。”

邱芳愣了一下之后，两只手将绢帛捧到眼前。不过刚刚看了几眼，他的身体便开始哆嗦起来，随后两行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看到最后的时候，邱芳已经泣不成声。

一直等到在地上抽泣的邱芳缓过来一点，广仁这才继续说道：“该说的上面都说清楚了，邱芳，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邱芳擦了擦眼泪之后，跪在广仁、火山面前，说道：“我自作自受，想不到会因为我自己的罪过，连累了徐福大方师。邱芳万死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广仁大方师……火山大方师，你们还是下手让我去轮回吧……”

这时，火山又变成他当年末代大方师的架势，对邱芳说道：“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师承关系，徐福大方师的法旨，谁又敢违背？邱芳，法旨上写的什么你都看到了。遵法旨做吧……”

“等一下……”吴勉打断了火山的话，随后他走到了邱芳的面前，将徐福

给广仁的法旨拿了起来。看了一遍之后，他怪笑了一声说道：“徐福把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就算完了？一共四条人命就这么不值钱？”

绢帛上面是徐福写给广仁的话，上面徐福将邱芳残害同门的罪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说是因为自己早年派邱芳回到陆地，处理方士一门事务，才致使他的性格大变，做出残害同门、偷盗竹简的大罪。现在徐福将邱芳的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每天为死去的四名弟子下一世祈福。将他们的尸骸送回陆地上安葬之后，四个人投胎的事情还要广仁来操心。从此之后，邱芳便是自由之身不必再回海上，如果他再犯了大罪，按着陆地上的法则处置就好。

听了吴勉的话之后，他身后的百无求也不干了。二愣子大声喊道：“等一下，老子反应慢，这里面太乱。小爷叔，你说的意思是，其实什么公孙屠偷了徐福的家底、误伤同门什么的都是幌子。偷东西的是邱芳，杀人的也是邱芳。他把黑锅扣在了公孙屠的身上。那个老家伙假装让邱芳回来传信，说什么见到公孙屠就宰了。其实就是为了把邱芳赶回来，让广仁处置的。其实也不用处置，徐福老家伙自己替邱芳把罪名都扛下来了，是这个意思吗？他直接说出来不行吗？还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圈……”

“闲的……”吴勉两个字总结了之后，回头看着已经缓过来的公孙屠，说道，“你来说，邱芳是怎么陷害的你，竹简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公孙屠见识过吴勉的本事，不敢得罪这个白发男人，当下说出事情的始末缘由。公孙屠当初的确是想要偷取徐福的炼器典籍，当时他和关系不错的纲元说了这件事。

纲元当时也快到大限了，想着在死前能将自己的身体恢复如常。为了这件事，纲元求见过徐福几次，不过都没有得到徐福明确的答复。纲元听了公孙屠的建议后便一拍即合，反正自己的大限将至，就算失败，徐福要责罚自己八成也下不了手。

虽然公孙屠交代过纲元不要泄漏，不过这个小矮子还是告诉了他关系最好的邱芳。在相熟的人当中，邱芳的心智过人，让他帮一把总不会出错的。

不过事情还是坏在了邱芳的手上，他和纲元面临着一样大限将至的问题。虽然徐福承诺要给他一颗长生不老的药丸，不过他知道自己的体质消化不了，连一成的把握都没有。天下除了长生不老药之外，还有其他长生不老的方法，

不过都在徐福大方师的收藏中。这次公孙屠联合纲元偷取各自的所需之物，说不定能顺便便宜自己。

邱芳替纲元分析了得失成败，不过他自己表示不参与纲元和公孙屠的计划。小矮子也没和公孙屠提到邱芳也知道这件事。

就在公孙屠、纲元动手的那一晚，邱芳也混到了收藏物品的船舱当中。当晚一系列的变化也因邱芳而起……

第八十一章



当天晚上公孙屠和纲元进入徐福大方师藏宝的船舱之后，隐住身形的邱芳便一直跟在两个人的身后。论起术法来，纲元还在邱芳之上，只不过现在小矮子和公孙屠的注意力都在提防船舱内的阵法上，完全没留意背后竟然还有人一路跟随。

这个巨大的船舱，被一排一排的木架隔成了七八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当中，都摆放着徐福从陆地上带来的法宝、典籍和天材地宝之类的东西。从舱门口看，根本看不到尽头是什么样子。

公孙屠为了今晚还特意打造了三个专门破解阵法的法器，这法器好像一只小狗的模样，能感觉到并破解附近的阵法。整个船队都是跟着徐福出海的童子，徐福担心不小心误伤到他们，故而没有摆下犀利的阵法。

法器一边破解阵法，公孙屠和纲元一边在破解的区域当中寻找各自需要的物品。而邱芳一路上都跟在两个人身后，从他们看过的典籍当中寻找长生不老的法门。

公孙屠的确也是一个不世出的炼器天才，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复杂的阵法，可也都是徐福亲手摆下的。那三个小狗一样的法器，只用了约两个时辰，竟然就将整个船舱里的阵法都破解干净。

确定船舱里面的阵法都被破解之后，公孙屠和纲元两个人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这里翻找起来。三只法器被公孙屠安排到了门口，如果有人路过法器会发出警报。

就在三个人在里面翻找各自所需物品的时候，船舱外面有巡船的方士经过。其中一名方士无意间竟然打开了船舱的大门，当下几个人吓了一跳。因为

当天下午徐福进来翻看过典籍，这几个方士开始并没有多想，只是以为当天服侍徐福大方师的方士没有关好门。

这几个巡船方士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他们没有用传音之法向徐福报告，而是自己进到了船舱中查看。当他们看到了还在地上爬行的法器时，竟然还以为这是徐福大方师留在船舱看守用的。也是事有凑巧，公孙屠引以为傲的法器这个时候竟然没有报警。

不过就在他们准备关门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船舱里面有异常的响动。三个人绕过了法器前去查看，突然看到了全神贯注在查看典籍，从隐身状态中现身的邱芳。

突然看到三个方士出现，邱芳自己也吓了一跳。本来想要把私闯藏宝之地的黑锅扣在公孙屠和纲元头上的，现在就这么给自己戴上了。这个时候三个方士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一个和邱芳有过节的方士公报私仇，他没有任何示警直接对邱芳下手。

这一下激怒了邱芳。自打方士一门崩塌之后，邱芳心里这股气一直憋着，再被这人一挑衅，怒火瞬间蒙蔽了眼睛，也对三个人下了手。等邱芳反应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邱芳了结三个方士只是一瞬间的事。里面的公孙屠和纲元听到响动之后，便马上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当下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冲了出来。这时邱芳也明白过来，在两个人赶过来之前，再次隐住了身形。

公孙屠和纲元出来的时候，便看到三个同门方士倒在血泊当中已经断了气。那三只狗形法器正在那一地血当中转来转去，浑身上下都已经被鲜血染透，无数的狗脚印布满地面。这个时候，谁看见都会以为是狗形法器杀死了三个方士。

这时，公孙屠和纲元都已经手脚冰凉。还是纲元先反应过来，他冲着公孙屠说道：“老屠，你这名字真的没起错。刚才你是怎么对这三只畜生下的号令？看住大门……坏了，三只畜生是不是会错了意？以为谁从大门进来就弄死谁？老屠，你还愣住干吗？快逃吧……”

纲元仗着自己不是主谋，当下极力怂恿公孙屠逃走。而当时公孙屠也是被吓蒙了，心里也认为是自己的法器杀死了三个同门，根本没有细想为什么三只

法器杀了三个有术法的大活人，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下，公孙屠拿着找到的炼器典籍，还有那张帝崩的图谱，跑了出去，连夜驾驶着一艘小船离开了船队。

再说纲元那里，他还待在船舱当中，想着等公孙屠跑远之后，再去找徐福大方师自首。说不定看在他大限将至的分上，徐福大方师能网开一面，让他平平安安轮回也就算了……

不过等到公孙屠驾船跑远之后，纲元这才反应过来今晚的事情不对劲。公孙屠这小子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炼制的法器瞬间杀了三名方士连点声音都没有？公孙屠真有这本事的话，也不用大半夜的过来偷什么典籍。

当下纲元便开始查看周围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时就算邱芳的隐身之法也没有什么作用了。转眼之间，纲元便在木架旁发现了隐身的邱芳。再看三个人的伤势，和邱芳拿手的术法完全吻合。

纲元仰着头对满头冷汗的邱芳说道：“老邱，这是你干的吧？火气怎么这么大？那什么，我去把老屠叫回来，你坐他的船逃吧。唉！从方士一门完了，你就不对劲。这也是，天天看大海谁也受不了。你回到陆地也别去找你那个师尊了，他对你可不怎么样。去找吴冷脸和归不归吧，他们俩比……”

“我不能走……”邱芳盯着说起来没完的纲元说道，“大方师答应过给我一颗长生不老丹药的，现在走了，这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纲元，你替我保密。公孙屠已经走了，这个黑锅就让他来背……”

“你说什么呢？”听了邱芳的话之后，纲元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脸诧异地对邱芳继续说道，“公孙屠招谁惹谁了？老邱，别说胡话了。大不了我替你作证，是他们三个先动的手，你是失手错杀。就是那个高个的，你们俩平时就不对付……”说话的时候，纲元转过身，指着倒在血泊当中的高个子。

“我的确是失手错杀。”没等邱芳说完，纲元的胸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剑尖，剑尖刺中的位置正是纲元的心口。小矮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回头，一百个不相信地看着邱芳，最后说了三个字：“你杀我……”

三个字刚刚出唇，小矮子纲元已经气绝身亡。一剑刺死纲元的长剑是邱芳从死去的方士手中拿的。最后邱芳将这里伪造成公孙屠和纲元前来偷藏宝，被巡船的方士发现之后互殴，纲元和三个方士同归于尽，公孙屠则带着偷的藏宝

逃走的假象。

反正已将黑锅扣在公孙屠身上了，邱芳索性将黑锅涂得更黑一些。他将徐福当作至宝，不许任何人接触的竹筒一并带走。随后邱芳回到了自己的船舱，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直到天亮的时候，巡夜的方士一直没有回去，其他的人出来寻找，才发现藏宝船舱出事了。

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破绽让邱芳一直惴惴不安，纲元和其他三个方士的魂魄……只要徐福将这四个魂魄招来一问便知。没有想到的是，徐福招魂竟然没有成功，说这四个魂魄死后便马上被阴司带走了。

就在邱芳以为混过去的时候，远在逃亡路上的公孙屠却有另外一番奇遇。

第八十二章



当晚从船队逃出来之后，公孙屠便上了一艘快船，一口气逃出了徐福控制的海域。不过出来之后他却傻了眼，因为走得匆忙，他竟然忘了带海图。

自打跟着徐福到了这里这么多年，公孙屠从来没有出去过。上次送吴勉、归不归他们的时候，也没有出过徐福的控制范围。现在看着望不到头的海面，公孙屠哭的心都有了。饶是他有长生不老的体质，但这样在海里风吹日晒的，不用俩月就能变成人干……

找遍了整条船也没有发现能吃的东西和一罐淡水，上百条快船他怎么就瞎眼选了这么一艘船？当下公孙屠也不敢回去，只能驾船一直向前行驶。好在公孙屠还有些术法，无奈之下他只能使用术法下海抓鱼。虽然有了吃的，不过没有淡水的日子也着实不好过。

就在公孙屠在海上行进了一天，口渴难耐正想着是不是喝两口海水的时候，一条巨大的海鱼突然从海里浮了出来，看着自以为出现幻觉的公孙屠，张嘴发出了徐福的声音：“你炼器不错，心智还是差了一点，真的以为那几个人是你害死的吗？”

这时，公孙屠才反应过来这是徐福借用海鱼的嘴传音。徐福大方师不至于欺骗自己，当时船舱里只有自己和纲元，这么说来难不成是纲元害了自己？就在公孙屠疑惑的时候，大鱼说出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公孙屠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和纲元都被邱芳给利用了，可怜纲元到死都没有变回他原本的身高。

当下公孙屠便要掉转船头，请求大鱼将他带回去。没想到这时大鱼却没有让他回去的意思，徐福继续借这条大海鱼的嘴向公孙屠下达了法旨。公孙屠按徐福的要求先回到陆地。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徐福安排好的，包括如何联络百

里熙，用龙涎换回鳌龙心，去找广仁等。要不然凭着回到陆地两眼一抹黑的公孙屠，累死他也找不到那两位大方师藏身的洞府。

最后，大海鱼从嘴里吐出一封信笺和一张地图。地图上描绘的是广仁、火山藏身洞府的位置，信笺是给广仁大方师看的，公孙屠只管听从广仁的话就好。剩下的一切都由这位曾经的大方师安排。除了两张纸之外，还有三具和公孙屠有些像的人形傀儡。

将信笺和地图都交到公孙屠手上之后，徐福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他竟然借用了大海鱼的身体施展术法，在海面上为公孙屠开辟了一个通道。公孙屠顺着这条通道瞬间便回到了陆地，就算他是整天跟术法、法器打交道的方士，面对这样的景象也是目瞪口呆。

剩下的事情便简单了，陆地上的公孙屠找到了广仁，给他看了徐福的信，随后，在广仁大方师的安排之下，联络到了炼器第一人百里熙。而海上的邱芳煎熬了多日之后，徐福委派他主持了纲元等四位方士的葬礼。将他们的尸骸烧成骨灰之后，还是由他带回陆地安葬，顺便向广字辈的四个人传送自己的法旨。

直到现在，邱芳才明白这一切还是没有逃过徐福大方师的掌控。

听明白事情的原委之后，吴勉的火气也降了下来。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本来就不大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既然徐福替邱芳将那四条人命背了下来，那就让徐福乐呵去吧。

这个时候广仁对还跪在地上的邱芳说道：“从此之后，邱芳你再不能回到海上去见徐福大方师。当初方士一门的事情，徐福大方师以及我与火山师徒都有些对不住你。后来船上那四条人命的根源也在这里，如果当初没有将你舍出来的话，你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不过替你背了四条人命，徐福大方师与你的关系也算是彻底断了。后面的路你好自为之吧。徐福大方师许诺给你的东西，我来给……”

说到这里，广仁回头看了吴勉一眼，微微一笑，说道：“吴勉先生，可否借我一颗长生不老药丸？”

“没了，昨天晚上拿来加菜了。”吴勉想都没想，直接回答了一句。

广仁哈哈一笑，随后继续看着吴勉说道：“还是吴勉先生豪气，用天下至宝长生不老药来加菜，恐怕只有先生了。广仁并非玩笑，如果吴勉先生肯相借

的话，日后我们师徒必有报答。”

“广仁，这个你们爷俩真别客气。报答不敢想，只要少坑我们几次，那就谢天谢地了。”这个时候，百无求插嘴继续说道，“咱们也别来虚的，想要这个药丸，赶紧翻口袋，看看兜里有什么值钱的没有。小爷叔，你给老子一个面子，看着合适的就换了吧……”

“说你不是老家伙亲生的，我都不信。”看着被归不归熏陶出来的百无求，吴勉难得正常地笑了一下。随后他的手掌张开，手心出现一颗包裹着蜡皮的药丸。把玩了几下之后，吴勉继续说道：“这是最后一颗丹药了，说说吧，你用什么来换？”

广仁已经准备好吴勉要漫天要价，当下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留在百里熙手中的龙鳞法器，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商量……”

“成交了！”没等广仁说完，吴勉的手指头一弹，那颗小小的药丸瞬间到了广仁大方师的手中。看到丹药，广仁微微一笑之后，和吴勉客气了几句，随后将刚刚到手的丹药塞进了邱芳的手里，说道：“这是徐福大方师答应给你的，不过还有句话我要替徐福大方师说。你的体质并不适合长生不老，服药之后九成以上会立即身亡。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走吧，就算你真的长生不老，也最好不要再见。”

看到到手的长生不老之药，邱芳深吸了口气，随后紧握手里的丹药，好像失魂了一样跌跌撞撞地向山下跑去。

看到邱芳失魂落魄的样子，百无求看了一眼身边的吴勉，说道：“小爷叔，你说说看这个邱芳敢不敢吃，吃了会不会当场就死了？”

“会不会死不知道，不过邱芳一定敢吃。他现在就算是直接吃了丹药死了，也比这样浑浑噩噩的强。”吴勉看着邱芳慢慢离开直至消失，随后扭脸看着广仁，说道，“大方师，记得你说的话，那一套龙鳞法器现在姓吴了。”

“说好自然不会再改。”广仁微微一笑之后，冲身边的火山、公孙屠说道，“徐福大方师交代的事情都做好了，幸不辱命。这里也没有我们的事了，向吴勉先生告辞之后，我们这就回去……”

说话的时候火山和公孙屠已经走到了吴勉的面前，二人对白发男人挤出一个笑容。随后他们俩跟着广仁施展了五行遁法，消失在吴勉和百无求的面前。

他们几个都离开了之后，本来担心这里会有一场大战而藏到地下的小任叁也露了头。小家伙对吴勉和百无求说道：“这就算完了？我们人参还以为你们三家要大打出手的。这就算完了，可惜了……”

吴勉带着两只妖物一路向山下走去。刚刚走了没有多久，百无求突然“咦”了一声，随后对自己的小爷叔说道：“不对！老子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你们帮着想想，事情好像还挺大……”

第八十三章



归不归从山洞里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郁闷得不想和吴勉他们三个说话了。不知道是不是被埋在山洞里面太久了，他开始有了自言自语的毛病：“别人养儿子，老人家我也养儿子。人家当爹的死了，当儿子的抓把土埋了。我老人家养的白眼狼，就在旁边看着他爹被活埋啊……上辈子老人家我造的什么孽啊，哪是同归于尽，这分明就是看上了我老人家那点家产啊……”

“老家伙，差不多得了，没有老子你现在还在下面埋着呢。”百无求瞪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眼之后，继续说道，“这事也不怪我们几个，谁知道那点土就能把你埋了？老子还以为你早就出来了，正躲在什么地方看笑话。谁能想到你真被那点土困在里面了？”

山洞里面的机关是公孙屠做的，后来又被追踪而至的邱芳重新做了手脚。本来是想困住公孙屠的，没想到会把归不归困在里面。倒塌的泥土是算计好的，里面暗藏着禁锢外人的阵法。因为知道吴勉和百无求已经出去，老家伙并不担心，还在山洞坍塌的一瞬间将小任叁放了出去。

谁能想到外面的那几个人真的把他忘了？百无求这个二百五好死不死，还对刚刚“出土”的归不归邀功：“老家伙，还得靠你儿子我。都快走到山下，老子才把你想起来。这又带着他们上山来挖你了……”

为了这个，归不归足足叨叨了他们几个三天。就连一向脸酸的吴勉，这次都没跟老家伙较真，任由归不归去说，就当没有听到一样。

等到归不归这口气消得七七八八之后，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的洞府。回来之后，吴勉几次旁敲侧击老家伙，想要知道徐福那个谁看谁死的竹简里面到底写了什么。老家伙咬死了自己不知道，这次连他那便宜儿子都不相信了。只不过

难得这次归不归这样的嘴硬，连吴勉都问不出来的事情，更别说百无求了。

在洞府当中又过了几年。一天晚上，本来月朗星稀的夜空，突然变得阴云密布起来。百无求白天抓了一只野羊，这个时候正在洞口烧烤。看着突然间被乌云遮盖的月亮，他回头朝洞府里面喊道：“都出来搭把手，天要下雨了……这什么鬼天气，连烤只羊都这么闹心。别都只惦记吃肉却不干活！再不出来烤羊就变成炖羊肉了啊！”

百无求扯着嗓子大喊的时候，归不归和小任叁走了出来。小任叁帮着百无求将马上就要烤熟的羊抬进了洞府继续烤，而老家伙看着头顶上的天色便是一愣。看了半晌之后，归不归自言自语道：“这是谁在开玩笑？就算要向下一世借命也不是这样的借法，胡闹……胡闹……”

“老不死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羊肉可烤好了，你再也不进来尝尝咸淡，可都被你们家百无求吃光了。你平时不给他饱饭吃吗？烫……”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已经伸手撕下和他身高相近的羊腿来。咬了一口之后，他烫得直抽气，仍一边吃着羊肉一边喝着归不归这几年酿造的果酒。

归不归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还在仰头看着天空中越来越厚重的乌云。见老家伙难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吴勉从洞府当中走了出来，顺着归不归的目光看过去。半晌之后，白发男人开口说道：“有人在施法借命，可惜道行太浅最后还是一场空。”

“向下一世借命，借来三年才能当一年用，什么样的傻子会做这样赔本的买卖？傻子……真是傻子……”归不归摇了摇头之后，看着身边的吴勉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借下一世的命了，过去看看是哪个傻子，或许这人我们认识也说不定。”

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捧着羊肉大嚼的百无求和小任叁，吴勉说道：“去看一眼，如果不是没有了办法，谁也不会走这一步。”

随后，归不归吩咐两只妖物看家，他和吴勉施展术法向乌云最密集的地方行进过去。施展了缩地之法，两个人转眼间便到了施法借命的所在。

施法的位置在两军对峙的其中一个军营当中，这里到处都能看到西蜀的汉军大旗。看到这旗帜之后，归不归难得地叹了口气，说道：“老人家我可能知道是哪个傻子在借命了……”

施法之人在一座大帐当中摆下了七星阵法。大帐之外除了看守的军士之外，还站了上百个也是被阵法吸引过来的阴司鬼差。这样借命的阵法在这些阴司看来也是大忌，随随便便就能将下一世的阳寿借来使用那还了得？如果不是整个大帐连同里面铺的地毯都画满了驱邪避鬼的符咒，这个时候，这些阴司鬼差已经冲进去将里面摆阵的人撕成碎片，带回地府交由大阴司判罪了。

看到吴勉和归不归两个修士出现之后，带头的阴司竟然认出了老家伙。当下他指挥手下的阴司鬼差将二人包围起来，随后阴笑了一声，说道：“我就知道这件事和你们方士脱不了干系，归不归，是你鼓动里面的修士施法借命的？你们真要与地府作对到底吗？”

老家伙笑了一下之后，对阴司说道：“这话你们家大阴司都不敢对老人家我说，娃娃既然你说的我老人家要与你们地府作对到底，那今天索性都让你们几个烟消云散，反正也得罪到底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吗！”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老家伙突然收敛了笑容，换上他不怒自威的模样。正赶上天上响起一个炸雷，吓得刚才说话的阴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其他不开眼的阴司鬼差要冲过来和吴勉、归不归动手，都被刚才倒地的阴司头目拦住：“我们回去向大阴司禀告！归不归你恶贯满盈，早晚大阴司会来和你算总账的！”

说话的时候，这些阴司在头目的带领之下，瞬间消失在了吴勉、归不归的眼前。看着这些阴司消失，老家伙嘿嘿一笑，自言自语道：“算总账？这话你们家大阴司当年也对老人家我说过，就好像说了就能办到似的。”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天空中突然无声无息地打下一道闪电。闪电正中大帐，随后大帐中隐隐约约的七盏油灯同时熄灭。与此同时，大帐里面传来一声重物落地的响声。

之前大帐主人已经吩咐过，不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外面看守的军士都不可以进入，违令者军法重罚。故而发生这样的异动，外面看守的军士也不敢入内。只有几个头目壮着胆子站在门口喊道：“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您还好吗……”

几个军士呼喊的同时，吴勉和归不归已经穿过大帐进到了里面。就见披头散发的诸葛亮倒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面前已经熄灭的七盏铜油灯。

外面的军士都在担心里面的诸葛丞相有什么意外，呼喊的声音越来越急

躁。当下，归不归突然开口，嘴里却发出诸葛亮的声音：“我没事，没有站稳绊了一下而已。下面我要施法，你们后退三十丈不可以窥视帐内。”

听了这句话之后，外面的士兵这才放心，当下都撤到了三十丈开外。这时，呆愣的诸葛亮才反应过来面前站的是谁，颤颤巍巍地爬起来，对两个人说道：“孔明施法功败垂成，两位大方士来得正好，还请两位助我完成此阵法，换来十年阳寿，孔明必定可以扶保我主恢复汉室江山，不负先帝……”

第八十四章



“这话刘备的儿子说合适，你犯不上。他的儿子叫作刘禅……”吴勉看了一眼心力交瘁的诸葛亮之后，竟然收敛了几分他那一贯的刻薄语气。虽然听着依旧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方式，不过对吴勉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顿了一下之后，吴勉继续说道：“你换来的阳寿能让汉室江山再残喘十年，那么十年之后呢？有些注定要崩塌的事情，不是往后延个十年八年就能熬过去的。方士一门你是知道的，广仁、火山这样的人物要延个百八十年也没有问题，他们的术法和你有天壤之别。不过你取巧，胜在心智超过他们。这两位大方士都看得开，你就不能把手放开吗？”

看着吴勉一反常态地对诸葛亮说了一大堆，归不归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今天早上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这个白头发的都开始讲道理了，这简直就是比日出西方还要异常。如果不是知道吴勉的来历，还以为这个叫作诸葛孔明的人和他有什么关系。

从刚才七星灯灭掉之时，诸葛亮心里已经有了天亡汉室的念头。见到吴勉和归不归出现，还以为会有什么转机。现在听了白发男人这一席话，明白不会再有什么变数。当下失神了片刻之后，孔明深吸了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对吴勉、归不归二人行半礼，说道：“多谢吴勉先生的当头棒喝，刚才七星灯灭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明白汉室江山易主为天意。不过既为汉臣，应以汉臣之身走完这最后一程。今日借命未果，我的大限就在明日凌晨。只是死后这大军归蜀之时，曹魏的军队一定会在后面追击。我拜托二位大方士，这数十万汉军的生死就交付在二位大方士的身上了……”

说完之后，诸葛亮再次对二人行大礼。吴勉和归不归没有丝毫谦让的意

思，稳稳当当地受了这位卧龙先生的大礼参拜之后，白发男人说道：“受了你的大礼，这汉军归蜀之事便着落在……这个老家伙的身上。黄泉路上走你的，这里的事情不用你来费心了。”

听到吴勉给自己指派了差事，老家伙苦笑了一声，却没有说话反驳。这时，诸葛亮又和吴勉、归不归说了几句之后，他将外面的小校喊了进来，又将军中将官叫到了自己的大帐当中，开始交代自己死后的一切事宜。

隐身的吴勉和归不归走出了大帐，老家伙对身边的白发男人嘿嘿一笑，说道：“原来你也会好好说话，如果不是知道你的来历，老人家我都以为你和这孔明的关系不同寻常。”

吴勉冲老家伙翻了翻白眼之后，继续说道：“老家伙，等到你要死的那个时候，我会比刚才还会说话。想再听我好好说话，就看你的大日子什么时候到了。”

归不归哈哈一笑，没有丝毫恼怒的表情，对吴勉说道：“老人家我还是习惯你这么说话，这都四五百年了，冷不丁你正常说话了，我老人家的这颗心都一直悬着。可惜刚才那样的话，老人家我是没有福气再听了。”

两个人在军中闲逛了几圈之后，归不归抬头看了看东方的一抹亮光，叹了口气说道：“回去吧，诸葛亮的大日子到了……”老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帐那边已经响起哭声。

一天之后，曹魏主将司马懿得到了蜀汉军队回撤的消息。这位司马懿也曾经跟修士学过几年的术法，昨晚的异象他也看到了，明白这是油尽灯枯的汉军丞相诸葛亮在向天借命，这样的秘法少有人成功。司马懿派出不少细作打探汉军内部的动向。

诸葛亮死后不久司马懿便得到了消息。只不过这位卧龙先生诡计多端，虽然得到了孔明的死讯，司马懿也不敢轻易全军出击攻打汉军。谁知道这位卧龙先生是不是布下了什么诈死之计，埋伏好了就等自己的大军出城？

不过听到汉军回撤的消息，司马懿的心里觉得这诸葛亮八成是死了。当下他不再犹豫，点起了人马出城，向汉军杀了过去。到了汉军筑营的五丈原之后，看到这里一片狼藉，司马懿更加不再犹豫，指挥大军扑向汉军。

追出二十里之后，曹魏大军到了一座山涧下。看着险要的山势，司马懿冷

笑了一声，对身边的将官说道：“如果诸葛亮活着，必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汉军居高临下地冲杀下来，我军一定伤亡惨重……”

“那本丞相便随了你的心意！”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之后，山涧上漫山遍野的都是数不清的汉军伏兵。司马懿的老对手坐在木轮车上，被小校推了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惊恐的曹魏军马。“诸葛亮”笑了一下之后，对目瞪口呆的司马懿再次说道：“司马懿，你我两军决战就在今日。本丞相骂阵数月你都不曾出城，现在还是中计了吧？三军将士，拿下贼将司马懿首级者，我必保奏陛下，封其万户侯……”

这句话刚刚落下，山涧上面的汉军军士一片雷动，咆哮着从上面冲了下来。司马懿吓得肝胆俱裂，百忙当中指挥大军迎战，好不容易给他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逃走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人马已经和汉军胶着到了一起，大片大片的魏军已经倒在了地上。他如果晚逃一步，必定也和他们一般的下场。

好不容易逃回了城中，司马懿当下紧闭城门。再有敢谎报诸葛亮死讯扰乱军心者，定斩不饶。就在他砍了几个派去汉军中的细作脑袋之后，有大批大批跟着自己去追击汉军的军士也回到了城下。这些士兵在城下叫嚷，说司马懿逃走之后，战场上数十万的汉军便瞬间消失。他们中了修士的幻术。

为免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不敢轻易开城门，只是将几员自己信得过的将官用绳索吊进了城。这几员将官所说的情形和城外士兵说的一般无二。最后司马懿半信半疑地壮着胆子，再次带兵回到之前溃败的山涧。

再看这里，哪有一点两军交战的痕迹？这时，司马懿才明白真是中了修士的幻术。当下有将官建议大军再去追汉军，却被司马懿一巴掌从马上打了下去：“能摆下如此幻术的修士是你我这样的人惹得起的吗？这次是幻术，如果大军再次追击的话，惹得修士恼了，百万军中取你我的首级易如同反掌！大军回城，向魏主报捷。蜀军丞相诸葛亮归天，蜀军被我大魏军士杀回蜀地。诸葛亮一死，天下唾手可得……”

司马懿向魏主报功的时候，吴勉、归不归二人就在山涧上看着下面魏军的一举一动。和司马懿说的一样，只要魏军再次追赶，吴勉便会引下天雷，将司马懿等将官劈死。

看着魏军大队人马回撤，归不归冲吴勉嘿嘿一笑，说道：“这是个识时务

的，自己救了自己的性命，不错，老人家我喜欢这样的人。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诸葛亮不死，挡在蜀汉前面，天下便统一不起来。”

“随他吧，乱世了这么久，差不多也该统一了。”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回身向山下走去，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回去吧，等到国运好一点再出来，问天楼楼主没死，闹心的事情还在后面。”

番外篇



(上接《勉传5》番外篇)

第五章

当年我还在缉毒处做卧底的时候，多次见过毒贩使用这种手枪。别看这格洛克在国内是个稀罕物，出了国那就很常见了。不管是警察、士兵还是强盗都爱用它，缉毒处好几个同事就是死在了这种手枪的枪口下。

见到了格洛克之后，我便知道这几个警察都是假的。看他们都不约而同将目光瞟向我这边，应该是冲着我来……

我本能地想去怀里掏枪，这时候才想起所有的家什都留在了民调局里。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说什么也要拉着辣子一起过来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也顾不上什么百无求了，非常时刻只能用他挡挡枪子儿了，要是这哥们儿命不好死在了这里，大不了我把那个还没有坐热乎的副局长位置再还回去……

心里是那么想的，嘴上可不能那么说……当下我冲着百无求大声喊道：“他们是刺客！冲你来的……百大哥你快跑。哥们儿我替你顶会……”

说话的同时，我已经打开了车门，将手枪已经从枪套中抽出来的警察推倒，随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冲进看热闹的人群里。当初做卧底的时候，我就知道人多的地方最安全。

我一边跑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向百无求，果然这个黑大个子已经和警察们动了手。当下我不再犹豫，使出吃奶的劲向着人多的地方逃去。

眼看就要冲进人群中，一团黑影突然从脑后飞了过来，重重地摔在了离我三四米远的地面上。

黑影落地之后，才看清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要开枪打我的警察吗？他的脸古怪地扭到了背后，两只眼睛空洞地看着我。此时他已经断了气……

见到死了警察，周围看热闹的人好像炸了锅一样，纷纷向后退去，却不舍得从这里离开，只是站远了一点，继续留在这里看热闹。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身后传来了黑大个子那熟悉的声音：“小王八犊子！老子还真以为你小子要顶上，结果胖子你跑得比谁都快！”

我回头才看到刚才围上来的几个警察都已经倒在了地上。凶神恶煞的百无求正叉腰对着我继续骂骂咧咧：“第一眼看见你死胖子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老家伙也是瞎了眼，让你来接老子……看见出事你小子倒是跑得快……”

就这么喘口气的工夫，这个黑大个子便把几个警察都放倒了，他这样的身手在民间局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见到局面被他控制住，我也不用不着跑了。当下我笑嘻嘻地跑回到了百无求的身边，陪着笑脸说道：“我这不是想着把他们都引开，让百大哥你先跑吗？不是我说，谁能想到您有这么大的本事……吴宝根你死哪去了？还不赶紧来开车？”

“孙总，还开什么车？你直接自首吧……”此时，吴宝根蹲在驾驶室里，哆哆嗦嗦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这活我不接了……爷叔您饶了我吧，我上有一百多岁的姆妈，下有刚刚满月的儿子……”

“你废什么话？刚刚收钱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不痛快。”我伸手照着他的后脖颈子拍了一下。刚刚想要上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几个假警察身上应该还有点线索，暂时放过了吴宝根，回身在倒地的几个假警察身上快速地翻找起来。几个人身上没有一个带着证件的。

我快速地翻找了一遍之后，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远处已经有警车的鸣笛声响了起来。我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当下只能将这些假警察的手机都摸走。犹豫了一下之后，我将其中一名假警察还没有来得及拔出来的格洛克手枪连同五个弹夹一起塞进了怀里。随后我跳上了汽车，对着还在发抖的吴宝根说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车……不管去哪，先离开这里再说！”

说话的时候，我故意将手枪露了出来让吴宝根见到。果然他看到手枪之

后，生怕我一枪崩了他灭口，哭丧着脸发动了汽车。

吴宝根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怯生生地说道：“孙总……您还是去自首吧，您手里又没有人命，大不了在苦窑里面蹲几年，出来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蹲个屁！小胖子你跟着老子走。”这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百无求突然说了一句。随后他大大咧咧地继续说道：“便宜你了，想做文的老子让你做个什么总理、首相的，想做武的你就做老子的海陆空大元帅。看你是自己人，也不瞒你了。这次出来捎带着跟北边做了一笔买卖，买了足够装备一百万兵团的火器……”

当时我以为这个黑大个子是在吹牛，直到后来才知道他这个牛吹得很有底气。

百无求吹牛的时候，我将从几个假警察身上搜出来的手机扔在了座位上。试了一下开机，果然手机都加了开机的密码锁。不过这个难不住哥们儿我，当下我将几个手机卡都取了下来。

看了一眼手机卡上面的条形码之后，我拿出手机打了一个“好吗”出去。片刻之后，电话的另外一头响起来老朋友有些不耐烦的声音：“胖子，我一会儿要去海里开会。有什么屁快放……”

“一点小事……”我一边说话，一边低头看着手里的几张电话卡，“哥们儿有点事情要你帮个忙，我这儿有几张电话卡，你帮着查查这几张卡的通话记录。都是打给谁的……”

“这点小事你麻烦我？”电话那头的人说话语气有些不满，不过他马上就在我这两句话里找到了乐趣，“等一下……你要查电话号码？胖子，你不是有对象了吧？怎么？对象把你‘绿’了吧？这个忙哥哥我得帮帮你。不过话说在前面，抓到那小子打一顿就好了，千万别出人命……一会儿你把电话卡的条形码拍照发过来，我这就找人给你查。”

对方的话说完之后，直接挂了电话。我这边刚刚将几张电话卡拍照发过去，身边的百无求说道：“老子看这事怎么越来越不对劲？是不是你小子坑老子？刚才那些人就是冲你来的……没错，刚才老子动手的时候，那几个刺客眼睛都在看你。”

“那不是他们看着哥们儿我膀大腰圆，怕对你下手的时候我突然冲过来吗？”我冲黑大个子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是我说，就哥们儿我这一身肉撞过去，谁看见也肝颤儿……”

这时候，开车的吴宝根从后视镜里哭丧着脸对我说道：“孙总……现在我们去哪？你真不考虑考虑去自首？”

“自首你大爷！先去崇明换辆车……去崇明缉毒大队，知道怎么走吗？”我没好气地看了吴宝根一眼之后，继续说道，“把心放回肚子里，哥们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真出事的话你就说是我拿枪顶在你头上，逼着你开车过来的。没出事的话，当初答应给你的钱翻十倍。反正你也没有什么风险……”

第六章

吴宝根品了品我的话，明白过来他怎么都不吃亏之后，哭丧着的脸这才多少见了一点笑模样。随后他陪着笑脸对我说道：“缉毒大队我认识的，大队长姓赵，经常和我一起吃酒的……”

“他们大队长姓孙，是哥们儿我的本家……”我没好气地看了吴宝根一眼，随后打通了孙大队的电话。说起来这个缉毒大队长孙国雄还是我在缉毒处的老领导，后来哥们儿我进了民调局，他进了缉毒大队做了大队长。我现在升了官，理论上还是他的领导。

我一个电话打到孙大队长那里，片刻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死胖子，大半年不见你了，听说你从缉毒处调走了，我打听了一圈都没打听出来你调到哪去了，是不是又下海（卧底）去了？”

我哈哈一笑，对着电话另外一头的人说道：“说起来话长，孙大队，哥们儿在上海出了点事，要换辆车。看在当年哥们儿差点替你挨枪子的分上，拉兄弟一把吧……”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的事？要不是你把毒贩子引到我家来，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吗？隔着我们家大门开了一百多枪，我儿子现在一听放鞭炮就尿裤子……”孙大队长在电话那边嚷嚷。不过毕竟当年孙大队主持的缉毒行动如果

没有我，他也不会立了个一等功，坐上现在的位子。看在这个情分上，他还是让我到缉毒大队门口去，他给准备一辆车。

挂了孙大队长的电话之后，这边又接到了之前那个朋友发过来的短信。他将那几张电话卡最近打过的电话号码都传了过来。这几张电话卡都是三天前办理的。除了他们相互之间通信之外，只有一个电话卡在刚才出事之前半小时打出去一个不属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电话。

我刚刚看完短信，手机响了起来，显示的号码是刚才哥们儿我拜托查号码的那个朋友，不过接通之后我刚刚说了一句：“老郑，你不是要去海里开会嘛？怎么又把哥们儿我想起来了？”电话里面却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孙总您好，老板已经在开会了。临走之前让我拨打这个号码。他交代我告知您四十五分钟之前，某某北路发生了一起意外，路面监控拍到了您的照片。您离开之后，一辆假号牌的越野车将几名倒地的制服男人抬走了。因为没有人报警，故而警察局也没有这件事的记录……”

说到这里的时候，电话里面的女人声音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老板开会之前特意嘱咐，孙总您这边有什么需要，吩咐我去做就好了。我这里处理不了的，等老板出来后再解决。”

看样子电话那头的女人应该就是老郑的秘书了，不过他的秘书我见过，是个四十八九岁的老女人，怎么个把月不见变成这么一个声音娇滴滴的小姑娘了？当下我在电话里笑了一下，说道：“那就麻烦你这位大秘书了，劳驾您帮我查查那几个被抬走的人的底细。不是我说，既然能拍到哥们儿我这张脸，那几个人应该也跑不掉吧？还有，打出去的号码也要您多费心，老郑的本事哥们儿我知道，这都不算是事儿……”

电话里面的女人笑了一下，说道：“这两件事我已经去查了，不过这几个人都没有案底，可能花费的时间要久一点，这边只要一有消息，我马上向孙总您汇报。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本地的，不过对方的电话卡不是实名制办理，也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查到机主的信息。”

客气了两句之后，我挂了电话，随后对百无求说道：“怎么样？就是冲您来的吧？刚刚给我打电话那个人都查清楚了。那几个人跟了您一路，从您从酒

店出来就一路跟着了。我那哥们儿说了，现场留下了您的照片。不知道是谁买通了杀手要结果您……”

百无求真没什么心眼，他原本还对那几个假警察的意图有些怀疑，不过听了我这几句话之后，他的眼睛便瞪了起来，对着空气骂了起来：“他二姨夫的，要是老子知道谁的胆子那么大，敢找老子的麻烦，老子就一口吃了他……老子小名也叫妖怪……”

百无求说到这里的时候，开车的吴宝根不由自主地在后视镜里看了这个黑大个子一眼。原本以为他这话就是开玩笑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却一点都不好笑……

行驶到缉毒大队门口的时候，正巧赶上孙大队长被叫到警察局，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任务要他带队配合。不过他临走的时候让人留了一辆本地警用牌照的越野车给我。带我们去领车的警察一个劲地暗示我，如果这辆车不合用的话，还可以换上民用的汽车。

老孙这是认定哥们儿我又下海去做卧底了，要出个大活，用警牌的汽车方便。当下我也不说破，笑嘻嘻地冲着那个警察说道：“这就可以了，凑合着开吧。有辆车代步就知足了，这年头还要什么自行车？替我谢谢你们孙大队，就说下次他去北京，哥们儿我请他吃羊蝎子……”

换上了缉毒大队的汽车之后，吴宝根显得有些兴奋。他一脚油门将这辆车开到了马路上，随后赔着笑脸对我说道：“还是孙总您门路广，警牌车说弄来就弄来了。以后兄弟我有事的话，还少不得麻烦孙总您。明天我表弟就要考大学了，孙总您给帮帮忙。也不用什么清华北大，复旦就好……”

“复旦，先让你表弟去卖个咸鸭蛋吧……”我笑嘻嘻地看了后视镜里的吴宝根一眼，说道：“一旦他考不上复旦，起码还有个退路……”

话刚刚说到这里，我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接通之后，老郑女秘书的声音响了起来：“孙总您好，刚刚您让我去查的两件事情都已经查到了。假冒警察要对您不利的人员一共是六个人。不过我这边的信息显示这六个人早就已经死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六个人的详细资料我已经

发到您的邮箱了，您稍后可以找出来查看。我在这里简短地说几句：这六个人当中最早死的人叫李怀安，美籍华人，曾经在美国陆军三角洲特种部队服役过，五年前死于一场安全事故，是被漏电的高压电电死的。最晚死的人叫做侯喜贵，是新加坡华侨。他生前是新加坡警察海岸卫队的水警，一年之前在抓捕偷渡客的时候，失足从船上掉落。因为尸体被船上的螺旋桨损伤得很严重，还是做了DNA比对之后，才确定死的人就是侯喜贵……”

说到这里，女秘书那里好像出了什么事情，她匆忙地说道：“孙总，不好意思。老板出来了，我要去接一下。您先看邮箱里几个人的档案，还有那个电话号码的信息，我也一并发您邮箱……”

说到这里，女人的话戛然而止。我打开了邮箱。六个人的照片及详细信息都映入了眼帘。除了刚刚说的两个人之外，剩下的四个人也都是海外华侨华人，不过刚才他们说话的口音却一点都不想是华侨的口音，听着和本地人没有任何区别。

第七章

六个在官方显示已经死去的人，刚刚还想要刺杀我，这事情可透着邪性。要说当初哥们儿我还在缉毒处的时候，仇人那是一抓一大把。可是到了民调局我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哪里来的仇人？

看了一眼伸长脖子瞄着手机的百无求，我直接将手机塞进了这个黑大个子的手里，说道：“我的亲哥哥，看到没有？这可都是冲着你来的。刚刚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刚才假冒警察的六个人在三年前就都死了。为了今天他们最少筹划了三年……不是我说，这次你可是把哥们儿我连累了。是不是要给个说法？”

“老子的仇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啊……”百无求想了半晌，摇了摇头，对着我说道：“就算真是要老子的命，也不应该找这么几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那么几把破枪连老子的皮都擦不破，想要弄死老子，怎么也要贪狼、斩鯤那样的神器吧？”

我虽然听不懂贪狼、斩鯤是什么，不过这应该也算是法器了，或许和六室吴主任的短剑能有一拼。

这个黑大个子比他看起来的样子要聪明一些，竟然开始动脑子了。趁着他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赶紧岔绕开了话题，对前面开车的吴宝根说道：“刚才那件事警局没有留记录，我们也不用躲躲藏藏，不过现在也不能继续走原先的路了。宝根儿，还是继续去东北，不过你要换条路。”

见我从缉毒大队弄到了一辆警牌车，吴宝根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他在后视镜里冲哥们儿我赔了个笑脸，随后说道：“那就要绕一下了，不走江苏，绕道安徽到山东，再从河北到辽宁……”

“你这绕来绕去的，我听着都头晕。”说话的时候，我的脑子一个劲地打转。吴宝根能想到的路线，那几个杀手的幕后主使也能想到。想要平平安安地带着百无求到达目的地，还真要走一条一般人想不到的线路来。

脑中将上海到东北的路线转了十几遍之后，我对吴宝根说道：“不用绕了，我们走海路……从黄浦江上船，出海之后到大连登岸。宝根儿，这样的话也用不着你了。没几步路，我自己开车……”

一听我要赶他走，吴宝根马上说道：“孙总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都是朋友了嘛，答应朋友的事情，我吴宝根是一定要做到的……钞票给不给无所谓，我是一定要把你们送到目的地才安心。”

吴宝根的心思我明白，这是刚才从缉毒大队拿车，还有查到了几个假警察的身份吓到了他。这小子打算靠上我这棵大树，日后哥们儿我随随便便拉他一把，吴宝根也就起来了，总比现在这样靠给人包车要好得多。

我哈哈一笑，对吴宝根说道：“你一定要跟着，那就跟着吧。不过哥们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刚才假警察的事情你也看到了，要是再来那么一次，枪子儿可没长眼睛。到时候你被打成了筛子，可别到阎王爷那里告哥们儿我的黑状。”

吴宝根听了之后，胸脯拍得直响，对我说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跟着孙总您，我吴宝根就是孙总您的人了。别说挨枪子了，就是让我去堵炮口，我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你这是吃上我了……去码头吧。”我笑了一下之后，吩咐吴宝根调头，

随后掏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打出去。半晌之后，对方才接了起来。不过却响起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你核对之后再拨——骚瑞，呢南博友……”这声音分明就是高老大那秘书璐姐的声音，前面那一句中文还凑合，后面的英文就露出来她那一股大碴子味来了。

“璐姐，过分了啊。怎么说……哎哎哎……怎么说挂就挂了。”我刚刚说了半句话，那边便毫不犹豫地挂上了电话。再打过去的时候，电话那边直接传来了一阵忙音。

看来高胖子八成是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了，不过他做得也够绝了，说不管就不管了。要不是哥们儿我还认识几个朋友，指不定今天就折在这了。既然高亮指望不上，那我还是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在手机通讯录里找了半天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港务局的朋友，定了三张明天第一班去往大连的船票。

船票是明天的，今晚住在哪里也是个问题。百无求没有身份证，用我的身份证订酒店，八成这边刚订上，那边杀手们已经在酒店大堂等着我们三个了。

吴宝根是个机灵鬼，他看穿了我的心思，从后视镜里冲着我笑了一下，说道：“孙总，我可以订酒店的。您要是信得过，用我的身份证来订酒店。不过酒店的费用还要麻烦您。实在不行还可以住我家嘛，只要您两位不嫌弃家里太小。说句话孙总您不要怪罪，之前什么家里有老人、孩子的都是胡说八道，就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

“就知道你是胡说八道，不过宝根儿，你以为你能脱身吗？”我笑了一下之后，对他说道：“你的车牌已经见光了，顺着车牌一查就能查到你家。说不定那些杀手现在已经到了你家里，就等着把我们一勺烩了。今晚也不住酒店了，你调头去松江。知道汤加一品吗？我在那里有套房子，今晚我们就住在那里。”

“汤加一品？孙总您那么有钱吗？”吴宝根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那可是有钱人打破了脑袋也要挤进去的豪宅……听说那里不是有钱就能进去的，还要看社会地位。起码也要是世界顶级奢侈品公司的会员，才算进了门槛。”

这时候，在我身边半睡半醒的百无求来了精神，说道：“小胖子，老子之前就听史丹利那个老王八蛋说过什么一品的。史丹利说他都想攒钱买一套一品的房子。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的，还是有点油水的。”

“别听他们胡说，这世界上就没有花钱买不来的房子。”我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这都是商家的手段，越是难到手的房子越值钱。不过这房子也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有个朋友出国之前，将他的房子寄存在我这里的。”

说起这套房子，还是我做卧底那会跟过的一个大哥的。当时他犯了事准备跑路，担心名下的财产被没收，便将一部分物业转移到了我的名下，其中就包括汤加一品的宅子。他以为哥们儿我是他的心腹，等到日后再想办法换成现金带到国外去。

谁能想到他在跑路的时候被警察围堵，最后死在了乱枪之下。后来申报这些留在我名下的物业时，漏掉了汤加一品的房子。如果不是刚才一个劲想今晚住在哪里，恐怕我都忘了在上海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宅子。

凭着业主的身份，我们三个顺利地进到了汤加一品。随后很快找到了我名下的那套位于三十八楼的房子，虽然手上没带着钥匙，不过凭着哥们儿我的手艺，随随便便用一个曲别针，三两下便打开了门。

第八章

当初那位大哥为了自己随时能住进来，在物业那里存了一笔钱，让物业定时安排人上来打扫，还按时在冰箱里面储存食物和酒水。谁看到也不会相信这里已经几年没有人入住了。

百无求还好，他刚刚从顶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当中走出来。不过吴宝根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环境，走进房间之后便好像进了皇宫一样，对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啧啧称奇。

吴宝根一边参观房子一边咂舌，说道：“哎哟，我的天老爷……这个衣帽间比我家都要大。这里是厕所，这么大的浴缸，孙老板您都可以带着几个小姑娘在里面游泳了……您这大房子比我们弄堂都要大……”

看了一眼差点流出口水的吴宝根，我说道：“宝根儿，哥们儿我就喜欢看你没见过市面的样子。你还没见那个自动马桶呢……哥哥唉，你要找吃的吗？一会我叫个外卖，不过现在太晚了，也没有什么好馆子。等到了大连，我们去

吃海鲜……”

我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悻悻地关上了冰箱门，里面的东西不在他的眼里。他回头对我说道：“也别忙乎吃什么外卖了，这些日子老子让史丹利那个老王八蛋糊弄着天天下馆子。什么老毛子的鱼子酱，欧罗巴的生猪腿，还有意大利的奶坨子，一个比一个难吃。今天你们俩的祖坟冒青烟，老子露一手，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吃的饭食……”

说完之后，百无求将冰箱里面的食物一股脑儿都搬了出来，随后起锅下油，煎炒烹炸起来。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也不敢相信，这个黑铁塔一样的大个子还会烹调。而且看他动手的麻利劲，还真有几分大厨子的意思。

趁着百无求烧菜的工夫，我从恒温酒窖里找出一瓶红酒和两瓶茅台。随后让吴宝根收拾桌子，等着稍后尝尝这个黑大个子的手艺。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百无求做好了二凉六热八个菜。这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虽然是亲眼看到百无求做的，我还是不敢相信。

看到这一大桌子菜肴，百无求似乎还有些不满意，说道：“先说好，不是老子的手艺不行，是你们这材料不行，都是冻的。要是给老子整点新鲜的材料，老子能让你们把舌头咬断都不知道疼……”

“这个已经不得了，想不到哥哥你还有这样的手艺。别说吃了，看着就知道不是一般厨子能做出来的。”说话的时候，我亲自给他和吴宝根倒上了茅台。不过这次百无求却摆了摆手，说道：“不喝这个，一喝白的老子就想起任老三来……今晚喝葡萄酒，这一桌子都是荤菜，顺便解解腻。”

我和吴宝根正准备起身向百无求敬酒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门铃声。随后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请问业主您是车号×××××的车主吗？实在不好意思，您的爱车刚刚在停车场被路过的车辆刚蹭了。现在对方车主请您下去商谈赔偿的事情，业主您放心，整个停车场都在监控的范围之内，您不用担心取证的问题。”

“怎么车好好地停在停车场，一动不动也被刚蹭？开车的司机长没长眼睛？眼睛是用来出气的吗！”听到车在停车场被刚蹭了，吴宝根的脸色便有些不好看了。这虽然不是他的车，不过孙老板弄来的警牌车，一旦刚蹭了还怎么

还回去？

当下，吴宝根骂骂咧咧地起身，向着大门口的位置走去。以我和百无求的身份，都不合适去跑这个腿，那就只剩下他了。

就在吴宝根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百无求突然怪笑了一声，随后他人影一晃消失在了桌子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巨响，两扇从意大利进口的大门瞬间爆裂成了粉末。随后百无求那高高大大的身影出现在了大门口，在他面前的，是五六个手握冲锋步枪的黑衣男子。

这几个人也没有想到里面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出来，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准备举枪向百无求射击的时候，只听到百无求的一声怪叫，他们齐刷刷地翻了个白眼，好像烂泥一样，同时倒在了地上。

等到我举着从假警察那里抢来的手枪冲出去的时候，大门外除了百无求之外，已经没有站着的人了。好在这一层只有我这一户人家，虽然刚才百无求冲破大门的动静不小，可是并没有影响到上下层的邻居。

看了一眼地上的几个人，我以为这个黑大个子又弄出人命来了，苦笑着说道：“我的哥哥，不是我说，你不会把他们都弄死了吧？这时候应该来个活口……”

“你以为老子拎不清吗？”百无求指着地上的几个人说道：“就知道你要留活口，老子就没下死手。泼点凉水就都行了，小胖子你来问问他们，是谁派他们来对付老子的。查出来之后，老子点起百万妖兵妖将杀他个人仰马翻……”说到最后的时候，这大个子的黑炭头竟然拽起了戏文。

听到百无求没有下死手，我这才松了口气，叫上吴宝根一起，将这些黑衣人都抬进了浴室的大澡盆里。将这些人缴械之后，我还是不放心，又将他们身上的衣服、裤子扒掉，果然在他们身上又发现了手枪和短刀这样的武器。在其中两个人的身上，竟然发现了外国士兵习惯佩戴的“狗牌”。

这几个人和之前的假警察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几乎都是南亚人的相貌，放在人堆里一眼就能认出来……

将所有的武器都收缴完毕之后，吴宝根在工具房里找到了捆绑物品用的扎带，将这几个人的手脚都牢牢地扎了起来。

看到这些人已经被捆绑结实之后，我将花洒喷头调到最热的档位，随后对着这五六个人一顿猛喷。片刻之后，随着一阵惨叫，被烫得浑身通红的几个人都醒了过来。虽然他们的手脚都被捆住，不过还是鬼哭狼嚎地在浴缸里到处翻滚着躲避头顶上的热水……

看着他们浑身上下一片通红，我关掉了冒着蒸汽的花洒，笑嘻嘻地对这几个人说道：“来，说点什么……”

这几个南亚人已经被烫得浑身通红，看到自己的衣服被扒光，武器被收缴之后，都惊恐地看着我，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他们家乡的方言。

“听不懂我的话？”看着这些人的样子，我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比较之前的假警察，这些南亚人有些说不过去了。这一看就是雇佣兵，冲锋陷阵没有问题，不过说到暗杀，他们几个和之前假冒警察的“死人”没办法相比。如果不是枪械出了问题，弄不好现在我已经躺在太平间里，等着辣子和高老大来认尸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闻到一股类似檀香的气味。这香气太熟悉了，在老杨（杨枭）那里经常闻到。瞬间我便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冲百无求大喊道：

“中计了！这些都是过来探路的炮灰，他们要玩邪的……哥哥你快走，兄弟我替你顶着……”

喊话的同时，我已经顾不得这些南亚雇佣兵，跳起来向里面的主卧跑了过去。凭我在民调局的经验，手里的小手枪是没啥用了，也来不及去取这些南亚人的冲锋步枪。在卧室的夹壁墙里藏着把五连发的雷明顿，这是当初那位大哥留在这里防身的，想不到今天被我用上了，只是不知道接下来的局面，这把喷子用不用得到……

第九章

就在我从浴室冲出来的同时，原本等着给我打下手的吴宝根突然尖叫起来，随后就见从浴室下水道的地漏里面冒出几个雾蒙蒙的人影。这几个人影出现之后，直接扑到距离他们最近的几个南亚雇佣兵身上，随后竟然好像烟气一

样从这几个人身上的毛孔当中渗了进去……

原本这几个已经被制伏的南亚雇佣兵好像变了个人一样，随随便便便崩断了绑在他们身上的扎带。他们完全不理会在不停尖叫的吴宝根，好像疯了一样向着我扑过来。

这时候，我已经冲到卧室当中，将里面的收纳柜推倒，暂时拦住了这几个病魔一样的南亚人。随后我直接跳到了床上，雷明顿就藏在床头的夹壁墙里。不过此时我已经没有时间打开机关将喷子取出来了。

我直接跳了起来，用自己这二三百斤的身子将夹壁墙撞出一个窟窿，随手一把将扣在里面的雷明顿抽了出来。将子弹上膛之后，我回身对着已经冲到我身后的一个南亚人扣动了扳机。

因为距离太近，雷明顿的威力发挥到了最大。随着一声巨响，这个南亚人飞了出去。

就在我以为已经了结了这个南亚人，回身准备将夹壁墙里面的丹药取出来的时候，这个南亚人竟然站了起来。他的胸前被打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窟窿，可以看到里面的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着。站起来之后，他的嘴里发出一声怪响，随后跳起来再次向我扑了过来。

好在我回身取弹药的时候，眼睛却始终盯着身后的位置。凭着我在民调局里这些日子的见识，已经猜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见到南亚人起身之后，当下也顾不得去抓弹药了，一拉枪托将散弹上膛之后，对着南亚人的脑袋一连轰出四枪，将里面的散弹一股脑儿都打了出去……

当时我也顾不得什么了。四枪打出去之后，这南亚人的脑袋已经彻底被打没了。巨大的冲击力将南亚人的腔子顶在了墙壁上，枪声停止之后，没有了脑袋的腔子这才摔倒在地上。

五发散弹近距离射击，直到轰掉了脑袋才解决掉了这个人。想到外面还有几个这样的人，我心里便开始哆嗦起来。百无求可还在外面，刚才我和吴宝根将那几个南亚人扔进浴室的时候，他好像去客厅的卫生间尿尿去了。这时候他八成已经被那几个南亚人撕碎了，还有那个吴宝根，死相估计比百无求还要惨……

做了副局长之后，我第一件差事便办砸了，看样子回去之后八成就要被打回原形了，不过我之前的合同签了九十九年，高胖子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打发我刷厕所去……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将手里的雷明顿重新上好散弹，随后小心翼翼地卧室里走了出去。我打算冲出去对那些南亚人一阵乱喷，然后趁乱逃走。突然听到卧室外面那个破锣嗓子一样的声音说道：“你们吓老子一跳！看尿裤腿上了吧？要是传出去老子被你们这几个死鬼吓得尿了裤子，老子还有脸回去做妖王吗？今天不灭了你们的口，老子怎么能心安……”

百无求没死？我端着喷子走出去，只见那个黑大个子站在客厅当中，几个一丝不挂的南亚人跪在他的面前，看这架势好像被黑大个子吓到了一样，止不住地哆嗦。吴宝根守在百无求的身后，见到我之后，他急忙说道：“孙总，您这位朋友太了不起了。你们到底什么来头？您和我说一句，我一定不会出去乱说的。”

看见我从卧室出来之后，百无求冲我点了点头，随后继续对那几个南亚人说道：“一个一个来吧……不是老子说你们，你们几个死鬼也算是撞到枪口上了。老子天生就克制鬼物，别说你们这几只小猫小狗了。阎君怎么样？被老子客死好几个了……小胡子，就你了，你先过来……”

百无求叫着小胡子，可是这几个南亚人下巴都是光秃秃的，一看就是刚刚刮的胡子，哪来的什么小胡子？

就在我感到疑惑的时候，跪在地上一个微胖的南亚人剧烈地哆嗦了一下。他不敢反抗百无求的话，爬到了黑大个子的脚下，随后双手抓着百无求的两只手，不停地对着他磕头。

这个场面已经把我惊呆了，不过更让人诧异的事情还在后面。见到乞求无果之后，这个南亚人好像见了毒蛇的青蛙一样，肚皮朝上地倒在了百无求的脚下。二愣子丝毫不客气。抬起脚来直接将这南亚人的脑袋踩成了肉酱，一个白花花、雾蒙蒙的人影从这个南亚人的尸体里面飘了出来。百无求对着影子吹了口气，人影便消散在了空气当中。就在人影消散的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上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

随后，在百无求的命令之下，剩下的几个南亚人都趴在了黑大个子身前。等百无求一连将几个南亚人的脑袋都爆掉之后，站在他身后的吴宝根再也坚持不住，一翻白眼之后晕倒在了地上。

别说吴宝根了，就连我见到了这场面，两条腿肚子都直打颤。看着这四个没有了脑袋的腔子，我心里在想应该如何将这烂摊子收拾好。这次闹得太大，不是孙大队长那样级别的人能压下去的。

别看百无求这傻大个子愣，他竟然看出了我的心思。踩爆了最后一个南亚人的脑袋之后，他对我说道：“小胖子你这就吓傻了？这才哪到哪，当年老子和吴勉他们混日子的时候，哪天不弄死十个八个的……这些南洋人都被鬼附了身，只不过这些小鬼的运气不好，遇到了老子，老子是妖中之王，天生就克制这些鬼物……”

百无求之前也说过自己是什么“妖王”的，不过那会儿我没当回事，以为他的外号叫妖王。现在看起来，我这次是被高胖子给坑了，他真是要我护送这位妖王回到他的妖山去……你就不能直接说吗？当然了，直接说的话，我就是不做这个倒霉的副局长，也不会来接这个差事。

不过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当下我冲百无求苦笑了一声，说道：“王驾您这是过了瘾，一脚一个的当炮儿踩。这个屁股还不是哥们儿我来擦吗？不是我说，您的屁股大，真是不怎么好擦……”

“看你愁眉苦脸的，还以为是娘老子死了。敢情在愁这个……”百无求从口袋里面掏出来一张名片递了过来，说道，“去找史丹利那个老东西，这老王八蛋是什么清道夫，什么活都接……”

第十章

我之前做卧底的时候，听说过清道夫这个行当，他们是给职业杀手和大人物擦屁股的专业人士。听说印尼那边曾经发生过一起恶性的谋杀事件，一个当地黑道大哥连同他的小弟十六个人被仇家暗杀，死在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当中。十六个人中了一百多枪，好在这总统套房的隔音效果一流，并没有

引起酒店方面的注意。当天晚上仇家联络了两个清道夫，只是一晚上的工夫，十六具尸体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恢复如常。别说那一百多个子弹孔了，就连血迹都没有一点显现出来。

如果不是最后仇家落网，供出了那件事的实情，谁也不知道酒店那晚发生过命案。诡异的是，当地警察运用了先进的设备在案发现场搜寻线索，最后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就在警察准备继续深挖清道夫的时候，那晚动手的清道夫请了杀手朋友，将雇佣清道夫的仇家杀了灭口。从此后，再没有人敢去碰清道夫的案子。

想不到那个死要钱的外国老友竟然是清道夫，当下我按百无求给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白天刚刚见过的外国老头史丹利：“sir，我希望你知道现在几点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打扰一个老人休息……”

我在电话当中还听到了有女人嬉戏的声音，看样子这个老家伙昨晚没少忙活。我笑了一下，说道：“史丹利，我的老朋友，还记得今天带走百无求先生的人吗？我有点麻烦事想要请你帮忙……”

说到这里，我顿了一下，随后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我这里有些垃圾需要找清道夫来处理，想起你在酒店做管家，应该能找到这样的清道夫吧？我这边着急出发，只要清道夫能及时赶到，钱不是问题。一共是六件垃圾，把我家里弄得一团糟……”

应该是最后一句话打动了史丹利，他沉默了片刻，说道：“是百无求先生告诉您有关清道夫的事情吧，孙先生您把地址告诉我，只要是在市内，一个小时之后我便可以赶到。”

留下了地址之后，我便和百无求等在这里。看起来那个想要弄死我的人准备不太充足，他以为找几个南亚雇佣兵来打头阵，然后再来几个死鬼附身，而没有随身带着民调局的家伙，在这样的情形下必死无疑。只不过他也没有想到，我身边竟然有个鬼物的克星。今天如果没有百无求的话，我的命九成是要留在这里了。

别看刚才的动静不小，却没有引起物业的注意。一是为了保证住户的隐私，除了电梯之外，其他的位置基本上都不安装摄像头。二是房间的隔音效果

好，刚刚开了那么多枪，没有什么人听到。听到的也只以为我在看一场枪战大片，毕竟这里是上海，又不是美国，哪来的什么枪战。

只过了四十分钟，一身清洁员打扮的史丹利便推着一辆清洁车到了我家门口。看到我之后，这外国老小子不问死人的事，第一句话却是：“孙，原来你这么有钱，竟然在汤加一品有这么大的房子。这里有四百平方米吧，汤加一品的均价一平方米二十三万，我的上帝……孙，你们中国人真是太低调了……”

“大丹，你别管什么房子，先把眼前的事情办妥……”我指着这一地的无头尸体，说道：“看到了吗？这里五具尸首，里面还有一具。你有办法吗？”

“孙，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叫詹姆斯·史丹利。你可以叫我詹姆斯，也可以叫我史丹利。不过请不要叫我大丹……”史丹利说完之后，在房子里转了一圈，随后说道：“在天亮之前，我可以处理干净明面上的痕迹。不过想要完全抹去痕迹的话，需要将浴室、客厅和主卧三个房间的家具、地毯以及下面的地砖等全部更换。这个过程不能让人看到，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看在孙你和百无求先生是朋友的分上，我可以给你打个折扣，十万美金就可以搞定。当然了。更换家具等用品的费用另算……”

“十万……美金？你干脆把哥们儿我一起处理了。”听到史丹利的报价，我差点跳起来，随后对他说道，“怎么就要十万美金了？你看哥们儿我值不值十万美金？大……史丹利，这房子不是我的。你别想宰哥们儿这个大头。我找个人，一万五的人民币就干了，你好家伙要十万，还美金……刚才的电话当我没打过，这是五百块打车钱。没事的话咱们就别联系了。吴宝根你别装死了，起来，便宜你，一万二，给你个差事……”

说话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抽出五百块钱塞进了史丹利的口袋里，随后就要赶他走。

史丹利冲我笑了一下，说道：“孙，感谢你的慷慨。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我作为清道夫的出场费是五万美元，因为你不需要我的服务，因此还需要另外支付两万美元的封口费。你知道保守秘密是很花钱的。”

“你什么都不做就要七万美金？信不信哥们儿我去315投诉你……”我被这个外国老头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有心把他也变成一具尸体，又担心清道夫

背后的人给史丹利报仇。现在我身娇肉贵的，可不能为了十万八万美元就交待了……

犹豫了半晌之后，我对史丹利说道：“十万就十万，不过现在哥们儿还有要紧的事情办。那什么……先欠着你的，我这么大的房子压在你手里，什么时候给钱再赎回房子。”

听到我答应了十万美元，史丹利倒是好说话，他笑呵呵地答应了，开始收拾这几具尸体。他将尸体用黑色的袋子装好之后，装在了清洁车当中，分三次运了出去。

将这里交给史丹利之后，我知道这房子已经不安全了，带着百无求和吴宝根一起来到了停车场，驾驶着警用牌照的越野车向码头方向行驶过去。南亚人的幕后黑手应该早就查到了我名下的房子，这才突然杀过来的。这辆警牌越野车应该没有问题，等到他们查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已经到大连了。

原本这个时候应该甩掉吴宝根的，不过这小子已经知道了后面的行程，现在把他放回去，就是给自己埋下一颗钉子，不如等到了大连，绕一圈之后再让他回上海。到时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回去做我的副局长去了。有本事来民调局杀我，哥们儿我身边有辣子，还有二杨壮胆，吓不死这些兔崽子……

这时候，吴宝根刚刚从惊吓当中缓了过来。他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偷瞄百无求，就好像这个黑大个子会突然一脚踩爆他脑袋一样。

第十一章

这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就算是上海，马路上也开始畅通起来。没过多久吴宝根便将汽车开到了码头，只是此时这里早已关闭，要等到天亮才会重新开放。我们三个只能在车里忍到天亮。我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些面包、矿泉水之类的食物充饥，想到百无求做好的一桌子菜肴还一口没吃，我心里就开始后悔，走的时候应该打包做干粮的，现在八成便宜史丹利那个外国老头了。

百无求到底是吃得饱睡得着的主，吃饱喝足之后，他倒在车里呼呼大睡了起来，好像之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吃了口干面包之后，吴宝根哭丧着脸对我说道：“孙总，我突然想起出门的时候，家里的水龙头好像没有关好……说好的钞票我不要了，您让我回去关水龙头吧。”

“不是我说，现在你家就算着火，也回不去了……”我打了个哈欠，从后视镜里看着吴宝根，继续说道，“这次你跟着哥们儿我去趟大连，能让你挣一套上海的房子。富贵险中求……错过这次的机会，宝根儿你这辈子也买不到上海的房子了。”

吴宝根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咬牙点头说道：“那我就听孙大哥你的，要不然我们结拜一下好不好，我拜你做大哥……”

“拉倒吧，我名里不能有干哥们，这是为了你好……”我正要再说点什么消磨时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辆商务车停在了码头前。随后几个熟悉的面孔从车里走了下来，说说笑笑地向着里面票务大厅走了过去。

这几个人竟然是民调局二室的调查员熊万毅、西门链和老莫他们三个，听说他们哥仨被二室的丘不老打发到南方办事去了，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

我打开了车门，笑嘻嘻地跟在了他们三个人身后。三个人当中老莫的年纪最大，也是他最机警。感觉到身后多了个人之后，他猛地一转身，看到了我之后，愣了一下，说道：“大圣……孙局，你怎么也来上海了？”

我看了老莫三个人一眼之后，笑嘻嘻地说道：“你们能来上海，哥们儿我就不能来？别叫什么孙局，叫得那么生分。还是叫大圣就行，要不然的话还是像以前那么叫，叫孙胖子也成。”

他们三个人看到我之后，表情有些尴尬。当下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三个是在干私活……

我笑了一声，说道：“虽然哥们儿我现在也算是局领导了，不过也是从调查员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干私活这样的事情高局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干吗要把两只眼睛都睁开？只要你们交了局里的那一份，不耽误正事的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这哥仨脸上的表情更加不自然起来。这下子哥们儿我什么都明白了，看着他们三个人说道：“敢情你们哥仨是不打算给局里的那一

份。那没办法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哥们儿我这第一把火就要找你们开刀了……”

“孙胖子你敢！”听到我要公事公办，熊万毅的眼睛便瞪了起来。他上前一步，继续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沈辣在一室干的事情，你们哥俩在一室私活少干了？就说上个月你俩去香港干什么了？私活挣的钱交一份到局里了吗？你敢给我们穿小鞋，别怪我们和你同归于尽！”

看着熊万毅气冲冲的样子，我笑了一下之后，说道：“哥们儿我去香港，是局里安排的。局领导出差，什么时候还要向调查员汇报了？老熊，回去之后我就把你调去六室伺候吴主任……”

听到我和熊万毅吵了起来，老莫和西门链急忙过来劝。最后在他俩的逼迫下，熊万毅不情不愿地道了歉，这事才算完。不过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才过来的，当下对着他们哥仨说道：“哥们儿我这个副局长也是从调查员干出来的，知道调查员不容易。这次也不难为你们了。不过你们得说说这次来干什么私活，也让哥们儿我替你们高兴高兴……”

看到我不达目的不罢休，老莫他们三个对了一下眼色之后，西门链把我拉到了一边，掏出香烟分过来一支，给我点上之后，这才笑着说道：“有一艘韩国的货船，最近船上不太平，半年死了九名船员，眼看着就要死两位数，老板坐不住了，托老莫的朋友找的我们哥仨。我们不比你 and 辣子，这一趟也没有多少外快，就三十万……还不够大圣你喝顿大酒的，给个面子，放哥儿几个过去。完事之后我们自然有一份心意……”

听了西门链的话，我心里突然一动，问道：“韩国的客船……去哪的？”

“去大连，还有半个小时就开船了。”西门链误会了我的意图，以为我只是想要来占点便宜的，他看了一眼时间之后，继续说道，“大圣，时间也不早了，那什么，我们就不送你了。回去之后，我们哥仨一定有份心意……”

“不是我说，别回去之后啊……”我一把拉住了要离开的西门链，笑嘻嘻地说道，“巧了，哥们儿我也要去一趟大连。怎么样，一起吧，有局领导罩着你们，就算把天捅出了窟窿，也有局领导给你们担着。”

听到我要跟着一起上船，这哥仨开始说什么都不答应，等到我板起脸准备

和他们公事公办的时候，这哥仨才无奈地点了头。毕竟这一趟的油水不多，再交给局里的份子钱，那就真剩不下什么了。

当下，我将车里的百无求叫醒，让吴宝根直接将汽车开到他们哥仨所在的甲板上。等将车停好之后，熊万毅他们三个人才看到我这辆车上还有两个人。不过这时候货船已经起航，他们哥仨再怎么闹也没用了。

按着船员的引领，吴宝根将汽车开进了货仓里。里面空空荡荡的，应该是在上海卸了货，准备到大连去装运原材料回到韩国加工的。吴宝根用绳子将汽车固定好之后，这才回到甲板上来找我。

此时，我正在听熊万毅他们哥仨诉说这艘货船上发生的异常事件。老莫点了根香烟，先说道：“托关系找到我的那个朋友说，半年前这艘船被个日本人租去，从青岛运了一批大米去大阪。那次还在路上就出事了，船眼看就要到日本海的时候，押船的日本老板直接就疯了，脱光了衣服跳海，结果就被绞进了螺旋桨里。要是大圣你在吃饭，我都不敢说这个。大官人和老熊是看到过照片的，苦胆都差点吐出来了……”

想起当时的场景，老莫干呕了一声之后，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当时这艘船正好被日本海上警视厅的警察遇到了。看到船上出了命案，他们说什么也不让这艘船继续前进，要求回到船主所属的国家。结果回到韩国的时候又出事了，船上的韩国大副见鬼了，在甲板上跑了一圈之后，还是在上次日本老板跳海的位置，跳了下去，然后让螺旋桨收到了二次伤害。这次船员有经验了，直接关了马达，结果留下来大副的上半身……”

第十二章

按老莫所说，回到韩国釜山的路上，又有一名船员被吓死了。后来解剖尸体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心脏紧缩成了一团，还没有正常心脏的一半大小。只是这当不了闹鬼的证明，韩国政府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这几个船员在长途航行当中出现了幻觉。给这些船员进行了几次的心理疏导，也就算没事了。

韩国船长只能自认倒霉，好在日本老板是自杀而死，其他两个船员也有保

险公司来赔付，他只是象征性给了一点慰问金。将日本船主的货物卸下来等日本方面派船来取时，他这边又接到了买卖，运送韩国电器到中国销售。

想不到又出事了，这次船只安全地将货物送到了指定码头。不过就在卸货的时候，船上的厨子突然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点着自己。这还不算完，厨子临死之前还紧紧地抱住了一个越南籍的船员，随后两个人一起被大火烧死了。

这次火灾差点把整艘船都烧了。现在已经死了五个人，船主不能不当回事。当下，他请来韩国有名的道士。道士在船上施了三天三夜的法，据说已经将恶鬼收伏，船主可以放心地继续驾船运货了。

正好船主手里接了个大活，要运送数百条蓝鳍金枪鱼去日本。别看只是运送海产，酬劳却比运送家电的还要多。当下船主不敢大意，亲自押船去往日本。结果还是在第一次出事的海域，全船的人都见到了恶鬼。恶鬼将他们赶到了甲板上，随后逼着船员一个一个跳了海。

这些船员被路过的日本船只救上了船，他们竟然发了疯一样开始自相残杀起来。结果这一次加上船主又死了四个人。从此，这艘船被当成了鬼船，被运回韩国，经过几次拍卖，都流拍了，终于有一位不怕死的韩国海运商人，用烂白菜叶子的价钱，将这艘船买了下来。

得到了大船之后，新船主便想了各种办法来驱鬼。后来经老莫的朋友介绍，找到了他们哥仨。正好新船主送了一船电子器械到上海，顺便将老莫他们送上船。在前往大连的路上，老莫他们开始调查船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听了老莫的诉说之后，我笑了一声，说道：“不是我说你们几个，就算是干私活，你们要价也太低了。你们一个人才十万，传出去都丢民调局的脸。等着回去之后，哥们儿我给你们找几个大活。”

“孙胖子，你以为民调局谁都跟你和辣子哥俩那样自在吗？”熊万毅看了我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实话和你说，我们这就算不错了。你去五室看看，欧阳主任手下那几块料，他们连接私活的本事都没有，就是靠着在我们身上占点便宜。”

熊万毅说完之后，老莫接着说道：“不过话说回来，大圣，今天跟着一起

上船的黑大个子是什么来头？我看他一眼，心里都有些发慌。不是你又把谁骗进民调局了吧？”

“这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哥们儿我这次带他出来见见世面。”我笑了一下之后，担心这哥仨去找百无求瞎扯淡，继续说道，“不过哥们儿我丑话说在前面，我这表哥早些年受了点刺激，哪句话听得不顺耳了，就和人家拼命。当年活活打死一个在他前面插队的，在精神病医院关了五年，上个月才出院……得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看着天就要亮了，哥们儿我得去补个觉，昨儿一天一宿都没合眼。”

我倒不怕在船上遇到恶鬼，黑大个子百无求克制鬼物，有他在，哪个不知道死活的敢来找我的麻烦……

看着货船慢慢驶离了码头，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算回到了肚子里。追杀我的孙子就算有天大的本事，这时候也没招了。等到了大连，想办法把百无求送回妖山之后，我也该用用民调局副局长的权力，把那个想要我性命的人挖出来，让老杨（杨泉）想办法治死他……

当下，老莫让船上的二副将我们三个安置在了相邻的水手房间。这时候天色已经微微亮了起来，折腾了一天一夜，我躺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被门外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我睡得有点迷糊，缓一下，才想起现在人在船上。起身透过船舱的窗户向外看去，见到海面上已经起了一层浓雾，隐隐约约看到一艘船跟在后面……

当下我也没有多想，迷迷糊糊地打开了舱门。这时，甲板方向响起一声枪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熊万毅的声音响了起来：“出来！有本事你出来弄死我……我早就活够了……我也和你同归于尽……”随后又是一连串的枪声……

是熊万毅他们哥仨出事了，当下我习惯性朝身后去摸腰后的手枪，才想起现在是在给高胖子办私活，民调局的家伙没带出来。枕头底下倒是藏了一把格洛克，只是这小玩意儿弄死个人还成，对付鬼就没戏了。

当下我蹑手蹑脚地去敲百无求的房门，现在只能依靠他了。昨晚那些被附身的南亚人看见他就好像见到恶鬼的样子，自己主动过去送死，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直抽抽……

我只是轻轻推了一把房门，这扇门竟然自己打开了。我探头进去，才发现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之前还呼噜震天响的百无求竟然失踪了。

这时，熊万毅大叫了一声，他那边便安静下来。看样子他不是晕倒就是交待了，怎么说他们几个和我的关系还说得过去，况且我一个新提拔起来的副局长，属下死在眼前不能不管。虽然明知道危险，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一趟了。

当下，我回到房间里，将藏在枕头底下的格洛克拿在手里壮胆，随后贴着墙边，向着枪声响起的位置走了过去。

前面是水手们的饭堂，我走到饭堂门口的时候，看到一嘴白沫的老莫和西门链倒在了地上。熊万毅倒在厨房的位置，除了他们三个之外，这里还躺着四五个船员。熊万毅手里拿着民调局的手枪，老莫手里拿着甩棍。这是遇上什么恶鬼了，连局里的家伙都不管用了……

就在我寻思着是不是先把老莫和西门链拖走的时候，身后突然袭来一股凉意。这个感觉太熟悉了，之前跟着辣子去调查事件，每次出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

一个冰冷的身体贴在了我背后，甚至能感觉到他在我的耳后吹着凉气。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猛地一回头，就见一张挂着冰霜的死人脸正对着我……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还是被这张死人脸吓了一跳。就在这个时候，从面前的死人身上飘出一股人形的烟雾，随后烟雾直接钻进了我的身体当中。虽然已经动不了，但我心里明白，这次八成是要被附体了。

就在人形烟雾钻进我身体的一刹那，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晚来了一会，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孙胖子，你要受点苦了……”

我的身体被另外一股力量控制着回了头，就见一个手握铜钉的白发男人，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这是关于一个长生不老的男人跨越两千年的故事，

在每一段历史的角落里都曾经留下他的名字。

他曾经是一些人心中的噩梦，

也曾经把一些被噩梦困扰着的人们唤醒。

故事的开始他的名字叫做勉，

故事的结局他的名字叫做吴仁荻（无人敌）。

此段故事开始于秦末，徐福、归不归、任叁、广仁、火山等大咖轮番出场，
每天给你惊喜！



品质 生活 悦读
木棉图书工作室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

ISBN 978-7-218-13582-3



9 787218 135823 >

定价：59.8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勉传 潜龙初升 5

SS号=14645178